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悲情王妃戴安娜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引子魂断巴黎

香消玉殒戴安娜

你心中是否有这样一个戴安娜？

悲剧人生的最后 30 天

天地同悲

意外事故还是蓄意谋杀？

1997 年 8 月 31 日——整个英国乃至整个世界最感震惊的一天。

1997 年 8 月 31 日。巴黎塞纳河畔的快车隧道。一个噩耗震撼了整个世界：英国前王妃戴安娜与情人、亿万富翁法耶兹在一群小报记者的摩托车和摄影机的穷追不舍下遭遇车祸身亡。戴安娜时年 36 岁。面对这位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佳人香消玉殒，全球数百家电视台、数千家电台、数百万份报纸、数十万个互联网站，都不约而同地传递着同一个词组——“震惊和悲恸”。整个世界都在飘洒泪水。

戴安娜死了？

戴安娜死了！

死于 1997 年 8 月 31 日凌晨 4 时 26 分。

伦敦时间 8 月 30 日 23 时 22 分：第一个关于威尔士王妃遭遇车祸的消息出现在电报中。

8 月 31 日 00：55 一则报道称戴安娜受了重伤。

01：05 一则报道称多迪·法耶兹死亡。

03：29 一则报道称戴安娜大腿及胳膊受伤，且伴随有脑震荡。

04：23 英国外交大臣库克被要求发表声明，推测戴安娜已死亡。

04：43 联合报社宣布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死亡。

04：46 法国政府宣布戴安娜死亡的不幸消息。

05：36 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证实了上述消息。

05：50 法国内阁发表声明，对戴安娜之死深表遗憾。

19：21 戴安娜遗体被当天专程飞往巴黎的查尔斯王子和她的两个姐姐护送回国。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8 月 30 日下午，戴安娜和她的埃及籍男友多迪·法耶兹在法国南部的旅游胜地圣托贝休假一周后抵达巴黎，准备次日回英国和她的两个孩子团聚。当晚，戴安娜和多迪在巴黎旺多姆广场豪华的雷兹饭店共进晚餐，这个酒店是多迪的父亲、身为亿万富翁的穆罕默德·法耶兹开的。因为一些记者从下午起一直在跟踪他们，他们先让司机驾驶着自己的豪华专车离开了饭店，以引开这些不速之客。但当他们用过晚餐准备离开时，却发现有几名记者又回来了。

为了躲开记者的骚扰，戴安娜和多迪从饭店后门出来，坐上了饭店提供的一辆大功率的奔驰 600 型豪华轿车。车子沿着塞纳河畔的高速大道，向西飞速驶往位于巴黎 16 街的多迪的私人住宅。但从饭店跟踪而来的 7 名摄影记者却驾驶摩托车在后面穷追不舍。

司机准备摆脱追踪者，于是加大油门，向左靠，进入了帕尔玛桥下面的快车隧道。这条快车道只有数百米长，但在入口处有个向左的小拐弯，开快车者经常在这里出事。为戴安娜开车的司机名叫亨利·保罗，是雷兹饭店保安部门负责人，并非专业司机，在关键时刻他失去了对车的控制。这辆黑色

大奔驰先是撞上隧道中央第 13 分界水泥柱，打个 360 度的转头，又被弹回来撞到右边的墙上，之后翻了几个筋斗。除后备箱外，整个车身严重变形，车的前部成了模糊难辨的一堆废铁，发动机和水箱被撞到了汽车前排座上。

司机和与戴安娜一起坐在后排的多迪当场死亡，戴安娜及其保镖身负重伤。零点 30 分，闻讯赶来的警察和消防人员切断了车辆顶棚，并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把浑身血迹的戴安娜从撞坏的汽车中救出来，随后立即送往距出事地点 6 公里的巴黎伤外科医院。

戴安娜此时手臂骨折，大腿严重划伤，脑震荡，胸部大面积受伤，生命垂危。医生立即对她进行了紧急开胸手术，他们缝合了她心脏部位的一个大出血口，并采取了其他一些急救措施，但终无回天之力。一个多小时后，一直守候在医院的法国内政部长舍韦内瓦和院方宣布，戴安娜因胸腔大出血，于凌晨 4 时死在手术台上。

据说，车祸之后的戴安娜曾一度清醒，表现出迷惑和愤怒的表情，并且还说了几句话。至于这几句话的内容，至今还不得而知。

在这场灾难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是受了重伤的戴安娜的贴身保镖。曾有谣传说他的嘴唇和舌头都被撞掉了，但事实上他头部、主要是脸和颧骨受了严重创伤。七天以后，他曾短暂地清醒过，结结巴巴地对他家人说：“我对这场车祸感到内疚。”一旦他稍事好转，他会在这场事故说些什么呢？

戴安娜，威尔士王妃，一个杰出而迷人的女性，一个慈爱而无私的母亲，一个痴情而不幸的妻子，一个不是大使的最好的大使，一个让人无法不喜爱的朋友。她让人民了解了王室，也让王室了解了人民。在她的一生中，她接触了无数的生命、心灵和灵魂。她的热忱与爱心，给这个世界树立了卓越的榜样。无论她遭受到多少不幸，她依然把她的尊重、支持、同情与理解给予别人，无论他们遭受到多少不幸。在这位心灵女王的眼中，人们都是平等的。

她是无法替代的，最好也不要有人想去替代。任何试图去这样做的人注定要失败。人们心中只有一个天使，戴安娜曾经是，仍然是，永远是这个心灵天使。

戴安娜 1961 年 7 月 1 日出生于一个英国国王后裔的伯爵家庭，是家里的第 4 个孩子，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但哥哥出生后不久便夭折。在她 3 岁时弟弟出生。1968 年戴安娜父母离异，少不更事的戴安娜既要照顾自己又要照顾弟弟。14 岁时她进入了她母亲和两位姐姐曾就读的学校，但成绩不理想，因两次考试不合格，被送往瑞士继续开学，但不知何故，6 周后返回英国。据朋友表示，戴安娜觉得自己很可怜，很有挫折感。

回伦敦后，戴安娜当上了保姆，稍后又到幼儿园当了教师，过上了无拘无束的单身生活。但这种生活很快结束，1977 年 11 月，在一次狩猎活动中，戴安娜与英国王储查尔斯相遇，后者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不久两人产生爱情火花。戴安娜被查尔斯单独邀请出游，3 周后更陪查尔斯前往苏格兰游玩。他们的恋情被传媒知晓。

1981 年初春，英王室终于宣布芳龄 19 的戴安娜将成为准王妃，并定于同年 7 月 29 日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成婚。婚礼令世人瞩目，被称为“世纪婚礼”。婚后他们在英国乡村度过静静的两天，然后飞往直布罗陀度蜜月。次年 6 月 21 日，威廉王子出世。同年 7 月，戴安娜因患上产后抑郁症而日渐憔悴，年底媒体传出他们婚姻亮红灯的消息。1984 年 9 月，次子哈里王子出世，但他们的婚姻并未好转，随后的两年可以说是他们婚姻的“冰河期”，

虽经多次补救仍不成功。此后，王储远离妻儿独自生活，同时与前女友卡米拉旧情复发。

那一边戴安娜也传出恋情。1987年11月英国小报大肆报道戴安娜私晤一名隶属近卫团的少校的轶闻。1989年7月，报章再将戴安娜谈话秘密录音公诸于世。1992年6月，一本揭示戴安娜不愉快婚姻的书《戴安娜：真实的故事》面世，披露两人的婚姻已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同年12月，谣传成为事实，王室正式宣布王储与王妃分居。

这段“童话式”婚姻在1996年下旬结束，两人在6月向法庭要求办理离婚手续，并于8月28日正式离婚。戴安娜因此丧失殿下称号，只能以威尔士王妃称衔为公众服务。由于她是威廉王子的母亲，故将来可被尊为王后。离婚后的戴安娜寄情于慈善事业，并重新坠入爱河，但其一举一动仍备受传媒注意。

有人说戴安娜的一生验证了“自古红颜多薄命”的老话。戴安娜以“童话”婚姻开场，以悲惨离婚结局，一生的感情生活历尽坎坷。戴安娜一生至少与4名男子沐浴爱河，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然是与查尔斯王储的那段婚姻，正是由于这场婚姻使默默无闻的幼儿园老师一跃成为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王妃。

戴安娜的遭遇虽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是她同查尔斯的关系却无可挽回了。

马里约·布尔纳是一家意大利报纸的摄影记者。他在8月初偶然听朋友说，摩纳哥的斯蒂芬尼公主将去塞尔迪尼亚岛度假，他想或许能拍几张照片。在那里，他背着相机四处游荡，但未发现目标。沮丧之时，他眼睛突然一亮，在一处僻静的海滩，发现了英国王妃戴安娜。更令他惊喜激动的是，戴安娜和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在一起。他断定，那是她的情人。因为，在游艇上，在岸边，身着泳装的戴安娜和那个男人亲昵万分。他知道眼前的镜头可是价值千金甚至万金的，便竭力稳住颤抖的双手，一下又一下按动装着望远镜头的相机快门。不出所料，英国报纸竞相出高价，最后以500万美元买下这些浪漫激情的照片。马里约一举成名，成为最富有的摄影记者。

报社出高价买这些名人隐私照片，自然是因为会带来更丰厚的回报。果然，8月10日星期日起，这些照片和报道一刊出，戴安娜的恋情和“婚约”顿时成为媒体的一个中心话题，引起相当普遍的关注。这尤其因为，戴安娜的那位心上人不是英国人，他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埃及人多迪。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掀起“戴安娜婚约”风波。来自加利福尼亚31岁的服装模特凯莉·费希尔在她母亲和律师陪伴下于8月15日在电视露面，指控多迪撕毁婚约，称戴安娜抢走了她的未婚夫。她故作夸张地抽泣说，多迪去年12月和她订婚，并拿出订婚戒指给大家看。凯莉说，大约他们订婚6个月后，多迪勾搭上了戴安娜。她指责多迪瞒着她另寻新欢。

美国一家报纸付给凯莉30万美元，得到刊登凯莉和多迪拥抱的照片的许可，照片摄于一个月前的法国圣托贝一艘豪华游艇上。凯莉要求精神损伤和婚约赔偿100万美元。

戴安娜对此不屑一顾。多迪家族的公关顾问肯斯利说，凯莉是借机提高自己以渔利，多迪从未和她订过婚，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今年初就淡化为普通朋友了。多迪前妻苏珊此时亦站在前夫一边揭露凯莉的动机。她说，她曾和凯莉相遇在洛杉矶一家饭店，当时凯莉对她说：“我和多迪关系断了。但我

保留着他给我的戒指，我不傻。”戴安娜甘愿放弃王室的荣华富贵，离婚过平民生活，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她失去很多，但得到的或许更丰富的人生。在她36岁的成熟年龄，她明白了当初许多梦寐以求的东西，原来并不值得追求；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往往就在自己身边。她也是普通女人，渴望爱情和婚姻幸福。然而她如笼中鸟，依然受到原来名份的困扰。

戴安娜曾和沃特豪斯上尉晚上外出，被记者偷拍照片，她含泪恳求别再给她添麻烦了，那记者心软，把胶卷给了她。但更多的是媒体的无情曝光，她只能沉默。戴安娜此次和多迪的一段浪漫故事，结局如何亦是难以预料。她个人面临的整个世界，半是支持，半是反对。社会、宗教、习俗的巨大反差，迫使戴安娜抗拒巨大的压力冲出“牢笼”。在照片曝光后的8月21日，戴安娜在四个星期内第三次来到法国南部地中海度假胜地圣托贝和多迪约会。

埃及人多迪·法耶兹的阿拉伯名字叫艾马德，今年41岁，有四个孩子，已和前妻离异。他毕业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后来却成为电影制片人，1981年拍的一部影片曾获奥斯卡奖。除此之外，他在艺术圈内的业绩平平。他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和家族。

多迪的父亲是亿万富翁穆罕默德·法耶兹。尽管法耶兹1963年就移居英国，但他一直未能加入英国国籍。在英国商界，他是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12年前他买下了伦敦著名的哈罗兹商场，他的财产还包括巴黎的雷兹大饭店、《笨拙》杂志、广播电台、福尔哈姆足球俱乐部等。经济实力也使法耶兹染指政界。今年5月英国大选时，他把保守党官员在巴黎雷兹饭店接受款待和政治捐助一事向媒体曝光，为使执政18年的保守党在竞选失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戴安娜离婚时就称，她厌恶王室的清规戒律，尽管与查尔斯王子育有两个小王子，婚姻还是宣告破裂。如今，这位沙漠骑士般豪爽、悍，却又幽默、善解人意、走南闯北、有一肚子故事的多迪，自然和她那个社交圈子里矜持古板的英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她应邀乘坐多迪价值24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去做客度假，和多迪家族的人相处她感到很放松愉快。或许正是这种差异造成的魅力，使戴安娜以芳心相许。

查尔斯原本对前妻戴安娜的恋情始终保持沉默。他一年前和戴安娜离婚后，小心地和两个儿子躲避媒体曝光。此时他一反常态，8月12日和16日两次和儿子威廉、哈里在度假的巴勒姆洛尔露面。查尔斯身穿英格兰式绿格短裙，在瀑布边让摄影记者拍照。

面对媒体狂潮般的报道，老谋深算的老法耶兹也在媒体频频露面，在豪华游艇上给戴安娜以慈父般的拥抱。看来，他对儿子的做法不但赞同，而且有掩饰不住的满足。

戴安娜计划在8月31日结束度假回到伦敦和她的两个儿子相处，然而，就在这“人们意想不到的时间，意想不到的地点，意想不到的场合”，她给了世人一个“竟想不到的震惊”。

戴安娜的亲友说，近来是戴妃心情最舒畅的时候。她摆脱了离婚带来的阴影，她为一些慈善事业奔波，她和多迪情真意切。但社会压力、媒体逐利始终对她“残酷无情”。当她或许真的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命运却让她带着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希望一去不返。

戴安娜的死让英国人目瞪口呆，也让世界所有喜爱和尊敬她的人潸然泪

下。死讯刚一传出，各国首脑、各大媒体、社会各界纷纷以最快的速度表达出他们的哀悼之情。数不清的鲜花和数不清的唁电与悼词铺满了天上地下，五湖四海。它给人们带来的震惊和悲哀，即使是 1963 年被暗杀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望尘莫及。多少人沉浸在对戴安娜的哀思之中，多少人哭倒在“人民的王妃”的静止的微笑里。

在英伦三岛，英国广播电台（BBC）停止了正常节目的播出，专门播放戴妃身后的消息，这是二次大战以来绝无仅有的，尽管一年前已与查尔斯王储离婚的威尔士王妃已不再被官方称为“尊敬的陛下”。

在悲伤的英伦三岛，不必问停放王妃灵柩的圣詹姆斯宫在什么地方，只需跟随手捧鲜花的人流；也不须揣测人们怎样评价戴安娜，只要看一眼他们沉痛的表情。

不列颠心碎了。民众对她的离去表现出无尽的哀思。

在停放戴安娜遗体的圣詹姆斯宫前，数千人的长队终日不绝。即便已有 10 本签名簿同时打开，为留言仍需排队等待七八个小时。白金汉宫和戴安娜生前居住的肯辛顿宫前的鲜花铺天盖地。人们在一束束插着感人至深的留言纸条的鲜花前驻足，细细地体味着那一段段尘世与天国间的对话。这是一次民众情感的展示与宣泄。英国公众看上去有情要诉，有话要说。

他们有什么情要诉？又有什么话要说？

他们不理解为什么风华绝代的“爱心天使”竟会这样香消玉殒，撒手人寰。

他们不敢想象戴安娜有幸成为一国之尊的王妃，却又经历了那么沉重的不幸婚姻的折磨。而当她正在不停地为人道主义事业奔波，又终于追求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时候，却又被种种或明或暗的势力逼入了绝境。

他们难以想象两位失去母爱的小王子将会多么悲伤，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健康成长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

他们终于理解而原谅了戴安娜在爱情上的一切，他们倒是想问一问王室和守旧的君主制度：你们是不是也要为戴安娜之死负责？

谁能还我们王妃？

在他们的记忆深处仍保留着她穿着漂亮的婚礼长裙同查尔斯一起步入庄严的结婚殿堂时的情景，还有她那两个漂亮的儿子以及一直跟随着她的谣传和绯闻。

谁能使这一切重新来过？

如何还会再有最后一个王妃？

“悲哀”、“惨剧”和“不可替代”三个词汇淹没了英国人民的心田。

人们称赞说，戴妃对人世间的弱者充满了同情。确实，她给不幸的老人和儿童送上温暖，她同艾滋病患者把手交谈，她拍卖自己的裙装以资助慈善事业，她为禁止地雷而奔走呼吁，这种种善举令人感动。人们因为她献出一片爱心而称颂她、感谢她，并且永远记住她。

戴妃的一生太短暂了。她年方 19 即嫁入王室，不久夫妻失和。此后 16 年来，她一直生活在郁闷、哀伤和紧张之中。她决心为争得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而斗争，所恨天不假年。可哀可叹。

戴妃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当年，世界上十多亿人借助电视见证了那桩“世纪婚礼”，亲耳听到新婚夫妇在圣保罗教堂对天许下的婚约誓言。当时，

谁也不曾料到，一桩童话般的婚姻会落个镜破钗分，化作一场灾难。直接责任者是谁？是王储。王储本人曾坦言，是他欺骗了戴妃，他俩的不幸婚姻是他造成的。既然丈夫不肯舍弃旧情，戴妃除了离异，别无选择。

戴妃是家庭中的被压迫者。琴瑟不调，夫妻乖戾，公婆总是袒护儿子。王家也逃不出这个天下通例。他们还一再要戴妃履行维护王室“荣誉”和“尊严”的“义务”。然而，王室的“荣誉”早已为它自己玷污：纪尧姆四世曾跟一个“戏子”同居，且留下几个非婚子女；乔治一世养有两个姘头；乔治四世偷娶下一个两次丧偶的寡妇；爱德华八世丢下王位而偕情妇隐遁巴黎……从现实看，即使戴妃认命，接受忍气吞声的生活，也与王室的“尊严”无补。大姑子沸沸扬扬的再嫁，小叔子乍冷乍热的婚姻，还不够市井闲客去调侃？维护王室的“荣誉”和“尊严”，一个弱女子何以担得如此重任？

戴妃还是悲剧命运的抗争者。面对失败的婚姻，她倔强地抗争。她有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即使几年来有关她个人交往的报道统统属实，也无损她的形象。而且应当说，敢于抗争是戴妃人格中极为可贵之处。王室抱怨她扬了“家丑”。实际上，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通过传媒将不幸诉诸公众，同样是一种抗争。结果，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显然是弱者的她赢得了公众同情。这几天，英国公众的沉痛哀悼和伦敦城里的鲜花，即是证明。

戴妃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是，若把这归罪于某个个人，恐怕不够公正。比如，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王储。王储属于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风俗大变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早有所爱，可绝对不能迎娶。在接受同戴妃的婚姻后，他难忘旧情，乃在情理之中。这也不能过分责怪女王。作为一国之君、一教之主、一家之母，她肩负的责任是相互冲突的。要她事事处得天衣无缝，就太难为她了。戴妃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

是谁导演了这一场悲剧？

戴妃之死是意外事故还是蓄意谋杀？

人们可以说，戴安娜是被一些追求低级趣味、挖掘个人隐私的摄影记者害死的。这些人被诅咒为“食尸鬼”、“杀人虫”。自从戴安娜成为王妃后，她无时无刻不受到跟踪和骚扰。她在摄影记者苍蝇式的追逐下不得安宁，她十几年的婚姻，在闪光灯中一步步走向死亡，她的生命也在闪光灯中终结。戴安娜的美丽、头衔、爱情和神秘的王室生活，使她成为全世界曝光最多的女人，她的任何一张照片都可卖出高价。8月份她同多迪亲吻的一张照片，为作者带来100多万美元的收入，许多人靠拍几张照片而发迹。这一次她的车祸照片开价为200万美元。

在那些以“注重色情、暴力和猎奇”为宗旨的西方一些小报记者眼中，伦敦是市场，巴黎是市场，整个世界都是市场，而戴安娜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女人，为了造成轰动的市场效应，他们早已置戴安娜的一切于不顾，并使她最终成为这种金钱至上的残酷竞争和极端败坏的新闻道德的牺牲品。

人们也可以把原因归于酒醉的司机，据事后调查，这天晚上，开车的亨利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大超过规定的指标。但可疑的问题是，如果你是多迪，你会让一个醉酒司机去为你和你的女友开车吗？如果司机如此醉酒，戴妃的保镖因何不予提醒？人们了解司机亨利·保罗，他从不是那种饮酒过量的人，一般即使他只喝了一丁点酒他也不会开车的。欧洲第一广播电台报道说摄影记者当时的车速远远落后于奔驰轿车。人们还可以把事故归咎于一些来历不明的可疑车辆。据一位目击证人提供的情况，曾有一辆摩托车在戴妃车辆前

方呈“之”字形行驶，因为从埃及传来消息说，这起车祸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做的手脚，因为英国人不愿看到他们未来的国王有一个伊斯兰血统的继父或兄弟。而多迪的一位密友告诉一家英国的阿拉伯文报纸，多迪和戴安娜打算今年结婚。事情的疑点重重，扑朔迷离。它可以说是一场事故，假如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一场暗杀；但也可以说是一场“谋杀”，戴安娜的死是由各种或明或暗、或公或私的各种势力联手造成的。有一篇报道的主题就是“谁控制了王妃戴安娜谁就控制了世界”。该报道认为，有两大派别在争夺对戴安娜的控制权。其一是新世界秩序派，以国王威廉三世集团和银行业巨子洛斯席兹集团为基础，另一派是欧洲的王室。就前者而言，他们的新世界秩序的计划就是把离婚后的戴安娜嫁给一个美国人。这引起了洛斯席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之间的冲突。该报道指名道姓地认为是英国情报六处策划了戴妃之死。当然究竟谁是“主谋”，只好留待时间去告诉我们了，但真相必将昭然于天下，纸里从来没有包得住火的。在戴妃噩耗的刺激下，英国人民和全世界爱戴戴安娜的人再也忍不住他们洪水般的世纪末情感，一场空前浩大的悼念活动开始了。让我们读着下面这首小诗，走进戴安娜的世纪葬礼，走进悲情王妃戴安娜的心灵世界吧。

你走进了每一颗心，
是不列颠，也是全世界。
一颗人类的宝石，
死后依然璀璨。
你母亲般的爱将永远永远。

</PGNF14.TXT/PGN>

悲情王妃——戴安娜

第一章 世纪葬礼

序曲 鲜花与泪水的海洋

葬礼 四万万人齐落泪

尾声 天涯何处觅王妃

悲歌 “风中的蜡烛”

如果说8月31日是从英国到整个世界最为震惊的一日，那么9月6日则是聚焦在英国伦敦的最为悲哀的一日。因为一场规模浩大的葬礼打开了世人心中的泄洪闸。

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跟戴安娜的去世所造成的影响相比了。戴安娜在公众中的形象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她不是政治家，但却是英国最好的大使；她不是富甲天下的大富翁，却涉足了100多个慈善基金会；她不是专业的时装模特，却领导了世界时装的潮流。

她曾经有过人间罕有的幸运，但这种幸运随即带来的却是婚姻的不幸。然而她并没有被这种不幸所压倒，而是勇敢地放弃了王室的富贵，冲破了深宫高墙中窒息般的禁锢，去追求平民的、但却是幸福的婚姻生活。这使人们深感可惜而后又油然而生崇敬。虽然这种幸福刚刚开始她就撒手人寰，但她可以安眠于九泉之下了。这使人们感到些许宽慰。

她虽出身贵族世家，贵为一国王妃，却绝无帝王将相的傲慢，而具有高贵优雅的气质，丰富而深沉的爱心。对残疾人、艾滋病患者等等所有不幸和所有富有爱心的人来说，她犹如上帝派驻人间的女儿，人民心中的女王。

她是所有少女们心中的偶像，也是世人心中最美丽纯洁的天使。她是所有母亲的榜样，也是千万儿童的福音。

戴安娜宛如一支“风中的蜡烛”，点燃了人们心中积蓄已久的热爱、怨恨、失望和愤怒之情；她的死讯就像地上的惊雷，在亿万爱戴她、崇敬她、感激她的人们中间掀起了“戴安娜风暴”。一场激动人心的葬礼即将举行。

在葬礼举行之前，让我们从8月31日起，体会一下这次全球性的世纪末哀悼。

当戴安娜的死讯通过电波和互联网络传遍全球，各地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世界各国首脑和知名人士纷纷发出唁电和悼词，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戴安娜一生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她短暂的一生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

美国总统克林顿是最早对王妃遇难表示哀悼的国家首脑之一，他说：“我和妻子希拉里对她的不幸遇难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悲哀。我们熟悉她，喜爱她，敬佩她为孩子、艾滋病人、结束地雷灾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敬佩她对儿子威廉和哈里的慈爱。”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表达了他无尽的哀思，他说：“戴安娜王妃非常了解和热爱俄罗斯人民。世界人民不会忘记她为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法国总统希拉克称赞戴安娜是一位“亲切，充满活力和慷慨大度”的女人，她的死将深深触动整个世界。

“我怀着深深的哀痛听到戴安娜王妃的死讯，”一位发言人援引了希拉

克的谈话。

“她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年轻女性，平易近人，充满活力又慷慨大度。她死于车祸，深深震撼我们，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她都是一个如此熟悉的朋友。”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表达了他对戴安娜王妃的哀悼，王妃原本计划访问柬埔寨作为她反地雷条约活动的一部分。

“我代表柬埔寨皇室表达我诚挚的哀悼之情，”亲王向记者说道，“这真是糟透了！”

英国消除地雷组织“正义之光”的官员在金边宣称，戴安娜想去访问柬埔寨，这是一个世界上布雷最为严重的国家。

“当地今年早些时候参观我们在安哥拉的措施后，表达了想参观我们在这儿的行动的愿望。”“正义之光”的皮埃尔斯·佐戈对路透社记者说。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王妃之死毁灭了一个巨大的人道主义声音，这一声音为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弱者带来了希望。最近她对禁止地雷灾难所付出的一切赢得了各个人道主义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赢得了全球亿万人民的爱戴。”

南非总统曼德拉说：“戴安娜之死对全世界崇拜她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南非也不例外。”

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表达了他的震惊：“戴安娜王妃的悲剧性死亡使澳大利亚人民陷入了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之中。一个如此年轻、如此迷人的女性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生命，澳大利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戴安娜的魅力。我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向她的两个儿子，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以及王室的其他成员表达最深挚的同情。”

加拿大总理克里斯蒂深为震惊他说：“我希望能表达我对戴安娜王妃家庭以及所有在这场毫无意义的事故中的遇难者的深深的哀悼。戴安娜王妃的官方地位和她的个人能力使她不仅对她的国家也对这个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样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所有加拿大人民都会为她的儿子和其他家族成员祈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戴安娜王妃的不幸去世将会使世界失去那激励着几百万从事慈善工作的人们的崇高和温暖。”在他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一封信里，把戴安娜称为光辉、美丽和迷人的女性。他说：“她表现出了不列颠的崇高和温暖。她对儿子和无数不幸人们的无私奉献深深地印在了世界上千百万人的心中。她的死震惊了所有仰慕和因她而欢乐的人。”

被尊称为“妈妈”的著名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德兰修女与戴安娜相知甚笃，她和她的修女们在加尔各答悲痛地为王妃做祷告。但谁又能想到，仅仅6天后，这位伟大的修女也与戴安娜的灵魂一起升入了天堂。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哀悼她们时说：“德兰妈妈和戴安娜王妃，其生活背景的差异极为悬殊，但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关心他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何种意义，不幸的是她们几乎同时离开了我们。她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值得我们去尊重。”

世界各大媒体更以浓墨重彩对戴妃之死做了大篇幅、大范围的报道。例如：“一场震惊世界的事故”，“戴安娜夫人的悲剧性结局”，“世界为戴安娜夫人哭泣”。西班牙一家大报以“她的死感动了整个世界”为通栏大幅标题报道说：“五大洲的人民为戴妃一洒清泪，这是自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从未见过的奇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各国媒体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之外，还用大量篇幅表达了对新闻摄影师的强烈愤怒和严正谴责。媒体把这些小报记者和摄影师称为“帕帕拉齐”。这一臭名昭著的名词又与“狗崽队”、“食尸鬼”、“杀人虫”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柏林一家大报的通栏标题是：“她死于那种追逐敏感和图片的欲望”。维也纳《出版报》的头版标题是：“摄影师捕杀戴妃”。

艺术界也掀起了指责“狗崽队”的呼声。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大声疾呼：“现在已经到了限制他们活动的时候了，必须制定法律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史泰龙指责“帕帕拉齐”是一群“合法的潜随猎手”。“我觉得此事极为恐怖和令人厌恶，但我知道它终究会发生的。”他在墨尔本一家名为好莱坞行星的餐馆中参加影迷集会时这样说。回想那些窥人隐私的镜头、令名人们爱恨交加的、偷窥隐私的镜头，他说：“绝大部分报刊都是想像臆造的，但也有一小撮人不同，因为他们是穷追不舍的猎手。”

他的指责得到了超级歌星麦当娜等其他艺人的支持回应。年轻演员汤姆·克鲁斯愤怒地说：“你根本无法想象被他们追逐的情景是何等骇人。”

除了政界、报界、艺术界之外，国际体坛也以实际行动来哀悼她的去世。

在戴安娜因车祸身亡的当天，英格兰足协就宣布推迟原订在当天举行的超级联赛的比赛。英格兰足协的发言人戴维斯在戴安娜车祸丧生的当天下午说：“9月3日下午我们有一场比赛（英格兰队对摩尔多瓦队），我们正在同所有的有关方面，包括英国政府进行协调。”

戴维斯还透露，英格兰足协8月31日前曾同戴安娜进行接触，希望王妃能够参与一项足球慈善事业。“最近我们曾通过接近戴安娜的人士谈及足球与慈善界联袂搞一次大的活动的设想。她的突然去世使我们的这一设想无法实现，这对我们是一个大的打击，我们感到十分遗憾。”

英格兰超级联赛的执行主席彼得·里福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悲剧性地离开我们的时候，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决定推迟今天下午利物浦对纽卡斯尔的比赛，以此表达我们对她的家人的尊敬。

“足球界要同整个国家一道，向那些认识她和热爱她的人们表达最深切的同情。”被推迟比赛的利物浦队和纽卡斯尔联队也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表示支持足协的决定。苏格兰足协也表示要把原订在31日举行的凯尔特队同流浪者队的比赛延期进行。除了足球比赛，原订在31日进行的橄榄球、板球和摩托车等各项比赛都被推迟举行。另据报道，在6日戴安娜的葬礼举行的当天，英国全国的体育比赛都将停止举行。

国际奥委会在31日就向英国王室发出唁电。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还给英国奥林匹克协会写了一封信，对戴安娜的去世表示同情和哀悼。

戴安娜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正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美国网协决定在当天的比赛前球员及观众全体起立，为戴安娜默哀一分钟。当天进行比赛的是美国的阿加西和澳大利亚的伍德布里奇。两人低头默哀，阿加西右臂上还戴了一条黑纱。阿加西说：“这是个绝对的悲剧。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个损失。如果文明社会不从中吸取教训，这一悲剧也许最终会轮到我們头上。”

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英格兰女选手弗吉尼亚·瓦德还动情地回忆起了她和戴安娜会见时的情景。戴安娜是个网球迷，她自己也常常打网球，有一次她还和格拉夫进行过一场慈善比赛。瓦德说，戴安娜为人随和，跟人谈话时总把对方当作她最好的朋友。

在美国旧金山棒球队同阿纳海姆队比赛前也举行了对戴安娜的默哀活动。戴安娜在旧金山颇有影响，她曾到该市宣传同艾滋病做斗争。

让我们乘机随着戴妃的遗体回到英伦三岛，看看英国人民最后的致意。

8月31日晚7时，戴安娜的遗体由当天专程飞往巴黎的查尔斯王子和她的两个姐姐护送，运抵伦敦西北部的诺索尔特空军基地。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机场迎候。戴安娜的灵柩覆盖着带有皇家标志的绒毯，上面摆放着一个由白色百合花编织的花环。八名皇家空军的士兵抬着她的灵柩缓缓走过柏油碎石铺就的路面。没有仪式，没有奏乐。没有讲话。12分钟后，灵车向一座私人殡仪馆驶去。午夜时分，戴安娜的遗体被送入位于伦敦中心圣詹姆斯宫的皇家教堂……

戴安娜不幸遇难的噩耗震惊了英国。在戴安娜生前居住的位于伦敦海德公园内的肯辛顿宫前，从31日早晨起，络绎不绝的赶来吊唁的人们将一束束鲜花摆放在那紧锁的黑色铁门前。他们中间有相互搀扶的老人、孩子、年轻人，也有全家人一起来的。一张隐现在鲜花丛中的纸条上写着：“你是不列颠民族心上的一颗明珠，你是众多人心中的一线希望。”不少人在轻声啜泣，一个黑人男子用手绢捂着眼睛放声大哭。白金汉宫门前也是人如潮，花如海，泪如雨。

不列颠的心碎了，她为戴安娜而哭泣。

人们用各种方式寄托哀思。国际互联网络上的电子邮件如潮水般涌向关于戴安娜的专门网址，一度曾拥挤不堪，令人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很多邮件新颖别致，深情款款。如：

“黑暗中的烛光。”

“在平静中安息吧，亲爱的戴安娜！”

“爱十美 = 戴安娜”

“我们身边的天使：戴安娜”。

“我相信你现在终于幸福了。”

“1997年伟大夏日的悲惨结局。”

一位中国青年借用诗人杜甫痛惜杨贵妃之死的诗句来悼念戴妃：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互联网络把各种年龄、各种宗教、各种肤色的千里招魂者的悲哀凝聚在一起，挥洒看不见的泪雨。

英国王室迅速从悲哀和震惊中苏醒过来，于9月1日做出反应：白金汉宫决定不对戴安娜举行国葬，而是准备在9月6日为“特别的人举行特别的葬礼”。届时，英国将下半旗致哀，葬礼仪式将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特别重大的活动才在这里举行仪式。“人民的王妃”有资格享受这一殊荣——在大教堂内举行葬礼仪式。之后，戴安娜的遗体将被安葬在位于英格兰中部北安普郡的奥尔索普公园内斯潘塞家族墓地她父亲的身边。奥尔索普的特别的葬礼为特别的人！如何特别呢？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人！如何表达呢？

有记者问，为什么不对戴安娜实行最高规格的国葬呢？白金汉宫发言人说，对深受人们爱戴的戴妃来说，规格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为这个特别的人举行的葬礼应该有它自己的特色。

一些评论家对“不为戴安娜举行国葬”的做法表示赞同，他们认为，按照戴安娜本人的性格，肯定不喜欢繁琐的国葬。因为戴安娜的思想与持续了

1000年之久的君主制有很大的冲突，她堪称是给君主制带来新鲜空气的第一位女性。看来王室时至今日才有点真正了解戴安娜。

与此同时，官方以戴安娜的名义设立的慈善基金成立，所有捐赠将以王妃的名义资助慈善事业，这一基金刚刚开通，支票就如潮水般涌来，到9月5日为止，总额已超过1000万英镑。

可以说，人们以完成王妃未竟的遗志的方式来悼念她，这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1997年8月31日——9月5日，世界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哀思，等待葬礼的举行。9月6日，葬礼举行的日子，这必定是最悲哀的一天。亿万人民在等待这最悲哀的一天的来临，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与此同时，白金汉宫面临公众和舆论的重大压力，因为戴安娜的不幸不能说与王室毫无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在全世界对王妃盖棺论定、推崇备至的时候，人们有必要也想知道王室究竟对王妃做出何种评价。想想还只是一年前，迫于女王的压力，戴安娜最终与查尔斯离婚。当年怒不可遏的王公大臣们今年做何评价呢？

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9月5日星期五，葬礼的前一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全国发表演讲，饱含深情地称赞戴安娜是一位杰出的富有才能的女性。她说：

自从上周日不幸的消息传来，整个不列颠、乃至全世界都无比沉痛地表达了对王妃之死的悲哀之情。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哀思，而对这种损失的感觉是不容易表达的，因为最初这种震惊时常被种种感情所包围：不相信，不理解，义愤填膺，以及对幸存者的关切。这几天我们都沉浸在这种悲哀之中，所以作为你们的女王和一位祖母，现在我要对你们说的是发自我内心的话。

首先，我要向戴安娜致以敬意。她是一位杰出的、富有才能的人，无论在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她从来都保持着微笑，用她朗朗的笑声和爱心去温暖和激发其他人。

我钦佩她，而且尊敬她——因为她为他人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承担重要的责任，尤其是对她的两个儿子。

在这个悲伤的星期里，我们一直在帮助威廉和哈里正确对待这种灾难性的损失，这种损失是他们和我们其他人共同遭受的。

没有哪一个认识戴安娜的人会忘记她。那些没有见过她的千百万人，一旦感到自己了解她，就必定会记住她，怀念她。

我自己认为我们应当从她的生活和她的死亡引起的非同凡响而感人至深的反应中吸取教训。

我会和你们一样在对她的回忆中感到快乐。

这里还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家庭，尤其是查尔斯王子与威廉和哈里，感谢所有向这位杰出的女性献花、致信和通过各种方式向她表示敬意的人们。

这些充满爱心的行为一直是帮助和安慰的巨大源泉。

在这里我们还要向戴安娜的家庭和所有与她同遭不幸的死难者的家庭致意。我知道他们也从上周末发生的事件中汲取了力量，去愈合他们的悲伤，面对失去了一位亲人的未采。

我希望无论明天我们在何处，都能够加入表达我们悲凄之情的行列，感激她过于短暂却又贡献巨大的一生。

这是一个向全世界表达我们不列颠人民的悲哀和尊敬之情的机会。

安息吧，戴安娜！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感谢上帝让她给许许多多人带来幸福。

在女王的长期统治中，这仅仅是第二次向全国做特殊演讲。在一般情况下，女王只在圣诞节向全国演讲，上一次特殊演讲是在海湾战争时期的 1991 年 2 月 24 日。

在哈罗兹这个伦敦最著名的百货商场旁还聚集着另一群人，他们在商场一侧的布罗姆普顿街的整条街区上，悼念戴安娜王妃的男友、哈罗兹百货商场主人穆罕默德·法耶兹的儿子，多迪·法耶兹。

多迪·法耶兹终年 43 岁，他的葬礼于周日晚些时候，在伦敦中部的里根特公园，按照穆斯林死亡当日下葬的习俗举行了。哈罗兹商场停业一天，店外长明的约 1 万盏灯也随着亡者熄灭

“这位年轻人——他叫什么，叫多迪对吗？我觉得对他的报道太少了。”一位前来吊唁的人说：“他被忽视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表达对他的敬佩。”

这一行话弯弯曲曲地出现在两本悼念簿上，每一分每一秒钟都目睹了店门口悼念花束的集聚。手写的悼辞中大多表达了对他与戴安娜短暂恋情的敬意。

“因为你（多迪）和戴安娜王妃的关系，我才刚刚认识你。你使她在生命最后的几星期里享受到快乐令我对你感激不尽。”

星期六，戴安娜葬礼的时间到了。

清晨，当威尔士王子查尔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回到肯辛顿宫这座象征他们各自悲哀的地方的时候，都不禁潸然泪下。因为这座宫殿已被花的海洋和成千上万的悼念者所包围。

三位王子看着无边无际的鲜花和人们留给他们的充满感情的留言，各自品味着人生的辛酸苦辣和悲欢离合，虽然威廉只有 15 岁，哈里只有 12 岁，人生的突变使他们成熟了。

人群中爆发出“上帝保佑你们！”和“我们爱你们！”的喊声，许许多多的人忍不住号陶大哭起来。

王子们慢慢地走着，与人们握手，以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许多人握着两位小王子的手，拍着他们的肩背表示安慰，但自己的眼泪却已不知不觉夺眶而出。

“我们为你们难过！”“我们为你们难过！”这些话语颤动在每个人的嘴唇上。查尔斯握了无数次手，一遍又一遍他说着谢谢。三位王子面带悲伤之色，可以看出他们在强打精神，强作振奋。

当王子们结束了 15 分钟的巡视和握手，走到宫殿的大门时，悲伤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滴滴滑落。

葬礼将在国际标准时间 10 点开始。在此之前，戴安娜王妃的灵柩将从这里运往威斯敏斯特教堂。

这时的伦敦除了这条路线及附近的地方以外，几乎是万人空巷，一片死寂。店铺都关了门，各种文艺、体育活动一概停止，伦敦人民这时只有一件事要做——走上街头，向戴安娜王妃道别。

这时，英国人民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往伦敦，他们渴望再看王妃一眼，当然他们更希望如果可能的话，王妃再看他们一眼。

这时的世界上的 27.5 亿人民——约占世界人口的一半 静静地坐在电视

机前，在千里之外向戴安娜道别，祝愿好人一生平安。BBC 英国广播公司将对这一葬礼做一次空前规模的实况转播，并向 178 家电视台卖出了转播权，它将把这笔收入捐赠给戴安娜慈善基金。

当戴安娜王妃的灵车从肯辛顿宫缓缓开出时，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钟每隔一分钟就敲响一次，钟声为戴妃而鸣。教堂附近的街区聚集了 600 万的民众。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等待，在睡袋和帐篷里过夜，这让人想起 1981 年戴安娜嫁给查尔斯王储并成为英国皇室中最耀眼的明星的时候的那种规模，只是物是人非，大喜变成了大悲。《每日快报》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为戴安娜送行那样壮观的场面了，从来还没有谁的死亡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悲痛。”

当灵车经过英国王宫——白金汉宫门口时，身着黑衣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率领着三代王室成员向戴安娜的灵柩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初秋的阳光照射下，女王肃穆的脸庞上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哀。在她身后，白金汉宫上空飘扬的英国国旗早早地降下了一半，以示对戴安娜的悼念。

随后，500 多名来自不同慈善机构的人员从王室成员身后走出来，向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戴安娜致以最后的敬意。他们中有不少人特意穿上印有慈善标语的服装。

灵车在千百万人民目送下，踏着 10 英寸厚的鲜花，载着戴安娜王妃的英灵，向英国人民告别，向世界上爱戴王妃的人民说再见。

在护送灵车的亲属中，两位小王子是最受民众和媒体关注的。因为他们处在王室所要求的坚韧和人性中来自母爱的亲情的夹缝和张力之中。他们在从王宫走向教堂的路上，虽然他们脸上还挂着泪珠，但一直保持着他们的坚韧神情。

威廉穿着黑色的双排扣礼服，在一英里长的路上，他一直保持着鞠躬的姿态，双手僵硬地放在身体的两侧，但是他那被金发半遮的双眼流露出冷峻的神色，似乎在说，这是一个王子必须忍受和经历的责任。15 岁的威廉宽肩膀，6 英尺高，正在从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

12 岁的哈里王子跟他哥哥一样，身穿黑色礼服，完美地保持着他应有的举止，不过这个站在他的舅舅斯潘塞伯爵和父亲查尔斯王子中间的小小的红头发的形象还是表现出了稚嫩的神色。

与几乎是按照军人方式走路的哥哥相反，哈里似乎并没有因为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而紧张。他不时地抬起头来，双眉紧皱，嘴巴张着。但是，一旦当他们走进了威斯敏斯特教堂，避开了电视摄像机敏锐的镜头和街道两旁面露同情的悼念者之后，他们最终潸然泪下。王室所要求的那种坚韧和人性的自然流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细心的人们也许注意到，灵柩上摆着的 3 个花束中最小的一支花束上挂着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一个英文单词“妈咪”。正是这小小的花环和卡片，寄托着威廉和哈里对母亲的无限哀思。

威斯敏斯特教堂里面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人物和知名人物 2000 人，其中有法、美两国的第一夫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多迪的父亲、著名的哈罗兹百货公司的老板穆罕默德·艾尔·法耶兹，好莱坞的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和汤姆·克鲁斯，以及当前英国王室和政府的显官要爵，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等等，可谓众星云集，星光灿烂。

但无论是这些显赫人物，还是教堂里金碧辉煌的装饰，都不足以抚平人民心头的哀恸和怀念。

这是威斯敏斯特教堂建立 1000 年以来最为盛大的葬礼，这样一个伟大的荣誉被戴安娜得到了。

在唱诗班优美的颂诗声中，戴安娜的亲属和英国首相布莱尔等人纷纷致以颂词和哀悼。王妃的两个姐姐分别朗读了一首诗。布莱克首相说：“如今我们只能透过玻璃模糊地看到她的遗容。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忠诚、希望和爱，但三者之中。最伟大的就是爱。”著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向世人发出了激动人心的悼词：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戴安娜王妃和她快乐的性情，让她为人师表，行善无数。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戴安娜王妃，她的平生是那样打动人心。感谢她那么平易近人，感谢她那么富有魅力，富有同情心。我们要怀念她银铃般的笑声，而最重要的是她随时准备帮助这个国度、乃至全世界贫困无助的人。她以自己的温暖点燃了很多人的希望。她的可贵的品质和同情心使她富有魅力，给我们以力量。

我要为那些所有因为戴安娜王妃的去世而感到难过的人们，尤其是她的两位王子：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最亲爱的母亲，我要为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妈妈，她的弟弟，还有她的两位姐姐而祈祷。

我们要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最可宝贵的家庭生活，最可宝贵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我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相互间汲取力量。

我们为皇家祈祷，因为他们治国治家都是尽职尽责。我们伊丽莎白女王和其他皇室成员，愿上帝赐福给他们，也愿我们在他们明智的统治下能够互相帮助，共创美好。

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戴安娜给这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也会继续戴安娜未竟的事业。刚才布莱尔首相讲到了戴安娜的希望、爱和忠诚等等美好品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爱。我恳求上帝能赐予每一个人像戴安娜那样的仁爱、富有同情心、生生不息的精神。戴安娜的内在美与外在美永远不会消失。她对国家的爱永远不会消失。

流行歌星、戴安娜的生前好友埃尔顿·约翰一个多月前曾和戴安娜一起出席了著名服装设计师范思哲的葬礼，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戴安娜会去世得如此突然。在短短的哀悼仪式上，百感交集的他含着眼泪，一边弹着钢琴一边放声悲歌，用一首《风中的蜡烛》告慰戴安娜的在天之灵。这首词曲优美的颂歌随风飘去，飘到亿万钟爱戴妃的人的心中，又从世界各地飘来，飘往戴妃的天堂。

凄楚的歌声击碎了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强忍的平静。哈里的头埋在双手之中。威廉的金发和羞涩的表情让人想起他的母亲。随着歌声渐息，戴安娜的弟弟斯潘塞伯爵致了悼词：

今天，全世界仍在震惊之中，举国上下正在悼念之中，全家都在悲痛之中。我作为家人代表，站在你的面前。

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来表达对戴安娜的追思，与其说是我们希望这样做，不如说是我们需要这样做。正是因为她的超凡魅力，使得全世界亿万人通过广播、电视一同参与这个葬礼——虽然他们当中许多人与她素未谋面，却也如同丧失了亲人一般悲痛不已。这真是戴安娜莫大的哀荣。

戴安娜本身就是同情、责任、风度和美丽的代名词。她是全世界无私的

人性的象征；是维护被蹂躏和践踏的人权的典范；是英国超越了国别限制的英国女子。她具有一种无阶级差别的天然的高贵气质，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证明了她不需要贵族头衔一样可以产生特殊而神奇的魔力。

今天是我们向你说谢谢的机会，因为你以你的方式照亮了我们的生活，即使上帝仅仅承认了你一半的生命。尽管上帝在你如此年轻的时候就把你从我们身边带走，让我们总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但我们还是感到荣幸，你毕竟来到过我们当中。直到如今你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们才真正发觉究竟损失了什么，我们想让你知道，没有你的生活是多么多么困难。

一个星期以来，你的离开使我们痛不欲生，仅仅是由于你在世之日传递给我们的力量，才使我们有力量继续生活下去。

大家一直有一种冲动，想使你的生活变得圣洁无暇，但这样做实在是没有必要。你已经是一个杰出的人，站得已经足够高，没有必要去被视为圣徒。实际上，如果要纯化你的记忆，恰恰与你的生命本质相背离，也不会看到你那绝妙的淘气式的幽默，伴随着前仰后合的大笑。

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把你对生活的热爱和快乐带到哪里——用你那灿烂的微笑和熠熠生辉的明眸。为了这个世界的欢乐而奔走，你总是有着使不完的力量。

但你最杰出的天赋还在于你那运用自如的洞察力，它支撑着你其他的杰出品质。当我们细细想来时，我们发现正是你这种对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的直觉，使你具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

这世界存在着太多的苦难：兹兹病患者经受的折磨；无家可归者的悲惨境遇；麻疯病人的孤立无援；地雷在世界各地滥伤无辜。要不是上帝赋予了你如此敏锐的感触，也许我们会对这一切更加无知。

戴安娜有一次曾向我诉说：正是对苦难的最深切感受，使她和那些被人遗忘、被人漠视的臣民们心心相印。

如今我们又意识到另一个真相：无论别人如何倾倒在她的迷人魅力，无论鲜花和掌声多么使人心醉神迷，她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祸福无常的不安全感，所以她几乎是孩子气似的尽力向他人行善，以减轻对自己不配享有这般荣耀的负疚感。她的饮食紊乱便是这种内心不安的一个表征。

大家感受到了她性格当中的这敏感脆弱的一面，因此而更加怜爱她，也因她的坦诚而更加爱戴她。

我最后一次见到戴安娜是在7月1日，她在伦敦过生日那天。像以往那样，她没有和朋友一起开派对（Party，聚会）庆祝，而是作为一个慈善募捐晚会的嘉宾度过了生日之夜。那天晚上她自然也是光彩照人。可我更愿回忆今年3月见到她的那一幕。那次她来南非看望我们一家。我当然为她在公众场合会晤曼德拉总统而自豪，但同样让我得意的是我们设法摆脱了那些无孔不入的小报记者，替她拍了一张真正个人的照片——这对她来说实在来之不易。

我又仿佛回到了童年，那些日子里我们俩——全家最小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度过了多少快乐的时光！

在我心中，她仍然是那个母亲般呵护我这个小男孩的姐姐、替我在学校里打抱不平的姐姐、周末和我一起坐火车往返于学校和家里之间长长的旅程的姐姐……

我将永远缅怀那些日子，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永远，永远……。

正是这种清醒和坚定的品质使她能够始终保持着一个完整、真实的自我，即使是在一种她童年时全然无法想象的纷纭嘈杂的生活环境中也能安之若素。

毫无疑问，这次她正准备开始新生活。她无数次地谈到她想离开英国，主要是因为受不了报界对她的态度。我想她到死也没明白为什么她的善意总是遭到媒体的冷嘲热讽，为什么他们总是有一种把她捧杀、骂杀的癖好，这让她大惑不解。

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种至诚的善对那些媒体构成了威胁，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难以共存。戴安娜这个名字来自于古代神话中的一位狩猎女神，可她最终却成了别人捕猎的对象，并因此而丧生，这真是对这个名字的莫大讽刺。

今天她希望我们大声呼吁，保护她两个心爱的孩子威廉和哈里免蹈同样的覆辙。我在这里以你的名义向你保证，我们决不会让他俩再遭受这种折磨，这种常常让你潸然泪下的折磨。

此外，以你母亲和两个姐姐的名义，我发誓：我们——心在滴血的你的家人，将竭尽我们所能继续呵护你的儿子，让他们在皇室传统和责任之外，还能尽情欢笑、尽情歌唱，就像你所期望、你所描画的那样。

我们完全尊重他俩与生俱来的传统，尊重他俩作为皇室成员的责任，鼓励他们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同时我们也像你一样，希望他们能体验生活的各个层面，用足够的阅历来使自己在情感上和精神上为未来的岁月做准备。

威廉和哈里，今天我们大家都把爱和关怀，投注在你们身上，因为我们大家都为失去一位伟大的女性而感受着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她是你们的母亲，你们承受的痛苦之大，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最后，我要感谢上帝的仁慈，使戴安娜在她最为光彩照人的时刻，在她找到了个人感情生活中的欢乐时刻将她带回去。我们至诚感谢他给了这个女人一生——这个我可以骄傲地称她为我们姐姐的女人，一个独一无二、仪态万方、出类拔萃、无可替代的戴安娜，她的美丽，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到了最后，他的声音哽咽了，他对这个“独一无二的、复杂的、卓越的、风华绝代的”女人说了声再见。

然后他坐了下来，低下了头。2000名来宾中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与此同时，教堂外蜂拥的人群也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葬礼到此达到了高潮。

50分钟的仪式结束后，整个英伦三岛和北爱尔兰为戴安娜王妃静默1分钟。可以想见，虽然仅仅是1分钟，其中包含了多少哀思和哀愁。

这就是罕见的最为激动人心的葬礼。它既不是皇家葬礼，也不是国葬，而是被白金汉宫的发言人称为“为特别的人举行的特别的葬礼”。

这绝对是一场特别的葬礼。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人民的女王”取代了“王室的王妃”。130多年前，英国政论家白哲特为王室写过一本“天书”《英国宪法》。书中写到，英国王室应恪守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神秘”，“不应让光线照进这个神奇的世界”。而如今人民从戴安娜的不幸遭遇中看到，王室也不过是个家庭，王孙公主也有七情六欲，与平民百姓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戴安娜王妃的死点燃了英国王室记忆中最富爆炸性的一周，英国王室也许长久不能完全从这一周的经历中恢复过来。

英国王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英国人步调不一致。英国人对王室的批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响亮和尖锐。

《金融时报》在今天的社论中说：“悼念戴安娜王妃的活动结束后，英国王室的秩序将发生变化：也许是慢慢的变化，但却是无可挽回的变化。”

公众悼念戴安娜的规模暴露出自女王 1953 年加冕以来所发生的极大变化。

戴安娜对各种背景的人都充满深情，对他们都非常随和，对自己所遇到的麻烦都坦诚相待。这些似乎都符合英国新的人人平等的心境。王室被迫屈服于舆论的这种情况，表明了时代已发生了何等变化。

报纸上的一位专栏作家说：“他们习惯于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现在轮到他们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了。”

王室过去几年在女王的指引下已在悄悄发生变化，目的在于恢复日益下降的威望：其收入来自公众钱包的王室人数已减少，女王最近也开始纳税了；成立了一个设法改善王室形象的机构；已建议进行改革，如允许王室女成员首先登上王位。

但是对比戴安娜所有的付出，这样的努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英国公众将难以忘怀戴安娜作为一个不被喜爱的王室妻子和她在离婚那天被剥夺“殿下”头衔的不幸遭遇。

另一方面，戴安娜王妃的平民化倾向和人道主义情怀跟她的幸运与不幸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能打动人的似乎并不是贵为王妃，而是她自身的魅力，优良的品质：真诚、勇敢、爱心。因而，这个葬礼是任何皇家葬礼和国葬都无法比拟的，众望所归的人民的王妃赢得了世人的尊重、爱戴和钦佩。

人民的王妃离开了她的人民，但她的人民却离不开她。英格兰的鲜花早已告罄，因为已全部撒向了戴安娜。当 2000 名贵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内哀悼王妃的时候，守候在伦敦主要街道的 600 万人民祭奠戴安娜的时候，全球各地的人民也在观看这场葬礼，并用各种方式送别这朵“英格兰的玫瑰”——戴安娜。葬礼的实况向 60 个国家转播，广播电台用至少 44 种语言向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各地人民讲述这场壮观又发人深省的葬礼。从泰国普通的家庭主妇到美国的艾滋病患者，从波斯尼亚因地雷而致残的人到偏远的多加群岛的传统居民，都成为这场传奇性悼念活动的角色。在波兰，一位著名的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列纳·科拉里斯卡·波宾斯卡教授饱含深情地说：“多年以来，世界人民远比你本国的居民更了解她。她不同于普通人，因为她参加神奇的舞会，乘坐豪华游艇旅游而且属于上层社会。但另一方面，她又和我们一样面临许多问题——与她的丈夫，她的女王婆婆。但她同时又竭力把爱心卓有成效地撒向了世间。对于许许多多的女人来说她早已成为榜样。”

在巴黎，在那个悲惨的路口上：戴安娜的遇难地点，当地人和游客们手持花束、蜡烛。有人用英语念出一句悼词：“再见，英国真正的女王。”

在饱受暴力之苦的北爱尔兰，戴安娜之死使一直在交火的亲爱尔兰天主教派和亲英清教徒派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深深感动于世人对戴安娜人道主义事业的崇敬。在葬礼的同时，北爱尔兰人停止了一切工作，商店、办公机构一律关门，体育活动延迟举行。在南面的爱尔兰共和国，所有公共设施上的

旗帜一律降半旗，这是自 1979 年爱尔兰共和军刺杀蒙巴顿勋爵以来，第一位受此殊荣的英国人。

在幅员广阔的美利坚大陆上，千百万人彻夜不眠等待葬礼的开始和电视的转播，全国性的哀悼一直在持续。

在旧金山，一万四千人手持蜡烛，在城市中游行向戴安娜致意，为了感谢她为艾滋病人所做的大量慈善工作。游行队伍始终是沉默无声的，直到耳边结束埃尔顿·约翰哀婉动人的歌声“风中的蜡烛”。组织者琼斯说：“我们这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在这个最黯淡无光的日子，和她的人民一起哭悼，我们怀念她的勇气，她的勇气给我们带来生存的力量。她那张在医院中不戴手套的双手拥抱一个濒死艾滋病患者的照片传遍了整个世界。这种简单而深沉的同情爱心照亮世界，使世界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

在洛杉矶，艾滋病组织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烛光悼念活动，整个垒球场变成了泪水的海洋。

波斯尼亚的地雷受害人举行悼念，感谢戴安娜上个月的人道主义访问使他们的国家饱受地雷折磨的人民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帮助。一位 40 岁的受害者说：“我总觉得似乎不是戴安娜去世而是我家中的亲人去世了。我非常想念她。”

在安哥拉也是如此，那些地雷受害者希望政府能像戴安娜一样关心他们。戴安娜最近访问安哥拉的照片使世界将反杀伤性地雷活动推向了高潮。

然而许多卢旺达人民却无法看到他们盼望已久的葬礼实况——城市停电剥夺了战火纷飞的卢旺达人民对这位和平大使的悼念机会。

在印度尼西亚，两位歌曲作者用英语和他们的本民族语，演唱了一首致“世界各民族的王妃”的歌曲。

王妃终于离去了，她的遗体从巴黎运回英国，从英国的圣詹姆斯王宫走进了肯辛顿宫，又从这里被庄严地抬进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最后，她将从这里运走，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北安普郡的奥尔索普公园。

只有这一次，没有照相机，没有人群。

参加安葬仪式的只有最亲密的家族成员。简短仪式的细节没有透露，牧师的姓名也没有透露，据说是家族的一位朋友。

估计只有约 10 个人参加了最后的仪式。这些人是她的弟弟斯潘塞伯爵、两个姐姐和她们的丈夫、威廉和哈里两位王子、戴安娜的母亲和戴安娜的管家。

斯潘塞家族说，戴安娜下葬时身穿一件她几个星期前刚买的但从未穿过的黑色长袖礼服，配有特里莎修女送的一串念珠。

墓地是斯潘塞家族自己的墓地，戴安娜的祖先都葬在这里。如今她也魂归故土，葬在奥瓦湖中心的小岛上。绿水环绕，芳草如茵。她终于回家了，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怀抱，虽然是孑然一身，但她终于可以感到满足了。

一位女中学生，爱玛·马拉为戴安娜写了一首诗，开头是：

不要站在我的坟前

也不要哭泣

我不在那里

也不曾长眠

戴安娜辉煌而又短暂的一生终于划上了句号。明年的今日是否会有人为她哭悼？多年以后，是否还会有人们谈论她？她的忠诚、希望和爱心是否会

为人们的生活增添希望和欢乐？她的后代，威廉和哈里，能否读懂这段人生的经历？

再见，戴安娜，英格兰的玫瑰，在风中的烛光中安息吧！

《风中的蜡烛》

Goodbye England's rose; 永别了，英格兰的玫瑰 may you ever grow in our hearts. 愿你永远盛开在我们心扉 You were the grace that placed itself 你那爱的光芒 where lives were torn apart. 照耀每一个饱受蹂躏的地方 You called out to our country, 你大声疾呼 and you whispered to those in pain. 你细语安慰 Now you belong to heaven, 如今你重归天国 and the stars spell out your name. 群星拼出你的英名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你在我心中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就像那风中的烛光 never fading with the sunset 即使在凄风苦雨的黄昏 when the rain set in. 也从不熄灭 And your footsteps will always fall here,

你的足迹印在山河大地 among England's greenest hills; 遍布英格兰的青山绿水 your candle's burned out long before 你的烛光熄灭已久 your legend ever will. 而你的事迹永远存留 Loveliness we've lost; 亲爱的人啊，永别了 these empty days without your smile.

失去了你的微笑，生活多么空洞 This torch we'll always carry 你的火炬将代代相传 for our nation's golden child. 传给祖国的金发儿童 And even though we try, 虽然我们竭力克制 the truth brings us to tears; 但又怎能遏制悲痛 all our words cannot express 千言万语难以表达 the joy you brought us through the years.

多年来，你带来的欢乐与轻松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你在我心中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就像那风中的烛光 never fading with the sunset 即使在凄风苦雨的黄昏 when the rain set in. 也从不熄灭 And your footsteps will always fall here,

你的足迹印在山河大地 among England's greenest hills; 遍布英格兰的青山绿水 your candle's burned out long before 你的烛光熄灭已久 your legend ever will. 而你的事迹永远存留

Goodbye England's rose; 永别了，英格兰的玫瑰 may you ever grow in our hearts, 愿你永远盛开在我们心扉 You were the grace that placed itself 你那爱的光芒 where lives were torn apart. 照耀每一个饱受蹂躏的地方 Goodbye England's rose, 永别了，英格兰的玫瑰 from a country lost without your soul, 失去你让我们心碎 who'll miss the wings of your compassion

多少人怀念你的爱心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 超出你知道的数倍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你在我心中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就像那风中的烛光 never fading with the sunset 即使在凄风苦雨的黄昏 when the

rain set in. 也从不熄灭 And your
footsteps will always fall here,

你的足迹印在山河大地 ,among England's greenest hills ; 遍布英
格兰的青山绿水 your candle's burned out long before 你的烛光熄灭已
久 your legend ever will. 而你的事迹永远存留 Loveliness

we've lost ; 亲爱的人啊 , 永别了 these empty days without your
smile.

失去了你的微笑 , 生活多么乏味 This torch we'll always carry 你
的火炬将代代相传 for our nation's golden child. 传给祖国的金发儿童

And even though we try , 虽然我们竭力克制 the truth brings us
to tears ; 但又怎能遏制悲痛 all our words cannot express 千
言万语难以表达 the joy you brought us through the years.

多年来 , 你带来的欢乐与轻松

第二章孤独的少女时代

破碎的家庭

阴影中的少女

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这种记忆不经意地刻在她的心灵上。那时，戴安娜·斯潘塞安静地坐在诺福克家中那凉石阶的下面，紧抓着铁栏杆。她周围一片忙碌。她听到她爸爸把箱子放到了汽车后座。而后，她妈妈弗朗西丝穿过坟地似的前院，关车门的撞击声传来，随后是汽车发动的声音，渐渐远去了。与此同时，她妈妈踢开帕克宅的大门走了，也从此走出了她的生活。这一年戴安娜只有6岁。25年了，那一刻的情景总是浮现在她眼前，仍能唤起她那种被抛弃的痛苦感觉。她父母婚姻的破裂对她只意味着信任的破坏和孤独。

也许那天发生的并非真是如此，但戴安娜的确留下那个情景。还有许多童年情景如同照片一样留在记忆中：妈妈的泪水，父亲的孤独和沉默，几个令她憎恶的保姆，父母没完没了的吵架，弟弟厄尔啜泣着睡去的声音，还有她没能生为男孩的负罪感，以及无论怎样她都是一个讨厌鬼的顽固的想法。她渴望拥抱和亲吻，她却只得到哈姆雷特玩具店的目录。她的童年并不需要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渴望亲情。她的占星师说：“她来自特权家庭，但她的童年是不幸的。”

戴安娜·斯潘塞出生于1961年7月1日的下午早些时候，是斯潘塞伯爵和伯爵夫人的第三个女儿。伯爵那年37岁，伯爵夫人比他小12岁。戴安娜出生时重7磅12盎司，当时，她爸爸异常高兴他说：“是个很健康的小家伙。”这也没能掩盖沮丧感，因为这个家庭希望已久的的是一个能继承斯潘塞这个姓氏的男孩，而不是这个“新来”的小家伙。夫妇俩太想要一个男孩了，连女孩的名字都没有准备。一周后，他们才定下来叫她“戴安娜·弗朗西丝”，随了妈妈和祖母的姓和名。令斯潘塞伯爵引为骄傲的是，戴安娜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和苹果般的脸蛋儿。他给予初生的戴安娜隆康的评价证明是非常有见地的。就在18个月以前，戴安娜的妈妈曾生下约翰，这个婴儿畸形得厉害，病弱之极，只活了10个小时。他们夫妇不仅很痛苦，而且要承受来自家族中老人们的压力，他们想知道伯爵夫人为何接二连三地生女孩，他们强迫伯爵夫人去做检查，戴安娜的母亲原本就有着强烈的自尊和刚强的意志，这对她来说，确是一件屈辱和不公的事情。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众所周知，孩子的性别主要是由父亲方面的因素所决定。戴安娜的弟弟厄尔、新的斯潘塞伯爵评论道：“这对我父母是个灾难，很可能就是他们离婚的根源。因为我认为他们从未忘掉这事。”当时戴安娜太小，不懂她是家庭挫折的原因，一直觉得她是个讨人嫌的人，她承负着负罪感和失败感的重压，是她使父母和整个家族失望。戴安娜出生三年以后，那个渴盼已久的男孩子终于降生了。不像戴安娜，她是在珊德英姆教堂受的洗礼，请了人缘好的人作教父教母。而弟弟厄尔却在斯威士兰隆重受洗，并请王后作他的主教母。这个婴儿将继承虽然很快减少却仍然可观的财产，这些财富是从15世纪积蓄而来的。对青年戴安娜来说，家族的贵族遗产并没留给她多深的印象，有的甚至是漠然。她不喜欢回奥尔索普的老家。老家大宅院到处是阴暗的角落，甚至爬着蛆虫，还有那破败的走廊，墙上挂着早已作古的祖先画像，那阴郁的目光似乎总是跟着她。她弟弟厄尔回忆说，那儿简直是个老头俱乐部，各式古钟有条不紊地走着。对敏感的孩子来说，那里是让人做恶梦的地方。我们从来不希望

到那儿去。

戴安娜的祖父老杰克，即斯潘塞伯爵七世和儿子约翰尼关系很僵，老头子是个坏脾气，多年来，父子俩人总是争吵，根本不存在良好的关系。好在没有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因为戴安娜的祖父对他这套结实的宅院里的每一件家具甚至每一幅画的历史部很了解，因此人们给了他一个雅号“管家伯爵”。他很以自己这块宅院为荣，总是带着来客四处参观。祖父是那种对传统的英国乡间生活兴致盎然的老派绅士。戴安娜对祖父充满敬畏，而对祖母却是满心敬爱。她的祖母康特斯·普英希斯慈善得如同有副菩萨心肠。戴安娜这样描述祖母，她温和而很有个性，品质高尚，是真正的圣徒。康特斯在本地很有威望，人们都记得她总是经常去看望病人和弱者，总是报以真诚的问候、亲切的招呼。如果说戴安娜继承了母亲的热烈、刚强的意志，那么有幸的是她又继承了祖母富于同情心并长于思索的品格。

与奥泽尔伯那里的表面堂皇、实则令人觉得阴森的家相比，戴安娜在帕克宅的家，尽管房间乱，却是温馨、舒适的，那里有室外游泳池，有网球场，有大院子。还有6个全工作日的仆人，包括一个厨子、一个看门人和一个私人指导老师。

像她的姐姐一样，戴安娜3岁时就骑到马背上，不久，她逐渐对动物发生了兴趣，越小越让她宠爱。她有小兔子，可爱的小鸽子等等。她还有只小猫玛麻拉德，厄尔和简妮却讨厌这只小猫。据她们的母亲回忆，所有小动物都装在小笼子里。每当她的小动物死了时，戴安娜都要为它们举行葬礼。有一次，一条金鱼死了，她把它放进纸壳鞋盒里，在雪松下挖一个小坑，把它放进去，祈祷它在那里长眠。最后还不会忘记做一个小十字架插在它的坟墓上。

肃穆的墓园对孩子们却有吸引力，厄尔和戴安娜经常去看他们出生前就死去的哥哥约翰的坟家。他的坟墓就在教堂后院。姐弟俩在这里遐思哥哥的模样，或者，如果他活着的话，她和弟弟厄尔是否还会出生。这是他俩不断琢磨、至今悬而未解的问题。在戴安娜幼小的心灵里，他哥哥的只写着“爱的纪念”一行铭文的坟墓一直在困扰她，让她不断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到现在，她回忆时说：“我是个女孩，可我本该是个男孩。”

戴安娜那些充满有趣故事的童年就像是30年代儿童读物中描绘的样子。她认为她成长的历程反映了那个过去的年代所具有的价值观。她家有一个叫坎特·鲍恩的保姆，她常把幼时的戴安娜放进一个高弹力的小车里绕着院子散步。而戴安娜最早的记忆就是这位保姆头巾上发出的温馨的气息。这个小女孩是多么想见见母亲啊，但她很少如愿似偿，更不用说见父亲了。

戴安娜的姐姐萨拉和简妮分别比她年长6岁和4岁。当她出生时，她们已经能在早晨到楼下的房间读书了。等到戴安娜长大些想跟她们在一起时，她的姐姐们已经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虽然斯潘塞家的孩子们属于贵族特权阶层，但他们从不盛气凌人。他们的早年给人的印象是很懂礼貌，也很诚实。他们不是那种“势利眼”，对待一个人只看自然的本色，而不是看他的地位、头衔。

1976年9月，萨拉和简妮去了杜康特的寄宿学校。她们走的时间正好是斯潘塞夫妇14年婚姻最后瓦解的时候。

这年的夏天，斯潘塞伯爵和夫人决定试着分开过，这个决定不仅对小厄尔来说是晴天霹雳，对家里其他人甚至整个街区都是一个震动。虽然他们乐

于搞些戏剧性的危机事件，但，这一次还是让人觉得意外。记得 1954 年，他俩的婚事几乎家喻户晓，连王后和王后的母亲都出席了婚礼。在斯潘塞还是单身的时候，他不但是家产的继承人，还是二战时的皇家苏格兰卫队的上尉，又当过王后的侍从官，就在结婚前还曾陪同王后和王子菲利普进行过一次赴澳大利亚的历史性访问。

戴安娜的母亲第一次见到约翰尼·斯潘塞是在她 18 岁的时候。她是巴伦弗姆四世的女儿，不但身材苗条而丰满，而且个性极为引人，当时在情场上成了许多男子竞相追求的女王，这些人包括许多有地位的人物。但无论怎样，约翰尼获得了她的芳心，经过不长时间的恋爱，他们就于 1954 年 6 月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婚礼。

他们显然把主教的话记在了心间，主教宣称：“你们要给家庭生活增加成员，最好是生活在乡间，因为我们全国所有人都依靠农村的产品生存。”10 个月以后，他们的女儿萨拉出生了。

约翰尼在皇家农业院学习时，被奥尔索普的庄园迷住了，于是搬到了帕克宅，随后几年，他们建起了一座 650 英亩的农场，花了一大笔钱，这钱出自弗朗西丝继承下来的家产。

冲突紧张的情绪在和谐的家庭生活和美好的祝福下面酝酿着。生一个男性继承人的压力无对不在，而弗朗西丝越来越意识到原先认为这样的生活模式好像适合自己的想法，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后来斯潘塞伯爵说：这 14 年来，有多少幸福的日子，我对这一切想了又想，直到我们分手那一刻。得承认，我错了，我们只能分开。

一旦婚姻出现裂痕，帕克宅的氛围就不再是温馨的了，在公开场合。夫妇俩仍然面带微笑，单独在一起时就是另一种景象了。在冰冷的沉默中，相互的怨恨在增长，而这一切对孩子们心灵的伤害则很大。戴安娜清楚地记得，一次她从会客室门缝偷看到父母大吵了起来。就在这场灾难降临时，彼特·珊德·凯特，一个富有的澳大利亚商人闯进了他们的生活，他和他的艺术家妻子珍妮特·瓦罗·克尔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中首次露面。他们与斯潘塞伯爵一家人会面之后不久，就安排了一次去斯威士兰的滑雪度假，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决定性的转变。彼特很幽默，似乎有着约翰尼所缺乏的品质，引起了弗朗西丝的注意和好感。度假回来后，42 岁的彼特从伦敦的家搬了出来，把妻子和三个孩子抛在了身后，同时，他开始与弗朗西丝秘密约会，地点是位于伦敦中心的肯辛顿区南部。戴安娜的父母决定分居之后，她妈妈便搬出了帕克宅，在卡道根大厦租了房子。她离开了丈夫和孩子投入了另一个她爱的男人的怀抱。这时，她扮演了一个自私的坏女人，她的丈夫则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事实上，她安排了厄尔和戴安娜到伦敦与她生活在一起，让戴安娜去一所女子学校，厄尔上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弗朗西丝虽然离开了家，但她极想让孩子们不因她的失败婚姻而受伤害，特别是萨拉和简妮，她俩都在寄宿学校，也许能相对少受一些影响。她带着孩子和保姆来到伦敦的新家。后来，戴安娜父亲去伦敦与妻子有了一次很凄凉的会面。厄尔最早的记忆就是自己在地板上静静地玩着小火车，妈妈坐在床边哭，他父亲很不自然地笑着对她保证：“事情会好起来。”随后，这一家人又重新团聚回到了帕克宅过了半个学期和圣诞节，从那以后，他们的婚姻彻底破裂了。离婚是不可避免了，在孩子们归谁管的问题上，两人争得很厉害。约翰尼坚持要孩子们回帕克宅在西菲德学校受教育，而他们的母亲坚决反对，她说，约翰尼拒绝让孩子们

在新年时回到伦敦。

当离婚的法定程序开始运作，孩子们就成了母亲对女儿、丈夫对妻子的激烈论争的受害的棋子。约翰尼要求对孩子们的监护权。通常母亲们在满怀希望开始行动时会赢，除非父亲是贵族，他的头衔和地位会带来优先权。

这个案子在 1968 年审理，两个月以前弗朗西丝已经改名，这并未对案子有什么帮助，而且她母亲那一方反对她。对此她终生难忘。约翰尼终于在 1969 年把婚离了。一个月以后，在 5 月 2 日弗朗西丝和彼特·珊德·凯特结婚，婚礼在一间安静的办公室里举行。他们在苏塞克斯西海岸买了一所房子，因为彼特能在此尽情玩他的帆船。

不只是成年人在这场婚姻中被搞得焦头烂额，而且这对孩子们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结果是，家里的朋友们和传记作家都想把这种影响看得尽量小。他们坚持说，萨拉和简妮当时在学校寄住，基本未受这场离婚案之害。而厄尔只有四岁，还大小，不懂事。而 7 岁的戴安娜只能对这场决裂抱以所谓的“无所畏的坚韧”。或者，只把这当作一件小时候的新鲜事。

事实上，它造成的心灵创伤比人们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一时间，萨拉和简妮变得精力衰弱，饮食失调，严重的精神紧张的病症源于母亲和女儿的那种特殊关系，食品和焦虑以及使用大麻，还有“功能失调”的家庭生活。正如戴安娜所说：父母只忙着离婚，我记得妈妈在哭，爸爸从不对我们谈及这事。我们也不能问这是为什么。那些保姆们也一样。整个事情都是那么不稳定。

戴安娜似乎很喜欢那些来访者。她总是挺忙地收拾她的小娃娃，在晚上，到室外看看所有的窗帘是否都拉上了，还要把那时她养的小动物关进笼子，它们总是跑到她床上。她骑着她的蓝色三轮车飞驰，手里总拿着她的玩具。她每次过生日都要一个新的作礼物。她还要帮着小弟弟穿衣服。这种温柔的、母性的、充满爱心的性情带到了长大以后，成了她的日常形象。她变得经常去看爷爷奶奶和其他亲戚。斯潘塞经常呆在帕克庄园那时，弗朗西丝女士都同孩子们玩牌。她雅致的家居可称是一流的。但无论怎样，在那儿戴安娜不用掩饰自己的不安。

晚上最糟，还是孩子的戴安娜和厄尔怕黑，他们一定要地灯亮着，或在屋里点上蜡。当风吹过窗外的树丛，猫头鹰和其它动物的叫声吓得他们够呛。一天晚上，他们的父亲不小心提起有一个本地的杀人犯跑了，孩子们怕得不敢睡觉，在寂静的房间里紧张地侧耳听着每一个咔哒声，嘎吧声，戴安娜在她的玩具绿河马的眼上抹上闪光的油漆，好像这样，才能在晚上照看，守候她。

每天晚上，她上了床，周围全是她的玩具。她听见小弟弟呜咽着，哭喊着找妈妈，有时，就到弟弟那儿去，有时她对黑的惧怕战胜了母性的本能，她呆在她的屋里，听着厄尔喊叫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而后，她也把头埋进枕头里哭起来。“我真不能忍受，”她说道，“我鼓不起足够的勇气走下床，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孩子们的爸爸有时在喝茶时与他们在一起。据他们从前的保姆玛莉·克拉克回忆，他难得来一次，在早些时候，他跟孩子们在一起时很难放松。约翰尼一头扎进区议会的工作，还有国家青少年俱乐部协会和他的牧场。他的儿子回忆道：离婚后，他真的很惨，基本上是垮了，偶尔他跟我在草坪上打曲棍球，这可是天大的款待。

由于戴安娜把课程搞得很糟，她变得越来越嫉妒她的弟弟，因为他不但表现出良好的男孩气质，而且很庄重。戴安娜说：“我希望在课堂上跟他一样出色。”像所有同胞兄弟一样，总会有争斗，戴安娜已经比弟弟大而且强壮，总是赢家。她拧他，厄尔很委屈，不久，他意识到他可以骂她，无情地伤害她姐姐。双亲禁止他管姐姐叫“布瑞”。这是从一个又慢又傻的蜗牛那引来的外号，“布瑞”是很风行一时的儿童电视片《神奇的周围世界》里的一个角色。

有一次当地主教的妻子出乎意料地帮助厄尔报了戴安娜的一箭之仇。他带着快意回忆说：我不知道心理学家是否会认为这是父母离婚造成的创伤，戴安娜总是说谎，因为喜欢美化、掩饰事实。在放学的时候，那位主教的妻子拦住汽车对戴安娜说：

你要是再总是说慌，我会开除你，让你回家。这一回我胜利了，她的谎言被揭穿了。

同胞间的竞争是成长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日趋严重的父母间的竞争却是难以忍受的，无论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弗朗西丝和约翰尼竞相赢得孩子们的爱。他们给孩子们买了许多昂贵的礼物，并伴随着孩子们所渴望的亲切拥抱和亲吻。戴安娜的父亲为祝贺她 17 岁生日，搞了一个精彩的爆竹焰火晚会，这使他在本地声誉大振。那个下午他从布德里动物园借了一头叫比尔特的驯养骆驼，显得极为高兴地看着惊喜的孩子们被扶上骆驼，在草坪上骑着玩。

圣诞节只是一次大肆挥霍的演习。在这个好日子之前，厄尔和戴安娜得到一家伦敦西区别名为哈姆雷特的大玩具店的目录，并告诉他们可以定下他们想要爸爸在圣诞节买给他们的礼物。圣诞那天，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他们床头的长筒袜里鼓胀着礼物。厄尔说：“这让你很有种母性。”有一件礼物让戴安娜做了一个有生以来最令人震惊的决定。在 1969 年，她作为客人参加她表姐的婚礼，她父亲给了她一条漂亮的蓝裙子，她母亲同样也送她一条绿裙子。“我记不得那天是穿的那一条了，但我记得因为它显示出偏爱，我内心受到很大伤害。”

当厄尔和戴安娜同他们的保姆乘火车从诺福克到利物浦，他们的母亲在那儿接他们。刚进了她母亲房间不久，母亲突然泪流满面。“怎么了？妈妈。”他们异口同声问，可母亲就是不说为什么，只说：“明天我不想让你去那儿。”这使孩子们迷惑不解。假期变得暗淡无光，罩上了愁苦的气氛，只是因为父母的分歧。

1969 年，彼特正式被引见给他们时，生活氛围变得轻松自在起来。第一次见到彼特是乘坐往返于伦敦和诺福克的定期周末班车时，在利物浦街车站的站台上。他很英俊，西装革履，面带笑容。初次见面便吸引住了孩子们。这时孩子们的母亲还告诉他们，自己和彼特在今天上午已经结婚了。

彼特是做家用壁纸生意的商人，他应该称得上是位慷慨且为人真挚、感情容易外露的继父，很好相处。在肯辛顿郡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后，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一处位于弗萨克西海岸的并不华丽的乡间住宅，在那里，曾当过皇家海军的彼特带着孩子们玩帆船。他让厄尔戴上他的海军上将军帽，样子很不错，大家便开始叫他“海军上将”。而戴安娜则被大家送了个雅号“公爵夫人”，有的朋友们还一直这么叫她。厄尔说：“如果你要想真正明白为什么戴安娜不是那种惯坏了的衣着考究的贵人，就该知道我们有另一种完全

不同的生活，这是一种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富丽堂皇的宅院和管家仆人。这是我们在每个假期都要用一半时候到母亲家过的生活。那里是一个相对而言很普通的生活环境。”

3年以后，在1972年，彼特在阿基尔的南边买了一处100英亩的农场。现在他仍住在那里。到了暑假，孩子们来到这儿钓鲑鱼，抓龙虾，玩帆船，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们还在海滩举行宴会。在那里戴安娜甚至有了一头自己的沙特兰小马驹，名子叫索佛奥。

有一次她从马背上摔下来碰破了胳膊，从那以后，她就有点害怕骑马了。虽然当时很痛，但看不出什么胳膊骨折的症状，所以两天后她就又斯威士兰滑雪去了。然而过了一个假期，她的胳膊仍然很不舒服，只好到医院拍了张X照片，诊断为骨骼扭损。医生给她打上了绷带，可后来，她试着骑马，但是由于紧张又摔了下来。再以后她虽然也骑马，但更喜欢打网球和游泳，在伦敦中心，这相对来说也方便些。

游泳和跳舞是戴安娜最喜欢的活动，当父亲把她送到另一所学校时，这给她带来很大好处。这所学校离帕克庄园有两小时的路。她开始逐渐喜欢这所有120个女孩子的新学校了。不过，最开始她很不愿去，甚至对她被送那么远很有怨气。当时戴安娜9岁，与父亲分离很令她难过，因为她已经缺少了母爱。戴安娜抗议说：如果你爱我就不要把我送走。她父亲只好耐心地给她解释去那里上学的好处，那儿可以跳芭蕾舞、游泳、骑马，还可以种她喜欢的花生。好不容易才说服她答应去那儿上学。后来，戴安娜在学校表现得果然很好，玩得很开心。还赢得了奖杯。

一位优秀的业余摄影师拍下了戴安娜离家的镜头，那是个甜甜面孔、有些害羞的女孩，显出安详的样子，她穿着一身校服，那是深红夹克和灰裙子。

虽然在第一学期，戴安娜有些拘谨和沉静，但她不是事事都点头称“好”的人。她在上课时，从不想着回答问题，也从不主动朗读课文。她总是从人们注意的中心害羞地逃开。在她参加的第一个学校戏剧时，她只扮演了一个玩具娃娃。因为她只想保持沉默，否则就不去了。

在宿舍里跟朋友们在一起时，戴安娜有说有笑，一到了教室又安静下来。虽然她是个受人欢迎的学生，但她自己却总觉得被人冷落到一旁。虽然现在她已不再因为父母的离婚而感到那么难过。但在她内心萦绕着一个念头，她总是会被从集体中分出来。这种感觉告诉她这一辈子都会这样。后来戴安娜说：“那是走一条崎岖的路。我总是觉得与男人有距离。我感到我会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整个包在错误的硬壳中。”

不管怎样，戴安娜总是参与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她代表本宿舍，参加了游泳、网球活动，并从此培养起对舞蹈的终身热情。每年的基督诞生剧上演期间，她也很喜欢化妆室里女孩子们热闹非凡的叽叽喳喳。戴安娜颇为愉快地回忆说：我跟她们一起向耶稣表示敬爱。在家时，她喜欢戴姐姐的宽边黑帽子和萨拉的白裙子。有一张戴安娜的早年照片上正是这套装束。

戴安娜尊重姐姐简妮，简妮是四个孩子中最懂事的，而对大姐萨拉却有种对英雄式的崇拜。每次萨拉从学校回到家中，戴安娜简直成了她的志愿仆人，给她打衣箱，给浴池备水，给她收拾房间。她家的总管阿伯特·比斯也注意到，戴安娜很喜欢干家务，她熨自己的裤子，还干其他家务活。她的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当年，她给戴安娜授予了“里盖特助人杯”。

戴安娜在劳动和助人方面的成绩深得祖母的欢心，自从父母离婚后，老

祖母总是在看她时目光中充满柔情。感情是相互的。1972 年秋，当老祖母死于脑肿瘤时，戴安娜极为悲恸，她和王后的母亲以及王妃玛格莉特一起参加了在圣詹姆斯宫的皇家教堂举行的葬礼。祖母在戴安娜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她真心真意地相信祖母一定会在另一个世界照看着她。

从这种悲痛中走出来，戴安娜又要费心去迎接法语考试，只有考过关她才能去西赫斯寄宿学校，跟两个姐姐在一起，这所位于肯特的西文纳克斯外的学校有占地 32 英亩的林地和公园。它建于 1865 年，有着宗教的传统，它强调品行和信赖跟功课一样重要。

在学校，萨拉的成绩很优秀。她是校游泳队的主力，在业余比赛中她的表现让人赞叹。她是那么的争强好胜，最后成了学校最厉害、最不服管教的女孩子。现在回忆起来，她可以说是在各方面都是最好的。有时，她大胆得出格。一次，她竟骑着马闯进了帕克宅，虽然祖母原谅了这个红头发的不驯孙女。而另一次却没那么幸运，校长鲁希小姐没有原谅她闯的祸。萨拉后来抱怨说她被当成了捣蛋鬼，鲁希小姐罚她背上书包离开了一个学期。

而简妮，是校曲棍球队的队长，由于她非常聪明，在成绩表上，满是优秀，当戴安娜来到这所学校时，简妮姐姐已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优等生。

戴安娜这个斯潘塞家的小女儿入哪个班呢？显然，学校的老师们在办公室讨论过。是跟萨拉还是简妮？对戴安娜而言，她很敬畏大姐萨拉，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变得与二姐简妮关系密切。而在他们小时候，简妮却更喜欢弟弟厄尔。所以，那时戴安娜几乎是处处刻意模仿萨拉。她一改常态，又吵又闹，满心希望创造萨拉的“业绩”。而这却差点使她被赶出校门。一天晚上，戴安娜的朋友看到糖果盒里的小零食越来越少，就让戴安娜与另一个女孩约好见面，以便要些糖果。她大胆地答应了。当她走过路边黑黑树影时，强迫自己不要怕黑，她到约见地点——校门口，可没有人，她等了又等，天更晚了，两辆警车驶过校门口时，她赶紧躲到墙后。回来时，她并不怕让人抓到，而是担心空手而归。幸运的是同宿舍的一个伙伴为她撒了谎，但还是被老师查到了。父母被叫到学校，鲁希小姐当面批评了戴安娜。那时，女孩子是不准晚上出去乱跑的。然而私下里，戴安娜的父母对他们从前那么驯服而听话的小女儿竟然敢于破坏纪律并不感到难为情，相反，他们觉得女儿变得有勇气了。她妈妈后来曾对她说：我真不知道你竟然还有这么一股子胆量。虽然这件事给了戴安娜一个教训，她再没闹大乱子，但她还是玩些需要胆大的游戏。比如，吃东西就成了一个挑战，这使她出了个大笑话。那一次戴安娜打赌能一口气在早餐时吃六片面包和三块熏咸鲑，结果她吃下了。这使她以能吃而著称。后果却是不得不经常因消化不良去看医生。但这些恶作剧并不破坏她的好人缘，一次她过生日，她的朋友们一起送了件精致的项链，上面标有一个“D”，代表戴安娜的名字。卡罗琳·普瑞德曾是她宿舍的隔床室友，后来又在伦敦与她住在一间公寓，据她回忆：戴安娜那时显得很具个性，热情，总是热热闹闹的。她还回忆道：简妮很受欢迎。她秀丽，不自恃，但有些爱管事。相比而言，戴安娜主要特点是爱闲聊。卡罗琳与戴安娜从一开始就很熟悉，因为她们俩的父母都离了婚。她说：对我俩来说不坐在角落里哭是一种艰巨的考验。虽然别的同学记得戴安娜是自制力很强的小姑娘，她从不在袖子上抹眼泪。值得注意的是，在她的床边衣柜放的两张照片不是她的家人而是她心爱的老鼠。

戴安娜现在又为她在课堂学习中的能力平常而苦恼。她的姐姐们都是很

优秀的学习尖子。弟弟厄尔也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后来在北阿姆伯顿郡考试时展示出色的学习能力，终于考上了牛津大学。而戴安娜在这方面失败了：“我做不好任何事，感到无望，是个没用的东西。”——戴安娜当时真是很沮丧，学不好功课一直是她的心病。

虽然她在数理方面比较差，可在人文方面的科目上还是很擅长。历史，特别是路德斯和恩达特斯的内容对她很有吸引力。在英国文学方面，她喜欢《傲慢与偏见》、《远离疯人院》。同时她也对白巴莎·卡特兰的浪漫爱情小说爱不释手，这位作者不久竟成了她的继母。她还爱写散文、感想一类的东西，笔记本上满是她清晰娟秀的字迹。她说，写起来就只觉得句子从笔下不断地流淌出来。考期来临，戴安娜感觉像是要被冻僵了。她在英国文学、历史和地理科得了“O”，艺术是“D”，她还是以失败告终。

学校的宗旨是鼓励学生成为好市民，学生们要去慰问那些老人、病人和精神上有障碍的人。戴安娜和另一个女孩每周都去看望一位住在西文诺克的老太太，她俩陪老太太喝茶、吃点心，帮她收拾房间，帮她买东西。与此同时，当地的志愿者团体组织了一次去位于达仁斯公园的大型精神病医院的慰问活动。十几个少年志愿者在那个星期四的晚上，去那里与那些病人跳舞。

在那里，志愿者们想了各种办法安慰这些病人，能让一个病人微笑就是了不起的成功。此次活动的组织者说，正是在这里，戴安娜学会了理解这些不幸的人们。当时，有不少新来的学生志愿者对慰问这样一所医院，颇有顾虑，而戴安娜却发现自己对这项工作有种天然的好感，她能很自然地跟很多病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给她带来一种真正的成功感，也使她增强了自尊和自信。

同时，戴安娜成了一名全能运动员。她游泳是冠军，四年都获得了奖杯，她游泳时一跃入水，劈开一道波浪，漂亮极了，总能吸引观众的赞许的目光。她又成了网球队的队长，她的球队也很棒。因为，她姐姐们和她的母亲，也曾是网球队的队长，干得更为出色。

即使是戴安娜学习钢琴时，也因她祖母的优异而显得逊色。她的祖母路丝女士曾在皇家阿伯特礼堂演出过。同样，她姐姐萨拉钢琴也弹得很好。相比之下，她自己努力取得的这一系列成绩仍难以与她家人们相比。

舞蹈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她热爱芭蕾舞，希望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但是她长得太高了，有1米78。她最喜欢的舞剧是《天鹅湖》，在伦敦的大剧院，她至少看过四次，她跳起舞来，感到自己整个都沉浸在舞蹈的旋律中。她经常在静静的夜里爬起来，蹑手蹑脚溜进学校的训练厅练习。在录音机放出的乐曲中，戴安娜几乎要跳上几个小时的芭蕾。“这总是能极大放松我心中的紧张感。”她说。在1976年春季的学期末，戴安娜的额外努力获得了报偿，她终于赢得了学校舞蹈比赛的冠军。毫不奇怪，她会在长大结婚时，请从前的舞蹈老师闵地·米歇尔和钢琴师里莉·斯尼伯到白金汉宫来给她上舞蹈课。对戴安娜来说，这舞蹈课上的一个小时能把她的新地位带来的压力和紧张一扫而空。

1975年，斯潘塞一家搬到了奥尔索普，在那里戴安娜有了一间极好的舞厅。夏天，她在那儿练跳舞，要是客人们都走了，她就到在门厅那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上练习舞蹈。这座大厅正式的名字叫乌顿大厅，那儿有她杰出的祖先们的肖像。戴安娜跳舞时，可不只有他们是观众。虽然她不喜欢当着大家的面跳舞，但她的弟弟还有仆人们会从钥匙洞偷看。厄尔说：我们大家

对此印象很深。

这家人搬到奥尔索普是在孩子们的老祖父 1975 年 9 月去世之后。去逝以前，83 岁的老伯爵仍看起来挺精神，他是死于肺炎和住院不久就发生的中风。老伯爵的死意味着一场大变化，家里的女孩子们都成为了小姐，11 岁的厄尔当上了子爵，而他们的父亲则成为伯爵八世，并继承了奥尔索普的遗产，包括北阿姆伯顿郡的 13000 英亩农田，100 多间房屋，以及很有价值的油画收藏品，还有罕见的书籍、17 世纪的瓷器、家具和银器，奥尔索普宅院不只是房子，应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缩影。

这位新伯爵还继承了 225 万英镑的定期存款，以及 8 万英镑的现款。于是，他修建了一个游泳池好让孩子们在假期在他们的新家玩个痛快。戴安娜在这里游泳、散步，当然还有跳舞。家里的佣人们都喜欢她，因为她不但很友好，而且从不摆架子。

戴安娜焦急地等待着萨拉从伦敦回来的时候，会带来一群高素质的朋友，人们也把萨拉看作聪明而机智的人，简直光芒四射，特别是 1973 年，他父亲在诺福克的一座罗马城堡为萨拉举行的舞会之后。那是为她的成年——18 岁生日举办的盛大舞会，应邀的客人都与萨拉地位相当。人们都期望她能与好友、英国最富有的贵族公子威斯敏斯特公爵杰拉尔德·格罗夫纳结为伉俪。然而，她和众人一样惊讶地发现，公爵的目光盯在别人身上。

戴安娜很高兴地分享着姐姐的荣耀，她积极地参加聚会、野餐和板球比赛等活动，尽管在姐姐的朋友印象中，戴安娜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孩，穿着宽大的连衣裙”，“她非常腼腆，很容易脸红，像个小妹妹。她很不成熟，根本不值得一看。”但是，家人和庄园的这些体育比赛由于一个人的到来而宣告结束。

那就是雷恩·斯潘塞，孩子们对她的印象不怎么好。70 年代时，她像一艘张满风的帆船驶进了孩子们的视线。事实上，在萨拉 18 岁生日晚会上，她的出现就引起了诺福克上流社会人士的窃窃私语。但不顾全家人的坚决反对，约翰尼和雷恩于 1977 年 7 月 14 日在卡克斯顿厅婚姻登记处悄悄地举行了婚礼。婚礼时无人通知孩子们，厄尔第一次听说继母之事还是初级中学的校长告诉他的。

随着新女主人的到来，奥尔索普庄园刮起一股受卖的旋风。孩子们鄙视他说，整个家被“偿还掉了”。斯潘塞伯爵总是为妻子粗野的持家方式辩护。他说：“偿还的代价自然是巨大的。”

戴安娜对继母的怨恨压抑了许多年，直到 1989 年她弟弟在教堂预演婚礼仪式时才迸发出来。那天，雷恩和戴安娜的生母坐在教堂同一条靠背长凳上，但雷恩拒绝和她讲话。戴安娜怒从心头起，十多年来的愤恨犹如东奔西突的岩浆迸发而出，但雷恩却回答道：“戴安娜，你根本不知道你母亲给你父亲造成的痛苦。”从未感到如此愤怒的戴安娜反唇相讥：“痛苦？这个词你根本不知道该用到谁身上。痛苦的人我见得多了，而你从未见过，你还说什么痛苦。你要学的东西多着呢，雷恩。”戴安娜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事后，她的母亲说，家人站出来为她辩护，这还是头一次。

然而，总的来说，在奥尔索普庄园生活的早期日子里，孩子们还是喜欢开雷恩的玩笑。特别是圣诞节期间，跟雷恩一起过节无异于欣赏一部古怪的滑稽剧。

而圣诞节夜晚唯一令人高兴的是，戴安娜决定把她得到的一个礼物送给

一位守夜人。此人以性情暴躁而出名，但戴安娜本能地觉得他只是孤独。她和弟弟去看他，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的这一品德早就被女校长拉奇小姐注意到了。1977年，在她上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拉奇小姐给她颁发了布莱克·劳伦斯小姐奖，表彰她对学校的贡献。

此时的戴安娜已担任年级长了，成了一位自信的姑娘。离开西赫斯学校后，戴安娜紧步姐姐萨拉的后尘，进入瑞士一家学费昂贵的礼仪进修学校读书，学习家政、制衣、烹调等课程。受到繁文缛节的制约，戴安娜很不高兴，渴望摆脱这种生活。她写了几十封信，请求父母接她回家，直到她说上这种学校简直是白花钱时，父母才发了慈悲，让她退学。

退学后，戴安娜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姐姐的朋友也对她刮目相看，虽然有些腼腆，体型略微发胖，但她正在变成一位受欢迎的人。

然而，如花似玉的戴安娜引起姐姐萨拉的妒忌。戴安娜在一个周末叫姐姐回伦敦时顺便捎上她，萨拉说车上多一个人要耗费大量的汽油，代价太大了。对此，萨拉的朋友们纷纷嘲讽她，他们也就更喜欢戴安娜了。

长久以来，戴安娜是家里的“灰姑娘”。她感到，她的精神受到学校清规戒律的压制，个性受到她在家中卑微的地位的束缚。她渴望在伦敦张开翅膀，开创自己可以翱翔的天地。独立的喜悦和兴奋在召唤她，正如她的弟弟厄尔所言：“突然间，不起眼的丑小鸭就要变成天鹅了。”

第三章奇妙的罗曼史

妹妹成了姐姐的清洁工

妹妹爱上了姐姐的情人

2.8 万英镑的蓝宝石戒指

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浪漫故事。直到戴安娜·斯潘塞女士与威尔士王子殿下订婚之后，她才被准许称他为“查尔斯”。在此之前，她一直都很郑重地喊他“先生”。他叫她“戴安娜”。在查尔斯王子的圈子里，这是规矩。当戴安娜的姐姐萨拉享受着与查尔斯王子长达九个月的交往时，她表现得很拘谨。“这很正常，”她后来的回忆说，“我那样表现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调教过。”那是发生于1977年11月，戴安娜从西赫斯学校回来度周末，就在奥尔索普属地靠近林区的一片耕地中央，戴安娜被人介绍给查尔斯王子。但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很难说是幸运的。查尔斯急于狩猎，说话时显得心不在焉，而当时戴安娜身穿格子衬衣、灯芯绒裤，足登惠灵顿长靴，披着姐姐的皮褛，打扮得不三不四，形象暧昧。她被晾在一边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是来凑数的，姐姐萨拉才是戏中的女主角，因为王子是姐姐的男友。但后来她姐姐回忆起此事时，则显得黯然神伤，说她只不过在她胞妹和王子间充当了丘比特的角色。如果说查尔斯对戴安娜的初次印象不错：“一个非常快活、风趣、迷人的16岁少女——非常有趣”，那么，这也不能归功于她的姐姐。在萨拉的心中，查尔斯是她的人，妹妹的介入她是不欢迎的。然而，她的这位皇家出身的男朋友给戴安娜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多么悲伤的人！”戴安娜记得她当时是这么想的。那个周末，为了欢迎王子的到来，斯潘塞全家为王子举行了一次舞会，萨拉神采飞扬，对王子大献殷勤。戴安娜后来对朋友说：“我一直站得远远的。我记得我当时体型发胖，没有化妆，自感容貌不佳。但我无拘无束，吵吵嚷嚷，他似乎很喜欢这一点。”

晚宴过后，查尔斯更加喜欢戴安娜了，他请她带他参观庄园里115英尺长的画廊，画廊里拥有家人收藏的欧洲最好的艺术品。这时，萨拉疾步走来，欲做向导。戴安娜很知趣，让开了。

当那种疾病发作时，专家们说，那是一种家庭生活中常见的病，大部分患者多是十几岁的女孩，她们有着坚强的个性，来自一些不平静的家庭。她们把节食看成是保持身段和解决人生苦恼的方式。她们用各种借口拒绝吃东西，使自己变得很瘦弱，以致于停止月经，最后造成怀孕困难，而且五分之二的人都会死于此。

萨拉在治病期间，常常见到查尔斯王子。1977年夏天，她在史密斯草坪和温莎堡观看他打马球。1978年2月，王子邀请她一同去瑞士克劳斯特滑雪胜地滑雪。当时，人们纷纷推测，她可能成为未来的英国王后。然而，爱出风头的萨拉却忘记了王子女朋友应有的谨慎，接受了一家杂志的采访。她对记者说的话对王子迷人的形象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这无疑导致了她和王子间浪漫的冷淡。“我们的关系是纯精神的，”她说，“我把他视为我从未有过的大哥哥。”为了加重分量，她补充道：“我不会和我不爱的人结婚，不管他是清洁工还是英国国王。如果我不爱的人向我求婚，我会拒绝的。”

虽然他们的浪漫热情降温了，1978年11月，查尔斯在他30岁生日之际，仍邀请萨拉来白金汉宫参加他的生日晚会，令萨拉颇感意外的是，她的妹妹戴安娜也被邀请参加。“灰姑娘”要翩翩起舞了。

戴安娜非常喜欢参加这次生日晚会，这绝不是因为这样可以煞一煞姐姐的威风。她根本没有想到查尔斯王子热衷于浪漫的爱情，也没有考虑自己是不是苏珊·乔治的对手。苏珊是晚会上王子的舞伴。生活太好了，戴安娜无心考虑固定的男朋友。她刚刚从倒霉的瑞士礼仪进修学校回来，渴望在伦敦开始独立的生活。

她没有大学文凭，没有特殊的技能，只是隐约感到她想做幼儿方面的工作。戴安娜似乎命里注定只能从事非技术性的、薪水微薄的工作。在地位相当、背景相同的女孩子中，戴安娜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姑娘。贵族家庭历来注重培养男孩，轻视女孩。女孩子最后读完烹调和艺术课以后，就被推上婚姻舞台，选择如意郎君。这已成为心照不宣的惯例。现任女王统治初期，伦敦上流社会还在白金汉宫为初涉社交界的贵族子女举办晚会，相互引见。这是过去伦敦社交季节活动的翻版。晚会之后要举行一系列的舞会，为年轻女子参加社交活动提供方便。戴安娜的父母亲就是在1953年4月家人为他们举办的舞会上认识的，而她的继母雷恩当年还被选为“年度漂亮小姐”。

自戴安娜从瑞士回来，结婚的念头便一直很强烈。她的姐姐要求她当她的首席伴娘，简妮准备与罗伯特·费洛结婚。费洛是女王在桑丁海姆的产权代理人的儿子，现在成为女王的私人秘书。婚礼于1978年4月在皇家卫队教堂举行。虽然并没有人强迫戴安娜非找一种正式职业不可，但很显然，家里人不愿意她独自生活在巴黎，正像她的瑞士女校长所说：“她比16岁要显得小很多。”如果她独自去国外，她父母必定认为总生活于女孩子圈里很难提供将来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能力，他们告诉她，在18岁之前她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相反，父母把她“租让给”了他们的朋友、摄影家梅杰·杰里科·维塔克和他的妻子菲利普，请他们帮忙看孩子、洗衣服、做饭。三个月后，她开始向父亲提出请求，让他们答应她去伦敦生活。最后，父亲妥协了。母亲允许她住在伦敦的寓所。戴安娜在此生活了一年。起初，她和两位中学时期的同学劳拉·格瑞和苏菲·凯姆保尔一起住在母亲的这套公寓里，前者后来成为她的仆人之一，后者是当时国会中保守党成员马克斯·凯姆保尔的女儿。

为了谋生，戴安娜做保姆，当女侍。姐姐的那些结了婚的朋友们也常雇她照看孩子。萨拉为凑人数，常拉她参加晚餐聚会。她的生活是安静而平凡的。她不吸烟、不喝酒，空闲的时间喜欢读书、看电视、探望朋友或去小餐馆吃饭。喧嚣的夜总会、疯狂的舞会、烟雾缭绕的酒吧，见不到她的身影。“迪斯科舞星戴安娜”只是报刊记者哗众取宠的渲染。就嗜好和习惯而言，戴安娜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人。

戴安娜经常是在乡下度过周末的。在奥尔索普和父亲在姐姐简妮的庄园的小木屋里，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组织的家庭舞会里，戴安娜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愉快的周末。她的朋友都住在伦敦并形成她固定的交际群。这些朋友有的来自诺福克，有的来自西赫斯。

1978年9月，她和朋友卡罗琳一起在诺福克度周末。正是在这个时候，她突然有了一种恼人的预感。朋友向她询问她父亲的健康状况，她的回答令众人大吃一惊。她不自觉地说父亲“不行了”。“他若要死，就会突然死去，否则，是会活下来的。”第二天，电话铃响了，戴安娜知道是有关父亲的消息。果真如此，斯潘塞伯爵突然大面积脑出血，倒在奥尔索普庄园的院子里被送到安普敦医院抢救。戴安娜急忙打点行装，赶到家里，与姐姐和弟弟共

渡难关。

医生预测，斯潘塞伯爵不会活过当夜。厄尔回忆说，继母还算知趣，她对厄尔的姐夫说：“明天一大早我就搬出奥尔索普。”雷恩的统治似乎就要崩溃了。两天来，孩子们在医院的候诊室里等待父亲起死回生。当医生说还有一线希望后，雷恩当即叫了一辆私人救护车，把斯潘塞伯爵送到位于伦敦中部的国立神经病医院。他在那里躺了3个月，昏迷不醒。全家人守在

医院，孩子们看到继母脸上固执、坚定的神情。雷恩竭力阻止孩子探望他们病危的父亲。她告诉护士，任何人不得进入斯潘塞伯爵的病房。雷恩说：“我是幸存者，人们在危急的时刻就忘记了幸存的含义。我决心已定，谁也别想毁了我，只要我坐在约翰尼的床边，谁也别想毁了他——他的一些家人阻止我这样做——我的生命将和他融为一体。”

在这紧急时刻，雷恩和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加速恶化成一连串的争吵。在斯潘塞的灵魂里仍有铁一样坚强的东西，而医院的走廊里，响起伯爵夫人和萨拉女士狂怒的争吵声。她们俩就像一对愤怒的野鹅，噓声责骂。

11月，斯潘塞伯爵病情复发，被转到布劳姆顿医院。他的生命又一次危在旦夕。当医生们最悲观时，雷恩的意志力仍获得了成功。她听说有一种德国药物叫艾斯洛西林，她认为可能管事，于是，她想方设法弄到它。这在英格兰是不允许的，但这并没能阻止她。那种奇药终于搞到手了，并且发生了效力。一天下午，当她守护在病床边时，“蝴蝶夫人”的曲调正悠扬地响着，他睁开眼睛，“活过来了”。1979年2月，当他终于从医院中离开时，他和雷恩在莱恩公园的道彻斯特旅馆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昂贵疗养。在这件事的过程中，家庭关系一直很紧张，尽管雷恩的敌意使情况极为复杂，居住于布劳姆顿的萨拉仍然定期去看望父亲。当雷恩不在的时候，富有同情心的护士就让萨拉和简妮看望父亲。但是由于斯潘塞整天总是昏迷不醒，他从来不知道孩子们的出现。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喉咙的地方插着一个进食管，显然是不能说话。戴安娜回忆说：“他不能问他的孩子们在哪里。天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什么。”在父亲患病前几天，戴安娜就参加了烹饪课程的学习，但是，现在她发现很难再集中精力学习了。三个月来，她每天坐地铁到伊丽莎白·罗素在维姆布林顿的住宅。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伊丽莎白在那里招收爵士、公爵、伯爵的女儿们学习制作茄酱、海绵蛋糕和蛋奶酥。对于戴安娜来说，还有一种“丝绒发带”的课程。她是在父母的坚持下参加学习的，尽管这并非她自己的意愿，但对于整天坐在打字机旁的单调生活来说，的确也是一种很好的调节。贪吃使戴安娜学得很不错，她总算完成了学业，并拿到了毕业证。父亲正在与病魔做斗争，戴安娜的母亲只好为女儿的工作东奔西忙。她给舞蹈教师贝蒂·维凯尼小姐写了封信，询问是否需要能教二年级学生芭蕾舞的教师。维凯尼小姐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教过三代皇家子弟。戴安娜有幸通过了考试，春季开始在维凯尼的舞蹈学校工作。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因为她天生就喜欢孩子，又爱好舞蹈。可惜她只教了3个月就不得不中断了。

三月，好友玛丽安邀请她与她家人一起去法国阿尔卑斯山滑雪，戴安娜重重地摔了一跤，把右脚踝的筋拉断了，三个月的时间里，她总是打着石膏，脚筋才逐渐痊愈。这宣告了她想当一名舞蹈教师的愿望的破灭。

1979年7月，戴安娜收到父亲送的一份“成年”礼物——柯莱赫尔住宅的一套三居室公寓，这里不久后成为英国最有名的住址——柯莱赫尔60号。

戴安娜搬进这套价值 5 万英镑的公寓，就开始布置房间。她把白色的墙壁刷成柔和的粉色，起居室是淡淡的樱草黄，洗手间则是淡淡的樱桃红。戴安娜曾向她的同窗好友卡罗琳·巴塞洛缪许诺，她有了公寓后就让她搬来同住。她说到做到，于是，三个知心女友卡罗琳·巴塞洛缪、安妮·波尔顿和弗吉尼亚·皮特曼瓜分了戴安娜的新居。后来戴安娜与查尔斯整个罗曼史期间，她们三人一直在戴安娜身边，分享她的幸福。

戴安娜总怀念那些日子，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她们年轻、天真、头脑简单并且富有情趣。“我都要高兴死了”，她说只有房间被窃，丢了珠宝的时候，才会有愁云产生。作为房主，她收她们几位每周 18 英镑的房费，并且安排轮流值日，她理所当然地居住在最大的房间里，里边有一个双人床。没有人忘记她的身份。她还在自己房间的门上刻上“第一高雅女士”。“她总是戴着橡皮手套在屋子里‘卡卡’地走来走去，”卡罗琳回忆说，“但是，那是她自己的房间，当你拥有这样一套房子时，你肯定也会这样自豪的。”

至少，她从来不用发愁洗碗碟杯盘之类的东西。姑娘们很少做饭，尽管弗吉尼亚和戴安娜都花了很贵的学费学习这些技艺。戴安娜最拿手的是制作巧克力包馅肉卷和俄国甜菜汤。朋友们有时请她做了分送到各人手里。姑娘们在离开柯莱赫尔街区时，经常大嚼这种肉卷。要不，她们就吃带壳的谷物食品 and 巧克力。“我们都吃得很胖。”卡罗琳回忆说。

“第一高雅女士”也开始为自己的职业考虑了。搬进公寓后不久，戴安娜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职业。每周的两个下午，她去由维多利亚·威尔逊和凯一塞恩·史密斯两人开办的“年轻英国”幼儿园，教孩子们绘画、素描和舞蹈，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维多利亚和史密斯对她的工作非常满意。星期二和星期四，她为一位美国石油公司老板照看孩子。

工作日内也有闲暇，姐姐萨拉便雇她做清洁工。和萨拉同住一套公寓的露辛达·克雷格·哈维回忆道：“戴安娜非常崇拜萨拉，但萨拉把她看作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她告诉我，让戴安娜做清洁和其它杂务，你别感到难为情。”戴安娜吸尘土，抹桌子，熨洗衣服，按一小时一英镑计酬，她为自己的劳动而感到满足。当她与查尔斯王子订婚后，露辛达写信祝贺。戴安娜在回信中提到这段经历：“做清洁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还能见到那些人吗？”

只有回到自己的住处，戴安娜才能逃脱姐姐的嘲弄。戴安娜和卡罗琳经常按照电话簿上的号码和名字打电话取乐。她俩另一个消遣的方式就是“袭击”朋友的公寓和汽车。卡罗琳回忆说：“我们经常午夜开着戴安娜的汽车在伦敦城转游，寻找恶作剧的机会。”

凡在某种程度上得罪过这两位姑娘的人，总要得到她们的回报。她们不是半夜按响朋友的门铃，就是预先上好朋友们的闹钟，一大早就吵醒他们，或者在朋友的汽车门的钥匙孔上贴上胶带纸。有一天，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工作的詹姆斯·吉尔比早晨起来发现，他的汽车沾满了鸡蛋和面粉浆，坚若水泥。原来，戴安娜和卡罗琳约他，他未如期赴约，姑娘们以这种方式出了口气。

当然，朋友们也对她俩如法回敬。一天晚上，詹姆斯·吉尔比和亚当·拉塞尔偷偷地在戴安娜的车前和车尾绑上两块“L”字牌。戴安娜取掉了字牌，但当她在大街上驱车急行时，汽车保险杠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她停车检查，原来是有人把锡罐绑在了保险杠上。戴安娜和卡罗琳故技重演，将鸡蛋

和面粉浆涂在两位朋友的汽车上，以示回报。

确实，这种幼稚、毫无城府的玩笑直到与查尔斯恋爱时还在开着。“我们是些叽叽喳喳的姑娘，我们总是这样被人形容，但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是很成熟的。”卡罗琳说，当然，总有一队年轻人大叫大闹地要和她们闲聊、喝茶，或者把她们拉出去，因为夜晚常常是男孩子的天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戴安娜的保镖——那是她在滑雪或其他地方认识的——哈利·赫伯特，女王赛马管理人卡纳伯爵的儿子；詹姆斯·布盖，一位卫队中尉；农民的儿子乔治·普拉姆特（她订婚那天，她还邀他去看芭蕾舞）；艺术家马克斯·梅和罗利·斯格特，后者是年轻的皇家卫队中尉，他们经常来访，随同来的还有西蒙·贝利、亚当·罗素和詹姆斯·克萨斯特。西蒙说：“我们都是好朋友。”

这些小伙子们穿着整洁，有着很好的教养，可靠，不装腔作势，很能合得来。“戴安娜是上流社会的姑娘，她决不会同下层男人交往的。”罗利·斯格特说，如果他们不穿戴礼服，就会被萨拉拒之门外，毫不客气。戴安娜为此很伤心，因此只好尽量让他们约自己出去。

于是，她就为威廉·凡·斯陶本西洗衣服，为罗利·斯格特熨衣服。前者是萨拉以前的男朋友，后者是关于仪仗执旗一类的电视纪实片的明星人物。戴安娜定期到西秀斯的贝沃斯附近的农场，与父母度过周末。在恋爱期间，她继续照顾着她的衣柜，有时，把洗好的一大堆衣服送到圣詹姆斯宫的后门，那里，罗利正在执勤，这样可以避免新闻记者的干扰。詹姆斯·布盖是另一位军人，经常约戴安娜去餐馆和剧院，戴安娜还经常拜会西蒙·贝利和亚当·罗素，当他们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在布伦海姆庄园租住着一套房子。

尽管男友如云，但没有一个爱人。那种很早就形成的宿命感，尽管不太清晰，但仍然规范着她与异性的关系。她说：“我知道，我必须为将来的爱情，保持那份纯洁。”

卡罗琳说：“我不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但我坚信，她明白自己正在做的事，并且她坚信那些事。她被一种金色的光环围绕着，使得男人们无法靠得太近，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那样的事一直没有发生。可以说，她是被一种美妙的光芒保护着的。”

这种品质被她的老朋友深深地感受到了。罗利·斯格特淘气地说：“她确实非常性感。只要我坚持下去，我们的关系就不会只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是，也只能到这个地步了。她总是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总感到她有许多你永远无法明察的东西。”

1979年夏天，另一位男友亚当·罗素，在牛津完成了语言学学位，决定到外边旅游一年。他有句心里话留着没说，那就是，他希望自己同戴安娜的友谊关系再进一步，等他回来后有所发展。当他一年后归来时，事情已经是太晚了。一个朋友告诉他：“你只有一个情敌：威尔士王子。”

那年冬天，戴安娜的幸运之星开始闯进皇室生活的轨道。她接到一个意外的圣诞节奖赏被邀请2月份去参加在桑丁海姆举行的皇室家庭舞会，并要在那里度过一个打猎周末。露珊达·克莱格·哈维（朋友们叫她贝尔）还记得戴安娜当时的高兴劲和她们交谈的可笑之处。她们谈论周末的时候，戴安娜，这个灰姑娘，正跪在地上擦厨房的地板，戴安娜说：“猜猜看，我要参加桑丁海姆的一个打猎周末。”露珊达说：“天哪，你说说不定会成为下一个英国皇后呢？”戴安娜边绞着擦地板的抹布，边笑着说：“贝尔，我不相信。”

你能想像我戴着长手套，穿着大舞裙，像天鹅一样满场飞旋的样子吗？”

当戴安娜的生活正走向新的方向时，姐姐萨拉则陷入危机。她和前卫队军官尼尔·英克卡沃尔本来准备于二月末举行婚礼，可这时他们突然宣布取消了。这时的戴安娜正兴致盎然。戴安娜自己第一次参加了成年人的交际活动。对戴安娜来说，满意的是要在桑丁海姆度过一个周末，而不是接近查尔斯王子。她仍然对那个男人很敬畏，但这种感觉逐渐被一种深深的同情融化了。查尔斯的“荣誉祖父”蒙巴顿伯爵就在六个月前，被IRA（爱尔兰共和军）刺杀了。接下来的星期一，当戴安娜在擦拭姐姐家的地板时，这个贵族灰姑娘努力使自己相信，那个周末不是什么空想。

不管直觉的微弱声音告诉她关于自己命运的什么事情，一般人都认为查尔斯王子手里有一大把候选人。她与阿曼达·奈布女士到了桑丁海姆。这位被刺伯爵蒙巴顿阁下的孙女极力使自己不仅向王子，还向皇族整个家庭邀宠。毕竟是她的爷爷在执拗的乔治五世面前发挥了巨大作用，才使得伊丽莎白公主与自己的侄子菲利普结成百年之好。

尽管评论家们把阿曼达当成是最有实力的竞争对手来加以反对，但王子身边的工作人员相信，查尔斯和阿曼达的结合是确定无疑的。从他1979年的工作日记中可以看出，查尔斯经常呆在布劳兰蒙巴顿的住宅，坦然自得地度过钓鱼和打猎的周末。阿曼达经常相伴左右。据王子身边的人说，若不是发现阿曼达与一位外交官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也不至于停滞不前。在蒙巴顿被刺之后的日子里，查尔斯和阿曼达的关系发展很快，他们连续几个星期都呆在一起，共同承担着那份不幸。如果蒙巴顿这位“女王保驾人”还活着的话，并且，阿曼达女士的交往不被发现的话，那么，皇室的历史或许会是迥然不同的样子。

阿曼达被人们认为是“正式入选”，的确，她的教养和家庭背景都是配得上王室的，但查尔斯王子却同时与安娜·沃勒斯，苏格兰一个农场主的女儿保持着疾风暴雨似的关系。他们是1979年12月在一次捕猎狐狸的时候认识的。她是王子长长的女友队列中最后一名。这些姑娘大都来自上流社会，以不同方式闯进王子的爱情世界。但是，安娜脾气暴躁，贪婪，并且神经质，从性格上根本不适合皇室的规矩生活。查尔斯这个任性且极易坠入爱情的男人，尽管有人告诫他说，安娜已经有男朋友了，他仍然我行我素。

他们的关系日益严肃，有报道说，王子曾向她求爱。据说，她拒绝了他，但这并没有减弱他的热情。5月，有记者见到他们正在巴莫劳女王庄园，躺在一张毛毯上，见有人入侵他的私生活，王子非常生气，授权好友特因阁下，写信把记者们大骂一通。

这段罗曼史于6月中旬在狂怒中结束了。她抱怨说，在温德萨城堡为他外祖母80岁生日举行的舞会上，他对她很冷淡。有人听到安娜大怒道：“不要那样忽视我，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谁也不能那样待我，甚至包括你。”第二次公开露面时，他依然那样不把她放在眼里。那天晚上，在维斯特阁下的格鲁塞斯特舍尔庄园里，王子与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小姐在马球场上翩翩起舞，安娜眼里冒着怒火，紧盯着他们。王子只想和卡米拉在一起，甚至忘了请女主人维斯特女士跳一曲。最后，安娜从维斯特女士那里借了辆宝马牌小轿车，径直冲进夜色中，她恼羞成怒到了极点。不到一个月，她就嫁给了约翰尼·海斯克斯。

有人不禁要问，安娜的怒火是冲着王子来的还是冲着卡米拉？如果王子

真要娶安娜的话，那么，她应当清楚王子与卡米拉的关系。正像戴安娜后来发现的这样，安娜或许不知道，卡米拉的介入并不是估计谁是未来的王妃，而是想看一看，她们对她与王子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威胁。

卡米拉或许也厌倦充当王子副手的生活。在王子当光棍的年头里，甚至在他结婚之后，他的父母都只是顺着他。当他打马球、钓鱼、猎狐时，他们都是热心的观众。当他到他们那里吃完晚饭后，他们还要把儿子送回白金汉宫他自己的住所里，而他从来不送父母。他的随从替他准备音乐会或歌剧的包厢，甚至记着给随从他来的女士送鲜花。“一个迷人的男性沙文主义者”，一个朋友这样描述他。

1980年的夏天，查尔斯王子过起安分和规矩的生活了。他的一位前家务管理员，在评价他的婚姻的失败时相信，如果让他选择，他肯定宁愿过单身生活。他回忆说：“那种生活并不坏。他就不应该结婚，因为他很喜欢单身。如果他让人准备好钓竿，备好马匹，给教堂募捐送上几万英镑的钞票，他就非常满意了。那是莫大的乐趣。你可以在早晨六点叫醒他说：‘好啦先生，我们这就走。’于是，我们就出发了。”卡米拉曾经非常想闯入他的生活，但他们的交往只不过为他的生活做了一次详细的注解。

对王子来说，不幸的是，他的头衔带来的不仅是特权，而且是责任。他的职责就是为王位生一个继承人。这也是蒙巴顿王也公开表示，儿子对婚姻持不负责任的态度，令他越来越担忧。当年温莎公爵为了一位美人而毅然舍弃王位之事，皇室家人仍然记忆犹新。他们明白，王子年龄愈大就愈难找到一个纯洁的、信奉新教的贵族处女为妻。王子寻觅理想的妻子已成为全国街谈巷议的话题。他已33岁，并声称，30岁左右是成家立业合适的年龄。他还公开表达了寻找合适的新娘所碰到的问题：“结婚是一件比恋爱更重要的事。我认为一个人必须重视婚姻，因为它是相互爱护、相互尊重的结晶……首先俩人必须是朋友，爱情将会从朋友般的友谊中产生。我有责任保证我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有可能考虑的最后一件事才是离婚。”在另一场合，他声称婚姻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妻子不仅仅是与一个人结婚，而且是与一种生活方式相结合。他一再地说：“如果我要决定和谁共同生活50年，我要有理智地选择，而不能感情用事。”所以婚姻在他的眼里主要是履行对家人和国家的责任。这是王子婚姻不可更改的特性。在他为履行这一责任而择偶的过程中，爱情和幸福是次要的。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女士的会面，无可挽回地把他们送上通往圣保罗大教堂婚礼现场之路。这连戴安娜自己也没有料到。会面发生于1980年7月，在罗伯特·德帕斯府第的干草捆上。罗伯特是菲利普亲王的朋友，而他的妻子斐利亚，则是女王的侍女。戴安娜应他们的儿子之邀，来到位于西秀斯的帕沃斯他们的宅第。“你是一位年轻人，”他对她说，“你或许会喜欢他的。”周末，戴安娜驱车来到了考德里公园，观看王子参加马球比赛。比赛结束后，她和王子等人回到德帕斯庄园野餐。戴安娜与查尔斯坐在一堆干草上，说了一些打趣的话之后，话锋转向蒙巴顿勋爵之死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举行的葬礼上。戴安娜说：“你在教堂的走廊上显得非常悲伤。这是我见到的最悲伤的情景。我看到你悲伤，我的心也在为你流血。我想，这不公平，你太孤独了，你应该有个人来照顾你。”

她的话触动了他的心弦，查尔斯对戴安娜开始刮目相看了。戴安娜后来对朋友们说，她发现查尔斯对她格外殷勤。她点燃了比她年长13岁的男人心中的激情。在这种激情面前，她感到激动、紧张、不知所措。他们继续交谈，

直到夜幕降临。王子因要回到肯辛顿宫批阅重要公文，不得不离开了她。王子要求第二天就把她带回去，她拒绝了，说那样对主人太不礼貌了。

就这样，他们的关系从此开始发展了。与戴安娜同住一套公寓的卡罗琳·巴塞洛缪回忆说：“查尔斯王子静静地来到她的生活中，她在心中给他留有特殊的位置。”他邀请她去皇家艾伯特纪念堂听音乐会，她的外祖母弗莫伊夫人与他们一同前往。音乐会结束后，他们回到白金汉宫他的寓所共进晚餐。从王子对贴身男仆写的备忘录上就可以看出，皇室家人的一次简单的约会所做的安排是多么的精细。备忘录上写道：“请在我们外出射猎之前给安乐尼·阿斯奎思上校（前任王室侍从）打电话，告诉他我已邀请戴安娜·斯潘塞小姐（弗莫伊夫人的外孙女）星期天晚上去艾伯特纪念堂听音乐会，然后在白金汉宫吃晚饭。请问他能否安排这些活动，戴安娜小姐能否和她的外祖母一起去艾伯特纪念堂。如果可以，请叫他午饭时回电话，我们将在白金汉宫吃午饭。”

糟糕的是，邀请来得太迟了，卡罗琳回忆说：“我在大约六点回来，戴安娜突然说：‘快点，快点，20分钟后我要见查尔斯王子。’于是，我们就忙活开了，洗头发，吹干头发，找衣服，到处找，这都是在20分钟之内进行的，天啊，我真服了，他竟敢这么迟才邀她。”

自从那个忙乱的晚上之后，她再也不能恢复平静了。后来，他约她到游艇上玩。在那只游艇上，菲利普亲王曾经招待过他的德国亲戚：亚历山大公主及其丈夫安吉斯·奥吉维先生，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

那个周末，戴安娜约萨拉·阿姆斯特朗—琼斯女士（玛格丽特公主的女儿）、苏珊·戴弗德（后来成为罗纳尔德·弗吉森少校的第二任妻子）同她一起前往。她滑水，查尔斯王子冲浪。有人说当时戴安娜调皮地把查尔斯王子从舢板上掀下来，这种说法未必真实，因为戴安娜很敬重王子，不过，她那时感到非常亲近王子了。朋友们都很友好，也很有教养。“他们就像一股洪流冲向我。”她对朋友们说，“一个女孩喜欢受人控制，真是不可思议。”

9月初，查尔斯王子邀戴安娜到鲍莫诺住宅去度周末。这个占地40000英亩的园子，原是温德萨农舍，自从维克多皇后在1840年买下来之后，就成为皇室度假的胜地。当然，一些奇怪的令人费解的传统也在不断增长，同时用来招待新来的客人。“不能坐在那儿”，如果不懂规矩的来客想坐在一把椅子上，大家就齐声说，因为那是维克多皇后最不喜欢坐的椅子，这使戴安娜很不安，她没有住在正房里，而是与姐姐简妮和姐夫罗伯特（他是皇室家务管理人）住在一起，有滋有味地享受着体面和快乐的庄园生活。查尔斯每天都要打电话来，请她和他一块儿散步或吃烤肉。

那真是“美妙的时光”啊。可是，直到有一天，一副望远镜的窥视，打破了他们的田园牧歌，皇家记者詹姆斯·维特克拿着望远镜，见到王子正在钓鱼，这回可好，猎人反倒成为猎物了。戴安娜大吃一惊，便立刻告诉查尔斯，她要悄悄溜掉。王子继续临江垂钓时，她急忙躲到树后，足足有半个小时，巴望着记者先生们赶紧离开。詹姆斯·维特克、肯·林诺克斯和奥瑟·爱德华三人，企图捕捉戴安娜的镜头，而她则用粉盒里的小镜子窥测他们的动静。最后，她使记者们徒劳无功。她悄悄地穿过松树林，头上包着头巾，压低着草帽，未露任何蛛丝马迹地离开了。

从此，记者们总是尾随其后，因此她的私生活也就结束了。记者们整天守候在家门口，摄影记者们则总是在她工作的“青年英格兰幼儿园”里纠缠。

有一次，她只好答应摆个姿势，要求记者们以后别再纠缠了。糟糕的是，拍照时，光线在她背后，使得她的棉布裙可以透视了，将她的大腿暴露无遗。

“我知道你的腿长得不错，但我不知道有那么美。”有报道说王子如此评论，“你非把它们展露给每一个人不可吗？”

查尔斯王子尚且可以应付，但戴安娜很快就发现结皇亲的代价了。总有人在大清早打来电话，询问报纸上的故事，因此，即使在夜间家人生病了，她也不敢动用公用电话。每次驾车出门，她总是被记者尾随不放。但是，她从未失态过，总是温文有礼而又不露口风地回答没完没了的关于她对王子的感情的问题。她富有魅力的笑容，迷人的风采，以及毫无挑剔的行为，很快就得到公众的极高赞誉，室友卡罗琳说：“她做得很好，她不能在报纸上大肆张扬，因为她姐姐因此就丧失了一次机会。戴安娜很清楚，如果有特殊的事情需要解决，那必须躲开记者们的追逐。”

然而，连续不断的压力似乎在试验她的忍耐力。在私下里，她表露了自己的感情：“我就像一个独对四壁的婴儿，我简直对付不了了。”查尔斯王子从来不予帮助。绝望之际，她与白金汉宫新闻办公室联系，但他们说，这是她自己的事，他们不肯插手，戴安娜只好绞尽脑汁来独撑危局。

更糟糕的是，查尔斯王子不怎么关心她的困境，反倒对卡米拉·帕克·鲍尔斯表示同情。当他向她打电话时，总是用同情的口吻讲卡米拉的麻烦事，说总有四五个记者守在她家门口，戴安娜沉默不语，从来不提她自己遭受的围攻，她也不想给她所爱的人添麻烦。

当恋情有了足够的准头，戴安娜开始接受卡米拉了。卡米拉似乎对她与查尔斯的事情了如指掌，有时她还给戴安娜出主意，建议她如何来控制王子。1980年10月24日，当戴安娜驾车从伦敦到路德露，去看王子赛马，她就与帕克·鲍尔斯一家共度了周末。第二天，当王子和安德鲁·帕克·鲍尔斯一起出去打猎的时候，戴安娜和卡米拉一块儿度过了一个上午。以后的一个周末，她们还回访了保勒海德·玛纳。

第一个周末，查尔斯王子领戴安娜看了他的海格罗姆庄园，那是他七月买的，有352英亩。就在当月，王子开始向她求婚。当他领她看有八间卧室的房子时，王子问她室内的装饰，他非常喜欢她的品位，而她认为，即使他们没有订婚，那个建议也是最适当的。

《每日镜报》在头版头条报道说，12月5日，戴安娜从伦敦驾车去幽会即将踏上出国列车的查尔斯王子。为此，戴安娜第一次得到了王室的相助。女王授权她的新闻秘书公开辟谣，往来的信件被主编鲍勃·爱德华在同一天刊登出来，说查尔斯飞往印度和尼泊尔是做正式访问。戴安娜坚持说，她一直都呆在家里，头天晚上她与查尔斯在瑞斯宾馆参加玛格丽特公主的50大寿，回来得太晚不可能出去。“全乱套了，我从没有这么麻烦过。”戴安娜向一位同情她的邻居诉苦，其实，那人也正是一位记者。

她的母亲弗朗西丝·基德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为自己的小女儿辩护。12月上旬，她给《泰晤士报》写信，抱怨自从戴安娜与王储的恋爱关系公开后，戴安娜经受了許多诽谤和折磨。

信中写道：“我想问问舰队街的编辑们难道你们认为从早到晚骚扰我的女儿是必要的吗？是正当的吗？这样对待一个人公平吗？”戴安娜母亲的信促使60名议员起草了一个协议，大意为“新闻界对待戴安娜·斯潘塞小姐的方式是可悲的”。这个协议导致新闻署与编辑们之间的一次会晤。然而这一

一切都无济于事，戴安娜继续遭到新闻界的攻击。

皇家冬季城堡桑德里格姆也受到新闻界监视。此外，有警察和新闻秘书保护的温莎堡，也一点不比戴安娜的家安宁。女王气愤地喊道：“你们为什么还不滚开？”查尔斯质问一帮雇佣文人：“你们的编辑为什么要糟蹋欢乐愉快的新年？”据说，爱德华王子气愤不过，甚至想在《每日镜报》一个摄影记者的头顶上空鸣枪警告。

在戴安娜的住所后面，被围攻的守卫队在设法智胜“敌人”。与此同时，戴安娜也在机智“应战”。有一次，戴安娜要与查尔斯在布罗德兰兹会面，她将床单撕成条，接成布绳，把自己的皮箱从厨房的窗户坠下，得以逃避等候在门外的记者们的注意。还有一次，她只得爬上垃圾箱，从一个商店的安全口逃走。戴安娜与卡罗琳有一次不得不扔下她们的汽车，跳进公共汽车，当公共汽车遇到交通堵塞时，她们又毅然冲出车门，弯腰穿过附近的一个鞋店。卡罗琳回忆道：“那情景的确很有趣，在大街上就像有猎犬在追赶一样。”

于是，她们就摆迷魂阵。一次，卡罗琳驾着戴安娜的汽车，把记者大军吸引而去，接着，戴安娜从克莱海姆宫出来，朝另一个方向走了。甚至她的祖母弗莫伊女士，也都加入了这场逃遁游戏。1980年的圣诞节，戴安娜在奥尔索普过完节，返回伦敦，和室友们欢度新年。第二天，她开车到了桑丁海姆，但把她的惹眼的迈特欧轿车扔在肯辛顿宫，而在那里，她的祖母银白色的NW—高尔夫汽车正等着她呢，她爬进车里，把记者先生们抛在身后。

当疯狂的追逐把她和查尔斯王子推上圣诞坛的时候，她也不得不考虑她对王子的感情问题了。这并不容易。从前，她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男友，所以也就没有尺码来衡量查尔斯的行为。在他们古怪的恋爱中，他是她的一只听话的小狗，只要叫一声，她就会乖乖地来到他脚下。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作为王子，他习惯了成为众目所视的中心，阿谀逢迎的焦点。他叫她“戴安娜”，而她则称他“先生”。

他激起了她内心的母性本能。每当他们约会回来，她对查尔斯都充满了同情，说“他们逼得他太紧了”或者说“他们把他弄得团团转，真是太可怕了”。在她眼里，他是那么可怜，那么孤单，他需要有人照顾。于是，她对他迷恋得无力自拔，愿意把后半生都交给他，她要越过重重阻碍得到他。戴安娜经常向朋友们讨教恋爱的经验，正如卡罗琳所说：“这是姑娘们恋爱时的正常程序。有些我说不出，但有些则是常规：‘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一场比赛。”

当她沐浴在初恋的阳光里的时候，她也时常为一些疑云所搅扰。令人吃惊的是，正是她的祖母，露丝·弗莫伊女士，这个太妃的贴身侍女，给她发出第一个警告，她并不想促成这门亲事，而是忠告她嫁给皇室的种种麻烦。“你应当明白，他们的幽默感和生活方式是非同寻常的，”她警告说，“我认为那并不适合你。”

查尔斯钓鱼时坐在河岸上以敬慕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位女孩子，从此开始了最异乎寻常最热闹的6个月，在这个期间，甚至舰队街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纵情享受。记者和摄影师们夜以继日地守候在戴安娜的门前，不管她去哪儿都跟着她，包括到桑德里格姆过新年。但是，对于所有令人不快的人和事，她除了保持冷静和迷人的风度以外，从来不做任何别的表示，有时甚至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她喜欢被追逐和她巧妙地摆脱追踪者的那份刺激。记者们喜欢她，因此，她也喜欢特别会阿谀奉承的新闻界。这两个家庭的其他成员有

时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有趣了。值得注意的是，女王对巴莫拉尔考察被察觉非常震怒，她显然知道一场认真的罗曼史正在进行之中。戴安娜的母亲也对新闻界的关注感到绝望，再次写信给《泰晤士报》要求各报至少不要捏造戴安娜从未发表过的声明。查尔斯则从他那方面以最大的谨慎来处理后来的恋爱，他从不走近戴安娜的公寓，但要求她用自己的车跑几百英里到苏格兰南部的秘密地点会面。

在新闻界穷迫不舍期间，一个常被提起但从未得到过满意的答复的问题是，戴安娜是否已确实通过了那么多人没有通过的巴莫拉尔考察。真实情况似乎是，在那个8月里，她从没有接受过最苛刻的巴莫拉尔考察，即便有，也会由于她下定决心要把她的男人抓到手而克服它了。

这场罗曼史得到了皇太后和女王的鼓励，当然是谨慎的鼓励，她们俩人都完全赞成戴安娜；这场罗曼史还得到了与查尔斯关系特别友好的两位已婚妇女更为公开的鼓励。与她们在一起，查尔斯感到安全，没有威胁，也有了信心，她们是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和“袋鼠”，即特赖恩女士，查尔斯是按她的籍贯澳大利亚的那种人们熟悉的有袋动物给她取的译名。不少朋友消除了对他们的年龄差异的疑虑，戴安娜正处于生育年龄的高峰期，而在一个世袭的君主国家中，生育健康的继承人的能力是最重要的。然而，有些朋友确实发出过有关他们缺乏共同兴趣的温和警告，查尔斯是一个性格内向、孤僻、喜欢看书和听古典音乐的博学的乡下佬，一位已经32岁、其单身汉的生活方式处于正在变成永久化的危险之中的思想者；而戴安娜则把老师教的东西几乎全还给了老师，她享乐的方式是到骑士桥的高级商店去购物或戴上立体声耳机听流行音乐。

但是，缺乏教育与这位年轻姑娘令人生畏的天生的才智和敏锐不相等。她知道，要完全赢得查尔斯的同意，她不仅必须受到他的家里人的欢迎——这是一场已经获胜的战斗，还必须受到他的私人秘书爱德华·阿迪恩的欢迎。后者可以对王子施加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严格限于查尔斯的工作，也包括对未来的新娘的审查。

说话尖刻的阿迪恩总是在他的主人面前对他以前的一些女朋友说三道四，他尤其不喜欢安娜·华莱士，后者则因阿迪恩显然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而讨厌他。但是，戴安娜取悦他、奉承他、使他哈哈大笑，并使他相信她决心成为威尔士王妃。他被征服了，又一道障碍物倒下了。

戴安娜还有其他的顾虑。王储有一帮溜须拍马的朋友，他们大多已步入中年，这些人竭力讨好王储，对他毕恭毕敬。戴安娜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友谊极不正常，对王储有害无益。还有那个经常出现的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夫人，她似乎知道戴安娜与王储的一切活动，甚至通晓他们的各项计划。在与王储交往中，戴安娜曾向他问及他以前的女朋友。王储坦率地告之，这些女人都是已婚妇女，用他的话来讲，“她们很安全”，因为她们要顾及自己的丈夫。于是，戴安娜确信，查尔斯确实只爱她，因为他在她面前格外真诚。但是，同时事实又让她不得不怀疑，因为在仅仅12个月的时间里，他就涉足了三重关系，与安娜·华莱士、阿曼达·柯纳奇布尔和帕克·鲍尔斯夫人，当然每一种关系都以各自的结婚而告终。

接下来，查尔斯的一个电话，打消了她心头的疑云。电话是在他度假时，从瑞士的克劳斯特打来的，他说，回来之后，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对她说。直觉告诉她，“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于是，当天晚上，她与室友们一直谈到

午夜之后，讨论到底她该怎么办。她在恋爱，她相信他爱她，但是她又担心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女人隐伏在背后。

1981年2月3日，他回到英国，脸晒得黑黑的，精神焕发。星期四，他参观了皇家海军最新式的航空母舰“无敌战舰”的演习，然后回到伦敦在白金汉宫过夜。他约戴安娜第二天，即2月6日，星期五，在温德萨城堡见面。就是在这儿，威尔士王子正式向戴安娜小姐求婚。

那天晚上，他告诉她，当他外出滑雪的时候，他非常想念她，然后，他平静地要求她嫁给自己。一开始，她有点漫不经心，还发出一连串的笑声。王子非常严肃，一再强调自己的诚意，并告诉她，说她有一天会当王后的。在心底里有一种细微的声音告诉她，说她永远不可能成为王后，但将有一种真正的生活，于是，她接受了他的求婚，并一再告诉他，她是多么爱他。“以各种方式来爱。”他回答。在接受正式的订婚采访时，他又重复了这句话。

他赶紧到楼上给女王打电话，告诉在桑丁海姆的母亲这个天大的喜讯。同时，戴安娜则在沉思自己的命运。尽管笑声中充满狂喜，但她仍反复考虑了自己的前途。除了对王子确定无疑的爱之外，一种义务感和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强烈愿望，也是她做出人生选择的关键因素。

当天晚上她回到住所时，朋友们迫不及待地询问消息。她扑通一声仰躺在床上，说：“猜猜看？”大家齐声大叫：“他求婚了？”戴安娜回答：“是的，他求了，我说：‘行，可以。’”然后，她们狂热地拥抱，连连互相亲吻着，激动得都掉泪了。她们打开一瓶香槟酒，四处喷洒，狂饮，接着，她们蜂拥而出，驾车在伦敦四处狂奔，小心地呵护着这个秘密。

查尔斯王子对于这个结局似乎并不怎么兴奋，有人问他是不是在恋爱，他的回答很犹豫，“是的”，“别管那意味着什么”。

查尔斯在白金汉宫他的私人起居室里以传统的方式向戴安娜的父亲提出求婚并立即获得了同意。查尔斯清楚地认识到他请求一位姑娘接受的是是什么，所以要求她离开一段时间，再仔细考虑考虑。于是，戴安娜到澳大利亚休假去了，在那儿，追踪的记者被她的家人挡了驾，他们对记者撒谎说她在别的地方，她带着丝毫没有动摇的决心回到了英国，于是，决定于1981年2月24日宣布订婚消息。那天早晨，《泰晤士报》独家提前发表了这一消息，漂亮地嘲弄了狂喜的新闻界，这是由于一向与该报联系密切的一位高级官员泄漏了消息。

戴安娜向人们炫耀着她那枚从加勒德珠宝店买来的价值2.8万英镑的蓝宝石戒指，与查尔斯一起出席了由英国报联社富有创造力的宫廷记者格拉尼娅·福布斯安排的例行的订婚记者招待会。俩人都说非常激动，查尔斯描述了他是如何求亲以及怎样给戴安娜时间去考虑她的答复的。“噢，对此我从未有过疑虑。”她大胆地插了一句。查尔斯说，事情就在当时当地定了下来，真正的难点是保守秘密。他证实，这场罗曼史真正开始的时间是上一年的8月份，地点是巴莫拉尔：“那时，我们开始意识到有那么些意思。”谈到1977年他们在那片犁过的地里的那次不期而遇时，他说道：“我记得她是一个非常快活、有趣和充满朝气的16岁的女孩。她非常迷人，非常好玩，充满了活力。”戴安娜承认，王子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令人惊异的”。查尔斯说，他们俩人都喜欢乡下，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呆在乡下。

他们俩人都认为年龄的差异并不碍事。她说：“我从未想过它。”而他说：“戴安娜当然会使我永葆青春；你的心有多老，你也就有多老。我会竭

尽全力的。”他们还认为他们具有许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需日后证实的不大可能实现的愿望。查尔斯说：“戴安娜是一个非常喜爱室外活动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戴安娜说：“我们都喜欢音乐和跳舞，对于幽默，我们具有共同的感受。”王子承认，戴安娜是“一位伟大的滑雪爱好者”。

对于一位电视记者提出的他们是怎样坠入情网的这一问题，查尔斯说：“那是逐步发展的。我想那是在去年的夏末和秋天。我开始意识到什么东西正在拨动我的心，尤其是她的心。这些事情于是就发生了；这是一件逐步发展的事。”对福布斯小姐提出的问题，他们又重复了一遍“非常激动”。她问他们谈了恋爱没有，戴安娜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查尔斯好像仍受着他的不确定性的折磨，添上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结束语：“不管‘恋爱’意味着什么。”真是谨慎到家了。

那一天，凡是能够找到的以前认识戴安娜的人都受到了采访。她父亲斯潘塞伯爵宣称：“戴安娜是一个给与者，而不是索取者。她一向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还在婴儿时，她就能赢得各种选美竞赛的胜利，名声并不令她烦恼。她会从容地对付它的。她非常重实际、实事求是，是一位非常好的主妇。”和她同住一套公寓的卡罗琳描述了戴安娜是怎样透露订婚的消息的：“我们大声高呼，而且都哭了起来。我们都非常动情。查尔斯王子求婚不久我们就知道订婚的消息了。保守这个秘密并不难；我们从没有想过要告诉任何人。这不是对朋友该做的事。我们一直非常谨慎；大人从小就是这么教我们的。”其时已结了婚的查尔斯以前的情侣萨拉·斯潘塞女士抑制不住地高兴。她笑道：“我是丘比特，我介绍他们认识的。”又严肃地说她自己和查尔斯以前的关系“完全是柏拉图式的”，尽管没有人相信她。

偶尔参加过戴安娜举行的滑雪聚会的斯潘塞家的朋友西蒙·贝利回忆道，早在1977年，戴安娜跟他谈到今后的理想时说，她雄心是“成为一名成功的舞蹈家——也可能是做威尔士王妃”。他透露，她在看电视方面表现出来的兴趣是那种缺乏文化素养的人的兴趣，比如，喜欢看恐怖肥皂剧《十字路口》，他还说：“她已使数十位青年男子的心破碎了。小伙子们总想认识她，并且一见钟情。许多人试图赢得她的爱——给她送鲜花，求她约会。但她总是有礼貌地拒绝了。”

国民们是这样地沉湎于旧情，以至有时让人觉得仿佛天上正在掉奶油面包。只有老资格的反保皇主义的下院议员威廉·汉密尔顿虚张声势地把它当作“多愁善感”而置之不理，共产党的《晨星报》在“别干，戴安娜”的标题下加了一段评论，这在各报中也是独一份，评论说：“戴安娜·斯潘塞女士为了几天国外的休假将把她的独立性奉献给一个盛气凌人的流浪汉。作为未来的英国王后，她可望获得一些极舒适的旅行和受到众人的注目，但是，她自己就有一个拥有10万英镑的家，还有一份托儿所唯一的保育员的稳定的工作，谁又稀罕上面这些东西呢？《晨星报》的读者们可能会发现很难对这位将来会入主白金汉宫的、腰缠万贯的伯爵的女儿施以同情。她从新闻界甚至从她自己家得到的‘合适的新娘’的称号不仅贬低了她，也贬低了所有的妇女。”

“最令人反感的是对她的纯洁性的脆弱的保证。戴安娜女士对做一个人、一个她自己的身体和性欲的主人可能存有的任何幻想都被她父亲和叔叔不择手段地粉碎了，他们当众保证他们的贵重商品将以洁白无暇的状态交送给王子。”该报还引述了家谱学家们的看法，他们对戴安娜把斯图尔特的血

液带回到皇族血统之中以及对如果需要她生育一大堆孩子她有没有能力很感兴趣。

《晨星报》说：“也许我们有些吹毛求疵，但是她确实应该看得比一头纯种的母牛更尊贵一些。”

第二天，她把查尔斯王子向她求婚的事告诉了父母，他们自然是欣喜若狂，但当她告诉在伦敦母亲的寓所里的弟弟时，他装傻似的问：“跟谁？”他回忆说：“当我赶到她那儿时，她显得万分喜悦，神采飞扬。我记得，她都要神魂颠倒了。”是否他觉得姐姐喜欢的是那种身份还是那个人？”从那些新闻媒体制造的火的洗礼中，姐姐知道她能胜任那个角色。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她这么高兴。她是真的高兴，因为如果没有真诚的动机，没有人会那么高兴。并不是那种过了头似的得意，而是获得精神满足之后的欣喜。”

姐姐萨拉一直是斯潘塞家姑娘中最受瞩目的一个，而今只好让位了。在她为小妹妹高兴的同时，也承认，她非常嫉妒戴安娜新近获得的声誉。要使自己从此适应做未来威尔士王妃的姐姐，也真需要一段时间，姐姐简妮则显得更为现实。她在分享着未来新娘的幸福感时，作为女王私人秘书的妻子，她不得不担心，戴安娜是否能对付得了那种生活。

这都是将来的事。眼下，戴安娜将最后一次以平民的身份度假休息。她与母亲、继父飞往澳大利亚，到继父的牧场旅行。他们住在一位朋友的海滨别墅里，度过了十天恬静、安宁的日子。

当戴安娜和母亲开始准备客人的名单、出嫁的妆奁以及其他一些琐碎的事情时，新闻媒体正徒然地搜索她的隐居地。只有威尔士王子知道在哪儿。几天过后，戴安娜开始想念她的王子了，但他并不来电话。她原谅了他，可能是事务太忙吧。最后，她给他打了电话，却发现他并不在白金汉宫。很快，他打来电话，那个伤心的电话，使得戴安娜回到克莱赫恩宫时，心头的怒气很快就消失了。有人在敲门，接着，一群王子的随从捧着一大束鲜花出现在门口。但里面并没有她未来丈夫的纸条，于是，她不悦地想到，这只不过是他的办公室搞的一个机智的见面礼。

几天后，这些不快就被忘光了。戴安娜早晨起来，开车到查尔斯的教练尼克·加塞利的莱布恩住宅，去观看王子赛马。当她看到王子纵马疾驰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她说，那匹马阿里巴要患心脏病了，很快就会死，话音刚落，那匹11岁的马，把头向后一拧，倒地而亡，它患了大面积心肌梗塞。戴安娜从车上飞奔而下，直冲到查尔斯身旁。谁也没办法。他们俩站在那里，最后，兽医确诊它死了。于是，为了躲避摄影记者，戴安娜坐在车后排，用大衣蒙住头，离开了加塞利家。

真是一个不幸的时刻，但是没有时间细想。皇室不可违抗的职责，使得查尔斯王子不得不动身回威尔士，戴安娜只能在电话里表达她对他的同情。不久，他们就要永远生活在一起了，东躲西藏、欺来诈去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快到不必隐藏什么秘密的时候了。

1981年2月23日，也就是在公布订婚的头天晚上，她打好包裹，搂着她的好朋友们，永远离开了克莱赫恩宫。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苏格兰贴身保镖。他是一个具有哲学家气质的警察，喜欢传闻、神秘和来世的事情。当她准备向自己的姑娘生涯告别时，他告诉她：“我只想使你明白，这是你一生最后一个自由之夜，尽情地享受一下吧。”

这几句话使她裹足不前，“它们就像利剑一样刺痛我的心。”

订婚之事于 1981 年 2 月 24 日公布。在这前一天，戴安娜结束了她的自由生活，住进了白金汉宫。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做储妃也要付出牺牲的道理，因为那天她感觉好似踏进了一所庞大的监狱。在给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她近乎于哀告：“请一定给我打电话，我会很需要你的。”

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环境中，戴安娜的确需要帮助，她对一切都不习惯，都不适应。在婚礼之前的一次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客人们竟然交头接耳地评论戴安娜选择了空肩空背的黑色晚礼服。摩纳哥的格雷斯王妃发现戴安娜的窘境，把她引到化妆室。戴安娜如遇知己，一口气倾吐了宫廷环境的孤独冷清和她对于传媒跟踪的不满、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深明世事的摩纳哥王妃幽默地劝她说：“不要担心，将来的情况会比现在糟糕得多。”

第四章世纪婚礼

狂欢中的不安
一生中最喧闹的一日
蜜月旅行
不幸婚姻的前奏

年轻、漂亮的戴安娜如愿以偿，得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白马王子，然而，“灰姑娘”却并不快乐，她失去了许多自由，见不到朋友和家人，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公众为王子的幸运而庆贺，戴安娜却被锁进了象牙塔内，过着幽闭的生活。

这个曾受过贵族式教育、天真单纯、年轻漂亮的幼儿教师，在白金汉宫森严的等级面前茫然不知所措。婚前3个月里，她暗自伤神，常常以泪洗面，身体明显消瘦，腰围从29英寸减少到23英寸。就是在这万般无奈、百般孤寂的日子里，她开始患上神经性贪食症，这病魔整整折磨了她10年之久。

戴安娜的朋友卡罗琳·巴塞洛缪亲眼目睹了她在订婚期间身体消瘦的过程。这位朋友回忆道：“移居白金汉宫后，她常以泪洗面。她日见消瘦。我为她深感忧虑。她并不快乐，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一齐向她袭来。对她来说，这一切像是一场恶梦，她身不由己，紧张而又苦闷，脸色苍白。”

戴安娜在王后的伦敦公馆度过的第一夜显得非常冷清。她一个人被撇在这里，没有一个王室成员，尤其是她未来的丈夫也不在身边。戴安娜被仆人领到二楼她的卧室。床上放着一封信，是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在王子订婚消息正式宣布前写的，算来已有数日。卡米拉在信中友好地邀请戴安娜共进午餐，当时王子正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旅行。卡米拉后来一再追问戴安娜移居海格洛夫乡间别墅后，是否将去打猎。戴安娜对如此奇怪的问题迷惑不解，便做了否定的回答。卡米拉顿时表现出如释重负的神态，这使戴安娜顿生疑窦，直到后来，戴安娜才恍然大悟：查尔斯王子爱好狩猎，卡米拉想借此机会与王储暗中幽会。

事情的奥妙当时尚不明朗，后来此类事情也是时常发生。不久，戴安娜移居白金汉宫，她和母亲及其他有关人员必须在这里着手准备她的婚礼和婚礼服。戴安娜很快意识到，王室成员唯一喜欢经常变换的是他们的服装。一年被正式分为三个季节，每天更换四套正式服装。戴安娜预备的一件长外衣、一件丝绸衬衣和一双精巧的鞋，远远不够使用。戴安娜对服装师的选择，当初并无周密的计划，只是随时在附近物色，或由《时装》杂志的朋友举荐。后来她挑选了两位年轻的设计师戴维和伊丽莎白·伊曼纽尔为她制做结婚礼服。因为她的一家展览馆参观时，对他俩设计的服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为她第一次正式露面设计的一件晚礼服，简直可与几个月后圣保罗大教堂增辉的婚礼服相媲美。这是件无肩带、低领袒胸式的黑色丝绸晚礼服。查尔斯王子对王妃的这身装束并不感兴趣。戴安娜认为黑色是她这般年龄的女子最合适的服装颜色，王子却不以为然。戴安娜出现在王子秘书的门口时，查尔斯很不欣赏地评论说，人们只有在服丧时，才穿黑衣服。戴安娜回答说，她尚不是王室成员，而且她也没有适合这种场合穿的衣服。这个小小的争吵挫伤了她的自信，然而与后来发生的事情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她没有王室成员应付重大场面的经验，面对哥尔斯密礼堂外的一排排摄像机，她感到慌乱不已，无所适从，唯恐因为自己的不慎使未婚夫脸上无光。“那是个可怕的面面。”她曾这样告诉她的朋友。

3月份的盛大活动结束，查尔斯王子将飞往澳大利亚进行为期5周的访问。上飞机前，他抓住戴安娜的双臂，吻了吻她的双颊。看到飞机开始滑行，戴安娜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这一脆弱的举动引起了公众对她的怜爱。然而，未来王妃为何落泪，公众并非知晓。查尔斯王子来机场前的几分钟是在白金汉宫他的书房里度过的。戴安娜正在与他闲聊，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卡米拉打来的。戴安娜在考虑是否应该回避，让他们私下辞别。最后她还是离开了，但后来她告诉朋友，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让她伤透了心。

她试图自我安慰，自寻乐趣。因为喜爱舞蹈，她特意请来西赫斯学校的钢琴教师、现已亡故的利利·斯尼普和温迪·米歇尔担任她的舞蹈老师，为她授课。戴安娜身穿黑色紧身衣，一口气跳了40分钟芭蕾舞和踢踏舞。

婚礼渐渐逼近，戴安娜的心情也日益沉重。斯尼普小姐的日记，是了解这一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她在1981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去王宫为戴安娜授课，我们十分卖力，不敢浪费时间。下课时，戴安娜吐着舌头说：‘我猜想，斯尼普小姐现在一定会直奔舰队街，对我评头论足。’戴安娜富有幽默感。在未来的日子里，她需要幽默。”

最伤心的一次舞蹈课是在婚礼的前几天进行的，后来证明这也是最后一次舞蹈课。戴安娜内心斗争非常激烈。斯尼普小姐说：“因为很多天来熬夜上课，戴安娜小姐疲惫不堪。我交给她一件西赫斯学校送来的礼物——一个非常精致、珍贵的银制花瓶。戴安娜掰着手指计算婚礼前的日子，想像着宫廷外面成群结队的人群，不禁暗自悲伤。我们希望在10月份能继续上课，但戴安娜小姐说：‘12天之后，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

在说这些话时，戴安娜一定明白，从迈进王宫大门的那一刻起，她的独身生活已告结束。

戴安娜敬畏查尔斯王子，对他可谓言听计从，但从表面上看，她似乎并不屈从周围的环境。她内心可能很紧张，但却显得很冷静、惬意，似乎快乐随时都会降临。

婚礼前两天，在白金汉宫举行的舞会上，戴安娜把亚当·拉塞尔介绍给列队迎宾的女王、查尔斯王子和其他王室成员，并对亚当笑着说，“别那么一本正经，这没有什么。”在大型活动中，她又一次表现得幽默自如，一点也看不出几个小时她突然失声痛哭过，甚至郑重考虑过是否取消婚礼。

原来，几天前，白金汉宫王储办公室收到一个包裹，当时只有戴安娜和王储的财务秘书迈克尔·科尔伯恩在场。包裹上有特定的王室密码，表明只有王子本人才能启封，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戴安娜执意将小包打开。里面是一个镶有蓝色宝石的金手镯，上面刻有两个字母“F”和“G”。戴安娜已从朋友处得知，这是王子与卡米拉相互使用的爱称的第一个字母。还有一次，王储给病中的卡米拉送去一束鲜花，戴安娜发现王储又一次使用了这两个字母。她不禁心如刀割，泪流满面。

戴安娜就礼物一事质问王储，白金汉宫王储办公室的工作几乎因此而中断。尽管戴安娜愤怒异常，泪水盈眶，查尔斯王子仍旧我行我素，不以为然。卡米拉这个女人纠缠在他俩之间，在他们整个婚姻生活中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这一系列不加掩饰的行为使戴安娜深受刺激，脑中一片空白。这些事整整折磨了她一星期。婚礼前她参加在圣保罗教堂举行的婚礼排练，摄影灯刚一打开，戴安娜顿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近来的酸楚苦闷、万般委屈一齐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

婚礼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电视摄像机严阵以待，婚礼蛋糕已经做好，道路两旁也人头攒动，王宫周围洋溢着派喜庆气氛。然而，就在婚礼前的那个周末，戴安娜挥泪离开马球场。午饭时，戴安娜获悉查尔斯王子亲自去给卡米拉送礼物，连他的贴身警卫约翰·迈克莱恩都没有带。

在王储探望卡米拉的同时，戴安娜在白金汉宫与两位姐姐共进午餐，讨论她目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打击面前，她感到慌乱、烦恼、进退两难。她说要取消婚礼，姐姐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她的恐惧和横在面前的不祥之兆。“太不幸了，”她们只是爱怜地劝慰妹妹，“泼出去的水，难以收揽。”

那天晚上，她和查尔斯在白金汉宫举行舞会，款待 800 多名朋友和家人。她内心犹如狂涛巨浪，极不平静，但没有人能觉察到这一点。那是一个令人销魂的狂欢之夜。大多数宾客都沉浸在忘记自我的兴奋与狂欢之中。

婚礼的前一夜，因为收到了查尔斯王子送的礼物，戴安娜的情绪好转了许多。礼物是一枚刻有查尔斯名字的戒指，附有一张情意绵绵的卡片，上面写道：“当你出现时，我会为你感到骄傲，明天我在教堂等你。在观众面前别紧张，要敢于正视他们。”

这张卡片有助于抚慰戴安娜的不安，但远远不能完全平息几个月来郁积在心中的苦恼。那天晚上，她吃了好多的食物，然后病倒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紧张的生活气氛和环境所致。但王储与卡米拉互赠礼物一事也是她患神经性贪食症的一个因素。这种病在以后的岁月里对她的身体损害极大。

英国 19 世纪神学家沃尔特·贝奇霍特在其著作中写道：“一个王子的婚姻是普遍事物辉煌的版本，因此它吸引人类。”1981 年 7 月 29 日，当查尔斯和戴安娜结婚的迎亲队伍在路上行进的时候，100 万人站立在两旁，全世界 7.5 亿人观看电视实况转播，深深地被这壮观的景象所吸引，尤其是这对夫妻离开队伍，向人们展示他们的风采的那个场面。在查尔斯和戴安娜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亲吻时，拥挤的人群感到十分欣慰。他们大声呼喊：“好样的，查尔斯！”当今没有第二对夫妻举行过如此壮观的婚礼，在他们的背后有这么多人给予友好祝福。新郎事后说，这一天发生的事使他作为英国人感到特别的自豪。

投保 400 万英镑的华丽贺礼在圣詹姆斯宫展出，然而贺礼的实际价值接近 1100 万英镑。几乎没有一对夫妻得到过这样贵重的结婚礼物。阿拉伯的王子互相攀比，这在他们所送的礼物中显示出来。卡塔尔埃米尔送给戴安娜一套钻石耳环、戒指和项链，而巴林埃米尔则赠了一个用金和钻石镶饰的独桅角帆船的模型。里根和南希送了一个价值 4 万英镑的镂花玻璃花瓶。钢琴制造商约翰·布罗德伍德赠了一台价值 7000 英镑的大钢琴，尽管有人事先告诉他查尔斯只会玩琴键。两个互为竞争对手的德国制造商每人送了一套炊具。另外，还有从斐济运来的珍珠，从尼日利亚运来的象牙，从印度运来的地毯。但是，结婚礼物总是不能包括基本的用品。因此，女王领着戴安娜到白金汉宫的地下室去挑选物品。在地下室里，王室人员数百次出国访问所得到的礼物和过去的纪念品从地面一直堆到顶部。女王让戴安娜自己选择她所喜爱的家具和小摆设。

查尔斯与戴安娜王妃共收到了 10 万封贺信和 3 千件贺礼。

“大概有 40 袋我们还没来得及拆阅的信件堆满了走廊。”王子说。

查尔斯不满意洛德·张伯伦为他拟定的婚礼计划。洛德·张伯伦是王室

所有庆典的传统的设计人、总指挥和舞台经理（除了加冕典礼和国葬以外，这两项由厄尔元帅负责）。查尔斯很有主见，婚礼的总体设计要由他自己来安排。

查尔斯认为，婚礼曲应是一个快乐、流行的乐曲。他同皇家音乐学院主任戴维·威尔科克斯爵士商量后，亲自选定了音乐节目，组建了3个乐团。查尔斯坚持要求婚礼不按传统的做法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而应在圣保罗教堂举行。因为圣保罗教堂既明亮又通风，还能容纳更多的来宾。而威斯敏斯特教堂缺少这些有利条件：查尔斯的直觉是对的。

1981年7月29日，戴安娜很早就醒来了，这不足为一怪，因为在她的屋下，伦敦圣詹姆斯公园的林荫道上喧嚣无比。几天来聚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的观众，欢歌笑语，前拥后挤，急于目睹王妃的风采。戴安娜后来称这一天为“一生中最喧闹的一日”。

她的理发师凯文·香利、化妆师巴巴拉·戴利和伊丽莎白·伊曼纽尔在她的周围忙前忙后，他们决心要将王妃打扮得美若天仙。的确，他们成功了。经过化妆后的戴安娜神态非常镇静，虽然脸色有点苍白，但毫不显得紧张。她幸福而平静。

7月29日黎明，百万人群已涌上人行道庆贺这喜庆的日子。那天一早太阳便高高升起，偶尔还吹来一丝丝清风，婚礼当天的天气也为这盛大的场面添彩。

戴安娜几乎整夜没有合眼，她太兴奋、太紧张了。早晨6点半钟起床，然后在皇太后家好好地洗了个澡，接着收听清晨有关她自己婚礼的实况报道。当她无意间从窗户向外眺望的一瞬间，她完全惊呆了，她看见了守候在外面的空前之多的人群。她原本是个未经世面的小女孩，而现在却成为众人瞩目的重要角色，她感到害怕面对这样的场面。

先是发型师凯文来给她洗发、吹干，为她设计了一个很自然的发式，接着是化妆师在戴安娜的指示下化了个再自然不过的妆，她从来不喜欢浓妆，也许正是这自然的朴实美丽，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很快伊曼纽尔带来了最高机密——婚纱礼服。她在姐姐的帮助下更衣。当她站在镜前，看着自己穿上这件豪华、得体的婚纱时，突然失去了情绪的控制，她无法再掩饰自己，她哭了，她用哽咽、激动的声音告诉简妮：“我只想嫁给查尔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一切……看着每个人……我会过不了关的。”

但事实证明，她过了这一关。

伊曼纽尔为王妃设计的这件精巧、有波纹绉丝的豪华白纱礼服可说是举世轰动，婚纱用珍珠镶边，蕾丝式荷叶袖，并配上25英尺长的裙托摆，考虑到裙子的波浪看起来高雅庄重，用了近一百码网布支撑裙子，而且还要考虑到电视摄像机的强光照射会反衬出刺眼的白色斑点，还要顾及到衬托戴安娜的肤色。用戴安娜命名的注册商标——蝴蝶结则绑在腰后。

对于礼服胸线开在何处，曾引起戴安娜与皇室的极大分歧，戴安娜最后同意在胸线上边加上许多波纹褶边来避免低胸的争议，以平息保守派的抗议。戴安娜整装待毕，伊曼纽尔在礼服上缝上最后一针，这是古老的习俗，象征着带来好运的意义。身着婚纱，再戴上钻石头饰和耳环，美极了，简直就是神话里的公主。此时，没有人知道她的内心是多么脆弱，她害怕得颤抖。她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战战兢兢走下楼，有几个人帮她拉起裙摆；扶她上了四轮马车，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圣保罗教堂。

送别女儿的父亲十分激动。戴安娜走下克拉伦斯宅院的楼梯时，父亲对她说：“亲爱的，我真为你骄傲。”当戴安娜和父亲一同爬上玻璃马车时，她格外小心，试图保护好自已的婚纱。这时，服装设计师才意识到他们对服装的尺码设计考虑欠周。任凭戴安娜如何小心，在去圣保罗教堂短暂的路途中，婚纱被弄得满是皱褶。

这一天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日子。当戴安娜从马车里出来，展示出伊曼纽尔设计的象牙丝塔夫绸婚纱时，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然而，戴安娜的婚纱没有掩盖住其紧张的心情和忧虑这个事实。在这对夫妻坐着敞篷马车返回白金汉宫的路上，戴安娜紧张的心情有所缓解，有人看见戴安娜在唱歌，用嘴唇发出音来。观看电视里特写镜头的人，能辨认出她唱的是一首流行的关于推销冰淇淋的歌曲。由查尔斯筹划的这场婚礼耗资 15 万英镑。然而，为残疾人的慈善事业而出售纪念品所得现金达 50 万英镑。从到伦敦去观看婚礼的人身上获取的收入，无疑大大地超过了所赠送的结婚礼品的价值。

新娘一行最终到达目的地时，整个世界似乎都屏住了呼吸。戴安娜在父亲的搀扶下缓缓走向圣坛。戴安娜有足够的时间辨认包括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在内的宾客。她满怀对查尔斯的敬慕和爱恋走向圣坛，内心有些紧张，但当她透过面纱看见王储时，恐惧之感不翼而飞，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性。她憧憬未来，满怀希望，相信查尔斯王子一定会疼爱她、教导她、保护她免遭伤害。世界上 70 多个国家 7.5 亿电视观众观看了这一场景，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话说：“神话由此产生了。”

此时的教堂里贵宾云集，除了英国皇室家族、戴安娜全家，还有来自欧洲、非洲、中东、亚洲等 160 个国家的总统、总统夫人、及一些官员、戴安娜的室友、还有电影明星。

教堂大钟终于敲响了，大约持续了 30 分钟，为这隆重的婚礼拉开了序幕。当戴安娜步下马车，人群中开始骚动，并发出了羡慕的赞叹声。在通往教堂的红色地毯上，有专人为王妃照料身后拖着的裙摆。戴安娜和父亲一起走向圣坛，此时两个人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似乎只顾着专心走完这段路，教堂到圣坛所需的时间都已经过精确的计算，需要 3 分半钟，斯潘塞先生因受先前中风的影响，走得很吃力，不过事前他为女儿的婚礼，不知练过多少次。

戴安娜终于等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向全世界发表宣言：“今天，就是神话故事中的两位主角：王子与公主大喜的日子。故事中的结局通常是：‘从此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家以为婚姻就是爱情的结局，但基督教的信念是，婚姻不是爱情的终点，而是爱情的开始。婚后能够面对现实生活，同甘共苦，才是真正的幸福。”

主教为这对新人主持完典礼，整个过程无可挑剔。戴安娜许下要“服从”丈夫的诺言，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他们的誓言：“互爱、忠实、珍惜。”

他们在庄严神圣的婚礼上承受亿万双眼睛的注视。

“我不知戴安娜如何，但我早已习以为常。”他说。“如果多年来你一直被摄像机监视着，一举一动都被摄入，你就会习惯了。在一些场合，你甚至会认为那只是必然的一部分，我想如果你不竭尽全力去忘掉这种干扰，你可能会发疯。”

查尔斯转向他的新娘：“你没发现在过去的 6 个月中你正开始习惯这一切吗？”

“确实如此。”戴安娜勉强笑了笑，娇羞的明眸却凝视着额前垂落的一缕秀发，她的情感很容易流露，甚至表示因不能邀请更多的亲朋好友参加她的婚礼而感到失望，而且时不时被新郎为应付电视采访而经过润色的腔调所迷惑。

一名记者问是否王子在帮助她去对付来自公众的压力，戴安娜笑着说：“当然了，他是我的力量之力量。”

“不胜荣幸。”查尔斯答道，一手轻击着木椅扶手。

“你在我身边，我只好这样说啦！”戴安娜调皮他说，他们大笑起来。

戴安娜和查尔斯接受一些采访，完成繁琐的传统的仪式。

戴安娜稍稍松了口气，同王子一同走出教堂，只见查尔斯低声安抚他的娇妻，此时才见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们终于结婚了。

当他们一同步出教堂的台阶时，电视摄像机立刻就围了上来，全世界的人都清楚地看见了这镜头——查尔斯对王妃说：“现在挥手。”王妃立刻照做，她挥动着她那纤细的手臂，面带微笑，此时观众在阳光下开始欢呼，以表达他们的关怀：“我们要戴安娜！我们要查尔斯！”这对新人被这些热情的观众感动了，只见查尔斯大声道，“那么，来个吻好不好？”戴安娜转身回答说：“好啊！”于是，他们真心真意地亲吻了一下。这时，群众更加沸腾起来了，他们希望看到皇族佳偶感情的真实流露。

查尔斯和戴安娜在布罗德兰兹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这是必然的选择，正好适合王子对传统、勋位和常规的喜爱。查尔斯的父母1947年曾在那里度过蜜月。蒙巴顿的故居是查尔斯幸福记忆中的宝库。有一天，查尔斯离开他的新娘，拿着他去世的叔祖父的一根权杖，到英格兰南部特斯特河的一个鲑鱼栖身地去钓鱼。然而，他没有钓到什么，空手而归。

在马球比赛前的一次采访中，查尔斯王子把戴安娜的不安归咎于媒体，媒体总是渲染，说王妃不喜欢马，同时为了王子的安全不喜欢马球。“我以为这才是问题所在，”查尔斯说，“一些人总是说她不喜欢马球，而且唠叨不休。”

“如果你每时每刻都被无数广角镜头从各个方面对准，无休止地被拍照，观看马球赛确实没什么意思，某些被抢拍下来的表情容易被解释成‘厌倦’或诸如此类。”查尔斯说，“所有这些每次都会给她增加一点压力，所以我希望婚后她会逐渐习惯这一切的。”

在这之前的一封信写给英国出版协会的信中，戴安娜说：“去习惯闪光灯下的生活确实有点难，但公众热情的目光是令人激动，令人鼓舞的。”

在采访中，她承认婚后她的生活将依然忙碌。她说：“我确实想忙碌一些，但我也希望能拥有一点儿我们自己的时间去做我们感兴趣的事。”他们的共同爱好有听音乐、听歌剧，户外活动有垂钓、散步和马球。

在电视采访中，戴安娜表示在成为威尔士王妃后，她想更进一步了解威尔士，同时也希望能够继续她在儿童福利方面的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兴趣会更广泛一些。”她又补充道，“我20岁时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是20岁左右才开始的，”查尔斯王子说，他希望戴安娜能培养一些不同于他的兴趣，“不久以后，你将在你自己的范围内发展。”

当问道他们将来的家庭生活时，查尔斯转向戴安娜，凝视片刻，说道：“你来主内。”

她自信她能够成为一个好妻子，她以为自己是一个水平“一般”的厨师，

“你还没尝过我做的菜吧？”她笑着问查尔斯。

采访后的第二天，这对伉俪去慰问柴郡兵营的士兵及其家属（查尔斯王子是此兵营的一名上校军官），查尔斯在代表自己与戴安娜对官兵讲演时，不得不纠正自己多次用了“我”，而不是“我们”，“我发现用‘我们’来做主语很难，”他说着爆发出军人特有的大笑，然而戴安娜则显得很腼腆，“我确实成为公众焦点。但我发现迷失了自己。”

在另外的两次采访中，查尔斯王子谈到了一点儿他自己的感受，在讨论商业电视的环球探险队时，查尔斯王子一直是该队的一位热情而有影响力的赞助人，他饶有兴趣地谈到这些勇敢的英国人的壮举，他们将遇到体力、智力和心理的挑战。

他把这次探险描绘成“闪光的新奇的疯狂之旅”。他谈到他所尝试的冒险，从跳伞到驾驶各种飞机，从高空滑翔到深海潜水，他以为正是这种冒险的乐趣推动着人们去做超乎他们想象的事。

说到在继位前的一段时间内他的职责时，查尔斯告诉 BBC 记者，他以为他的角色是竭力树立一个榜样，予民帮助，予民鼓舞，予民告诫，予民建议，予民欢娱，我将无时无刻不祝贺他们，奖赏他们，使他们感到生活的使命感、工作的成就感，他说：“我希望所做的一切都使英国欣欣向荣。”

在电视采访的最后，查尔斯注视着戴安娜的双眼，说，“我们只希望为英国联邦各国各尽其能。”当问到“娇妻在侧”是否有很大不同时，王子说：“得到她的支持，我不胜荣幸。”

戴安娜握住查尔斯的手回答：“我很高兴，我喜欢这样。”

他们走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去布罗德兰兹住了两天，后来又在地中海上旅行了两个星期，这是一次既神秘又难以捉摸的旅行，摄影记者都无法靠近他们。为了不受外界的干扰，他们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除了皇家海军的一名摄影师以外，全体船员都不准携带相机上船。船员们全都是男性，只有给戴安娜管理服装的伊夫林·达格莱是一位女性。这次旅行给查尔斯和戴安娜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他们看上去皮肤黝黑却健康。查尔斯显然很喜欢他的妻子。他搂着她，并凝视着她。这一种动作他在公开场合从未做过。蜜月旅行开始了，戴安娜满怀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时机，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夫君，摆脱卡米拉的阴影。但是查尔斯王子有自己的生活规律和他理想的婚姻生活。他带上了他的钓鱼竿，一大堆哲学和探险书籍，他希望戴安娜也能读这些书，而后他们可以在吃饭时儒雅地讨论书中的内容。可惜他过高地估价了他的新娘的智商。

蜜月是王子与王妃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们乘坐着皇家游艇“不列颠号”在地中海上漂荡。戴安娜感到从没像现在这样心情愉快，她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查尔斯身上，一时一刻都不愿离开，眼中充满了柔情蜜意。

为避免打扰，他们的蜜月路线经过周密的计划，甚至动用了海军协助，新闻界听到风声，跑到希腊附近的岛上忙得不亦乐乎，有家报纸还动用了喷气机侦察，但都徒劳无获。回国后的第九天，他们举行了一场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戴安娜在招待会上对记者形容，他们的蜜月“棒极”

三个月后，查尔斯王子发表结婚感言，他说：“我和我的妻子仍然还陶醉在婚礼的喜悦气氛中，它是那么令人感动，我印象中有许多那天的场面。我们的婚礼对我们而言，是意义最特别的，它使我们夫妻俩都对身为英国人

感到骄傲。”

查尔斯博览群书，酷爱自然，但是特殊的地位也使他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的习惯。年仅 20 岁，没有文化和修养的戴安娜缺乏爱好，没有信念，连教堂也很少光顾。她需要的是关心、爱护、亲昵。对于这种需要，查尔斯根本不管不顾。戴安娜只好去跳舞，去闲谈，都是为了排遣时间。和查尔斯在一起的时候，除了仰慕，戴安娜还有一种莫名的空虚和孤独。在新婚夫妇之间有一层厚厚的隔膜，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当查尔斯潜心于自己的爱好之时，戴安娜无人陪伴，不安全感便油然而生，无以排遣。加上卡米拉的阴影，这种不安全感便会变本加厉，像她对朋友说过的一样：“一时间我是无名鼠辈，又一刹那我就成了威尔士王妃。”这种骤变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戴安娜实在是太艰难的挑战。

蜜月的下半个月诗意减少。前一年，戴安娜在举行受觐礼期间，没有经受过在巴莫拉尔的艰苦生活的考验。但是，这种考验不可能老是拖延，总是要进行的。在夏天的假日里，同家人团聚对查尔斯来说，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他总是这样做，看不出有理由改掉一生的习惯。他的家人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这给戴安娜提供了一段与她的姻亲一起生活的时间，以便吸收更多的、她必须熟悉的皇家常规。这样，也能使这对夫妻在公开场合活动之前过上几个星期的隐居生活。

然而，卡米拉犹如幽灵时隐时现。有一次，查尔斯和戴安娜翻阅他们的日记时，王子的日记本里掉出两张卡米拉的玉照，戴安娜流着泪水，愤怒质问，并乞求王储诚实表白心迹：他到底如何看待她和卡米拉，但王储则未置可否。几天后，王储夫妇在游艇上款待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夫人。进餐时，戴安娜发现查尔斯的一对新袖扣是两个缠绕在一起的“C”字。他承认纽扣是卡米拉送的，不过只是为了表示友谊而已。查尔斯和卡米拉两个名字的开头字母都是“C”，卡米拉用心良苦，寓意不言自明。戴安娜后来曾气愤地对朋友说，她不明白查尔斯为什么需要那种能使人想起卡米拉的东西。

在公开场合，戴安娜依然表现得活泼快乐。她和船员一起唱歌，娱乐。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他们一行人来到伊萨卡附近的一个海湾，工作人员组织安排了丰盛的野餐。饭后，欢快的歌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

蜜月接近尾声时，旅行生活达到了高潮，几天来工作人员排练了一场告别音乐会，演出 14 个节目，从喜剧到歌咏，应有尽有，丰富多彩。随后，王储夫妇回到伦敦，飞往女王和皇室家人所在的巴莫拉尔宫。

巴莫拉尔是查尔斯在这个世界上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它是一个适合于隐居和思考问题的理想场所。一到夏末，长满树木的山坡显得异常美丽、富有生机，柔和的色调在苏格兰十分罕见。这是维多利亚和她艺术才能很高的丈夫所创造的佳作。维多利亚和艾伯特是在 1842 年对爱丁堡首次访问时爱上苏格兰的。他们于 1848 年买下了事先未经察看过的巴莫拉尔庄园。但他们并不感到失望。他们喜爱阿伯丁郡晴朗的天空以及精致而壮观的景色。庄园里有一个既小又不相称的城堡。后来在那里修建了一个较大的城堡，并把旧的拆除。新的城堡是在阿伯丁城建筑师威廉·史密斯的帮助下，由艾伯特亲手设计的。它是按照传统的苏格兰式建筑精心建造而成的。当维多利亚得知邻近的巴洛赫布伊庄园里的树木要被砍掉时，她就把这个庄园买了下来，并加以保护。因此，现在的庄园有高沼地 50000 英亩，由迪塞德的岸边一直延伸到 3786 英尺的洛克内加的山峰。

戴安娜感到巴莫拉尔的气氛有别于喧闹的都市，像另一个星球似的。夏末，荒野出现了适合于运动的勃勃生机。而戴安娜则感到十分不安和厌烦，好像被压在巨大岩石之下似的，这对戴安娜把握未来的生活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戴安娜的姻亲，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她的丈夫都已习惯了那种生活。当戴安娜在的时候，他们也很少让步。因此，戴安娜邀请了一两个她的老朋友加入她新的生活方式的行列，但上街购物和去夜总会则严格地受到限制。然而，戴安娜心里非常清楚，过早地脱离她的姻亲，会导致对她的婚姻的种种猜测。她唯一能离开她的姻亲的机会是到伦敦做短暂的访问，名义上去购物，实际上去让女王的妇科大夫乔治·平克检查她是否怀了孕。

戴安娜终于欣慰地回到伦敦。她不得不去消除作为妻子在许多方面引起的毛骨悚然的恐慌。查尔斯经常由工作人员侍奉他：为他做饭，早上叫醒他，给他送早餐，拿出替换的衬衣，甚至为他挑选一天所穿的衣服，给他擦鞋，给他安排洗澡，给他接电话，留意他的约会。他过去是个单身汉，很保守，以致很长时间都改变不了这些生活方式。然而，戴安娜坚持，查尔斯应当被改造成一个已结了婚的那样的男子。

戴安娜为查尔斯购买了衬衣，以便改变他着装的单调感，并让他系上色彩艳丽的领带。她甚至劝他不穿缚带的鞋子，在公开场合应当穿上他的那双无带无扣的鞋子。然而，查尔斯仍然着装保守，坚持穿老式的、裤腿卷边很长的裤子，只是在参加摇滚音乐会时，他才肯穿上色彩鲜艳的衬衣和领带。

然而，苏格兰高地的雾霭，并不能抚慰戴安娜的精神创伤。从8月到10月下旬，他们一直呆在这里。戴安娜像其他许多王室成员一样，曾经认为她的名望只是昙花一现，婚后，环绕在身上的光彩就会消失。然而，每一个人，甚至报纸编辑都不自觉地被戴安娜王妃所吸引。她的头像出现在每个杂志的封面；她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引起评论：曾经与她相识的任何一个人都受到新闻界的跟踪采访。

当戴安娜闯入查尔斯的生活后不久，他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开始离去，其中包括他的男仆斯蒂芬·巴里。

随着巴里的离去，又有许多人离去，其中有戴安娜的首席侦探监察长保尔。保尔以前曾经担任过查尔斯的保镖，是他的密友。另一位是保卫皇家安全的官员，他提前退休了。约翰·麦克林是一个不受禁令约束的格拉斯哥人，一个传奇的、头发散乱的、不整洁的人，除了他之外，还有鲍勃·盖尔多夫和弗雷德·阿斯泰尔。查尔斯家里的佣人都离去了。许多人像斯蒂芬·巴里一样，认为既然旧的熟悉的程序起了变化，那应由新的惯例和常规来取代。不少人已在那里干了多年，觉得旧的那一套应当改变。此外，另有些人离去的原因是因为在皇家打杂工资偏低，甚至连威尔士的男管家也不得不在假日到外面揽活补贴家用。

随着查尔斯的私人秘书助理戴维·罗伊克罗夫特的离去，查尔斯得到了两个新的私人秘书助理。一位是汉弗莱·梅斯，他是一个单身汉，外交部的公职人员；另一位是鲁珀特·费尔法克斯，他是汉森信托集团的一名年轻的金融专家。起先，鲁珀特·费尔法克斯用他的专业知识帮助查尔斯管理信托和慈善业务，但后来他成为主要的组织者和家务总管，陪伴查尔斯出国访问。今天，王子的工作人员中的奉承者已几乎全都遭到清洗，而在女王的周围，奉承者却依然存在。

在政府财产服务机构花了纳税人的90万英镑修复了被损坏和遗弃的肯

辛顿宫的边房以后，查尔斯于1979年从白金汉宫搬到的肯辛顿宫住。除了威尔士夫妇以外，玛格丽特公主、格洛斯特公爵和公爵夫人及肯特郡的迈克尔亲王和王妃也住在那里。威尔士的寓所内部装饰体现了戴安娜的爱好。戴安娜指示在南非出生的设计师、她的朋友达德利·波普莱克修改了政府的一些涂色方案。

尽管有女王婆婆精心照料，耐心而又准确地教她作为一名王室成员的言谈举止，对戴安娜来说，最初几个月作为英国王妃在公共场合露面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新闻界老盯着她不放。女王对此非常恐慌，以至于她把报纸的编辑们召到白金汉宫，要解雇他们。有一位《太阳报》的编辑拒绝到白金汉宫去，他认为他没有必要参与任何交易。另一位《世界新闻报》的编辑向女王献上一计说，如果戴安娜想去买一包酒心口香糖，她应派一个佣人代她去买。女王听后赏给他一个最厉害的冷眼，不久他就被免职。

虽然摄影师们指责她习惯于戴宽边礼帽，而且常低头盯着自己脚看，但她在公开场合的露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刚开始时，要她走着与人群见面使她十分害怕，她总是向人群中的孩子们走去，这使她慢慢战胜了恐慌。查尔斯开始有点沮丧地注意到，人们是来看戴安娜的，而不是来看他的。他并非有虚荣心，但他发觉，如果在他俩出席同一个集会时他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内容完全被对戴安娜着迷的报纸和电视台忽视了。他那处于最佳状态时也未强大起来的自信心被进一步毁坏了。

1982年2月，王妃——当时她显然贵体有孕——以自己的身体情况为由拒绝参加皇家传统的滑冰假日，而劝其丈夫带她到巴哈马去享受令人愉快的阳光。此时，新闻界把注意力侵入这个深不可及的深渊中想探明真相。不幸的是，有两家报纸了解到他们旅行的目的地，并一直跟他们上了温德米尔小岛。在那儿，他们抓拍到她只穿着比基尼躺在海滩上的照片，比基尼是遮不住她那隆起的腹部的。查尔斯对此大发雷霆，就连女王也动了感情，发表声明说他们进行了“最糟糕的尝试”。据说戴安娜对此不太关心。不管是否有孕在身，她从来真正在乎人们赞赏她的身体。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位曾在中学辍学的王妃经历了被新闻界和公众神化的过程。她的一个极其普通的举止常常受到称赞；一些日常行为，诸如自己打开车门或亲自买包糖果，都被吹捧为王妃富有人情味的佐证。每个人、甚至包括居住在巴莫拉尔宫的王室成员都受到新闻的感染。戴安娜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戴安娜意识到，她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地位；不再被视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人，而是被当作一种符号。在这里，“威尔士王妃殿下”的头衔不仅使她远离广大公众，而且使她与王室成员拉开了一段距离。王室明文规定，第一次提到她时，应该用“王妃殿下”，接下来则称她为“夫人”。当然，每个人都得向她行屈膝礼。戴安娜为此深感不安。结婚不久，她曾告诉一个朋友：“不要叫我夫人，请喊我的小名。”但她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改变人们对待她的方式。

她意识到，每个人都用新的目光看待她，把她当作一个珍贵的瓷瓶，只能欣赏，不能抚摸。她需要明智的劝告、真诚的拥抱、耐心的安慰，但得到的却是圆滑的拒绝。戴安娜几乎被突如其来的种种变化的浪潮所淹没，她感到她的世界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从表面上看，戴安娜常常面带笑容，似乎

对她的丈夫和自己的地位非常满意。在巴莫拉尔宫附近，她曾告诉记者，她愿天下人都能够成家立业、享受天伦之乐。但离开摄影机和麦克风后，夫妇间的争吵不断发生。戴安娜始终怀疑在查尔斯的每一项活动中，都有卡米拉的身影。一位密友评论道：“王储夫妇因卡米拉问题大动肝火，争吵异常激烈。对此我一点也不责怪戴安娜。”

她的感情飘忽不定，对查尔斯既猜忌又忠诚。查尔斯则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妻子。有时候，他们漫步在小山丘上，俯瞰巴莫拉尔宫，或者坐在旷野里，查尔斯大声朗读随身携带的书籍中的某些段落。查尔斯是幸福的，如果他幸福，戴安娜似乎也是幸福的。他俩之间的情意绵绵的爱情书信简直就是彼此感情日益增进的证明。

但是，这些所谓的浪漫插曲只能暂时中断戴安娜焦虑不安的情绪，对治疗她的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她继续发病，体重急剧下降，简直到了是“瘦骨嶙峋”的地步。在她生活的关键时刻，她感到没有一个可以倾诉衷肠的人。训练有素的王室人员都力图避免大的情绪波动。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感情和行为都受到约束的世界里。他们认为戴安娜不管怎样都会在短期内接受王室严格的行为规范。

戴安娜认为，她也不可能从自己的家里得到帮助。她的父母和姐姐都很同情她，但又希望她接受现实。她的女友，特别是从前同住在集体公寓里的姐妹们也许会聚集在她的周围，给她以帮助，但她不想用自己的负担和苦恼去打扰她们。她意识到，她的朋友们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希望有关王室的美丽童话就是事实。戴安娜不允许自己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打破她们的幻想。她莹莹子立，孤立无援，不可避免地会想到自杀。她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得到帮助。

她的丈夫邀请朋友劳伦斯到苏格兰来，协助他处理这些麻烦，但他的帮助未能奏效。10月上旬，戴安娜乘飞机飞往伦敦接受治疗。在白金汉宫，她见到了几位医生和心理学家。他们想使用镇静剂，使她恢复平静。然而，戴安娜竭力反对。她心里明白，她需要的不是药物，而是休息，需要周围人的理解和安慰。正当人们规劝她接受医生的建议时，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感谢上帝，我有了孩子。”她庆幸自己有了拒绝服用药物的正当理由：她不想生一个畸形儿。

怀孕暂缓了紧张的情绪，但好景不长。

第五章伤心时刻

濒临崩溃的边缘
英国新闻中最黑暗的日子
爱子的诞生
夫妻失和的深层原因
走向坚强和成熟
貌合神离与强作欢颜

人们能够明显地听到来自王子和王妃居住的一套房间里传出的生气的叫嚷声和歇斯底里的哭泣声。圣诞节刚过不久，但在这对王室夫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节日的情感。那个时候，戴安娜已有三个月的身孕，感到非常的不幸。她与查尔斯王子的关系，已很快就断开了。王子似乎不能理解，或者希望去领会戴安娜生活中的混乱。她遭受了孕妇晨吐的可怕折磨，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常常来光顾，也使他竭尽全力，试图安置她自己，能够适合她新的位置和新的家庭。

正如她后来告诉朋友们的：“一会儿我什么也不是，一会儿我又是威尔士王妃、母亲、传媒玩具、这个家庭的一员。对于一个人而言，处理如此之多的角色事务，显得太多了。”她曾经祈求、哄骗并且激烈地吵闹，以试图赢得王子的援助。结果，徒劳无功。1982年1月的那天，她在王室内过了第一个新年，现在她威胁着要过自己的生活。他指责她嚎哭，并准备去骑马。她很善良，如同她所说的那样，站在木制楼梯顶部，她把自己摔到地上，落到底部的一堆积物上。

女王母亲第一个赶到现场，目睹了这一情景。她被吓坏了，此情此景，令她吃惊，震颤不已。戴安娜的妇科医生乔治·平克离开了伦敦，旅行去看望王室病人，王室召来了一个当地的医生。她丈夫只是驱散她的这番苦境，继续进行他骑马的计划。幸运的是，戴安娜并没受到严重损伤，尽管她只受了些腹部周围的严重外伤。全面的检查表明，胎儿并没有受伤害。

在这引起充满纷争喧闹的早些日子里，这些危机不断充斥、不断光临这对王室夫妇，这次事件是许多家庭内部危机中的一件。每一次转折，它们都加大了二人之间的距离。正如她的朋友詹姆士·吉尔贝对她自杀企图的观察：“它们是完全绝望的信息。请，请救救她。”在他们的婚姻生活的第一年中，戴安娜产生了几次自杀的企图和数次威胁。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它们并不是完全过自己生活，而是呼求救助。

一次她竭力反对肯辛顿宫的一个玻璃展橱，而在另一次，她用一把剃须刀刺伤了自己的手腕。另外一次，她用柠檬片的锯齿状边缘割伤自己；又是一次，与查尔斯王子的激烈争论之中，她捡起一把梳妆台上的铅笔刀，割刺她的胸部和大腿。尽管她也使刻意责怪她的丈夫流了血，正如她曾所想的，她在伪造自己的各种问题。后来，她的姐姐简妮注意到身体上的伤痕。当简妮获悉事实真相之时，她吓坏了。

戴安娜后来告诉她的朋友们：“我们完全需要呼求帮助。我恰恰需要时间，去适应我们新的位置。”一个朋友看到他们的关系逐渐恶化，当戴安娜急需帮助之时，查尔斯王子竟缺乏对她及时的尊敬。“他的冷漠把她推到边缘，虽然他能伴她走到世界尽头，能使世界变得光明。尽管没有他自己的过错，由于他自己的视而不理，培育以及缺少他生活中与他人的整个关系，他逐渐注入了对她憎恨。”

这是一种怀有偏见的评价。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早些日子里，查尔斯王子曾一度尽力让他的妻子适应王室习惯。她经受的第一次大的考验是 1980 年 10 月的对威尔士的访问。群众尽力使其十分显眼，她——威尔士王妃——是这次表演亮相的新星。如果他在一次徒步旅行中走在街道一边，人群就聚集起来发生低低的嗡嗡声，他们是来看他的妻子。“这些日子，除了收集鲜花以外，我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说。“我知道我的角色。”这些微笑的背后，是另外其他低声轻语的关注。王妃在一个雨天清扫过的威尔士码头区第一次出现，她的到来对于王室的观看者来说是一次震动。这是第一次机会看到戴安娜在漫长的蜜月之后走近，她并不细瘦，却显得单薄。

为了这场急雨，她选错了衣服——这衣服随着她每一次移动都给她带来不便，同时她被孕妇晨吐弄得很惨，并且为期望去看她的人群搞得不知所措。

戴安娜承认，在那场炮火般的洗礼期间，她不能应付自如。随着他们旅行到各种聚会地点，她常常泪水涟涟，告诉她的丈夫、她只是不能面对人群。她没有这种能量或能力去应付如此之多的人们的聚会的情景。有数次，许多次，她渴望回到她安全的独身寓所，与她欢乐的，并不复杂的朋友在一起。

查尔斯王子对流泪的妻子深表同情，他坚持，王室的巡回演出还得继续进行。当戴安娜在威尔士卡迪佛市政厅做第一次公开演说之时——她被授予“城市自由”荣誉，他理解这种忧虑。当戴安娜以镇定自若的神态通过那场考验的时候，她发现了关于王室生活的另一种自明之理。尽管她做得很好，尽管她努力尝试，她还是没有赢得她丈夫、皇室家庭或他们的追随者的一句溢美之辞。她的脆弱之中，她的孤独的位置，哪怕一点点赞美也将会产生奇迹。“我记得她说，她十分尽力尝试，她所需要的只是一点鼓励，”一个朋友回忆道，“但它没有来到。”每天她控制着一阵阵恶心，以便实现她的公众的种种约会。她有那样一种令她丈夫泄气的病态恐惧，王室确认，她在处于显然易见的病弱之时，履行着她的正式职责。有两次，她不得不取消约会，另一次她看上去很苍白，她敏感地意识到不能帮助她丈夫。至少，1981 年 11 月 5 日正式宣布她的怀孕之后，戴安娜才能够公开讨论她的情况。这位厌倦的王妃说道：“一些日子我感到很糟糕。没人告诉我我感觉会那样。”她承认，对于熏猪肉和马铃薯三明治很爱好，并且喜欢给朋友打电话。这位朋友是查尔斯的马球管理罗纳德·弗格逊少校的女儿沙拉·弗格逊。这位不能控制自己的红发女人定期离开她在伦敦艺术交易所的工作，驱车绕道去白金汉宫，让这位未来的王室母亲兴奋不已。

私下里情况并未好转。她坚定地拒绝服任何药，有一次她提出，若是这婴儿生下来是畸形的，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在这同时，她承认，王室的其余人现在视她为“一个问题”。在桑得林汉或温得骚·卡斯特的正式晚宴上，她由于生病而常常不得不离开餐桌。她只是没有去床上，而是坚持要返回，相信尽力并且完成她的任务，这是她的责任。

如果日常生活是困苦，公共职责则是一场恶梦。威尔士的访问曾是一场胜利，但戴安娜感到她被受到的欢迎、巨大的人群及新闻媒介弄得不知所措。她骑着一只老虎，没有办法逃脱。前几个月，想到她自己要进行一次正式约会，她就发抖。当她接受她的第一个公共职责单独去扭亮伦敦西区里根大街圣诞灯的时候，她神经麻木了。她做一个简短演说——演说以快速的单调音发出——的时候，她感觉病了。那场约会后，她高兴地回家，回到白金汉宫。情况一点也没有变好。这个姑娘，若是扮演一个不说话的角，也仅是出现

在学校表演中，现在则处于舞台的中心。她自己承认，感觉到舒服地出现于她的令人惹眼的角色中之前，花费了六年时间。幸运的是，对于她而言，摄像机早已爱上了这个王室的姑娘。她的热烈的微笑和自然的举止是令每位摄像师欣喜愉快的事。摄像机的确撒了一次谎，不是关于她变得越来越漂亮了，而是她无力应付令人目眩的情景之后，掩饰起来的脆弱的人格。

她相信，她能通过努力而微笑，归功于她从她母亲那儿继承来的品格。当朋友们问她如何能在公众面前如此开朗地表现自己时，她说：“我获得了我母亲曾有的东西。不论多么残忍，你能感到你能上演最令人惊异的愉快表演。在那方面我母亲是位专家，我继承了它。它能把恶狼拒于门外。”

同时她深沉的责任和义务感迫使她因为公众的缘故而保持形象。一位亲密的好朋友说：“她的公众的这一面非常不同于私人的那一面。他们想让一位漂亮的王妃到来并接触他们，把所有的事物变成黄金。他们的所有忧虑都将被忘记。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个人压抑着她的内心。”

她常常不得不使自己总是苦恼于这些荒谬的事务。一会儿，她在清洁起居室的地板，另一会儿接受瑞典国王和女王送的一双黄铜蜡棍或与某国总统小谈一阵。幸运的是，她的教养已给予她社会训练，去应付这些情形。这也是因为王室的联合结构意味着每个人保持他们自己的领域。

这个尚缺乏经验的王妃还有两间屋子要去布置和装饰。查尔斯王子敬慕她的风格和色彩感，就把装修的重任留给了她。不过，她得需要专业的帮助。她接收了她母亲的朋友——一个南非出生的内部建筑设计师，他装修了她自己的家——的建议。他着手在肯辛顿宫和海戈沃的寓所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在八点到九点。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富有鉴赏力地尽可能实际地把许多结婚设施提供给他们的新家。一个来自18世纪惠灵顿公爵和公爵夫人的旅行小衣橱，一双来自百慕大人的乔治亚椅子和来自苔伯利邻近村庄的锻造铁门仅是一个象征陈设，它们已传给了这对王室夫妇。

戴安娜怀孕时呆在白金汉宫的大部分时间，画工们和木工们在他们的伦敦新家工作。直到威廉王子出生前五周，这对王室夫妇才移到肯辛顿宫，在那时，戴安娜真正处于山穷水尽之地了。她不断地被摄影师们注视和报道，同时各报也在评论她的一举一动。王妃对此一无所知，女王早已把弗莱斯特街的报纸编辑们召集到白金汉宫，在这里她迫使秘书要求戴安娜应当被给予稍许的安静和隐秘权。这种要求被忽视了。

一月，当查尔斯和戴安娜飞到巴哈马的温得脉岛的时候，他们被两家小报的代表跟踪。那里，王妃已有了五个月的身孕，她身着一件比基尼泳衣跑过海浪时被照了相。她和查尔斯对于照片的出版十分生气，与此同时，宫里反映了他们的愤怒，他们评论道，这是“不列颠新闻之中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出版社、王妃与王室之间的蜜月就这样过去了。

这些日常媒体十分迷恋戴安娜，进一步给她早已过于绷紧的精神和体能以重负。食欲过剩症，孕妇晨吐，她的行将崩溃的婚姻使她的生活不能宽容。传媒感兴趣于即将到来的分娩，也使他难以忍受。她决定利用人工助产，即使他的妇科医生乔治·平克引用这样的说法：“分娩是一个自然过程，应该自然对待。”她的直觉告诉她婴儿很好。“一切都很顺利，”她对一位朋友这样说。

她的努力，就像她的怀孕一样，似乎是困难得难以进行。戴安娜连续生

病，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平克先生和他的同事们考虑到要实施一场紧急手术。她努力期间，体温急骤上升，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对婴儿健康的关注。最终，戴安娜进行了脊椎基上的脑膜外注射，她能够生下孩子，归功于她的努力，而没有求助于镊子或一次手术。

1982年6月21日上午9点3分，人们十分欣喜，戴安娜生下了儿子——继承者，举国欢庆。女王来看望她的孙子，她看着这小小的襁褓，毫不掩饰他说：“感谢上帝他的耳朵不像他父亲。”虽然对于王位而言，排行第二，仍然正式称之为“威尔士婴儿”，这花费了夫妇俩几天的时间讨论，最后才起了名。查尔斯王子那样承认：“我们已想到了一二个。有一点争论，但我们将会发现一个。”查尔斯想叫他的长子为“阿瑟”，次子起名为“阿尔伯特”，这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认同。而戴安娜则选择了“威廉”和“哈里”，他丈夫的选择用在孩子的中间名字上。

时机成熟了，她同样决定了孩子的上学。查尔斯王子认为，他们应当送交玛贝·安得逊养育，玛贝·安得逊是他孩童的保姆，然后由一个管理人员在肯辛顿宫的私人住所进行孩子最初几年的教育。这是查尔斯王子曾被养育的方式，他想要他的孩子们这样接受教育。戴安娜建议，她的孩子应当与其他少年那样去学校上学。她相信，她的孩子在外面世界长大成人，而不应被藏在王室人为的环境之中，这是必然的。

在王室安排的程序限制之内，戴安娜企图尽可能正常地把孩子抚养大。一个孩子从一个父母形象传递到另一个父母形象时，她自己的童年已有了由精心安排的情感伤害。她决定，她的孩子不能被夺去她和她的兄弟厄尔年轻时所渴望的拥抱和亲吻。巴巴拉·巴尼斯——勋爵和格林康尼女士孩子的保姆——被雇佣，显而易见，戴安娜主动关照她的孩子的养育。开始，她亲自哺乳这孩子，这是她与她姐姐萨拉老要讨论的主题。

一段时间内，做母亲的欢悦超过了她的饮食混乱状况。曾在威廉出生三天之后到肯辛顿宫拜访过她的卡罗琳·巴塞罗米回忆道：“她自己和婴儿都处于激动之中。她的一切都很满意。”这情绪是富有感染力的。曾有一段时间，查尔斯因为孩子养育的惯例，他对此的热情使他的朋友吃惊。“我希望做一些挖掘的事儿，”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告诉王子的财产托管秘书哈罗德·海伍德。“但这地面如此坚硬，以至于我的铁锹铲不进去。所以我期望改变去洗尿布。”随着威廉的长大，关于王子与他的儿子一同洗澡的传闻，威廉把鞋子冲到厕所的传闻或查尔斯减少约会与家人在一起的传闻慢慢传开了。

还有更加隐秘的传闻：戴安娜遭受了食欲缺乏神经症；查尔斯王子关注她的健康；她开始对他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工作人员施加更大的影响。事实上，王妃既遭受了食欲过剩症，又遭受了产后情绪忧郁症。去年的事件令她精神枯竭，同时她的体力因慢性病而几尽损耗。

威廉的出生，以及后来的精神反应，引发了她对丈夫与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友谊所怀有的愤怒情感。他没有按时回家的时候，她流着泪水、拨着令人惊恐的电话，当他远离家的时候，她彻夜难眠。一个朋友清楚地记着王妃流泪给他拨打电话。戴安娜偶尔听到她丈夫在轻便手提电话中谈话，当他正在洗澡的时候。当她听到他说：“不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会永远爱你，”她为此心烦意乱。

她终日泪流满面、紧张万分，极度忧虑地关注她的婴儿——“巴巴拉，

他好吗？”她就会问她的新保姆——而忽视了她自己。这是一段极其孤独的时间。她的家庭和朋友们现在正处于她的新生活的边缘。在这同时，她知道王室认为她不仅是一个问题，还是一种威胁。他们都深深地关注查尔斯王子决定放弃射击，还有他向往素食主义的嗜好。因为王室在苏格兰和挪佛克有处巨大的田产，这儿可以打猎、射击和钓鱼，田产是陆地管理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非常关注其未来。戴安娜责怪她丈夫心情的变化。这是一种对她的位置的极令人忧虑的误导。

戴安娜感觉到，她不能够去影响她丈夫的行为。他的个人全部服装的变化是一件事，传统的国家法则的激进改变又是另外一件事。事实上，查尔斯恰恰公然改变到素食主义，可以很适当地归于他以前的卫士保罗·奥弗色——他曾与王子在一次长途卡车旅行途中争论有关无肉饮食的好处。

她同样开始看到这块土地是她合法的权利。在一次与戴安娜的激烈争论中，查尔斯阐明了王室的观点。他以明确无误的措辞告诉她，他的父亲——爱丁堡公爵——已同意如果在五年之后他的婚姻没有效果，他将回到他的独身习惯之中。在激烈时刻的这些表述，这些情感是否是真实的，已在主题之外了。她每一次处理她的合法性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把她置于她的防护结果之中。

她的情绪在巴默若变得更为消沉了。天气几乎使她提不起精神，连日来，阴雨绵绵，当王妃离开城堡踏上去伦敦的路途时，传媒得出结论，她厌烦女王的海兰德修养处，想去购物。事实上，她返回肯辛顿宫，为了对她的慢性忧郁病进行专业治疗。过了一段时间，许多心理治疗医生和心理学家给她做了诊断，他们对她的各种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一些人建议服药，正如同他们在王妃怀有威廉时所建议的那样，其他人则试图进行精神探查。

首先去治疗她的是著名的荣格派心理治疗医生艾兰·麦克格拉汉博士，他是劳伦斯·范·得·鲍斯特的朋友，在肯辛顿宫附近开了一家便利的咨询室。人们引诱他去分析她的各种梦境，并且鼓励她，在他讨论它们可能含有的隐蔽的信息之前，把它们记录下来。她后来告诉朋友，她并不相信这种治疗方式。结果，他不再进行他的这种访问。不过，他卷入王室的事儿并没有为此终结。过去数年中，他与查尔斯王子讨论了许多秘密事情，王子曾定期光顾他的咨询室。

另外一个医生戴维·米切尔更加关注讨论和分析戴安娜与她丈夫的谈话。他每晚都来看她，并且询问她，让她详细叙述那天的事件。她坦白承认，他们的对话更多地是由泪水组成，而不是话语。还有其他来看王妃的专业顾问。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观念和理论，戴安娜并不感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能接受并理解她头脑和心灵中矛盾的真实本质。

11月11日，戴安娜的医生米歇尔·林尼特向她以前的西赫斯钢琴家林利·斯尼普提到他对戴安娜健康的关心。她在她的日记里记录道：“戴安娜看起来很美，很消瘦（她的医生让她增加体重——她没有食欲）。我询问起威廉王子的健康状况——昨夜他睡了13个小时！她说，她和查尔斯是着迷的父母，他们的儿子简直是个奇迹。”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她处在深深的绝望中时，宣传材料的浪潮转而反对她。她不再是传闻中的王妃，而是皇家购物狂，她花费大量的钱财，不断陈列展示新的东西。正是戴安娜，对稳定的王室工作人员负有责任，过去的18个月中他们曾放弃自己的服务。并且正是这王妃，她指责迫使查尔斯抛弃

她的朋友，改变他的饮食习惯及他的衣柜。即使女王的新闻秘书也曾把他们的关系描述为“一片喧闹”。有时，当自杀的阴暗想法不断围绕她的头脑时，爱扯闲话的专栏作家尼格尔·迪姆斯特把她描绘成“一个魔鬼和一只怪物”。这是一种对起初情况令人惊异的拙劣模仿，戴安娜对此非常在意，耿耿于怀。

事实上，戴安娜努力挣扎在危难中保持镇静，更不用说从事一种重构计划的激进管理。她承担了传媒愉快地称之为“宫里的预谋者”的责怪，它把王妃描述成“吼叫的老鼠”。一时盛怒之下，她告诉詹姆士·怀特克：“我想让你理解我并不对任何劫掠负责。我不想解雇人。”随着爱德华·安德尼的辞职，她爆怒了。爱德华·安德尼是王子的私人秘书和王室成员，自乔治五世时代始就曾帮助引导君主。

实质上，戴安娜与安德尼相处得很融洽，她把她引荐给许多妇女，她视她为侍奉王室的夫人，而她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制表人，总是竭力试图使身处困境的单身汉与无所约束的小姐结合。王子的忠实男仆史蒂芬·巴里——他后来死于艾滋病——听任这种责怪归于戴安娜。当他向她谈论要离开时，她的期望和蜜月巡游期间观看太阳沉到地中海那边一样多。就像王子的侦探约翰·麦克里安和几个其他曾在王子独身期间服务于他的工作人员一样，他知道一旦他安全地结了婚，就该离开了。事实证明如此。

她努力地处理好她的婚姻和王室生活的现实情况，戴安娜感觉到，她实际上能够应付并能够对王室和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1982年9月当摩纳哥格雷丝王妃死于车祸中时，她决定去参加她的葬礼。戴安娜感到欠这个女人的感激之情，18个月之前在那第一次具有创伤性的公共约会期间她曾很温柔地对待她，她也同情像她那样从外面世界进入皇家世界的人。开始，她讨论她想要与丈夫一道去参加葬礼。他疑虑重重，告诉她要取得女王私人秘书的赞同。她给他送了备忘录——王室交流的通常形式——但他的答复是否定的，认为仅是用很短的时间做那项工作，也是不可能的。这次，她直接写信给女王，女王没有对请求提出反对意见。这是她第一次代表王室的独身国外旅行。

其他方面的挑战也正在开始。政府邀请他们参观澳大利亚的时候，威廉王子仍在爬行阶段。传媒之间，关于戴安娜如何蔑视女王带威廉王子到她“第一次主要的海外参观，存在许多争论。事实上，是澳大利亚总理在这个决定中发挥了作用。他写信给这对皇家夫妇，说他理解一个年轻家庭所面对的问题，并邀请他们带上王子。直到那时，他们才协调好，留下他，进行计划中的四星期旅游。总理的关怀态度使他们延长了参观，包括到新西兰的两星期旅行。女王的许可从来没有得到请示。”

参观期间，威廉呆在乌马格马——南部新威尔士一块4000英亩的绵羊牧场，还有他的保姆巴巴拉·巴尼斯和各种安全人员。他的父母只能在一个兴奋的时间内偶尔休息期间与他在一起，至少戴安娜知道他在同样的天底下。他在国内的情况是巡视期间有用的谈论点，戴安娜特别高兴与人聊起他的进步。

那次参观对于戴安娜的忍耐力来说是一次检验。她体验到那种不加悔恨的热情，自此之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一个1.7亿人口的国家中，大约有一亿人在他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观光时旅行来看他们。有时，欢迎他们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在布列巴尼，30万人挤在城市中央，在极高的气温的烘烤下歇斯底里地狂奔。王室随行人员没有一人——包括威尔士王子

——经历过这种谄媚。

这些最初的日子造成了创伤。她的生理节奏由于跨时区高速飞行而得到破坏，忧虑并得了饮食过剩症。她在第一次艾丽丝·丝普伦丝航行学院约会之后，与王室侍从小姐安妮·伯克威斯—史密斯互相安慰。戴安娜哭肿了眼睛，紧张不安，精疲力尽。她想威廉，她想回家，她想要到艾丽丝·丝普伦丝除外的任何地方。即使是安妮——一个成熟的、实际只有29岁的侍从小姐——也被弄倒了。第一个礼拜是严峻的。她被扔进深深的漩涡之中，这是一个沉没或游上来的问题。戴安娜依赖内在决心，设法保持平衡。

戴安娜期待她丈夫的领导和指引的时候，新闻界和公众对这对王室夫妇的反应方式只是在他们之间搞破坏。在威尔士，当查尔斯王子在游行期间走过他们街道的这一侧时，人群抱怨不止。新闻报道的焦点在于王妃，查尔斯被限于一个跑龙套角色。后来，他们对加拿大三个礼拜的访问，也同样如此。正如他们家庭内一位以前的成员所解释的：“他从不期望这种反应。毕竟，他是威尔士王子。当他走出汽车，人们就咆哮起来。这伤了他的自尊，并不可避免地使他产生了虚荣心。的确很令人丧气，这就是他们现在为何果真使得一切都分离的原因之一。

公开时，查尔斯以优雅的态度接受了修正了的现状；私下里，他责怪戴安娜。戴安娜则说，她不寻求谄媚并成为传媒的注意力。对于一个妇女而言，遭受到来自与自我形象直接相关的疾病的折磨，每期报纸和杂志封面上的笑脸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最终，那次折磨人的旅游的成功标志着她皇家生活的转折点。她出去时是一个女孩，返回家就是一个妇女了。这一点也不像在几年内她能从事的一次转换，但它标志着她的内在精神的缓慢恢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她失去了控制，不能处理她的新的王室角色的每日要求，现在她形成了一种自我确信和经验，使得她在公共舞台上活动。仍然有泪水和创伤，然而最糟糕的已过去了。他们在话语中，谈论着他们的假日、晚宴和新的工作，似乎世俗事务能与作为国际超级明显的新形象相比。但对于戴安娜而言，这种谈论标志着自由，她不能再拥有的自由。

在这同时，戴安娜不想再让她的朋友在那样一种悲惨的、不幸的状况中看到她。她有点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想在和平和隐秘处舔平她的创伤。随着她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之游，她感受到很有信心去更新她的友谊。她写了许多信询问每一个人的情况，他们在做什么事。其中的一封就写给了亚当·罗素，在当地的意大利旅馆她曾安排会见他。

他看到的这个妇女完全不同于他从滑雪坡上认识的那位幸福的、淘气的女孩。戴安娜是个非常孤独的、不幸的年轻妇女。“她真正地感到笼子的束缚，焦躁不安。在这同时，她不能与他们很好相处。”他回忆道。

她生活中最大的享乐的事情就是坐下来制做烤吞豆和观看电视。“那是我理想的乐园，”她告诉他。戴安娜新生活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苏格兰场的保镖的出现。她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与他们处理好关系；一位武装警官的接近是现在要进入镀金笼子的最强有力的提示。几乎很少有诸如这些——她还能在汽车音响中收听最喜爱的作曲家的作品——私人机会。她现在不得不总是考虑另外一些人的希望。

早些日子，她能把武装的苏格兰场保镖抛在一旁，乘车到伦敦中心的夜晚“狂热一阵”。一次，她被一车兴高采烈的阿拉伯年轻人追赶着通过大街。

今天她更喜欢驱车到一个喜爱的南部海滩去，以便能够享受风吹着她的头发和脸上浓烈的海风气息。她喜欢水，不论是内河还是大海。在这里，她喜欢去想，与自己交流。

保镖的出现，把她与她的家庭和朋友相分离。正是如此，她现在是一个匿名的恐怖分子或一位不知名的疯子可能的目标。佐玛尔绑架安妮王妃的流血企图仅距白金汉宫数码之远，一个被解雇的工人米歇尔·菲根成功地进入女王的卧室，只是王室所面临的不断而来的危险的充分证据。戴安娜实际上明显地面对了这种不断出现的威胁。她去黑尔福德特别空中服务总部，在这儿她经历了一个“恐怖驾驶课程”，从中学到了处理可能的恐怖主义进攻或绑架企图的基本技巧。她的“敌人”向她的车投掷闪光雷和烟雾弹，以使训练尽可能真实。另一次，她去爱克斯·劳顿的李普斯·黑尔——这儿有来自都市警署的警官——接受武器训练。在这儿，她学到了如何去处理 38 毫米口径的史密斯和威尔逊左轮手枪以及海克勒机手枪。

王室参与的一年一度的阿斯科特赛马会即将到来，从女王到威尔士王妃都受到邀请。王妃戴安娜坐在温特索城堡的家中拟定一个传统的家庭聚会的客人名单。王妃打算邀请两个出身高贵而可能被王室一族接纳的单身淑女做客，这就是她的两位女友，苏西·冯威克和沙娜·福格森，沙娜为查尔斯王子的马球经管老罗纳德·福格森的女儿。

天性活泼、又有一头红发的沙娜，伙伴们昵称她叫福姬。她首次与戴安娜相遇时，戴安娜正和查尔斯王子处在甜蜜浪漫的爱河之中。查尔斯王子在考特里公园打马球，那儿与沙娜母亲的娘家住宅相临，由于上一代的亲戚关系，沙娜和戴安娜是听其名而不见其身，很早就想相识了，她俩一见面，很快就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沙娜被邀请参加了戴安娜的婚礼，以后成了王妃住伦敦南郊克莱费姆区的王妃的公寓的常客。

在拉芬德尔花园的家中举行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戴安娜与帕蒂·麦克拉里相识。帕蒂是一位赛车手，他正和沙娜处得非常不愉快。帕蒂于 1985 年 6 月的一天在温特索城堡的入口处曾踢了沙娜，因为沙娜与一个足球运动员初次相遇，沙娜就将其带到她房间中，她的房间在女王的侍女室的旁边。在她房中的床边上有一张卡片，上有女王的密码纹饰，内容是这一天的工作，如：告知吃饭的时间，桌子的安排，当然也注明请各种各样的客人到赛马场，客人应乘着什么样的车。尽管她家这么多年和王室互有来往，有些东西还是令沙娜不明白。沙娜准时来到格林画室（饮茶的地方），她突然发现安德烈王子就坐在她身旁，安德烈王子刚好离开了皇家海军航空部的职责。

沙娜和王子安德烈似乎一见钟情，相互间的关系一下子就近了不少，也很随便。王子开玩笑似的要把巧克力空心小甜饼喂给沙娜吃，沙娜拒绝了，手指头点了一下王子的肩，说她的饮食太好，不能再吃，不然……“有顺从的开端，将会有良好的回忆”。8 个月之后王子在订婚之际回忆说。戴安娜不觉中成了牵红线的人，事实上她也从未觉察到她小叔子和她要好的女友之间浪漫的火花。不管怎么说，沙娜卷进了一个长期的爱的交战之中，她对帕蒂旧情难忘，而安德烈和一个名叫凯塞林·斯达克的美国女影星绯闻不断，凯塞林却是一位性感明星。

戴安娜对凯塞林的印象较好，她见过安德烈与凯塞林在一起。戴安娜从幼年时就了解安德烈，并意识到隐在热闹和光环后面的是比安德烈王子自己所承认的更大的孤独感和敏感心。当安德烈作为直升飞机的引航员参加马岛

之战时，连查尔斯也嫉妒。当他从军营回家时，生气勃勃，有压不住的成熟的东西表现出来，甚至他的最好的朋友也从来没见过他成为雄心勃勃的人。安德烈闲暇时，喜欢看卡通片、看录像，或者漫步王宫的房厅，与厨工聊天，或者看戴安娜的芭蕾舞练习。戴安娜看过凯塞林以一种轻柔、安静的、无限的耐心和奉献精神给予安德烈所需的友情和安慰。因此当安德烈开始与沙娜约会时，戴安娜便作为他俩的后盾。她告诉沙娜说：“如果你需要，我就会及时帮忙。”当他们恋情在发展，王妃同意了安德烈的请求，让他俩在哈伊格拉夫过周末。正如沙娜的继母苏姗·福格森说的那样：“一周一周过去了，他们越处越好，这根本没有其它问题。”事情并不复杂，因为进展顺利。关于这事只会是一宗好事，是一件真正的爱的故事。当然，如果没有威尔士王妃的协助，他们的恋情在最初就会困难得多。王妃让他们轻松见面，大家都明白，以安德烈王子的所处地位，会见妇女是件困难的事情。

和戴安娜的浪漫故事一样，事情开始走上正轨，女王邀请沙娜会面，那是1986年元月。不久，查尔斯和戴安娜带沙娜去克罗斯特斯滑雪。戴安娜借给沙娜一件黑白相间的上衣，在访问安德烈王子于伦敦港的一艘海军军舰上，娴熟地把沙娜介绍给大众媒介，让沙娜在公众的面前，举止文雅得体。比起这位初入皇室的未来王妃，戴安娜似乎在镜头面前十分自如，她以一种内外炫耀的惊人的美征服了世界。

结婚、成家、生子这些事仿佛已成为过去，最终戴安娜成为皇家的一员。不管怎么说，自从她订婚以来，她不时出现在媒介灯光之下。几星期前，她和查尔斯在家中接受了老练的大牌记者阿拉斯泰可·帕奈特的专访，她对于能冷静沉着、清楚地回答了这位记者的问题感到高兴。事实上王室的成员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同样在这段时间，上流社会仍对于她在皇家歌剧院、考文特花园与芭蕾明星威妮·斯利普的举止不得体而颇有微辞。何况那些演艺界的人在肯辛顿王官的画室排演节目时，偷偷演奏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歌曲，王子查尔斯为了帮助戴安娜的计划，在皇家包厢中观看了节庆的演出。

在演出结束前她离开了查尔斯，未等招呼她上台，她已换了一件银丝闪闪的衣服，当她们演出她们拿手戏时，观众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呼声，她们谢幕多次，王妃甚至对着皇室包厢行屈膝礼。在公众场合，查尔斯王子也承认他自己被王妃的表演弄得不知所措，在私下他却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王妃行为的不满。他说她太不严肃、太浅薄，爱出风头。

戴安娜逐渐意识到查尔斯对她的不满。无论她做什么，多么努力地去，她只是想努力地证实自己。查尔斯这种反对的态度深深地伤害了戴安娜的心，她感到心力交瘁。在筹办沙娜与安德烈王子婚礼的那段时间，他们夫妇俩曾前往温哥华为大型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剪彩，而这一次，查尔斯对王妃显得更是漠不关心。在他俩启程之前，关于王妃的健康状况就有很多议论，一些小报甚至用“像笔一样纤瘦”来形容她的身材。一度有人谣传戴安娜在苏格兰一座城堡中消夏时，她的鼻子曾做过美容术。因为戴安娜在过去的四年中身体每下愈况，人们自然而然地猜想可能是做整容术带来的后果。实际上，王妃之所以身体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长期暴食或厌食这些不正常的饮食造成的。她还是很幸运，体内基本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还不曾给她带来脱发、皮肤衰老或牙痛这样的痛苦。

在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查尔斯王子夫妇访问了加利福尼亚，这一次戴安娜昏倒了，因而有关王妃的饮食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王妃一直都很贪食，

想方设法都要用早餐。而在这次访问前，她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只是在飞往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的旅途中，吃了一根巧克力棒。同行的人都在欣赏海岸边大片茂密的植物，戴安娜却感到很难受，她看上去脸色苍白，像个死人一样。她靠在查尔斯的肩膀上，呢喃着：“亲爱的，我想我是快死了。”说完立刻从查尔斯的身边滑倒了。戴安娜的侍女安妮和他们的代理私人秘书大卫·罗伊克夫特把王妃送到她的房间里，随后戴安娜恢复过来。

戴安娜好些后，又回到查尔斯身边，而她的丈夫没有一丝的关怀和同情。相反地，他对她刚才的样子感到不快，用一种粗暴的语气告诫她，如果她觉得很虚弱的话，就应该独自呆在房间里。王子一行下榻在能俯瞰温哥华港全景的泛太平洋饭店，戴安娜回到她顶楼的套房里，一下子就倒在床上，暗自哭泣。她太累了，没有吃东西，又被她丈夫这种冷漠的态度刺伤。尽管她曾想到过会是这样的情形，但查尔斯的语气再一次伤了她的心。

在舞会休息时间里，有人建议王妃不参加当晚的官方晚宴，应该回去休息，这建议考虑到王妃身体太弱，是合乎情理的。查尔斯则坚持让戴安娜坐在首席的她的位置上，他争辩说，假设王妃缺席，会引起不必要的敏感。现在，戴安娜意识到她的身体需要帮助，而她是不可能在任何时间或场合表现出她的忧虑不安。和以前不同，王妃让医生随行，以便能诊治她的失眠症。戴安娜努力完成访问的责任，但当她抵达日本时，她看上去是那么的苍白、心烦意乱、身体虚弱。甚至回宫后心情也没有好转。皇室的婚典就要举行之前，巴里·曼纳克却调离了皇宫。巴里曾是戴安娜生活圈子里唯一一个可以与之诉说她诸多痛苦的人，譬如她的病痛、被孤立的忧郁以及处在被皇室视为外人这样尴尬的境地。巴里被调离了，戴安娜更感到孤独无助。

约克公爵夫人沙娜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使戴安娜的日子更难过。花样百出的约克夫人像一股激情澎湃的暖流，她初次来到巴尔摩城堡度假，就让戴安娜感到厌烦。公爵夫人似乎兴致过高，她陪女王骑马，与爱丁堡公爵驾车兜风，以获得女王母亲的欢心。她左右逢源，善于迎合他人，即使是她的老情人帕蒂·麦克拉里那帮复杂又粗鲁的朋友也相处很好，如今她这种特有的个性又成功地扮演了王室的新角色。

公爵夫人年龄比戴安娜大，生活经验也更丰富。戴安娜文静、忧郁、身体虚弱，而约克夫人则正好相反，她活泼好动，身体健康。约克夫人很快融入了王室的生活，而戴安娜像个神秘的陌生人将自己同大家隔开。当约克夫人给王室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家都相处融洽。查尔斯王子很自然将自己的王妃和约克夫人做了比较，他甚至要求戴安娜：“你为什么不能更像福姬（约克夫人）那样呢？”然而，当他将戴安娜与他最爱戴的皇太后做比较时，他又会感到轻松一些。

戴安娜深感迷惑，她美丽的容貌为成千上万的杂志封面增色生辉，但她的家人从未给她任何鼓励、祝贺或忠告。让她感到诧异的是王室家族却对福姬如此青睐，这个看法在查尔斯王子和王妃作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客人出现在玛瑞温特宫时得到进一步证实。有谣言传说王妃和卡洛斯国王关系暧昧，事实上，卡洛斯国王和查尔斯更亲密。而卡洛斯在戴安娜眼里不过是一个贪玩的孩子。这一次度假对戴安娜是一个灾难，她病了将近一星期，查尔斯则受到主人热情的款待。消息传到王室，戴安娜再次成了一个问题，查尔斯则再次质问她：“你为什么不像福姬呢？”

当不再有人支持戴安娜，不赞成和批评的气氛也削弱了王妃的自信心。

戴安娜的问题由于王室的期望而显得更突出了。本质上说，王室的男性凭口才，女人靠容貌。戴安娜的美由容貌来决定，而不是取决她取得的成就。很长一段时间，王妃接受的角色是作为其丈夫温顺的妻子，占星术家弗里克斯·利勒这样说：“她碰到的最坏的事之一是她被当作偶像崇敬，而这并不允许她向自己喜欢的方向前进，比如有关完善和楷模之类的东西。”

戴安娜由于简单的“存在”而受到赞誉，正如她的前任顾问所说：“她不过被王室看作理应是一匹会穿衣饰的‘马’和服从恭顺的妻子。如果要确定说，她受到的赞扬也只是对服装选择的品味高，穿着美丽迷人。要是别人挑选，那也得不到人们的青睐，只有威尔士王妃才赋良材。”在查尔斯王子及其家庭甚至传媒的眼中，他们更欢迎约克公爵夫人那种活泼、独立而又朝气蓬勃的健康妇女形象，认为她应该成为王妃学习的楷模。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怂恿戴安娜做得像约克公爵夫人那样。

戴安娜的行为开始出现很大变化。在一次安德烈王子搞的男性社交聚会中，戴安娜和福姬居然穿着一身警官装束强行闯入。她们把安德烈王子的轿车停放在白金汉宫的一个出口处，随后来到一家夜总会喝香槟和饮料。依照法律规定，装扮成警察是犯罪行为，这一点受到几位爱挑剔的议员的指责。一段时间里，王室家族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还有一次，公爵和公爵夫人在温特索城堡举行晚宴答谢为他们筹办婚典的众人，又是福姬怂恿大家穿着衣服跳进游泳池嬉闹。在温特索过圣诞节的那些日子，举办了多次舞会，迪斯科音乐也整日响个不停，福姬甚至怂恿戴安娜和她一块跳康康舞。

当这两个女人陪同她们的丈夫去科罗斯特斯滑雪时，则是她们在公众面前的首次演习。第一天他们一起在镜头前接受媒体采访，十分滑稽的是一年一度的度假滑雪都使大批的摄影记者扛起他们的支脚架，扫开一处的雪，将镜头调整好焦距，各式各样的支脚架摆在她俩的前面，王妃她们两个觉得这些人有点傻气，站在一块冰做的台子上，相互间你推我攘，互相取乐。直到查尔斯王子严厉地说：“准备好了。”她们才停止打闹。王妃那么点的幽默感稍冒火花便又被扑灭，变得无精打彩起来。令那些摄影记者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在当天下午可以到王子所居住的地方去为王室成员拍照，王妃指着她的夹克衣上的商标牌，开玩笑说：“我为自己颁奖，但没有人会愿意这样。”这也即是她表现出的潜在的自我怀疑。她们在沃尔夫冈的别墅里举止也很轻浮，甚至用枕头相互打闹。然而这种如同女学生外出游览的形象显然是不足取的。正如一位王室的贵宾所评论的那样：适当的玩乐是可以的，但在王室成员中，特别是在查尔斯王子面前，你必须注意举止得体。尤其是要讲究合乎礼仪。

有一次，安德烈和沙娜在别墅看录像，戴安娜独自出去了，她来到当地的一家迪斯科舞厅，和一个叫彼得·格林纳的人跳舞，还跟安东尼奥·菲利普·唐纳一块儿聊天，唐纳是沙娜几时的伙伴。实际上，在公爵夫人进入王室之前，她的结交十分广泛，查尔斯王子也让沙娜邀请两位单身男士和他们一道度假。这样就能保证戴安娜和其他不喜爱滑雪的女士们也有合适的人陪伴她们。公爵夫人选择了唐纳和大卫·沃特豪斯两位男士参加他们的活动。唐纳是一个商业银行家，他后来被描述为“超人般的人物”，而大卫是皇室骑兵部队的军官。当这伙人大多数都在滑雪道外面练习滑雪时，唐纳和大卫正站在坡势较缓的地方陪着戴安娜王妃和保守党议员尼古拉斯·索曼斯的前妻凯瑟琳·索曼斯，他们已经处得很熟了。戴安娜发觉沃特豪斯很有幽默感，

非常有魅力；相比之下，菲利普只是个“奶油小生”而已。事实上，王妃和菲利普的姐姐米莉交情不错，米莉在国家电台任职，主持呼吁“援助伦敦儿童”工作。

夏季来临，查尔斯王子和王妃这桩摇摇欲坠的婚姻又出现了裂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次很乐意提供房子给这帮滑雪的人搞家庭舞会。这帮人又带了很多朋友来参加这次聚会，当专门制造流言蜚语的专栏作者不怀好意地报道戴安娜和唐纳单独呆在唐纳父母的住处时，那么一大伙人竟然轻而易举地被人们忽略了。

由于王室家族中年轻成员举止不端而造成的日渐增多的公众敏感程度，并不亚于公众对查尔斯王子及其王妃婚姻的关注。福姬初入王室那段日子带来的活泼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曾使人耳目一新、备加推崇，现在却开始让人感到厌烦。戴安娜事先被她的占星术家彭妮·桑顿警告过，那是在1987年春天王妃拜访彭妮时。她告诫戴安娜须小心谨慎，否则将会为后几个月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当戴安娜前往桑赫斯特观看军官阅兵式时竟发出了格格的笑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她四月间在滑雪场斜坡上的轻佻举止而遭到的指责。随后她为自己辩解，说是因为指挥官的小玩笑以及自己演说前的紧张导致发生了紧张不安的笑声，很不走运的事又发生了，两个月后举行的阿斯科特赛马会时，戴安娜和沙娜用伞去戳她们的朋友路路·布莱克的后背，这一瞬间的小动作竟被记者拍到爆了光，舆论哗然，戴安娜再次被要求做深刻的自我检查。

公众异口同声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每日快报》评论道“轻浮无聊之极”，对此嗤之以鼻，大多数评论家则认为这位女人的举止像一个肥皂剧的女演员。戴安娜出格的行为在出席波费特公爵儿子——伍斯特侯爵与女演员特蕾西·沃德的婚礼那天表现得尤甚。查尔斯王子很早就走了，而王妃和包括画廊老板大卫·科尔、画商格瑞·法雷尔和菲利普·唐纳在内的一大帮人通宵达旦地跳舞。戴安娜跳舞的风格热烈，很容易遭受非议，而人们似乎忽略了查尔斯整晚上都在和卡米拉密谈这一事实。

菲利普·唐纳的名字再次被曝光，这次是被错认成戴安娜参加在温伯勒体育场举行的大卫·波威音乐会的同伴。事实上，与王妃在一起的是大卫·沃特豪斯，他在与戴安娜讲话时的情形被记者拍了照，当时，挨着王妃站的还有威斯科特·林勒，照片却把他的像剪去了。戴安娜看到刊登在周一报纸上的这张被加工过的照片，伤心得哭了。她知道传媒热衷于炒作她的男朋友，很懊悔为什么让大卫·沃特豪斯坐得离她那么近。这是一次有益的教训，此行她受到了猛烈的指责，还包括她穿一条皮短裤出席音乐会这一细节。戴安娜是在试图模仿福姬，但白金汉宫的人却认为作为一位未来的皇后，她的着装很不得体。

更糟的还在后面。9月22日，查尔斯王子独自飞往巴尔摩城堡，戴安娜和她的孩子们仍住在肯辛顿宫。他们已有一个多月没见面了，两人的关系很紧张。王妃每次外出都很不安，唯恐被摄影记者盯梢，趁她不注意时拍照。有一次，戴安娜、朱丽娅·塞缪和大卫·沃特豪斯三人去看电影，从影院出来后，他们又被记者盯上了。沃特豪斯迅速翻过人行道的栏杆，钻进汽车溜烟跑了，然而这样似乎于事无补。在另一个场合，一个四处游荡的自由摄影记者声称他已经偷拍到王妃和沃特豪斯在一起嬉闹的镜头，两人看上去十分亲热。与此同时，在苏格兰的摄影师也忙碌异常，他们则在不停地追踪查

尔斯的行踪，捕捉有关王子的绯闻艳事。大名鼎鼎的“凯格”——特昂夫人，这位是王子单身生活中最信任的女友，她和查尔斯在一起的照片也被曝光。然而，却没有任何有关卡米拉的报道，她可是王子私宅的常客啊。

在公众都没有注意到卡米拉这个重要人物的存在时，戴安娜王妃早已知道这位卡米拉成天都和查尔斯“泡”在一起。她的心燃起了怒火，传媒对于王子和她的所为显然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样恶毒的攻击总是针对她这个弱女子，这是不公平的！当她的丈夫和卡米拉的关系几乎是公开化时，她却总是被指责与一些男人有染，并以大版头条标题位置刊出这些所谓的“绯闻”，然而她是清白的。菲利普·唐纳、大卫·沃特豪斯以及后来出现的吉姆士·格尔伯和吉姆士·海威特上尉都意识到他们的特殊角色，他们会见王妃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如今，王子和王妃的感情危机已不仅仅是被小报所注意，而且还引起了严肃的出版界、电台和电视台甚至外国传媒的关注。因此王室遭受了一次新闻媒体的狂轰滥炸，再次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为此，一位出入王室成员中经常充当一位老到的中间人吉米·萨维利提出了若干建议。十月里，人们都在推测查尔斯王子夫妇的婚姻似乎将走到尽头，吉米因而建议这对隔阂已深的夫妇去访问遭受洪涝灾害的德韦达郡，那样将会使公众对他们夫妻关系的看法有所改观。他还坚持说，如果那么做，在某种程度上对流言蜚语也是一种还击。

然而这次短途旅行并不像预想那样成功。戴安娜随同她的丈夫乘坐皇家空军的飞机飞往斯旺西市。在这不长的旅途中，气氛始终很沉闷。即便是面对成千上万前来欢迎的人群，王子和王妃之间的疏远与漠然一望可知。在未看到查尔斯之前，戴安娜已经是焦虑不安，但当她登上飞机后，她还是没想到查尔斯对她会有那么深的敌意。她小心翼翼地试着挑起话题，向查尔斯诉说因为四处追踪她的传媒使她度过了噩梦般的一段时间。查尔斯没有对她表现出丝毫同情。戴安娜接着解释，因为处在这样随时都紧张不安的气氛中，她很难继续她的社会工作以尽王妃的职责。查尔斯不以为然地说道：“天知道是怎么回事。”随后他不耐烦再听戴安娜讲话，剩下的时间对她不理不睬。很久以后，戴安娜把这件事告诉女友，她回忆着说：“太可怕了！要知道我是在向他哭诉啊！”王子的无情刺伤了戴安娜的心，也损伤了她的自尊心，她这次是真的太失望了。访问结束后，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处，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这件事对戴安娜的震动很大。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离开处处都有人监视的高墙耸立的肯辛顿宫，驱车来到她喜欢的多索特海滨，漫步在寂静的沙滩上，回想这几年发生的林林总总，往事历历在目。她清楚地意识到，曾对查尔斯抱有的一线希望，指望夫妻能重归于好，现在看来，是不现实的和不可能了。查尔斯对她如此冷漠无情，充满敌意，而她还在奢望重新开始，她是多么单纯啊，居然还抱有这种不现实的想法。她曾努力去模仿约克公爵夫人，那个曾让查尔斯十分欣赏的女人。她只不过希望自己能满足丈夫的要求，不惜迎合沙娜，可笑地一味去模仿她的所作所为。结果是这种荒唐的行为给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查尔斯逐渐疏远她，同时而来的是舆论无情的嘲弄和严厉的指责。内心里她并不习惯约克公爵夫人热衷的那种浮华无聊的生活圈子。戴安娜暗下决心，为了生存下去，她要找回从前那个真正的戴安娜，那个将自己的个性抛弃和淹没七年之久的女孩。现在是该面对生活的时候

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行为不由自主，只不过是满足来自她丈夫、王室家族和传媒的需要。从今以后戴安娜将为自己活着！经过这一段漫长的思索，她决定要勇于面对她的地位和命运的挑战。现在正是找回自信的时候了。

戴安娜王妃感到很难过，因她的度假滑雪被一场感冒弄得一团糟，她不得不在床上躺几天，1988年3月10日，一大早约克公爵夫人就出现在王妃的床前，他们住在克罗斯特斯城边的沃尔夫冈的休假小屋，那地方比较僻静。这时的公爵夫人也来此滑雪度假，在滑雪时不小心，掉到了山间的溪中摔伤了。

公爵夫人由当地医生做了身体检查，然后脸色苍白、摇摇晃晃的她被送到了休假小屋。正当她和王妃闲聊时，听到上空有直升机飞过，她俩都预感到可能有雪崩，将会影响滑雪聚会。在查尔斯王子的新闻秘书菲利普·麦克未到时，她们心中忐忑不安。麦克不知道王妃和公爵夫人在楼上，便对其他人说：“发生事故了。”不料却被楼上的王妃和公爵夫人听到了。他刚说话，她们就下楼来问发生什么事，这位爱丁堡晚报的前任总编，耸一耸肩说：“等一会儿再告诉你们。”戴安娜急不可耐要弄清到底怎么了，他才告诉她俩，山上斜坡出事故了，聚会的人中有一个已死亡。

坐在楼梯顶上静候着消息的传来，王妃两人仿佛度日如年，连喘气都害怕影响了对方的心绪。不一会儿，知道死的是一个男人。最后她们总算接到了威尔士亲王的电话，听起来他心情悲伤，情绪低落，他告诉菲利普他一切还好，不过休·林德赛却不幸身亡，休是女王的侍从，每个人都被悲伤所笼罩，公爵夫人禁不住流下了泪水，王妃也是心如刀绞，但她考虑了处理这事的最佳方式是立即做一下实际的事情。她把休的行李打包，而公爵夫人把休的护照送给查尔斯王子的贴身保镖托尼·帕克。王妃细心收检休的图章、表、黑色的假发，这些东西昨天被主人用过，今天人已不在世了。王妃把休的遗物整理好就送到楼下托尼房间，以便托尼携带方便。一晚上整栋小楼都是闹哄哄的，人来人往，寻问此事。一位瑞士的验尸官也来寻同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得知滑雪聚会的人们滑下一段有名的陡坡，雪崩发生了，休便因此而死亡。另一位受伤的人叫查尔斯·帕尔莫—汤姆金逊，他妻子的腿也在雪崩时受伤，手术动了七个小时。王妃最关心的是让查尔斯王子下山来，而王子却不愿放弃滑雪。王妃理解查尔斯的心情，但她告诉她丈夫必须为休的尸体送回英国负责。她又说明至少他们应对休的妻子做一点应尽的职责。休的妻子沙娜也是白金汉宫新闻处的受欢迎的成员，而且他们才结婚不到几个月，正盼望着有个孩子。

第二天聚会的人都飞回英国，飞机停在伦敦郊外的军方机场，休的妻子沙娜已有六个月的身孕，迎接装着其丈夫的灵柩从机上运下，在军礼之中缓缓行进。王室的人和沙娜站在一起，休的夫人悲痛到了极点，她和戴安娜王妃以及她的姐姐简妮在哈伊格罗夫住了几天，也不能不想着休死的这件事，她们一提及休时，就泪流满面，他的死使人难以忍受，又是身死他乡。

这个不幸也深深影响了王妃，这给她的教育意义在于她又要处理这件事，又要控制自己的心情，还要采取办法对付她的丈夫。克罗斯特斯的事件只是她自由选择自己一切的开始。

一个电话打来，是王妃的朋友卡罗琳·巴梭罗莫，为王妃的生活又敞开了一扇窗户，有一段时间卡罗琳曾考虑过要治疗王妃的过食症，敞让她多服一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但服用这些药物也可能导致她情绪低落以及犯困。

她便打电话叫王妃去看医生，但王妃不愿意和医学专家讨论自己的病情，卡罗琳发出最后通牒，要么王妃自己去看医生，要么她去请一位能保守秘密的医生来给王妃看病。王妃与斯潘塞的家庭医生通过话以后，后者为王妃推荐了莫里斯·李普希奇博士，他是一位治疗饮食紊乱的专家，在伦敦市中心的盖伊医院工作。莫里斯博士来到了肯辛顿王宫的画室，王妃感到莫里斯是那种人情通达、可以信赖的人。莫里斯不浪费时间，一开始就问王妃企图自杀几次，这却让王妃有些惊愕，但让博士惊讶的是，她承认有四五次都想到了自杀，他不断地向王妃提出问题，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最后才告诉她，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让她康复。事实上，他有信心保证如果王妃进食有方，她就会变成一个新人，甚至用不了六个月的时间。莫里斯博士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不在王妃，而是由于查尔斯王子的态度。在此以后几个月，他每星期都来看望王妃，鼓励她读一些有关自己身体状况的书，即使在她丈夫和家人察觉的情况下，也要坚持不懈，她翻动着书页，感到心情较好，她告诉卡罗琳：“这是我，这是我，我不是一个孤独的人。”

莫里斯博士的诊断增强了王妃的自我评价。她需要种种安慰和鼓励，但即使她开始了缓慢的康复，她丈夫还是取笑她的努力。在吃饭时，他看着她她说：“将来会不会又再次发生？多么浪费。”莫里斯博士的诊断是正确的，六个月以后显著的康复效果便是证明。她说她感到了新生，在开始治疗前，她一天之中会有规则地发病四次，现在减少到了每三周一次。但如果她随王室成员在巴尔莫罗、桑丁海姆或温特索休或聚会，紧张和压力又会再现。在哈伊格罗夫也一样，在这里查尔斯邀请不少朋友来聚会，比如安德烈、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等人，这些朋友的到来都让她感到压抑，甚至恐惧。从她住进乡间别墅，她就不喜欢这儿，有一段时间想起来她就十分不舒服，而每个周末她陪着查尔斯王子住在那里，会不时受到疾病的袭击。

她决定振作起来而且勇敢面对那个使她感到紧张和愤怒的女人，她出席了卡米拉妹妹阿娜贝尔·艾略特的生日聚会，而出席宴会的人中至少有40个客人估计王妃不可能光临，但王妃却毫不畏惧地去了，当她出现时，有些客人感到突然。饭后，王妃和客人在楼上聊天，看到查尔斯不在，王妃让其他客人离开，她有些重要的话要对卡米拉说。她俩正式地面对面坐下来，随后进行了实质性的交谈。王妃在和卡米拉的交谈中，七年隐藏积聚的愤怒、嫉妒和失败一下子像山洪一样爆发出来。这个经历来自于王妃的态度的转变。虽然她对丈夫和卡米拉之间以及他们那一伙人的厌恶保持了克制，她认为这不再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这次聚会中，王妃成了马拉和罗伦佐·柏尼的朋友，罗伦佐是快餐业的大老板，经营着一个大饭店。马拉在意大利非常有名，马拉对客人们都很客气，不时向他们点头并坐到了王妃的身旁。她将手放在王妃的腰部，告诉王妃，她明白她要做什么，戴安娜有些怀疑便要求证实其判断是否对。谈了几句话，马拉用钢笔画了王妃孤独、悲伤的生活肖像以及她将要走的路和发生的变化。戴安娜被马拉天才般的观察力惊得说不出话来，她想不到她的伪装被人识破。她不住地问了一些有关她将来生活的问题，如果她离开王室，她会不会找到幸福，马拉和罗伦佐成为戴安娜倾诉烦恼和不安的听众。正如她们的朋友詹姆士·基尔白观察到：“马拉和罗伦佐声调很高，非常敏锐，看到了许多王妃心中不愉快和受挫失败的东西。她们能帮助她恢复正常。”这一对朋友劝王妃学习占星术，这些也是王室常有的事。王室的成员中不少

人包括女王的母亲、女王以及菲利普公主都参加过降神会以及其它神秘术的活动。在这一段时间，戴安娜被介绍给一位占星术家得比·弗兰克，三年前戴安娜还请教过他。占星术是一个微妙的东西，它将普通的意见和对现在、将来的分析结合起来，将戴安娜出生的日期和时间 and 那时的星相结合起来。戴安娜为巨蟹座，将有几种明显特征：保守的、固直的、情感协调的、有教养的。

第一次观察到精神世界的可能性，戴安娜心胸开朗多了，简直是太开朗了，她如此沉迷于她的精神世界里，抓住一切预测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随着她的自信心增加，她已开始明白这些自我分析和预测的方法，并以它们为工具和向导。她发现占星术很有意思。但这不是她生活中的主要动机。正如她的朋友安吉拉·塞罗塔说：“对人生自我内在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她的下一步旅途。”

戴安娜兴趣越来越大，天天在追问自己、认识自己，甚至在某些方面她的开放的精神比查尔斯所表达的欧洲主流思想家的思想还要开放。她的思想仿佛成熟多了，即使王室家族联合起来批评她，她也不在乎，自行其是。王族靠神圣的东西为终极追求，戴安娜以自己的方式接近世界本质。占星术也就是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已经为成人的戴安娜本可对自己的喜怒自作主张，然而却要听从她丈夫的指教，以致把她的可爱的天性也给淹没了。想到这一点的确让她神伤。自信现在自我我回来，奔向未来之路已展开，每一天她都可以感到心境的平和安静，偶有一点低沉、焦急、自我怀疑，也无大碍，戴安娜真的变为一个新人。在戴安娜需要帮助的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中，受到了治疗专家斯蒂芬·特威格的关心和帮助。戴安娜认为她欠斯蒂芬的人情债，从1988年12月起他一直看望她，带给她鼓励和安慰，他用中医的办法给王妃治疗，效果非常显著。

戴安娜对斯蒂芬的欣赏在鲍罗尼斯看来是平平常常的，她作为前首相的秘书，她也是斯蒂芬的病人之一，她胸部患癌症，被治愈后她特佩服斯蒂芬医生。她说：“他肯定能治好王妃的病，就如同治好我的病一样。非常有个性，尤其善长按摩。他有一套人生哲学能面对挑战，帮助你找到正确的生活道路。他使你自信、放松、给你舒适的感觉。”斯蒂芬通常与戴安娜王妃讨论一小时左右，从维他命的补充到人生观的意义，让病人明白宇宙、自然的合谐。平衡是多么美好，而人的身体也一样，精神和肉体要合谐、营养也要合谐、平衡。他建议她多吃蔬菜，少吃蛋白质和脂肪类的东西，还适当服一些微生素，保持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应有水平。他甚至谈到积极主动的性格和审视威胁和困境的态度，比如王妃对巴尔莫罗的访问，这使她感到不情愿和被排斥。他告诉王妃，“与其说你融入王室家族中，还不如说她们与你相融。”正如特威格所说：“人们喜欢戴安娜所显示的美，而不在于她的出身，你不能被不愉快和生病所包围，鼓起勇气看到自己的界限，面对大伙的关心和批评，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生活。”

为治疗疾病，戴安娜试过多种方法。有新有旧，不同文化和国家的医术都用过一些，甚至用了印度的香油，这种香油能减轻紧张，提高躯体活力，使大脑安宁，一位女士试过这种方法以后说“它有极大的放松作用”。有时王妃也试用以中国的针灸来治疗，针灸是中国古老的一门医术，它利用一金属针刺入身体肌肉，以使人体的“气”能恢复平衡。

除此以外，戴安娜坚持每天在白金汉宫的游泳池游泳，也做一些健身运

动，偶尔去伦敦的芭蕾舞城，练习几下舞蹈。她还请私人教师教授中国的太极拳，对柔缓轻灵的太极拳，她看起来喜欢，做起来难，太极拳在东亚地区广为流行，确有强身健脑益智的功效和平衡体内的生理和心理的作用。在她看来，太极拳的入静类似宗教中祈祷时的心的放松专一，况且教她太极拳的奥拉·托夫罗又是在中国和印度工作过的天主教徒。

戴安娜王妃仍喜欢读浪漫的爱情小说，比如丹尼尔·斯迪勒写的书。丹尼尔送给王妃好几本有她自己签名的浪漫小说，小说中的人物都能以高尚的哲学思想对待生活和爱情，获得美满的生活；此外还有讲述战胜自我封闭，走向外部世界的书。常常是早晨一醒来，她就开始思考、探讨保加利亚哲学家米克海尔·伊万诺夫的思想观念，此时是她较为入静的时刻。她十分珍爱黎巴嫩哲学家卡西尔·格布兰的《预言》一书。这本书是由一位艾滋病患者送给她的，她曾照料过这位病人，尽管他最终还是魂归西天。

查尔斯王子对医药、建筑有兴趣，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王妃目前全神贯注的运动和读书，修炼身心灵术，并不是受到了查尔斯的影响。有一次他们去旅行。查尔斯看到王妃正在读一本《面对死亡》的书，便对她说，你读这种书简直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殊不知读过这本书的几天，王妃不再害怕死亡，也不会恐惧使她心里难受的事。在悲痛欲绝时还能幽默风趣。心情也不失为轻松快乐的。她喜欢听合唱音乐，“由于它触动了灵魂的深处。”由此证明了她对精神追求的严肃态度，她说如果她被抛在一个荒岛，她首先选择的是莫扎特的C台唱曲。

经过不到几年的商议、友情以及全方位的治疗，她最终赢得了自己的人格个性，而这个个性曾被查尔斯所压抑、窒息，更不用说王室和上流社会对这个灰姑娘的批评了。躲在幕后的女人不见得都是胆小、羞怯、怕见人的，戴安娜就是戴安娜，她是她自己，她不能成为人们想要她成就的那一个模式。正如卡罗琳所说：“她从来就不喜欢传媒，尽管他们都成为她的朋友，事实上她总是不愿见到传媒的记者。”

过去三年身体的康复，戴安娜已变得成熟了，这是大家公认的。戴安娜让萨姆·麦克纳特将她头发剪成短一些的运动发型，她向公众表明了她的改变，她不是从前的那个戴安娜，而是生命旺盛、精神饱满的王妃。她的语调和口气也表现成熟多了，比如她说到“黑暗的时代”，她的语音是平缓、柔和的，然后渐渐无声无息，仿佛从心中挖掘出无限的意味和情思。当她读到文章的重点和核心部分，她的语气生动有力，丰富多彩，极富感染力。奥拉于1989年9月首次拜访戴安娜，她觉察到王妃有些羞涩，腼腆，似乎就没有直视过她的眼睛，她说：“过去两年多她已与本性相触，发现了一种新自信和从来没有过的身心解放。”她的观察又被其他人证实。王妃的另一位朋友于1989年首次拜访她，那位朋友回忆说：“我最初感觉她是一个害羞的、谦让的人，她说话时低下头几乎不看我。戴安娜不再是垂头丧气的，我真心想与她拥抱。从那时起她越发成熟了，她有了生活的目标，不再将初遇的灵魂弄丢了。”

她勇敢地接受挑战，克服困难，如对艾滋病的态度反映了她的新发现的心力，她的兴趣转到了健康的状态，她发觉她很少有时间去做那些枯燥乏味的事情，而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对公众的服务上。她曾于那年冬天七次以私人身分访问了为无家可归者安居的旅馆，常由卡迪纳尔·巴西尔·休谟陪同，卡迪纳尔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罗马天主教教堂的领导人，他为无家可归者筹集

资金，为这些人服务。今年一月她又和卡迪纳尔去看望泰晤士南岸的一家无家可归者旅馆，其中有几个少年是酗酒和吸毒者，他们羡慕王妃所处的地位，又提了一些带有敌意性的问题，其他一些人则对王妃在寒冷的周末夜晚来看他们表示惊讶。她在谈话时，一个苏格兰男人跌跌撞撞进了他的房间，显然喝醉了酒。“哈，你很可爱。”他一点不知是在对谁说话，当他得知是王妃时，他不加考虑说，“我不管她是谁，她就是可爱。”卡迪纳尔有点尴尬，戴安娜却觉得有趣，尽管这些人不太讲礼貌，但她觉得和他们相处比在王室轻松愉快多了。在去年的皇室的阿斯柯特赛马会上，她出席了差不多两天。在过去她喜爱一年一度的阿斯柯特赛马会的格调和气氛，而现在她却认为这有些轻浮。她对朋友说：“我不再喜欢豪华耀眼的场合。我对这些感到不舒心，相比之下，我更乐意做一些有益的具体的实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查尔斯王子对马球的爱好竟提供给王妃一次机会，使她最大程度地明白自身的价值。事情是这样的：1990年6月王子在一次马球比赛中左胳膊受伤，在一家地方医院治疗，本以为过不了两星期就好了。不料一个月过后还是不好，经医生检查，建议再做一次手术，王子的朋友推荐一所医科大学为他做手术。为怕别人认出是王子本人，查尔斯经过稍加化装，带几个朋友和保镖随行，来到医院，做了手术。戴安娜去医院看望查尔斯，和住院的病人聊天，谈论他们的生活，这使她觉得十分愉快，同时她花不少时间去看望其他病人，和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甚至有一位病人出院后，她还亲自登门拜访。但王妃出行时还是小心谨慎以免被大报小报的记者发现，媒介总是不放过王室一族的任何事。

在同一所医院中的另一件事对戴安娜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不在灯光面前展示她的高雅的微笑，而以真诚的同情对待普通百姓。一位名叫弗里达·希克林的家庭妇女，因脑溢血摔倒在后院的台阶上，然后被送到医院，戴安娜此时正在医院的治疗中心，她从屏幕上看到这位妇女动完手术后，被推到病房。弗里达的丈夫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静静地看着她，眼中泪水充盈，他被告知他妻子康复的可能性很小。戴安娜看到此情景，深为感动，便走上前对弗里达的丈夫柏特说，“我可以和你们坐在一起吗？”在弗里达死之前的两个小时，戴安娜一直握着柏特夫妇的手不放，柏特的继子尼尔以及尼尔的女朋友苏也和他们在一起，苏由于看到弗里达被救生机器支持的状态而震惊，开始时并没有认出戴安娜，只是模糊中有个印象，好像在电视里见到过她。戴安娜对她说：“就叫我戴安娜吧！”她才认出是戴安娜王妃。王妃和苏聊起日常生活琐事，比如医院的规模，查尔斯的手臂，尼尔的生意。

53岁的柏特回忆说：“她努力让我们振作起来，也许有的人不明白我们的情况，但她是一个真正能帮助人，迅速做出决定，果断采取对策的职业专家。王妃为平定尼尔精神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我们离开时，尼尔正和她交谈，仿佛他对她已经很了解，当我们走下台阶时，尼尔和她亲切告别，王妃真是一个善心的伟大的人。”

尼尔说：“王妃是一个非常关怀别人，理解别人，而又是你可以依赖的人，她懂得死亡和悲伤的真切性。”

正当柏特和尼尔为葬礼做准备时，意外地收到了戴安娜从肯辛顿王宫寄来的信，信笺还带有王室的标记。信中表示了她对于柏特一家的问候和关心。

一个人为世界多做点贡献，他的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不然反而引起

自我的烦恼和困扰，戴安娜王妃的生活方式也在王室中引起了混乱。她的朋友詹姆斯·吉尔贝说：“王妃去年访问巴基斯坦，五百万人想见她，她为此而惊奇。她心里还犯嘀咕，‘这么多人怎么会要见我呢？’我在家中困居着，没有人说做得棒。可以说她在家中呆着时，生活空虚，走到外界关心别人，除了儿童不知道以外，谁都对她这么好，她感到她好像在联合国工作。”

一点小事对王妃来说可能意味着很多的收获。她不是追求别人的赞扬、感谢，只是证明在那种特定的时刻是她应尽的职责。几年前她从未相信她会收到这样多的表扬，现在得到一句友好的话，一个友好的动作，她都感到舒心极了，她创造了一个不凡的内心世界，而且每天都有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她和宗教界的人士商议会谈，为那些需要帮助的病人和垂死的人做善事。她说：“任何有苦难的地方我都应该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她到残疾人医院去，到艾滋病人的病房去，有一次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也陪同王妃去一家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王妃和一个病人谈话，那病人的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王妃握住他的手，安慰他，还给他一个拥抱，而当时芭芭拉等妇女名流都在场，所有的人都为戴安娜的爱心和奉献精神而感动，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作为一位王妃，她所做的工作太令人敬佩。在讨论有关艾滋病的过程中，戴安娜也遇到了各种看法，甚至有敌意的表现，有人还寄信来攻击辱骂她。帮助那些被社会遗忘的受害者，已成为戴安娜愿望的一部分。她帮助吸毒者、无家可归者，以及性滥交的儿童，正如她的朋友安吉拉·塞罗塔所说：“因为她看到很少有人去帮助艾滋病患者，所以她决心为对付艾滋病这一可怕的恶魔尽一份力量。那种认为她只是对艾滋病和艾滋病问题感兴趣的看法是错误的，她关心和照顾的只是病人。”

艾滋病是一种极其敏感的疾病，需要有面对它的勇气，因为目前所知还没有一种办法能治愈艾滋病。戴安娜关注因艾滋病引起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她的兄弟厄尔说：“征服真正的困难对她来说是有益的，任何人都能尽其所能。做慈善事，你必须有真正的耐心，并全心全意地投入，做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从纽约飞往伦敦，厄尔感到很疲倦，他总算明白王室的人为什么总有些神经兮兮，他回忆说：“戴安娜认识到什么是错的，然后去我那里和我谈真正的基督之旅。戴安娜想知道我过得怎么样，和我呆了一天时间，她的关心对我意味着很多。”

当戴安娜王妃正在洛伦佐饭店与一位朋友愉快地共进午餐的时候，突然，她的保镖急匆匆地走进来打断了她们的交谈。保镖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王妃的大儿子威廉王子出事了。情况是这样的：王子的头部遭到了一记重击，当时他正与一位同学在伯克郡的路德葛鲁夫学校的草地上玩高尔夫球。戴安娜大惊失色，急忙冲出饭店，这时，查尔斯王子正驱车赶往雷丁市的皇家伯克郡医院，威廉正在那儿接受检查。

在威廉做了头部的CT检查之后，伯克郡医院的医生向他的父母建议：把孩子送往伦敦市中心的大欧蒙特儿童医院去治疗是更为明智的做法。于是戴安娜陪着威廉乘坐救护车出发，查尔斯王子开着阿斯顿·马丁牌跑车紧跟其后。威廉一路上喋喋不休，接着就准备手术。这时，海华德大夫、女王的保健医生多森，以及其他几位医生围着查尔斯夫妇解释孩子的伤势：颅骨凹陷骨折，亟需一般性的麻醉手术；无论是手术本身还是事故中大脑所受的损害都有潜在的危险性，虽然这种危险相对来说比较小。

查尔斯觉得儿子会转危为安，他感到满意，随后便离开医院去柯温特花

园观看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在那里他应邀参加了一个由欧共体官员举行的聚会，其中包括从布鲁塞尔飞来的环境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戴安娜在隔壁的房间里忧心忡忡，直到海华德医生进来告诉她一切顺利的时候，她那一颗悬在嗓子的心才落了下去。后来她对别人说，那是她一生中经历的最长的一个多小时。而当戴安娜陪着儿子坐在病房中的时候，孩子的父亲正坐着豪华列车去约克郡参加一个环境研讨会。

戴安娜握着儿子的手，像一位护士那样看护着他。而护士则每隔 20 分钟进来测一下血压，照一下眼睛。医生已经向戴安娜解释过，如果血压迅速上升，将会产生致命的危险，这是头部手术最为揪心的副作用，因此必须不断检查。直到午夜 3 点，这些措施才告一段落，这时，窗外的火警警报划破了午夜的寂静。

清晨来临，戴安娜已经极为疲倦，心力交瘁，但仍然非常关心报纸上对儿子病情的议论——得上癫痫病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是她最为担心的几个问题。在她与一位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得出结论：“无论孩子的外境是好还是坏，都应该以同样的力量去支持他、鼓励他。”对在约克郡执行绿色使命的查尔斯王子，一批心理学家、观察家和义愤填膺的母亲们严厉谴责了他的所作所为。“你算什么父亲？”这是《太阳报》头版头条发出的质问。查尔斯“先公后私”的作风令普通公众深感震惊，但这对他的妻子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确实，戴安娜对丈夫去听歌剧的决定早已习以为常，因为她觉得这与其说是有悖常礼，倒不如说是例行公事而已。一位在场的朋友对这些评论道：“如果说这是一次例外事件，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她也不吃惊。这只能使她更为坚定地确信她对他的看法，也只能使他发现难以与孩子亲近。她完全是孤立无援，没有拥抱，没有深情，一无所有。”

戴安娜的朋友詹姆斯·戈尔比的看法也确证了上述观点，他说：“戴安娜对威廉所遭遇的事故的反应是恐惧和怀疑。不管怎么说这是九死一生的问题。她不能理解他丈夫的所作所为，但结果是，她终于明白了：我知道我因何而贵——因为我的儿子。”

查尔斯知道了公众对他表示的愤怒之后，他的反应又不出戴安娜所料：丈夫责备了妻子。他指责她把儿子的伤势和脑部损伤的可能性小题大做了，无聊透顶。

几天之后，也就是 1991 年的 6 月，威廉的身体痊愈了，从而能够让王妃去完成访问马洛社区医院的任务。当她离开医院的时候，一位老人突发急病摔倒在人群中，戴安娜立刻冲过去帮助那位老人。当查尔斯王子看到媒体对王妃的高尚风格大加赞许的报道之后，却指责她太富于牺牲精神了。这种令人心酸的态度加剧二人之间的危机，以至戴安娜对新闻媒介对他们结婚 10 周年的大肆渲染感到反感。她问自己：“到底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夫妻二人对儿子受伤的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令他们的亲朋好友感到，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斯潘塞女士之间的传奇般的婚姻已经徒有虚名了。他们的婚姻的破裂令许多朋友感到难过。王妃对朋友们说，她和查尔斯的婚姻自 1984 年哈里王子出生以来就已经貌合神离式地结束了，二人已经多年没有同床共寝了，即使在 1987 年对葡萄牙官方访问过程中也是如此。

在戴安娜看来，丈夫跟她在一起时总表现出沮丧和烦闷；查尔斯则发现了妻子的冷淡和郁郁寡欢。《太阳报》报道了在白金汉宫庆贺王太后九十寿辰时，王子对王妃不理不睬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而戴安娜则说：“他很长

时间以来一直不理睬我，他就是想赶我走。”在查尔斯庆贺自己 43 岁生日时，他带着王妃去看一场名为《无关紧要的女人》的戏，这对于他们的朋友来说真感到是一种讽刺。

1992 年 4 月 29 日，戴安娜的父亲去世了，当时她正在奥地利滑雪度假。噩耗传来，她连忙准备一个人启程回家吊唁。而查尔斯却坚持要跟她一块儿去。戴安娜心里讽刺道：“如今你装腔作势地想扮演一位爱心丈夫，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查尔斯的秘书们百般劝诱，说戴安娜要注意维护王子的公众形象。但戴安娜拒绝让步。最终，他们打电话给在温莎庄园度假的英国女王，结果使事态变得更为严重。王妃不得不屈服于女王的命令，夫妻双双把家还。机场等候已久的各大媒体记者纷纷报道了王子对王妃的同情和帮助犹如雪中送炭一般。但事实却是，二人一回到肯辛顿宫的戴安娜家中，查尔斯就立即跑到了海格鲁夫，留下王妃一人独自悲伤。两天后戴安娜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只见查尔斯乘坐他的直升机飞来，跟她一起参加这个仪式。一位知情者评论道：“查尔斯此种举动只不过是为他自己的公众形象着想。而王妃则对此极为厌恶。查尔斯离开的那两天，她高兴得要命；一旦他回来参加葬礼，她就完全像一个孩子那样不知所措，失去了自己独处时为自己建立的信心。”

这种变化表现得很明显。平时戴安娜讲话时速度很快，绘声绘色，充满活力。一旦有查尔斯在侧，她的声音就变得苍白无力，没有生气。当她谈到父母的离异和自己在“黑暗的笼子”中的皇家生活时也是这种苍白的语气，她说，皇室体制完全从感情上把她压垮了。

两人实际上的分居仅仅维护着一个徒有虚表的婚姻，有时在一起时也不过是让公众看到他们已经无可奈何的貌合神离。1991 年在温布莱举行足球杯赛时，他们坐在一起，却相对无言，一直枯坐了 90 分钟。还有一次查尔斯逢场做戏吻了一下王妃的脖子——但按理说，他应该吻的是脸颊。

戴安娜日复一日感到折磨，无论在何种方式上她都进退两难。是为女王和国家去尽心尽职，还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如果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就必须离婚；如果离婚，她就要失去她视为生命又给她以欢乐的孩子。同时，她还要对不理解她的孤独生活的公众们强做欢颜，而他们也只接受这种表面上的东西。她时常与朋友一起讨论如何结束这种不幸的生活，但彼此都一筹莫展。

就在举国上下欢庆女王在位 40 周年之即 约克公爵和夫人驱车从白金汉宫前往桑丁海姆看望女王。几个月来，他们的婚姻问题使他们备感苦恼烦闷，就在一月末的那个寒冷的星期三，这对皇室夫妻进行了严肃的谈话。他们都认为，如果在他们结婚刚满五年就分手的话，那势必引起公众的注目。上文已经提到过，约克公爵夫人对于皇室内部的生活日益厌倦，而来自皇宫外的那些恶意中伤正愈演愈烈，更使她痛苦难言。最致命的打击是新闻媒介对她和斯蒂文·范特之间关系的大肆渲染，小报记者偷拍下公爵夫人和范特等人在摩洛哥度假时的照片，并把它们刊登在头版头条。

在桑丁海姆开会期间，这对夫妇接受了女王的建议，他们同意彼此先“冷冻”两个月，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反思一下。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公爵夫人仅出席了几项官方的正式聚会，她更多地在桑宁里尔公园与她的家人在一起，或者和她的律师、皇室的成员包括威尔士王妃和萝托公主以及好友们讨论她的自由。

首先被告知这个消息的人是查尔斯王子，那时他正居住在诺福克庄园。

查尔斯王子对她谈了他自己婚姻的难处，强调作为王位直接继承人的地位使任何想与戴安娜分手的念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片谴责声中，公爵夫人只得回答：“至少我信任自己。这一点在戴安娜王妃看来正是困境的焦点，它是对现代君主政体基础的重创。

王诸夫妇婚姻的长期不稳定和约克公爵夫妇婚姻最终破裂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它标志着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实验已经随着历史的改变走向失败了。当乔治五世同意他的儿子——约克公爵与一个平民姑娘伊丽莎白·布恩斯·劳恩结婚时，他已经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欧洲的君主政体，皇族之间门当户对的联姻已经转变为高贵的皇族与同一社会中的其他阶层通婚了。然而，现在看来，无论出身多么显赫的平民百姓一旦被嫁接到王室之树上来就会成一个灾难。除了目前女王和女王的母亲以外，每一对由皇族和平民相结合的婚姻或者以离婚或分居而告终，或者正处于难以令人乐观的状态。例如，玛格丽特公主和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安妮公主和马克·菲利浦上尉、约克公爵夫妇和查尔斯王子与王妃等，都面临着这个问题的困扰。

这种状态仅仅是社会面貌发生变化的反映呢还是就王室与外界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呢？当戴安娜·斯潘塞与查尔斯王子结婚时，她同时也嫁入了这个有着类似于南太平洋岛屿部落般偏狭传统的家庭之中。他们特殊的癖性帮助他们逃避外部世界，这也成为这个家庭中新成员的职责，而这些对于戴安娜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根本就不懂得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游戏规则。皇家生活验证了右翼思想家阿兰·本尼特的格言：“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与其他家庭不同的地方。”女王和她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是未受现实影响的最后一代。从幼年时期她们生活在皇宫里，与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她们的家庭和生活都被固定在皇宫这个金丝笼中。在街上匆匆的行走，午后孤独的购物，节衣缩食，勤俭度日，这些无可奈何的自由，从来都不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她们拥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有数不清的仆人，有私人汽车、游艇和飞机，她们是社会期望值的囚犯和社会体制的傀儡。社会公众希望皇室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勇于自我牺牲，以不愧于皇室的荣耀。当初玛格丽特公主想跟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但最终她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被断送在君主政体及其道德信仰的祭坛上。

作为逐渐培养起来的皇室代表人，女王已经近于完美地承担了所有的传统、履行了王室的责任，她为她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标准。正如女王的朋友和传记作家伊丽莎白·朗弗德所说，女王的一个最辉煌的成就是教育她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这意味着她的孩子们是时代的混血儿，他们既享受着自由的幸福，同时又植根于宫廷之中，履行王室的规范和礼节。这些行为，尤其是查尔斯王子的行为表明，允许未来的王室去呼吸（哪怕是短时间的）自由的空气是非常危险的。与他的前任统治者不同，公众对他的信任和对皇家传统的接受已经加入了怀疑与不确定的成分在其中。

然后我们进入一个方程式，对于进入皇室家庭的平民的期望值和价值判断，它已经证明是一个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劳德·斯努顿和马克·菲利浦上尉是首先被摔下来的，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一个是摄影师，一个是骑士，但他们始终是站在皇室门外的。查尔斯王妃和约克公爵夫人不可能享受到奢侈的生活。戴安娜从内部去观察皇室生活，她发现真正运动着的世界与从皇室眼中观察到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差距。她认为他们被心理上的偏见所束

缚，根本没有去正视和理解社会上发生的变化。今年在桑丁海姆举行的皇家传统圣诞聚会上，戴安娜的这种看法表现了出来。在一次晚宴中，戴安娜试探性地询问了在欧洲一体化中英国君主制的未来这个问题，当时，女王、查尔斯王子和皇室的其他成员都看着她一言不发，好像认为她疯了。然后他们继续谈论那天最后一只野鸡是谁射中的，并且这种谈话一直持续到晚宴结束。

正如一个朋友所说：“戴安娜发现君主政体患有幽闭恐怖症，它与当前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完全漠不关心。她感到这是一个残缺不全、岌岌可危的制度，并认为皇室将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是什么打垮了它，除非它同社会一起变化。”

戴安娜曾同她的顾问斯蒂芬·亭格讨论过有关现存君主政体的基础等严肃问题。亭格指出：“如果皇室本身不改革或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不改变的话，这种政体将到处碰壁，并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逐渐恶化。它要保持活力就必须进行改革。当然，必须进行改革的不仅是皇室本身，社会也必须重新审视它看待皇室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是想因为皇室的社会地位而尊重它呢，还是希望因为皇室积极地面对和处理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创伤或灾难而去尊重它并从中向它学习呢？”

尽管戴安娜已经成功地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故事中公主王妃的传统印象（过去人们常常单纯地把公主王妃与大把花钱、穿着入时联系在一起），但她们仍然会给那些第一次见到她并有先入之见的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她总是习惯于高高在上，正如她对其好友所讲：“经常是这样，看到人们对我的反应真是太有趣了。他们在脑海中已经有一个印象，但是当他们和我交谈之后，我能看出他们最初的印象已经改变了。”同时，在与皇室内部的斗争中已经使她认识到，她没有必要躲藏在君主制习惯面具的后面。戴安娜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然、同情与慷慨大度是真诚的，它并非是公众场合的一种惺惺作态。作为一个深刻了解皇家怎样麻醉自身脱离社会现实的王妃，戴安娜做出重大决定，她的孩子们要以一种不为前几代皇室成员所接触的方式去学习和生活，要为外面的世界做准备。在通常情况下，皇室的孩子总是被训练在外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感情和冲动，要学会营造一个避难所来对付难以预料的询问。戴安娜认为，威廉和哈里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或可以理解的生活方式应当持开放和诚实的态度。正如她所讲的：“我希望安全自在抚养我的孩子。我希望至死与我的孩子们在一起，每天晚上看着他们入睡。

我总是感到他们竟然如此可爱、如此令我迷恋。他们对我太重要了。”

她不让她的孩子们去说那些盛气凌人的令人厌烦透顶的话。她告诉他们，对别人表露自己的感情并不是“娘娘腔”。去年，她带着威廉王子在温布尔登看德国网球明星斯蒂芬·格拉芙的比赛。当格拉芙赢得女子单打冠军时，他们离开贵宾席跑到后台向她表示祝贺。当格拉芙走下万众瞩目的赛场回到更衣室时，戴安娜和威廉这对皇家母子发现格拉芙非常的孤独和娇弱，于是，戴安娜亲切地亲吻拥抱了她，威廉王子也送上了自己的问候。

戴安娜王妃曾经把她的孩子介绍给即将死去的朋友阿顿·沃德·杰克逊，她通过这种方式让她的孩子明白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当戴安娜告诉她最小的儿子阿顿已经死了时，他本能的反应暴露了这个孩子的早熟：“现在，他至少已经脱离了痛苦，获得真正的欢乐了。”这时，戴安娜敏锐地觉察到抚养这两个已经众所周知要成为王位继承人的男孩子的重担。因此，自律是培

养孩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晚上6点，孩子们要坐下来给他们的朋友或家人写一封感谢信或便条，这曾是戴安娜的父亲给她定下的规矩。这条规矩非常严格，即使戴安娜到半夜才从晚宴上归来，她也不会立即睡觉，除非她已经把感谢信写完。

威廉和哈里，现在一个10岁，一个快8岁了，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使命与职责。有一次，兄弟俩与戴安娜讨论他们的未来，威廉说：“我将来长大了，要当名警察来保护你，妈妈。”哈里立即带着一种胜利的口吻回答：“噢，你不能当警察，你必须成为一个国王。”

他们的舅舅厄尔·斯潘塞说，兄弟俩的个性与对公众的印象截然不同。“报纸上总是把威廉描写成一个令人恐怖的淘气鬼，而哈里则相对安静温和。但实际上，威廉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敏锐、成熟的男孩，并且相当怕羞。当他接电话时，他表现得威严、果断，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倒是哈里是家中的小调皮鬼，”他淘气的样子使他的舅舅至今还记忆犹新，“哈里的早餐摆到桌上了，他把他的耳机打开，又把计算机游戏摆在面前。但他又决定吃他的新月形面包，他花了五分钟的时间调整他的电子零件、刀子、面包和黄油。当他终于把食物吃到嘴里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微笑。那一刻真是太精彩了。

哈里的外祖母卡洛琳·巴瑟洛沙，不加一丝偏见他说，哈里是一个“最迷人的、最热情的男孩，每一个人见了他都忍不住要抱抱他。”而威廉则非常像他的母亲，“直觉性强，灵活开放，有极强的洞察力。”首先，她认为未来的国王是一个“小恐怖者”，“他很淘气并常发脾气。但是当有了两个孩子时我认识到他们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实际上，威廉具有王者头脑，非常像戴安娜。他会把他最后一块菠萝奶糖送给你。实际他只有一次这样做了，他非常想要这种糖，他只剩了一块，然后他给了我。”威廉慷慨心肠的另一个表现是，他把口袋里所有的零花钱收集起来，总共就几便士，全部给了外祖母。

总起来说，与实际年龄相比，威廉显示出更强的责任感和思想深度，并和他弟弟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人们认为，等威廉最终继位称王时，他弟弟将是一位令人羡慕的幕后顾问。戴安娜觉得，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象征，标志着在未来的岁月中两个王子会共同承担王室的责任。她坚信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王后，自己的丈夫也永远不会成为查尔斯三世。

对戴安娜而言，孩子们给她孤寂的生活带了无穷的乐趣。“他们对我意味着一切。”戴安娜喜欢这样说。然而，当哈里王子要和他哥哥一样去上学时，戴安娜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前景，肯辛顿宫将成为一座空巢。“她意识到孩子们将去自由发展了，她自己充满笑声的生活不久就要结束了。”詹姆斯·吉尔贝说。

孩子们的离去，至少在学期中间，表明戴安娜陷入了残酷的困境，尤其是约克公爵夫人早已不在身边。戴安娜的世界可以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来表示：她婚姻的不幸被她在皇家工作的满足感平衡了；皇家内部几乎窒息的稳定被她利用皇室的优势成就事业的自信心平衡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对自己地位的想法逐渐改变。然而，尽管她个人的进步上下起伏，过去几年总的趋势表明，她越来越想留在王室中而不是毅然离去。目前，她对这台嘎嘎作响的皇家机器感到的是不耐烦，而不是绝望，对查尔斯王子是像对经商那样漠不关心，而不是嫉妒性的发怒。这绝对不是

一种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是她不断增强的兴趣，即怎样控制和改革这一系统，以及如何利用她的地位为这个世界多做好事。

这并非是一个傲慢的问题。王妃本可以是一个乖戾的，不耐烦的年轻女性，她的情绪时常从乐观变为绝望，正如天文学家查理所言：“她生性忧郁，是一个很容易就能够被具有坚强性格的人打败和占有的女人。戴安娜有自我毁灭的一面。任何时候她都能够说‘见你的鬼去吧’，然后转身离去，她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她是一朵绽开的花心。”

一夜之间，她可能会变得非常成熟，同乔治·凯瑞·坎特伯雷的新主教讨论生与死的问题，第二天，又可以咯咯笑着去参加什么晚会。“有时一旦从束缚她的责任及重压下解放出来，她就会有另一种迥然不同的精神。”罗瑞·斯格特观察到。

戴安娜的弟弟曾经说过：“在保持幽默感方面，她做得非常好，这也使得她周围的人十分敏感。她绝非一脸严肃相，而是时常闹个笑话，或者关于她自己，或者关于什么可笑的事儿，对此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但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开口讲。”皇家旅游这种过时乏味的锻炼形式，对戴安娜的早已为人所知的幽默感，是丰富的来源。在难以忍受的潮湿中观看了一整天的土著舞蹈之后，或者在喝了一杯有某种异味的饮料之后，她常打电话给她的朋友，让他们来分享她的最新的笑料。“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英格兰”，这是她最爱说的话。保罗遇刺不久，戴安娜在私下里向他谈起他的“伤口”时，显得特别高兴。保罗以为她是在谈她的“子宫”，他就向她祝贺身怀新孕。然而她的本能和直觉是精心磨砺出来的，“她懂得人的本质，知道人是什么，而不是他们是什么。”戴安娜的朋友莎丽塔说。戴安娜承认她在知识上还需要不断学习。这位在上学期从未得过“0”的女孩却有了要学习心理学和精神健康学的强烈愿望。

多年来，知识水平较低的戴安娜为维护自尊，对其丈夫和大臣的评论本能地表现出冷漠，既然她已经越来越明了她想做什么，她准备以一种她以前绝未想过的方式（参与政治）。这样做的结果是很明显的，许多外交使节尽管表现得很婉转，也开始认识到她的真正的价值。

她每周都要发表的例行演讲是她皇室生涯中更加满意的一部分，有些是她自己写的，有些是她的智囊团（包括她任命去皇室电影集团的私人秘书杰弗逊）写的。智囊团是一个非正式的、灵活的集团，他们与王子讨论她应发表什么观点，通过研究再写成演讲稿。

她的个人兴趣与宫廷分配的角色之间的矛盾不时表现出来，一次，白天她作为嘉宾参加了理想家庭展览，晚上她却发表了关于艾滋病的偏激的演讲，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她的人生观表现出巨大的差别，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令人玩味的事。她参展时的演讲是皇室组织的，从照发到客人名单都经过了精心安排。新闻媒介播放了她的即兴演说，说她不能透露“皇室”的活动安排，因为这只是一个家庭展览，这些具体的、微妙的谈话都是皇家没日没夜编排出来应付新闻媒介的。戴安娜同形形色色的组织者聊天、对各式各样的镜头做笑，表演得完美无缺，完全是公众和媒介所期待的形象。

在当天晚上在克拉瑞兹举行有艾滋病专家米切尔·艾德和玛格瑞特·杰作陪的晚宴上，从她与一个新闻官员的说话中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戴安娜，她的谈话很明显出自她的内心和她的亲身经历，后来她回答了从王室生活开始的一系列问题。这次谈话中她透露了宫墙内外的生活转换中她所遇到的巨

大困难。

正如她对她的朋友们所说的：“每个人都说我是 80 年代的玛丽莲·梦露，我每时每刻都受到崇拜。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坐下来感叹一句：‘噢，多么精彩呀！’从来没有。我们每天都处在麻烦苦恼之中。我的时间只能分配用来履行威尔士王妃的职责。但是我认为这样不会超过 15 年。”

当她有权利为自己感到遗憾时，更多显露出来的是一种自我强加的殉难。正如詹姆斯·吉尔贝所说，“当她对自己充满信心时，她会鼓励自己克服一切障碍。一旦她的武装出现裂缝，她就立即在斗争中撤退。”有时候，她似乎也想对那些辜负了她的信任与热爱的人策划一种伤害或报复，这使她的同盟在她皇家生活关键时刻对她敬而远之，而此时正是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正当戴安娜表演她生活所需要的最不可能的平衡动作时，她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苦恼的深渊，并接连不断地讨论她自己的问题。戴安娜对朋友巴索罗梅争辩说，当全世界都在盯着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时，她怎会不专心自己的事情呢？“世界上几乎一半的人都在盯着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怎能不自我烦恼；如果你像别人谈话时那样毫不拘束地放声大笑，你肯定会受到冷嘲热讽。”她没完没了地争论着同她丈夫、皇室成员及他们的系统打交道时遇到的这些问题。他们依然没有解决问题。思想和行动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了。不论她是去是留，约克公爵夫人的例子都是一个不稳定之源。詹姆斯·吉尔贝总结了戴安娜的困境：“她从未高兴过，除非她离去，但她不可能离去，除非查尔斯王子这么做。查尔斯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的母后，因而他们就从来没有高兴过。只要依然蒙着皇室这层面纱，他们还会在名义上保持夫妻关系，然而他俩却都想分开过了。”

戴安娜的朋友卡洛琳·巴索罗梅是一位在戴安娜的成年生活中遇到的很有观察力的人，他看出了影响她性格的根本性问题。“她仁爱、慷慨、伤感，有些方面还特别绝望。不过她却保留了自己不断减少的幽默感。一位十分精明却有許多痛苦的夫人。”

第六章情海波澜

戴安娜的婚外情
查尔斯的不了情
我终于离开了你
彗星般的浪漫故事

以善待动物而著称的英国公众很显然主张一个人该为家庭做出牺牲，就如同印第安或印加的君主生活在豪华奢侈的笼子里一样，当年轻的一代亲王或公主被束缚起来，就连最后的一点自由也消失了。目前这个进步的时代当然会有一些改进，但注定成为皇室的人也许只能面临毫无希望的选择：为了王冠放弃自由和幸福，或者为了自由和幸福而放弃王冠。比如，爱德华八世，在他打算娶一名美国巴尔的莫一个离了婚的女子之前，曾一直被英国国人认为是完美的君主人选。再如，玛格丽特公主、目前英女王的姐姐，白金汉宫方面不同意她嫁给她一生中最爱的男人，一个英俊的飞行员，就因为这个男人以前曾结过婚。又如，玛格丽特公主的侄子查尔斯王子被规定必须在 40 岁以前结婚，于是很草率地选择了一个仅有他一半年龄的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而且是在初次见面就做出了决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故事的续篇，为了维护家族利益，伊莉沙白女王二世曾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她姐姐的幸福，在她晚年时她不得不面对众所周知的伪装的婚姻；她的唯一的女儿的婚姻也在一场混乱的离婚战中结束；她的两个年长的儿子也处在婚姻破裂的边缘，她最小的儿子看起来根本不打算结婚。这些都该归罪于世袭的君主制、贵族制及等级制度。也正是这些造成了戴安娜红杏出墙的轰动新闻。

戴安娜曾深入研究英王乔治四世之后卡罗琳荒诞不经的一生，同情之外还有同病相怜之感。卡罗琳 1795 年 4 月 8 日嫁给威尔士王子乔治，新婚之夜王子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才入房跟妻子睡觉，仅此一次，以后就各自寻欢享乐，第二年便分居。

原来乔治婚前已在外面跟一位寡妇同居达 10 年，为继承王位，才与布伦瑞克—沃尔分比特尔公爵之女卡罗琳结婚。1811 年丈夫担任摄政，她被逐出王宫。1821 年 7 月 19 日乔治即位加冕，卡罗琳被禁进入西斯敏教堂，被气得当场倒地，含恨而终。据说，戴安娜曾告知朋友，如果卡罗琳拿出勇气与王室决裂，就不会有如此下场。戴安娜亦恐步卡罗琳之后尘，因而不惜与王室对抗，掌握主动，也掌握自己的命运。

戴安娜指责查尔斯不宜当国王，言下之意，应由他们的长子继位，这可能就是她大曝宫廷内幕的真正用意，她希望有生之年可成为王太后。

她选择肯辛顿宫为安居之所，是经过深思的。这座旧宫殿是王室女权时代的象征，英国赫赫有名的女王维多利亚就诞生于此宫，1837 年登位，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戴安娜深居此宫，或许意在谋求一个属于自己的年代。

看戴安娜近年在社交活动的表现，尤其是最近以亲善大使身份访问阿根廷，风采高雅，的确适合做英国政府或王室的亲善巡回大使。据说，她寻求正式册封为王室使节，未知白金汉宫有何决定，因为这不仅是一项工作，还涉及权力问题，须慎重考虑。

英国王室是于亨利一世（1069—1135 年）之时，首次有巡回大使。这位一代雄主风流过人，有一后六情妇，育有 20 多个儿女和私生子。他使英国强

大，建立王室及巡回大使巡视各郡的制度，大使亦视察各宫室，全权处理各种争端和对外联络事务。

如果戴安娜拥有此权力，俨然宫廷总管家，势必引起更多斗争和冲突，这是女王要极力避免发生的。

1992年5月，戴安娜王妃单独到埃及进行正式访问。在一次晚宴上她宣布：“我认为我仍然是戴安娜·斯潘塞。”

惊奇的宾客顿时鸦雀无声，一个客人打破沉寂问：“假如您的丈夫加冕当了国王呢？”“哦，”戴安娜沉吟了一下说，“我想我还将是戴女士。”是女士而不是王后，一言即出，四座皆惊。

戴安娜趁机说：“在我们国家，我们困于一个王室。”

几个月以后，关于戴安娜王妃的传记《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就出版了。传记中披露了她和查尔斯王子不幸福的婚姻内情，详细地记载了她的4次自杀尝试。戴安娜父亲生前为传记提供了照片，而她的朋友们则向传记作者提供了许多内情细节。

关于戴安娜的孤独悲惨的宫廷生活插曲被陆陆续续地公布了。在公众眼里，戴安娜是悲剧角色，她当众流泪，使世人对于她不幸的婚姻深表同情。关于查尔斯王子婚外恋导致王妃罹患沮丧症的消息不胫而走。报纸争相登载公众心目中善而美丽的王妃在王宫中所受的不公待遇。查尔斯王子的无情无义，引起了公众舆论的愤怒。戴安娜这样评论查尔斯：“他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冷酷的人，自私的人，甚至与他同处一室也感到难以容忍。”

有一段时间，焦点集中到戴安娜和她的保镖巴里之间的关系上。当戴安娜在王宫的沉闷环境中若有所失，巴里表示了理解和同情，并且为戴安娜分愁解忧，倾听她的诉说和哭泣。作为贴身警卫，他有理由经常呆在戴安娜王妃的身边，所以长期没有引起怀疑。但是时间一长，巴里和戴安娜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友好关系，就无法躲过查尔斯王子和巴里同事们的眼睛，就在约克公爵夫妇大婚之前，王子悄悄地将巴里调离。与此同时，戴安娜王妃得了一种神秘的病，她常常昏倒，使她的助手们很为她担心。但是查尔斯王子似乎并不介意，反而认为戴安娜在做戏，就冷酷无情他说，如果她戴安娜想要晕倒，最好找个没人的地方。

戴安娜把自己最隐秘的内心披露给巴里，渴求同情和支持。一年过后，他死于车祸。戴安娜闻讯喝了许多酒，据说她怀疑巴里是因为她而遭到查尔斯王子的谋害。

如果说，戴安娜与巴里的情缘尚如轻烟薄雾，难以改变戴妃童话偶像的形象，那么，接下去发生的事，就更令公众瞠目结舌了。

1992年8月，《太阳报》总编辑凯文·麦坚什打开保险柜，翻出几卷落满灰尘的录音带。

它们已经在保险柜中沉睡了两年半。

这还要从1990年1月4日说起。

牛津郡退休银行经理赛里尔·瑞南是无线电发烧友，他经常通过家中那条价值900英镑的扫掠天线，收听警察局通讯和航空消息。

这天，他无意中录下一段电话对白，然后，把录音带拷贝交给报社。

瑞南录的其实并不是“实况”，而是重放的合成品，他听到这段谈话的时候，已经是实际发生的4天以后。

显然，瑞南是被人利用了，如果国家安全机构不监听王室的电话，就不

会泄露通话内容。

《太阳报》总编辑凯文·麦坚什拿到录音带后，立刻找声音专家做鉴定分析，尽管证实了原来的怀疑，但在与出版商再三商讨下，还是谨慎地把录音带锁了起来。

……直到 1992 年，传媒的激烈竞争使《太阳报》想起了这枚重磅炸弹。

8 月 24 日，《太阳报》独家刊登被称作“丝吉姬”的录音带节选内容，更特辟一条收费电话线，公众可以打进来亲耳听到录音带中一男一女的对话。

在这段充满感情的对话中，男的称女的“亲爱的”53 次，唤她的昵称“丝吉姬”14 次；女的则夸男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当男的要求女的在电话中亲亲他，她飞吻 3 次。男的说他要将她紧紧地拥在怀里，可是他要等 48 小时才到约会时间。女的则告诉男的，她会借口背疼瞒过警卫，去和他约会。

尽管白金汉宫始而坚决否认，继而含糊其辞，事实终归是事实：电话中的男人是二手车经纪人詹姆斯·吉尔贝，他当时在牛津郡附近使用汽车电话；女的则是储妃戴安娜。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戴安娜门事件”。

单身汉詹姆斯·吉尔贝是戴安娜的崇拜者，与戴安娜有着一种超乎友谊、朋友的亲密关系。那年，他正好 35 岁。这位单身朋友非常担心他与王妃的“爱情磁带”会落入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手中，吉尔贝称，那夜“非常非常地紧张”。

记得詹姆斯·吉尔贝初次结识戴安娜时，她才 17 岁，两人关系进一步密切是在一次晚会上。他们在一起畅谈了各自的爱情生活：他讲述了他那催人泪下的罗曼史；戴安娜则叙述了自己那名存实亡、奄奄一息的婚姻。两人同病相怜，谈得十分投机，直到深夜。1989 年夏天，她曾试图使查尔斯王子回心转意，逼迫他断绝与“高格罗夫帮”的联系。吉尔贝回忆当时的情形，“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心，她真是孤注一掷了。但因为她的对手不只是她的丈夫，还有王室这个强大的后盾，最后她仍被孤立是显而易见的。”

1992 年 8 月 29 日，《镜报》在“为了你”的标题下写道：昨天，有人给戴安娜“爱情磁带”中的男主角詹姆斯·吉尔贝的女朋友送去了一个大花篮。花篮被送到位于英皇大道附近拉迪·艾拉丝·萨弗尔的寓所中，因家中无人，花篮又被不声不响地送到其他地方。自从吉尔贝被认为是戴安娜“爱情电话”的通话人以来，拉迪与吉尔贝的关系日趋紧张。

28 日的《镜报》在“戴安娜磁带风波”标题下披露，曾经称戴安娜为“丝吉姬”的詹姆斯，当他驾车试图躲闪一名《太阳报》摄影师时，不慎与之发生撞车。这是吉尔贝被认定是“爱情磁带风波”中通话的男主角以来，首次公开露面。

新闻界对“戴安娜门事件”极为关注，紧紧地盯住戴安娜的一举一动。一时间，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公众几乎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童话公主戴安娜、圣洁天使戴安娜、深宫怨妃戴安娜，一夜之间成了丑闻的主角，竟然与王子以外的男人亲密交往两年半之久。

王室的体面与尊严，正一点点地被蚕食。各大媒体纷纷看上了这块最有诱惑力的蛋糕，你方唱罢我登场，似乎不把白金汉宫的最后的一块遮羞布摘下誓不罢休。

戴妃，一次次成为绯闻的焦点。

有时，最残酷的打击来自最亲近的人。

1994年10月12日，伦敦出版了一本书——《坠入爱河的王妃》。该书系根据戴安娜的情人詹姆斯·希维特提供的材料撰写而成。

希维特曾是英国皇家卫队少校，当过戴安娜王妃与其长子威廉的马术教练，与王妃有过3年的恋情。1991年初海湾战争中他是坦克长，曾为其坦克取名“蓝天鹅绒”，战友问他为何这样称呼，他答道：“这是为向一位金发女郎致意。”

现在，希维特为了300万英镑的酬金，不惜损害情人的名誉，将自己与戴安娜王妃的暧昧关系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世。此举引起英国公众的普遍谴责，人们说：“他可能算个军官，但绝不是正人君子！”希维特本人因不堪战友们的唾骂，现已退伍离开英国。

英伦三岛又一次被震撼了。一圈圈丑闻的水波，使那个曾经纯真美丽的新娘离人们越来越远。

戴安娜与这位希维特之间，究竟又有怎样一段情感纠葛。

故事还得从1986年说起。

1986年的夏末，在伦敦西区梅费尔饭店正召开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名流云集，觥筹交错。

在这里，晚宴主人向储妃戴安娜引见王室近卫骑兵队的詹姆斯·希维特上尉。而希维特第一次看见戴安娜还是在1981年，当时，他代表的近卫军马球队与查尔斯代表的海军马球队举行比赛。

年轻的戴安娜前来观看未婚夫的表演。订婚后，生活的巨变令她焦虑不安，心事重重，她倚着汽车，泪盈于睫，疲倦得几乎支撑不住的样子。

目睹这一幕的希维特，觉得自己的心在隐隐作痛，胸中涌起万种柔情。

当然，那时他的地位微不足道，他也绝对想不到5年后的那个晚上。

周围一片喧嚣，没人注意到他们初见之下相互交换的眼神中迸发出怎样的光彩，但他们心中或许已隐隐感觉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

两人好像一见如故，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越谈越投机。戴安娜光彩照人，绝大多数男人为她的魅力所倾倒，但小心地与她保持一定距离不敢越雷池一步。希维特与许多军人不同，他不害怕女人。他的策略是通过善意的玩笑、带点小刺激的奉承话来取悦于她们。机智聪明的戴安娜也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表现她出众的口才。渐渐地，两颗心彼此走近。

在长达半小时的交谈中，戴安娜得知希维特负责经管近卫骑兵队的马厩，她告诉希维特，自从小时候骑马摔断胳膊，她就一直很害怕，现在，既然嫁入一个全部精通骑术的家庭，她很希望能克服恐惧，重上马背。

戴安娜再三强调，她这么做纯粹为了自己，可不是想讨好任何别的什么人。

希维特似乎听出某种暗示，他马上回应道，没有什么比帮助戴安娜重建自信更让他感到荣幸。

两人都对如此迅速而有效地找到一个能经常会面的借口暗自感到欣喜。戴安娜答应将给希维特打电话，希维特心领神会，但他深知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希维特知道，王妃的活动日程排得很满，学习马术肯定排在最后。少校错了，他绝未想到只过了几天，王妃便打来电话，问他日前表示愿教她骑马是否当真。希维特笑答：“那还用问！”戴安娜舒了一口气，接着说：“那就一言为定，待你有空就开始。”希维特放下话筒，感到一股暖流通过全身，

随即起身直奔其上司帕恩中校的办公室，告称，戴安娜王妃拟来兵营谈学习骑马的事，是纯私人访问。考虑到王妃的日程，骑马可安排在每天清晨，先在爵士桥兵营进行。如一切顺利，以后安排去海德公园。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戴安娜通常会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早上8点到达军营。她身着丝绸衬衣、紧身夹克马裤，足蹬马靴，英姿飒爽。

英俊挺拔的希维特上尉每每在大门口恭候储妃大驾，一身笔挺的军装制服衬得他格外意气风发。

在希维特极富经验的指导下，戴安娜逐步掌握骑马的要领，她在马鞍上的自信又回来了。

他们开始纵马步出军营，在轻霜薄雾的晨蔼中，沿着海德公园兜圈子，贴身保镖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身后。

四个月后的某一天早上，他们骑完马，像往常一样走进军官餐厅喝一杯咖啡。

四个月的温馨情谊，使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这一天，希维特很快发现，今天的王妃表情忧郁，眼神迷茫。那明媚娇艳如英格兰玫瑰的容颜掩上了一朵乌云。这是为什么？难道这位集一切幸福于一身的王妃也会有痛苦吗？于是，希维特轻声询问王妃为何这样惆怅，说这使他很不安，如能帮她做些什么，他将十分高兴。

戴安娜倚在希维特办公室的沙发上，多少日子以来经历的不快、紧张、委屈和焦虑似乎在瞬间浓缩，令她再也无法独自承受，她终于向希维特道出了所谓童话婚姻的真实版本。

她曾是那样痴情地迷恋查尔斯，那样盲目地崇拜他，因为他对国家的责任，因为他的深思熟虑，因为他的每一个眼神和每一道命令，为了得到他的欢心，她什么都愿意做。

在他们订婚期间，她已经意识到卡米拉对王子的影响，但她有信心改变这一切，她驱逐自己的怀疑，告诉自己，她会尽一切可能让丈夫爱她而且只爱她。

她没有料到查尔斯和卡米拉的感情是那样缠绵不断，也没有料到联系他们的纽带是那样坚韧而持久，太年轻太单纯的戴安娜无法了解成熟的男女之间复杂而奇特的化学力量，她只是一厢情愿地相信，凭她的美貌、青春和对丈夫全身心的爱，她一定可以把又丑又老的卡米拉赶出局。

那时，没有人来告诉她，爱情不是那样的。

完美无缺并不等于爱情，而爱一个人或许恰恰因为刻在他额头眼角的皱纹，因为那代表他经历的人生沧桑，他饱尝的世态炎凉，丑也好，老也罢，那总是他一人独有，否则，爱人与选美又有什么不同呢？

在他们婚姻生活风雨飘摇的最初几年，戴安娜自觉已尽了力，她以为这只是时间问题，随着他们肉体与精神的真正结合，他们的爱也会日益成熟深入。

但无情的现实是：她永远只能绝望而孤独地躺在她丈夫身边，就像查尔斯也永远只是孤独而冷漠地躺在她身边一样，他们始终都是陌路人。

她在街头随便遇上的某个素未谋面的过路人，都可以那样神魂颠倒地迷恋她，而她所深爱的男人，她曾以为不论从肉体上还是情感上都会一直小心呵护她的那个男人，却连碰都不想碰她，这伤透了她的心。

她越是变得光彩夺目，也就越是没有安全感；世界越是疯狂地为她欢呼，人们越是想伸出手触摸到她，她的丈夫也就越是加快远离的脚步。

她不想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爱慕，她想要的全部就是查尔斯能看到的一个真正的她，一个担惊受怕的年轻女孩子，渴望依偎在他的怀中，渴望他的拥抱和爱抚，渴望他告诉她，她多么可爱。

几年过去了，她尝试寄情公众职责，把伤痛埋葬在工作中。

如果她不能赢得他亲密的爱，起码可以通过对公众的奉献，赢得他的赞许，因为她知道责任对他意味着什么。

但是，无论她做什么，都是错的；无论她怎样努力，都难以与查尔斯沟通，更不要说其他王室成员。

在王室，戴安娜几乎没有任何同盟者。那些王室成员只会在幕后兜来逛去，等着捉她的痛脚，鞭挞她的每一次疏忽，任何对王室行为准则最小的突破，都会招致喋喋不休的议论；而任何履行王室使命的出色表现，只能引来吹毛求疵的挑剔。

王太后对她早有成见，虽说当年在“选妃”一事上，王太后投了关键性的赞成票，但随后就越来越不满意，觉得戴安娜对查尔斯施加了太多不良影响，王太后的伦敦宫邪克莱伦斯屋也成了蜚语流长的发源地。

王室“长公主”安妮从来不买储妃嫂子的账，哈里王子在温莎堡受洗之时，她拒不出席，是第一个对戴安娜公开表示不满的王室成员，实际上，公众对戴安娜的倾心相向不仅惹恼了天之骄子查尔斯，也惹恼了这位“正印”公主。安妮或许知道这不是戴安娜的错，但她就是忍不住不恨她。

戴安娜始终是游离王室核心的外人。

经验教会她不要相信王室的任何成员，她也有意与姻亲们保持一定距离，谈话不涉关键，尽量避免冲突，不能沟通就不去沟通，不去沟通于是再也不能沟通，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5年孤立无援苦苦挣扎下来，戴安娜觉得自己犹如沙漠中枯竭的水源，没有剩下什么，也不能再给什么，历史使命，也就理所当然遭人遗弃，没人真的想听到她心底的声音，没人费神想理解她的由衷的感受，只是为了她们钟爱的孩子，为了不让孩子遭受自己年幼时因父母离异而蒙受的痛苦，她才支持了下来。

“我的身边围满了人，然而我是这样孤独。”储妃幽怨凄楚的目光震慑上尉的魂魄。

她的手轻轻地拉住了少校的手。希维特屏住气，不敢挪动，温柔而有力地握住了她那只纤细的手。这一简单的握手表明两人的关系又前进了一步。王妃的手相当有力，这更是希望的允诺。希维特轻声回答：“你并不孤单，有我呢！”

时隔不久，戴安娜邀请希维特赴肯辛顿宫——王妃寓所共进晚餐，这是他们第一次幽会。赴宴那天晚上，希维特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讲究，灰色的法兰绒西装非常合身，海尔梅斯名牌领带更显高雅。他向门卫自报家门后，驾着蓝色的雷诺汽车驶入院内，直达楼前。戴安娜听到汽车声后，透过窗户一看，便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去迎接。她身着一款飘逸的长裙，显得轻盈潇洒。她引客人穿过挂满油画的走廊、大厅，来到了她的客厅。她孩子气地解释道，她一般不喝酒，但今晚不同寻常，得喝一点香槟才是，说着便将已准备好的酒杯递给了希维特，并在客人身旁坐下。两人海阔天空地谈开了。戴

安娜显得轻松自在，谈及她作为王妃的应尽之责，出席众多的社交活动……两人还就《威尔士亲王夫妇》电视纪录片发表评论，不时捧腹大笑。戴安娜谈到她不久前的中东之行，特别是在阿曼的马斯喀特附近，查尔斯在参加一场马球比赛后亲吻王妃的镜头在阿曼电视台播出时被剪掉了，她对此甚为高兴。戴安娜又回忆起有一次她在下车时，车门被大风顶着差点儿压伤她的手指。希维特细心听着，拉起王妃的手轻轻抚摸。看见王妃手指甲被咬出了血，希维特很是心疼。戴安娜连忙抽回了手并笑着说，咬手指甲是她的坏习惯，至今还未改掉。

晚餐后，两人又回到客厅喝咖啡。希维特在壁炉旁的沙发上坐下，戴安娜准备好咖啡后则坐在希维特对面的沙发上。希维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王妃。今晚的王妃满面春风，更富魅力与情感，对希维特的吸引力从未像现在这么大。他深知戴安娜热恋着他，但又想：“傻瓜，别做梦了！与王妃结好怎么可能呢？只能是朋友而已。”可是眼前的王妃却犹如仙女下凡，起身朝他走来，轻盈地坐在他的膝盖上，两手搂住他的脖子。她的直截了当，简直使希维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十分柔情地拥抱、亲吻她，以为这就是她渴望的全部了。但他并不了解，戴安娜由于丈夫不再爱她而痛苦至极，她因此感到自己很丑，经常在卧房中赤身裸体，看看身体上有什么瑕疵，她想通过萌发新的感情来恢复作为女人的自信心。现在，她所需要的男人就在身旁。王妃站起身，拉着希维特的手默默走向她的卧房。在充满激情的交欢之后，戴安娜依偎着希维特失声痛哭。过去，每当感到孤独、每当渴望丈夫而又遭冷落的时候，她总要掉眼泪。今晚当然大不相同，她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爱。熟睡的王妃更加楚楚动人，她的脸紧贴着他的身躯。在昏暗的灯光下，希维特注意到床头的沙发竟有30来个长毛绒玩具，足见当时已有两个孩子的王妃稚气不减！在后来的日子里，希维特还不时以此作为笑料打趣她。

良宵苦短，凌晨两点钟，希维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拉开了王妃搂着他的手，去卫生间穿衣服。卫生间内放着威廉王子、哈里王子的许多照片，就是没有查尔斯王储的。王妃的卫生间并不奢华，但较敞亮，墙上布满大镜子，室内充满异国香皂清香。衣服穿好后，希维特又来到王妃床边，轻轻亲吻她，向她告辞。戴安娜依依难舍。少校言称离开她也实在是他最难做的一件事，但为了王妃、为了他自己，他必须表现坚强。戴安娜再次问他，自己够不够迷人，够不够性感，他是否感到满足？希维特拉着她的手答道：“戴安娜，你没有理由这样折磨自己！你是个非常温柔、美丽的女人，你使我十分愉快，你当然很迷人，你使我充满激情，我爱你。”

1987年，希维特晋升为少校，调驻康波密尔军营，戴安娜的骑术课移船就塹，从此，他们的马上漫游改在温莎大公园。

他们常去戴安娜最喜欢的圣洛伦佐餐厅吃午饭，坐在最里面右手角落的“戴安娜专座”，没人能打搅他们相聚的时光。

那段时期，他们差不多每月一次在高格罗夫别墅共度周末，亲切随和、精力充沛的希维特成了受小王王子们欢迎的“叔叔”，看着他和孩子们那样快乐融洽地玩在一处，戴安娜百感交集。

1989年下半年，希维特调防德国，虽然戴安娜偶尔打电话给他，但他们的关系明显冷下来，或许两人都觉得，这段感情毫无前途可言，既然人隔两地，不如就此相忘于江湖。

18个月后，海湾局势紧张，希维特知道，一旦战事打响，他很有可能奔

赴前线，于是赶在圣诞节前回国与家人团聚。戴安娜得知消息后，邀他前往高格罗夫别墅，再续前缘。希维特于平安夜返回德国，与官兵们共度圣诞之后，即随装甲连先头部队开赴波斯湾。

希维特走后两个星期，戴安娜与希维特家人共进午餐，后来，又数次带着哈里王子到德文郡探访希维特一家，这对他们双方都不啻为一种安慰。

海湾战争期间，戴安娜经常彻夜不眠收看收听战事报道，人们戏称她是“肯辛顿宫战地记者”，她的战略战术、坦克、沙地导弹和种种军事装备的知识，令所有人吃惊。

自希维特抵达波斯湾，戴安娜就每天不间断地给他写信，她知道，没有什么比接到亲人的来信更能鼓舞振作前方战士的士气，她想让他明白，她一直是支持他的。

这些信是如此地充满深情，使人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女人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最真挚的声音。

“我看望了你的母亲，我单独到你的卧室坐了下来，捧起你的枕头，将两颊埋进其中，嗅到你留在上面的气味，就想到我们不止一次地在那床上共同陶醉时的激情。

“我急切地盼望着再一次与你相见，在你拥抱之中安然入睡。

“我极度痛苦地等待你的消息，想到你如今生死未卜，这时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要坏，我不得不忍受这种痛苦，万一你发生什么意外，我真是无法再活下去了。

“我知道我们的爱会在这次战争中经受考验，为了爱，我能忍受任何磨难。亲爱的！快快安全地回家来，使我们能永远共享那永恒的爱。

“在你未进入我的生活以前，我的内心是多么地空虚，现在我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你。你在何处？在干些什么？但愿你平安无事。

“在你进入我的生活之后，的确也给我带来无法忍受的压力，查尔斯和他的家人非难于我，对我们的相爱非常反感。但是，亲爱的，当我第一次投入你的怀抱时，我感到亲切、安全，似乎任何意外都不会发生。

“我每天在为你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你。今天我在教堂里为你点上一支蜡烛，为你祈祷。”

戴安娜在一封信中谈到要与希维特组织家庭。

“我是多么急切地盼望着能为你生个孩子，希望能有一个女孩，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希维特给戴安娜的回信，同样是充满激情的，在他们的信中始终充满着柔情蜜语，并直截了当地将性爱的内容也表达在信中，两人毫无保留地写出他们在热烈拥抱中的一些真实的细节。

他俩在通信中的签名，用的是表示亲昵的爱称：他称她为戴帕斯；她称为温凯斯，这个名字乃出于一首摇篮曲“小威利和温凯”。

希维特在37岁时，将他们的情书收藏在国外的一家银行的保险箱内，在此之前，有些复印件已落入某些人的手中。

当时，戴安娜曾极力争取前往海湾慰问部队，这绝不仅仅是为了有可能见到希维特，更因为她发自内心地为英国军队感到骄傲。她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那些像希维特一样英勇的官兵们，这一角色对她再合适不过，没有人比她更清楚怎样才能激励前方的将士，因为没有人像她那样从官方渠道和希维特亲身体验的不同层面了解战事的演变。

然而，戴安娜的请求未获批准，白金汉宫担心她会分散公众对查尔斯的

注目，结果，查尔斯独自赴海湾前线，戴安娜则被派往原来希维特所在的德国驻军基地，与留守的军官家眷们相聚 8 个小时。

然而，就在前线战事犹酣之际，希维特后院起火。

1991 年 3 月，他的前女友爱玛·斯蒂沃森把他们俩从前的罗曼史卖给周日报纸《世界新闻》，其中涉及希维特与储妃的亲密关系，尽管爱玛所知有限，没有造成对戴安娜的致命打击，但小报上的风言风语足以冷却希维特和戴安娜之间的激情，并直接影响到希维特的远大前程。

战事结束不久，军队开始裁员，第一批遣散的名单上就有希维特，撇开一切冠冕堂皇的理由，希维特当然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绯闻令近卫军蒙羞，近卫军非请他走不可。

希维特的《坠入爱河的王妃》一书卖出，英伦朝野，反响极为强烈。的确，书中的描写，也太率直，太露骨了些，请看下面的摘录吧：

“他温柔地浪漫地吻她，他对她如饥似渴，却又不知道这样的柔情是不是戴妃想要的和期待的东西……戴安娜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伸出她的手，带领着詹姆斯缓缓步入她的卧室。”

“忽然间，她无法再忍耐下去了，她的欲望太强了。所以当舞者表演过一个经久不衰的放松节目后，戴安娜站起来，走到詹姆斯身旁坐在他腿上；她双手紧紧搂住詹姆斯的脖子，他很惊讶，似乎也对这种倾慕有点迷惑，他还不知道，她最想要的，最需要的是激情。”

再看看下面这个苦乐参半的结尾：“她筋疲力尽了，她不知道爱带她飞到了哪里……无疑他们两个都明白，如果他们真的生活在一起，感受也就变得平淡无奇了。伟大的爱不该是平庸的。”

每个人看待事情都有不同的角度。在《泰晤士经济报》看来，此书是一部商业故事，此报是这样报道的：“伦敦的书店对这本《坠入爱河的王妃》的需求量很大。”

《卫报》也将其作为头条新闻——“皇室成员在制造笑料”。报道中说，“书中所披露的事情将会使查尔斯与他疏远的妻子戴安娜离婚的可能性增大，同时也会挑起孩子监护权的问题。”还有人说：“我无法想象事情会如何发展下去，它使皇室家族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笑料。”

《泰晤士报》投入了头版的一部分以及整个一张内页来报道此事。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在攻击通过采访希维特而写了这本书的女作者，显然她的风格也被与希维特相提并论了。

最为严肃的一条新闻是由保罗·约翰森制造的。这位拥护宪法的历史学家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号召议会改变目前的王位继承方案。目前的方案是，若伊丽莎白二世退位或逝世，查尔斯将成为国王。约翰森认为这是不明智的。

“我认为现在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是否该改变目前的继承方案而使威廉王子成为继承人。”他告诉 BBC 新闻，“在我看来，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姻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这使他们无法成为国王和王后。”

他又补充道：“我也意识到这桩皇室丑闻对英国在国际上的声誉造成的损害，这个损害是巨大的，并将继续扩大。我认为议会该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重要议题。”

确实像约翰森指出的那样，议会有权改变现有的王位继承方案，“议会可以决定谁是最合适的统治这个国家的人选，”他说，“对于议会曾做出过的决定，议会当然也可以改变它。”

戴安娜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呢。1991年11月20日，戴安娜王妃接受了伦敦BBC电台一小时的专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她冷静而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与希维特的暧昧关系。

“你们超出了密友的关系吗？”有记者问。

“是的，的确如此。”她答道。

“你不忠吗？”记者马丁·巴舍问。

“是的，我爱慕他。”她说，“我确实爱过他，但他却令我失望，他不该写那本书，令我痛苦的是一个我曾经信任过的朋友却利用我来赚钱，我非常在乎，在书发售前十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书中没有什么值得我担忧的，我很愚蠢地相信了他。但当我看到书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向我的孩子向他们解释，威廉（长子）亲手做了一盒巧克力，安慰我说：‘妈妈，我想您一定很伤心，希望这盒巧克力能使您恢复以前的笑容！’”白金汉宫强打精神，努力挣扎，安排查尔斯和戴安娜一同出访韩国，想借此表明局面得到控制，一切都很正常。

然而，事与愿违。

从王储夫妇到达汉城那天起，这次一同出访就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他们走下飞机舷梯，已是黑口黑面，像刚刚发生过剧烈争吵；国歌奏响，他们还怒气冲冲站在柏油路上。

以后两天，戴安娜独自出席某种活动时，总是放松而友好，对着镜头微笑，但只要一看到查尔斯，马上冷若冰霜。

查尔斯对戴安娜的出现，也表现得同样冷漠和无动于衷。

到第四天，他们俩竟然连话都不讲了。

随行人员也分成两大帮，双方阵营没有交谈，没有合作，只有在他们分开行动时，才能看到愉快的神情。

白金汉宫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苦心经营的结果是把王室家丑搞得沸沸扬扬，天下皆知，丢脸丢到海外。

11月24日，女王痛苦地宣称，1992年是英国王室“灾难之年”。

12月9日，英国首相梅杰的在众议院宣布：威尔士王储和王妃正式决定分居。

首相还曾亲赴肯辛顿宫，探听戴安娜对离婚的意向。据首相府说，英国法律虽明确分居两年才能离婚，但“政府有充分能力扭曲法律去迁就王室的，这种事我们以前不是没做过，日后当然也可以”。

童话剧终于变成肥皂剧。

卡米拉是王子的第一个情人。查尔斯痛惜没有娶她。

1972年的一天，查尔斯王子在叔父洛德·蒙巴顿的乡间别墅度周末时，曾向卡米拉求婚。女王不容置辩地断了王子的念头：“这是个迷人的姑娘，但她不具备做妻子的品行。”的确，卡米拉实非王室新娘的材料，她极不上照，而容貌是王室选择未来王后的虽然肤浅却不可或缺的条件。

卡米拉的家族血统也不够高贵，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即使查尔斯不与异国公主成婚，起码也要挑一个公爵的女儿。

况且，卡米拉已与另外的男人谈婚论嫁在先，万一传媒刨根问底，翻出什么不清不白的历史，查尔斯和王室岂不是面上无光？

几个星期之后，卡米拉与安德鲁·帕克·鲍尔斯订婚，次年结婚。查尔斯拒绝出席婚礼。他一走就是半年，乘海船去了安的列斯群岛，旅行中躲在

船舱里杜门谢客。直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依恋卡米拉，痛惜没能娶了她。第二年，他成了帕克·鲍尔斯的新生儿汤姆的教父。1979年，王子的唯一知己洛德·蒙巴顿叔父被刺，他几乎崩溃了。他感到非常孤独，需要安慰。而卡米拉那时已是两个孩子的帕克·鲍尔斯太太，似乎对自己的婚姻心满意足。查尔斯决意放弃王位继承权，要求卡米拉离开大夫嫁给他。这回是卡米拉对王子晓以大义，提醒他继承那顶王冠是多么重要。但是她告诉王子，她仍然爱他，答应将随时给他以安慰。她还自认为有责任为查尔斯物色一个体面的妻子，并终于发现了一位可以胜任王后角色的姑娘——戴安娜·斯潘塞。

所有的人都忽视了查尔斯与卡米拉藕断丝连旧情依依的蛛丝马迹，等到查尔斯最新的正式女友、娇羞迷人的戴安娜冷不防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迅速地把卡米拉忘得一干二净。

传媒紧盯戴安娜犹恐不及，更无暇他顾。

1980年11月16日，《星期日镜报》头版消息透露，10天前，查尔斯与戴安娜秘密登上王室专列，列车停在威尔特郡斯塔维顿附近一条岔道上过夜，戴安娜在车上呆了几个小时。

暗示再明显不过。

女王的新闻秘书致函《星期日镜报》总编辑鲍勃·爱德华，严正抗议这一报道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并且要求在最短时间于报纸显著位置刊登书面道歉。

鲍勃·爱德华再三审核消息来源后确信，故事并非虚构。

时至今日，隐瞒真相已经毫无意义，各种消息来源一再证实：停车夜宿确有其事，但故事的女主角另有其人，那个人就是卡米拉。

然而，在王子美丽犹如童话的罗曼史期间，有谁能够想到，重重夜色掩护下登上王室列车的女人，不是戴安娜，还会是谁！

查尔斯对他的妻子，对女王陛下以及全体臣民，布下残忍的世纪骗局，卡米拉就是他亲密无间的同谋。

尽管在戴安娜的反对下，卡米拉没能出席女王在白金汉宫举办的官方婚礼早餐会，当查尔斯和戴安娜与120位王室至亲友好喝着克鲁格香槟，吃着蘸龙虾酱的鲜鱼丸、填羊杂碎的胸肉和奶油草莓时，卡米拉及查尔斯的其他一些女友被摒诸门外。

卡米拉太清楚地知道：她把王子的心抓得牢牢的，戴安娜这个黄毛丫头想把他们分开可没那么容易，她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查尔斯，查尔斯也会打给她，如果需要什么漂亮的借口，她还真有一个，谁让查尔斯是她儿子的教父呢！

查尔斯的贴身仆人斯蒂芬·巴里证实说：“真是不可思议，王子就是离不开卡米拉。卡米拉一天不来电话，王子就变得郁郁寡欢。”

1989年，戴安娜也曾考虑重新赢得丈夫的心，并强迫查尔斯与“高格罗夫帮”暂时断绝往来，那时候，她受到来自娘家和王室的压力，努力争取新的开始，甚至同意再要一个孩子，一个查尔斯一直想要的女儿，或许有助于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

戴安娜半推半就伸出橄榄枝，查尔斯则实实在在冷漠以待，一时间，愤怒、挫折、受伤的骄傲和被遗弃的感觉潮水般淹没了戴安娜，她再也不存半点奢望。

事情早已无可挽回，戴安娜也并不想挽回什么，她只想讲出憋在心底的真话，查尔斯和卡米拉对她再也不能构成威胁，她将建立自己的新生活。

王子的艳情电话录音惊呆了世界。

正当“戴安娜门事件”使全国舆论沸沸扬扬之时，又一个风浪向王室袭来。查尔斯王子和其情妇卡米拉——一位相貌平凡却使查尔斯感到不可抗拒其魅力的45岁的女性——的电话情话被录音，还在澳大利亚的杂志上刊登，接着又在《镜报》全文录出。

这段深宵情话发生于1989年12月18日，查尔斯当时住在好友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安妮家中（安妮在对话中被称作“南茜”），录音者截听时，对话已经开始了几分钟。

查尔斯：他其实有点着急。

卡米拉：噢，是吗？

查尔斯：大概觉得走过头了。

卡米拉：是吗？

查尔斯：不管怎么样，一个人对那种事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须谨慎从事，你懂我意思？

卡米拉：嗯……你就特别擅长谨慎从事，摸着石头过河。查尔斯：嗨，你还说呢，我想摸的是你，你的全身，由头

至脚，由里至外……卡米拉：啊！那正是我想要的。查尔斯：真的？卡米拉：那让我整个人活过来，我没法忍受没有你的星期

天晚上。查尔斯：噢，天哪！卡米拉：就像《开始新的一周》那个节目，没有你，我没

法开始新的一个星期。查尔斯：我注满了你的油箱！卡米拉：是的！查尔斯：然后你就能面对一切。卡米拉：然后我没事了。查尔斯：可我怎么办？问题是我一星期想要你好几次。卡米拉：嗯……我也是，我整个星期都想要你，一直想要

（略）查尔斯：你要能来这儿就好了，有时我真想问问南茜。卡米拉：那怎么没问？查尔斯：我不敢。卡米拉：我觉得她很爱你。查尔斯：嗯。卡米拉：你要她做什么，她就会为你做什么。查尔斯：她会告诉别人。卡米拉：她才不会呢，她很怕你会说她。查尔斯：真的？卡米拉：我觉得你老是低估自己。查尔斯：但她也许会很吃醋什么的。卡米拉：哇！（笑）那就对了，我恐怕她真会吃醋呢！查尔斯：谁知道呢！

（略）卡米拉：亲爱的……查尔斯：天哪，什么时候我才能再打电话给你？卡米拉：我受不了了，嗯……查尔斯：星期三晚上？卡米拉：好，就星期三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嗯，你知道，

星期三晚上，或星期二，你忙着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家，直到“它”回来（注：指卡米拉的丈夫安德鲁·帕克·鲍尔斯），星期三一大早吧，他会在8点半或8点一刻走，星期四他也不在，感谢上帝。嗯，那个救护车大罢工，我想星期四罢工还不会结束吧？查尔斯：也该结束了。卡米拉：当然，无论如何也该结束了。我的意思是说，为我们俩，我真希望罢工继续下去。查尔斯：怎么呢？卡米拉：如果罢工结束，他星期四晚上不就得回来了。查尔斯：噢，不。卡米拉：我想结束不了，你说呢？查尔斯：我想也不会，不结束算我们运气。卡米拉：我们会有好运的，我相信。

（略）卡米拉：要睡了吗？我想你最好去睡吧，亲爱的。查尔斯：（带

睡意)好的,亲爱的。卡米拉:那么多工作,你肯定累坏了,你现在就去睡觉吧,

亲爱的。查尔斯:(带睡意)好的,亲爱的。卡米拉:你醒来会打电话给我吗?查尔斯:我会。卡米拉:最好趁我还没被吵吵闹闹的孩子们缠住以前打来,明天是汤姆的生日(停顿),你没事吧?查尔斯:嗯,我挺好。卡米拉:希望在孩子们起床之前,能跟你说几句话.....查尔斯:他们什么时候起来?卡米拉:汤姆往常睡不醒,可明天是他生日,他准会一骨碌跳起来,8点半之前应该没问题。晚安,亲爱的。查尔斯:亲爱的.....卡米拉:我真爱你。查尔斯:(带睡意)几点之前?卡米拉:8点半之前。查尔斯:争取打电话给你?卡米拉:是的,如果行的话。爱你,亲爱的。查尔斯:晚安,亲爱的。卡米拉:我爱你。查尔斯:我也爱你,我不想说再见。卡米拉:乖乖地睡吧。你得休息了,晚安。查尔斯:晚安,亲爱的,上帝保佑你。卡米拉:我爱你,我为你骄傲。查尔斯:呵,我也为你骄傲。卡米拉:别傻了,我又没做过什么。查尔斯:你做了。卡米拉:我没做什么。查尔斯:你做了。卡米拉:我没做什么。查尔斯:你最大的成就就是爱我。卡米拉:呵,亲爱的,那比从椅子上跌下来还容易。查尔斯:可你忍受了一切侮辱、折磨和诽谤。卡米拉:呵,亲爱的,别傻了,我愿意为你忍受一切,那就是爱情,是爱情的力量。晚安。查尔斯:晚安。

(略)卡米拉:再见。查尔斯:我挂了。卡米拉:再见。查尔斯:挂了。卡米拉:挂吧。查尔斯:晚安。卡米拉:我揪钮了。查尔斯:我也揪钮了。卡米拉:好吧。亲爱的,可我真希望你揪的是我。查尔斯:天哪,我也这么想。卡米拉:噢,亲爱的。查尔斯:晚安。卡米拉:晚安。查尔斯:我爱你。卡米拉:(打呵欠)爱你,挂吧!查尔斯:爱你,晚安。卡米拉:晚安。

查尔斯:晚安。

卡米拉:(飞吻声)

查尔斯:晚安。

卡米拉:晚安,亲爱的,爱你.....

(查尔斯收线)

全部对话一共 1500 多个字。

但是,舆论对这段对话最严厉的抨击还不在于查尔斯与卡米拉的通奸事实,甚至不在于那些色情露骨的谈话内容,而是身为未来国君的查尔斯居然如此轻视乃至放弃对国家和民众的责任。

1989年的救护车大罢工,是自煤矿大罢工之后,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业对抗,持续6个月之久,损失高达3500万英镑。

警方和军方仓促组织起援助力量,提供相应的急救服务,到1990年3月工潮结束时,警方额外执行110小时与救护有关的任务。

查尔斯与卡米拉情话绵绵那会儿,罢工已持续3个月,达到高潮。

卡米拉的丈夫安德鲁·帕克·鲍尔斯是皇家近卫军团将领,当时主要负责提供军队急救援助,正没日没夜忙得焦头烂额。

卡米拉虽然一心希望罢工继续下去,好把丈夫留在伦敦,但还是为自己有这种想法感到不安。

反倒是查尔斯,作为堂堂王储和国事枢密顾问官,非但毫无愧疚,还口口声声称道“运气”,在儿女私情面前,完全置公众的生命健康于不顾。

查尔斯能否成为未来国君资格,受到大不列颠臣民的严重质疑,公众

的愤怒与厌恶直接指向卡米拉。

压力逐渐升级，卡米拉的父亲忍无可忍，年届八旬的老人要求在白金汉宫与储君见面。

老人迷惑而悲哀的声调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愤懑，他说他女儿的一生就这样给毁了，而这一切全都是查尔斯的错。

听着老人尖锐而无奈的指责，新愁旧怨一齐涌上查尔斯的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在被称作“卡米拉门”的电话丑闻爆出来之前，查尔斯和卡米拉总是抱怨传媒侵犯他们的隐私，其实，与穷追不放戴安娜的疯狂劲头相比，传媒对查尔斯的私生活一向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直至事情变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这个不可理解的感情三角引致长达十几年的恩恩怨怨，甚至成为改变英国王室历史进程的催化剂。

在猜忌、焦虑、妒恨的纠缠中互相折磨的查尔斯、戴安娜与卡米拉，个个伤痕累累，无一幸免。

根本没有赢家。

卡米拉丑闻曝光之后，公众舆论普遍表示了对戴安娜的同情。

1993年1月14日，《镜报》用醒目的标题“局外人”发表述评，说：戴安娜以前不知道她多么脆弱，多么易受伤害，现在她知道了。

戴安娜的童话悲惨地终结了，她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了。

无论是妩媚还是诙谐，抑或奇妙的品性，都不能拯救戴安娜，这些对戴安娜来说已不够用了。

良好的德行，漂亮的衣服，美丽的容貌，这些曾对她十分有益的东西，反而给她带来了不愉快的命运。

不论多么勉强、不愿意，不论多么不幸，童话中的一直的王妃这一角色，正像她以往坚持续写剧本的那样，现在，戴安娜不扮演这样的角色了。

她把自己设计成新的客人模样，她确信，她慢慢地但不容置疑地将被王室肥皂剧描写成一个文艺演出的主持人、导演、明星。

她的悲剧在于，她博得的谄媚，使她不知自己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易受损伤。然而现在戴安娜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满怀信心地正视它。

在她面临的另一个孤独角色的日子里——她被当作儿媳疏离，两个儿子因返校而离开了她，她痛苦地反省报纸上有关谴责她的举棋不定的态度的内容。

戴安娜由于把自己婚姻破裂的详情透露给新闻界，而被指责为“侵犯自己的隐私权”。

她曾被称为操纵者。她曾有成为王后的可能性，自从她与查尔斯分居后，这种可能性变小了，而现在已完全不可能了。

对所有这些情况，戴安娜都郁闷地沉思过。她以往当作亲密伙伴依靠的既成权力集团，如今把她置于受人宰割的境地，她可以回忆起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假如她是一位富于心计、诡计多端、神经过敏的女人，一定会对丈夫的狼狈处境幸灾乐祸。她一点也不因此而高兴万分，也不会从中得到刺激性的满足。这些品格是年轻的戴安娜·斯潘塞小姐的性格所决定的。

戴安娜渴盼得到丈夫的爱，得到丈夫的支持。

查尔斯连起码的从外表上尽一份家庭情感的义务的行动都做不出来，他

不可能做出任何宽宏大量的举措。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英伦三岛的居民无奈地发现，他们观看的世纪童话剧已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

1993年2月14日，查尔斯与戴安娜各自分享了多年来少有的“情人节”的快乐，他们相距5千英里之遥。

当戴安娜在伦敦平安度过一夜之时，查尔斯却抵达了墨西哥城，开始了他的官方访问，他显得十分轻松与自信。

戴安娜不在那里激怒他、抢他的镜头，力图在公众面前为他们名存实亡的婚姻进行伪装的原压力卸掉了。

戴安娜与王子这段不美满的姻缘终于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终场的乐声徐徐响起，没有铺红地毯，没有迷离的灯彩，男女主人公在光秃秃、赤裸裸的舞台上，不顾一切地做最后的表白。

1994年6月29日，查尔斯在电视片中承认与卡米拉的关系，当他与戴安娜的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后”，他的确对戴安娜“不忠”。查尔斯态度异常坚决地告诉他的臣民，尽管卡米拉是公众眼中破坏婚姻的罪魁祸首，却是他的“生命之源”，卡米拉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她曾是长年好友，并将继续是长年好友”。

10月3日，詹姆斯·希维特出卖了他与戴安娜的故事，《坠入爱河的王妃》一书出笼，披露戴安娜与希维特前后长达5年的恋情，书中的储妃与希维特推心置腹，两情缱绻，梦想下半辈子能够生活在一起，备受感情煎熬的希维特甚至希望自己在海湾战争中壮烈殉职，以求最彻底的解脱。

1995年11月20日，戴安娜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时事节目《广角镜》记者马丁·巴谢尔访问，剖白十几年王室婚姻的恩恩怨怨，承认曾患易饥症，曾试过伤害自己，曾与希维特通奸，对丈夫不忠。

在全球2000万观众面前，她道出自己不想离婚，希望主宰个人命运的心声。

巴谢尔：你当初是否做好准备承担嫁入王室带来的压力？

戴安娜：一个19岁的少女以为一切不成问题，也以为对未来了然于心，那时候我的确有点慌，却以为我未来的丈夫会支持我。

巴谢尔：你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憧憬？

戴安娜：就像其他人的婚姻一样，加上我来自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会特别努力令婚姻生活愉快，我想我们的婚姻可以持续，我死心塌地爱我丈夫，我想和他分享所有的东西，我以为我们会是好伙伴。

巴谢尔：王室知道你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之后，他们有什么反应？

戴安娜：唔，所有的人都不不知所措。怀孕的日子一直不好过，生下威廉之后，我轻松多了，过了一段好日子，然后，我又陷入产后抑郁，从来没人告诉我会这样，我只能自己去看书，这段日子相当艰难，每天醒来之后，都不想下床，觉得被人误解，情绪低得不得了。

巴谢尔：这完全不是你的性格，对吗？

戴安娜：是的，我从没有情绪低落过。

巴谢尔：情绪低落对这段婚姻有什么影响？

戴安娜：它让我得了许多奇怪的绰号——情绪不稳定的戴安娜，心理不平衡的戴安娜之类，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

巴谢尔：有报道称，你身处困境之际，企图伤害自己。

戴安娜：对，我试过伤害自己，我不喜欢自己，不能处理压力使我惭愧。

巴谢尔：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

戴安娜：只是弄伤双臂和双腿。

巴谢尔：还有报道说，你患了易饥症，是不是这样？

戴安娜：是，有很多年。

巴谢尔：起因是什么。

戴安娜：这与我们的婚姻状况有关，我们非要同出同入不可，免得公众失望，可关起门来，就面对重重的焦虑不安。

巴谢尔：你和詹姆斯·吉尔贝的通话被录下来，你怎么看？

戴安娜：我觉得极需要保护詹姆斯，他曾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他因为跟我有来往，就毁了他的生活。

巴谢尔：那段电话录音是否真有其事？

戴安娜：是真的，但人们单凭电话录音推论我们通奸是错的。

巴谢尔：你知道报纸从哪儿搞到那段对话的吗？

戴安娜：不知道，但背后有人想伤害我。

巴谢尔：目的何在？

戴安娜：要改变公众对我的态度，如果我离婚，丈夫手上的牌会比我强——这就像玩扑克。

巴谢尔：你丈夫承认他有婚外情时，你怎么想？

戴安娜：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孩子，因为他们能够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保护他们，我自己受到的打击也很大，但过后我欣赏他能那样坦白，因为这要付出很大代价。

巴谢尔：你指什么？

戴安娜：以他的身分要承认有另一段关系，并不容易。

巴谢尔：最近有本书讲到一个叫希维特的人，他声称和你有过十分亲密的关系，你们的关系到什么程度？

戴安娜：他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当我面对一段又一段艰难日子的时候，他一直在身旁支持我。这本书出现后，我伤透了心，因为我信任他，也因为我同样担心孩子们的反应。

巴谢尔：你们的关系是否超出亲密朋友的程度？

戴安娜：是。

巴谢尔：你有没有对丈夫不忠？

戴安娜：有，我爱他（注：指希维特），我是爱上了他，但他辜负了我。

巴谢尔：如此说来，你是否觉得从今你要独守余生？

戴安娜：不，我并非孤家寡人，我有很棒的朋友，有儿子，还有我的工作。

巴谢尔：有人说，你应该与威尔士王储离婚，你认为如何？

戴安娜：我不想离婚，我只能说，我等待我丈夫决定日后的去向。

巴谢尔：你认为你能不能成为王后？

戴安娜：不，我想不会。

巴谢尔：为什么？

戴安娜：我不认为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希望我成为王后，我希望成为人们在心中承认、在心中长存的王后。

屏幕上，戴安娜以受害者姿态，楚楚可怜地低首细诉心声：嫁入皇家，

被丈夫冷落，被夫家欺凌，15年辛酸无人知晓……访问播出后，民意调查显示，有83%的观众认为戴安娜是值得同情的，她勇敢地接受了访问是正确的。

戴安娜没有直接批评查尔斯王子和整个英国王室，但清楚明确地向观众传达了王室人员冷漠无情，与人民脱节，王储好嫉妒，不忠于婚姻之余，还用阴谋手段打击她的信息。

她说自己不是“政治动物”，但这接受访问却属最成功的政治表演。举国皆知，查尔斯一心一意想承继王位，但戴安娜偏说他不适合。她是查尔斯结发15年的妻子，谁又敢说她看错了呢。戴安娜贬低查尔斯时，又为儿子威廉王子铺路，坦言希望他直接承继祖母的王位。这绝对是一次政治表演，难怪评论家均大跌眼镜，认为一向低估了戴安娜的政治智慧。

戴安娜接受访问后虽然赢得大部分国民支持，但报章评论她的诉心声行动却是贬多于赞，认为是不明智的自私行动。当然谁也不能把责任全放在戴安娜身上，正如她所言：“我只能负一半责任，不能再多。”先有婚外情的是查尔斯，先上电视向公众剖白自己的也是查尔斯。戴安娜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切招数从丈夫身上学来，但她演绎得更出色。

戴安娜主动出击这一招非常有效，这不仅仅是针对查尔斯的自卫反击战，更是对整个王室的现代挑战。

戴安娜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人，她有坚强的后盾，这后盾就是那些支持者以及历史潮流。她将婚外情问题摆到桌面上说。王室最后一点尊严也被撕破了。

查尔斯与戴安娜一而再，再而三地互揭、自揭“家丑”，令王室忍辱蒙羞，君主制声誉一落千丈，伊丽莎白女王终于忍无可忍，于1995年12月20日亲下懿旨，公开责令查尔斯和戴安娜“尽快离婚”。

女王此次“不顾身分”，公然介入儿子与媳妇的婚姻，而且无视王室向来看重的圣诞佳节即将来临，“大煞风景”地快刀斩乱麻，可见对白金汉宫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查尔斯与戴安娜彻底划清界线更重要的事了。

人们认为女王做出此项坚定的决定是为结束自爱德华八世以来一场有损于君主制的最严重的危机。爱德华八世国王由于想同离过婚的美国女子沃利斯·辛普森结婚而被迫于1936年退位。

查尔斯谨遵母命，戴安娜被迫首肯，他们已没有选择。

接踵而来的，是协议双方就封号、赡养费、孩子监护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刀刀见肉、针针见血的拉锯战，用查尔斯的话说，他们正走向“英国最血腥的离婚”。

按照律师保罗·巴特纳的观点，戴安娜完全有资格要求价值300万英镑的高格罗夫别墅的一半权益，价值200万英镑的债券、股票等有价值证券的二分之一，还应分得来自康沃尔郡公爵领地400万的年收入。

作为王储，查尔斯不参加王室费的分配，他承袭自1337年起只授予国王或女王长子的康沃尔公爵封产，获得富庶的康沃尔郡公爵领地。

婚前，查尔斯从领地获取百分之五十五的纯利，剩下的上交国库。成家后，他的负担加重，多了两处主要宫邸、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开销，他每年可拿到四分之三领地收入，只交付四分之一给国库。

除此以外，领地所属13万英亩连绵起伏的农地，跨越23个郡透迤磅礴的宫殿群落，其中包括位于肯辛顿的著名椭圆形板球场，都是离婚谈判的上

好筹码。

伦敦，7月12日，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已正式达成离婚协议，本来可以做为“白金汉宫露台之吻故事集的绝妙开篇变成了关于财产分配和孩子抚养权的乏味细节”。

王室夫妇的律师宣布了这一桩皇室婚姻的解体——尽管它持续了15年之久，但其一半时光都是令人不悦的——据律师称，有关的文件将由法庭归档。截至八月底，这桩婚姻就将正式走到尽头。

但据英国《邮报》报道戴安娜王妃得到一笔2200万美元的巨款，除此之外，每年她还会接到约60万美元来经营她的私人事务所。

但是无疑戴安娜仍会面对一个巨大的失败——即她将失去其“王妃殿下”的头衔，而这也正是她直至上周还在竭力争取保留的。今后她只能以威尔士王妃的身分出现在公众面前，而至于人们遇到她是否要行屈膝礼或鞠躬，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了。

据王室家族发言人宣称：戴安娜将继续留居在肯辛顿宫——她伦敦西部的家。她将和查尔斯共同分担他们两个孩子——14岁的威廉、11岁的哈里——的抚养权。这两个孩子目前都供读于寄宿学校。

虽然戴安娜很难成为宫廷的宠儿，但她仍是英皇未来继承人的母亲。白金汉宫称虽然戴安娜已不再是皇家一员，但她仍将受到同样的待遇。

查尔斯皇家法律司的法约尔·科以及戴安娜其具有同样知名度的律师米希根·德瑞拉联合公布了这一决定，而这个时候戴安娜在肯辛顿宫陪伴她的孩子们，并被发现曾与巴西大使夫人露西卡·佛莱查·德利玛驾车外出。而此时，查尔斯王子则陪同在访的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走访伦敦。

离婚生效两小时后，戴安娜与皇家芭蕾舞团的15名新团员会面，稍后又与他们共进午餐，她手上仍戴着查尔斯当年所赠的订婚钻戒。

下面是戴安娜王妃离婚协议的一些引人注目的花絮：

1. 当谈到查尔斯的时候，她将不得使用任何带侮辱性的词汇。
2. 她被允许能随时让皇宫的卫兵面带微笑。
3. 王妃有全权了解有关查尔斯情况的权力。
4. 王妃在名单中的排列位置，也自动降到拉里·金夫人之后。
5. 查尔斯需付款修补床头板上的皇冠图案标记。
6. 由于那场引起一阵“黑旋风”的电话丑闻，王妃将不得不归还她的王室电话。
7. 王妃再也不必被迫使用她那虚假的英国式的口音。
8. 在法律诉讼程序中，查尔斯王子将使用杰克比、而王妃将使用迈尔斯的名字。
9. 王妃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仍然可以佩带冠状头饰。

离婚即令给这段王室婚姻画上句号，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痴迷的观众，一早坐好，等着男女主人公继续演绎他们的下半生。

想必是悬念迭出，精彩纷呈。

《太阳报》头版标题是“查尔斯会迎娶卡米拉吗？”

《每日镜报》咄咄逼人：“查尔斯，下决定吧！”

《泰晤士报》引述查尔斯朋友的话说，为了尽对国家的责任，查尔斯打算牺牲自己和卡米拉的幸福。

《世界新闻报》则声称，47岁的王储对亲近人誓言：江山与美人，“两

者我都不会放弃，永不会放弃！”

伊丽莎白女王已表明无意提早退位，但会让查尔斯在未来日子里逐步接手国君的公务。

现年 70 岁的女王是英国历史上第五位统治期最长的君主，由于已届 96 岁高龄的王太后至今仍然在各种官方场合出现，相信伊丽莎白女王还会有很多年在位，而女王一日不退位，查尔斯在官方场合就要跟在母后身后。

根据英国法律，离婚本身并不会影响查尔斯身为英格兰教会领袖和王位第一继承人的权利，但他如果坚持封卡米拉为后，就很有可能成为温莎公爵第二，因为民心所向，近九成的英国人都不能接受卡米拉走入白金汉宫的可能前景，首相梅杰甚至向女王进言，一旦查尔斯迎娶离婚的卡米拉，势将触发王室危机。

如此一来，14 岁的威廉王子不是没有机会取代父亲。

“越级”承继王位。

就读伊顿公学的威廉王子，眼下过着定时定点的学生生活，8 点早餐，8 点半做礼拜，9 点开课，11 点 20 分茶点小憩，然后继续上课，1 点 20 分的午餐永远是一荤两素，外加必不可少的布丁，下午是各项运动时间。

他的宿舍是一间狭小的单人房间，楼下是厨房，私人保镖在隔壁。

威廉王子性情很像戴安娜，腼腆中带着自信，凡事抱开放的态度，他爱吃汉堡包，喜欢溜进游乐场和迪斯科玩耍。

长得一表人才的威廉王子，如今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和传媒的新宠儿，《潮流热门》杂志曾散发出 25 万个写有“我爱威廉”字样的贴纸，让小王子迷们贴在书包和笔盒上。

最重要的是，早熟的威廉王子是母亲的知心朋友，戴安娜当初坚持的离婚条件之一是保留“殿下”封号，最后她所以妥协，威廉的一句话据说起了很大作用，他说：“妈妈，我不介意你有什么头衔。”

现在乃至将来，戴安娜都不具备任何宪制地位，但毫无疑问，在把威廉王子带上王位的过程中，她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不要忘了，等到国王威廉五世加冕之日，查尔斯或许影响着儿子的决策。

戴安娜的剧本绝不会就此打住。

虽然戴安娜在离婚前，申请辞去了近百个慈善团体赞助人或主席职位，只保留与包括英国国家艾滋病信托基金会、皇家芭蕾舞团在内的 6 个组织的正式联系，但她仍旧为公益事业担当重要角色。

戴安娜曾对闺中密友说：“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有过许多梦想，我希望有个照顾我的丈夫，他就好像我的父亲一般，支持我，鼓励我，对我说‘做得对’，或者‘还不够好’。但我什么也没得到，以前，我不能相信这一点，但过去几年，我明白了很多事。从现在开始，我属于自己，我要忠实于自己，我不再为别人以为我该做什么，别人以为我是谁而活着。”

“我是我自己。”

从前，不那么性感，不那么强壮，不那么善交际，不那么有威慑力的男人仿佛特别令戴安娜芳心可可。

今后呢？

“庆祝过 35 岁生日的戴安娜表示她不排除将来可能至少再要一个孩子的可能”，不过，她也表示，“一个令她满足的工作超过一个男人”。

1997 年又一次坠入爱河。

伦敦，8月8日——据说戴安娜王妃已承认自己坠入爱河。所有的报纸都说，与查尔斯相比，这位男人更年轻、更富有，外貌更吸引人，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比查尔斯王子更幽默。他同时也是一位继承人，尽管他继承的并不是价值不菲的王位，但他将继承的哈罗兹公司却是赚取巨额利润的摇钱树。

他就是多迪·法耶兹，现年41岁，是一位电影制片商和房地产大亨，同时也是追逐全球美丽女人的嗜好者。

这条消息在伦敦的小报上刊登以后引起了轰动。有一家报纸引用了现龄36岁的戴安娜对她朋友说的一段话。她说：“这是我真正开始生活的时候”、“法耶兹是一个将带我走入新生活的男人，我信任他，我想他能满足我所需要的一切”（顺便提一下，这儿的“对她朋友说”通常是戴安娜王妃对新闻记者讲话的代名词）。她被描述成“深深地坠入爱河”，真正地“沉醉”在与法耶兹的甜蜜爱情中。

他是如此富有，以致戴安娜不可能再选择逊色于这样的豪门家族的家庭。但法耶兹家族在英国仍是外籍客，虽然几年来他们努力想成为局内人，但一直遭到来自当权者的拒绝。

多迪的父亲穆罕默德在埃及出生。1985年，在与英国政府的一场争斗之后，他买下了哈罗兹百货公司，他和他的兄弟们因此被指责为“不诚实地代表了他们的出身、财富和商业利益”。自从那时起，虽然穆罕默德在英国的居住时间已超过30年，但英国政府一直拒绝授予他英国的公民身分，因为这件事从来没有得到正式声明。

但在另一方面，政府的各部部长以及议会议员一直乐于从他那儿获取金钱和礼物，与之作为交换的是，他们向他提供各种议会方面的帮助。作为对他所得到的拒绝的报复，法耶兹帮助打击保守党执政政府首相约翰·梅杰——其实他用不着多少来自议会的帮助——去年他向新闻界揭发了上述受贿事实（这对梅杰政府是一记重大打击）。

戴安娜王妃是通过多迪的父亲与之相识的。多迪的父亲与她家族成员之间关系亲密，两家相交已有10年之久。但只在最近，多迪和戴安娜开始交往从密。她乘坐法耶兹的大型机动游艇在地中海度假期间，曾和多迪父子合影留念。也就是在那次，戴安娜不得不发表了一次即兴的新闻演讲——处在快艇与快艇之间——因为众多摄影者和记者尾随跟踪着游艇。在那次讲话中，她保证将有一个惊人的宣布。

直至某个周末，更多的关于戴安娜及多迪一起度假的照片见诸报端，却早已没有了“父亲”的位置。

那一天早晨，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同一个故事——那就是这绝非单纯的友谊而是一个很严肃的爱情故事。这并不是巧合，如果过去的事能给您一些提示的话——同时，关于戴安娜的故事似乎是特地安排一般。

只有《镜报》在描述他时，用词很直观：“我爱他的绅士派头，他的温存和几乎可称得上‘沉闷的’生活方式。”报纸转述了戴的女友听戴安娜谈法耶兹“像我这样的人，像鱼缸里的金鱼般地活着，我甚至无法形容他有多么令人不舒服。我只知道我喜欢他送花的方式，我喜欢他的自我约束，当然不光是对我，还有对其他的女人。”

这“其他的女人”囊括了一大群靓女，在她们中有布鲁克·雪瑞兹·布瑞特、女艺员瓦伦伊·佩里恩及美国名模苏珊·格雷格德等。而苏珊在1986

年嫁给法耶兹后 8 个月，二人就互道再见。

他“沉闷的生活方式”包括有两个酿酒厂，一艘价值 230 万美元的快艇，一架直升机，一座在苏格兰高原上的城堡及在瑞士、纽约、日内瓦、热那亚、迪拜的几处住宅等。

多迪·法耶兹最基本的生意与电影业有关，即为电影筹措资金。《着火的凯旋门》及《圈套》两部影片就是他的“力作”。

这是真实的爱情，还是譬如朝露的逢场作戏？他们是发于真情的相爱，还是基于财与貌的一种交换？人们希望不幸的王妃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但长期的王室肥皂剧又使他们失去了信心。未来，将如何发展？如果说，戴安娜与查尔斯长达 15 年的婚姻生活恍若一段从童话到闹剧的悲哀旅程。那么，她与多迪的恋情则短促、凄美、神秘，正如彗星划过长空时灿烂的一瞬。这是一段神话般的爱情故事，戴安娜感到她可以向全世界承认——她终于找到了爱。有照片为证，多迪·法耶兹与戴安娜无所顾及地相拥在一起，显然两人都深陷爱河。他们旋风式的爱情招来整个国家以至于全世界的注视。在那些伺机拍摄的这对情侣在地中海度假的照片发表后，他们的爱情公开不满 1 个月，那场悲剧到来了。据报道，戴安娜第一次与多迪相遇是十年前在温莎举行的一场马球比赛中，直到今年夏天，她在穆罕默德·阿尔弗雷德的帆船上逗留了 10 天，巡游了圣罗佩兹及法国，爱情之花终得开放。在这十年中，戴妃与多迪各自解除了自己的婚约。戴安娜自从踏入王宫后，身边就免不了蜂缠蝶绕的男人们。而多迪也与数位名模、艳星关系非常。情海沧桑，回首已半百之身。戴安娜与多迪都是过来人，也许，正是各自情感的坎坷经历使他们找到了沟通与默契，确实，正像许多局外人所评论的：他们是合适的一对儿。他们都是活跃在社会最上层的人物，他是电影制作人和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乘喷气式机旅游的富翁之一；而她是最具魅力的皇室成员和世界上最上照的女人。他们的照片一出现，全世界各家报刊立刻热衷于捕捉关于他们关系进展的蛛丝马迹。

他们不讳言他们的恋情，但却试图躲避传媒的干扰。

据有关报道，戴安娜被带往多迪在伦敦中心的公寓中就餐，而在这之后，关于他们关系的各种推测愈演愈烈。

据《太阳报》消息，那些由专门偷拍名人照片的记者拍摄的价值几十万英镑的照片显示了两人在帆船甲板上拥抱热吻的一幕。

各家报纸对于戴安娜沉醉于她离婚后的第一次认真而浪漫的爱情报道不一。

然而，法耶兹的父亲却表示了相当的乐观，他对《太阳报》的记者说：“我祝福他们，他们都是成人了，她是个可爱的姑娘，而他是我的儿子，我非常爱他。”

“看起来他们在一起非常幸福，而我非常高兴看到他们两个都这么快乐。”

“我知道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

“我不完全清楚他们对未来的打算，但只要他们这样快乐下去，我心里就很安慰。”

据美联社报道：戴安娜曾带她的新男友多迪·法耶兹去拜访一位具有超级洞察能力的神秘人物——丽塔·罗杰斯女巫，从此对他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当戴安娜和她的新男友乘坐一架哈罗兹家族的直升机降落在女巫住房附

近的空地上时，他们的这次意外造访使得当地的居民十分吃惊。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向女巫进行一次长达 100 分钟的咨询。

当戴安娜和多迪得到了女巫有关他们未来的指点，最终从房子里出现时，当地的两个孩子 14 岁的安德鲁·皮克林和 11 岁的埃玛·拉德韦特成功地为他们拍下了一张合影。

这是戴安娜与多迪自从在地中海的一艘游艇度假时被拍下拥抱照片以来，被人拍下的第一张照片。

戴安娜是通过约克伯爵夫人初次结识丽塔的。之后，她又多次向女巫进行过咨询。王妃与女巫一直是相互信任的朋友，因此，她会认为，与情人分享另一个世界的秘密，是爱情的一种自然表现。“这像戴安娜的性格”，王妃的一位密友说：戴安娜去世后，她的密友们感到分外震惊与惋惜。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像现在这样心满意足活力焕发。她在她的生命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以依托的男人，人们似乎都可以预见到他们婚礼的钟声将在不远的未来响起。

《邮政报》的新闻记者理查德·凯就在戴安娜去世前还和她在电话里交谈过，他说：“用一个陈腔滥调但又无比珍贵的词来说，他们——幸福无比。”凯在过去五年中一直是王妃的亲密知己。他说：“她告诉我她已决定彻底地改变她现有的生活。”

“她将完成她对慈善团体的责任，同时结束有关反对私埋地雷的禁令的事务，然后大约在 11 月份左右彻底地从她往常的公众生活中隐退。”

在他们的最后一次电话交谈中，戴安娜满腔热情、欣喜若狂地告诉凯她是多么地期盼着可以再次见到她的两个儿子——15 岁的未来的国王威廉和 12 岁的哈里。

戴安娜说：“我将在明天回家，而孩子们则会在那天晚上从苏格兰回来。”她又补充说：“在他们返回学校之前，我将有几天时间和他们呆在一起。”

在那本销售空前的有关戴安娜的专著中，作者安德鲁·莫顿首次披露了在和查尔斯王子失败的婚姻的背后戴安娜伤心欲绝，他说王妃是“与她所渴求的幸福仅隔一指尖之远”。

“就在喘息之间，她远离了她试图为自己营建的新生活。”他说。

莫顿说戴安娜对于生活的目标和内心的决心都有了新的辨识力，“新的爱情，新的生活，新的希望”。

星期日，戴安娜的遗体被运送回国并安置在皇家的一个教堂里，而她那拥有百万财产的伴侣则在那场导致两人丧生的车祸后几小时下葬。

多迪·法耶兹，哈罗兹百货公司的所有者、商业巨头穆罕默德·法耶兹的儿子，在过去几年中，他经常随意揽着各色美人出现在上流社会的运动场上，绯闻不断。

但是法耶兹的发言人迈克尔·科尔说多迪打算与戴安娜真心真意共度余生。

科尔曾警告多迪不要和其他美丽的女人在公众场合中曝光以防她们造谣说自己是他的新女友。多迪转过身来对着我说：“迈克尔，我将不会再有其他的女人了。”

他们不讳言自己的爱情，但也企图躲避传媒的追踪，8月30日，戴安娜在一位保镖的伴随下，到多迪远在帕克·雷恩的家中。几个小时之后，她就要为一次反地雷任务而飞往波斯尼亚。就在那一晚，从那里动身后就发生了

那一场同时夺去两人生命的悲剧。在两人双双殒命后，传媒的热点转向二人相互赠送的一些“定情之物”上。

在多迪的巴黎寓所里，人们发现了戴安娜赠给多迪的两件礼物：一件是一只金质雪茄烟盒，上面有这样的话，“戴安娜献上的爱”；另一件是一对西服袖扣，那是戴安娜从她父亲那里得到的纪念品。

同样在巴黎寓所里，卧室的枕头底下，人们发现了一枚银牌，上面镌刻着多迪献给戴安娜的情诗。

多迪的父亲——老法耶兹先生已经在周末把那枚银牌送给戴安娜的家人，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把银牌放在戴安娜的棺木中。有记者请老法耶兹先生谈谈他对戴安娜与多迪恋情的感受，伤心欲绝的父亲说：“我只希望他们相互了解，感到幸福。法耶兹家族并不想从戴妃身上捞点什么，只希望她在多年的艰难之后能得到一种满足。”而最令人惊讶的遗物是多迪赠送戴安娜的一枚钻戒，这枚钻戒的发现，无疑把人们对两人情感发展程度的兴趣提升到最高点。这枚钻戒代表着怎样的用意，这已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也许，只有已升入天界的戴安娜与法耶兹才知道真相“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多灾多厄的戴安娜刚刚有机会开始她的新生活，整幕人生传奇却戛然而止……

第七章心灵女王

英国最好的大使
人民心中的女王
时装潮流的领导者

1981年10月，查尔斯偕戴安娜前往威尔士，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戴安娜以威尔士王妃身分执行的第一项王室任务。

从第一天起，她就表现出非凡的才能。

面对成千上万涌上街头欢迎她的人群，戴安娜表现得那么投入，又那么自然，好像这20年来她已经做惯做熟一样。

威尔士人民被他们的王妃迷住了，对旁边的王子视若无睹。

当人们越过查尔斯，急切地向戴安娜献上花束，查尔斯不无诙谐地说：“让我把花递给她怎么样？这些日子来，我除了收花好像没什么可做的。”

威尔士王储夫妇3天走了400英里。

群众看到的是童话中的王妃向他们走来，与他们接触，和他们交谈，带着点石成金的魔力，让他们忘掉红尘俗世的一切烦恼。

戴安娜当时已怀有两个月的身孕，妊娠反应剧烈。

在他们访问行程中，戴安娜常常满眼含泪对查尔斯说，她再也没有力气继续下去。

但威尔士王妃的职责不容她有丝毫的懈怠。

有一次巡行中，下起滂沱大雨，街道水流成河，人们却照样蜂拥而至。他们浑身都湿透了，不停打着寒战，戴安娜觉得自己快冻僵了，雨伞根本不起作用，但她停留和谈话的时间比平时还长，像是在回报人们的厚爱。

戴安娜，这个并非心甘情愿的国际传媒明星，不得不在实践中摸索学习怎样处事、怎样演说、怎样记住别人的名字，当年在学校演出没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如今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

威尔士之行取得圆满成功。

就在威廉王子蠕动着小身躯开始学爬行的时候，查尔斯和戴安娜受邀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整个行程长达6周之久。

她几乎再也没有经历过比这次更激动人心的群众狂热场面。

17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近百万群众专程前来，就为看一眼戴安娜。

欢迎的情绪逐渐升级为狂乱，人群中一个不经意的涌动都足以酿成骚动，所有访问团随行人员都从未见过这样的热烈场面，查尔斯也不例外。

以往像这样的场合，群众都是为他的出现欢声雷动。可现在，他们越过他的肩膀，寻找戴安娜的影子。

当查尔斯走近街旁的人群，大家会一齐发出不满的嗡嗡声，如果是戴安娜走过去，大家则欣喜若狂，他们的热切与失望都表达得那么直接。

查尔斯惊异地发现，他那孩子般的新娘在传媒和公众的心目中竟然与他平起平坐，不，不，更确切地说，他早已沦为配角，戴安娜才是熠熠生辉的大明星。

无论王储夫妇何时何地出现，传媒都会把焦点集中在戴安娜身上，不厌其烦地报道她穿了什么衣服，梳了什么发型，戴了什么珠宝首饰，她看起来怎么样，精神很好还是疲倦，或是太瘦，戴安娜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被记者、摄影师、闲话专栏作家津津乐道，记录在案。

不管查尔斯花了多少心思准备讲演稿，他都像对着空空的四壁痴人说梦，公众对戴安娜服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查尔斯原以为，即使戴安娜比他更受欢迎，也只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所以，一开始，他颇以戴安娜为荣，而且以殷勤周到的护花使者姿态显示出他才是马戏团领班，戴安娜只不过是他的头号演员，他捧她，她才能做明星。

一次两次，查尔斯或许觉得新鲜有趣，再三再四，他拥有如花美眷的自豪渐渐被遭到公众遗弃的恼怒取代。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对他说，除了女王，他就是世界上最显要的人。为了有朝一日继任王位，查尔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磨砺数十载，涉猎历史、哲学、经济、政治、艺术各门学科。他是真正的高傲的王子。

至于戴安娜，应该是丈夫的附属品，是王子背后的女人，帮他分担重任，令他轻松愉快，而不应该作为独立的形象出现，更不应该削弱甚至夺去原本属于查尔斯一人的光环。

经久不息的“戴安娜旋风”吹得查尔斯乃至整个王室颜面无光。

查尔斯不能理解，戴安娜带给公众的狂喜是因为她把童话公主的美梦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查尔斯也不愿意承认，一个门门功课不及格的小女生，实在有她独特的魅力，公众偏偏就喜爱这一套。

1997年，戴安娜到安哥拉访问，在那里，她慰问了被地雷炸伤了的孩子，同时强烈表示支持武器禁止计划，新闻界闻风而行，BBC广播马上将她的讲话传播世界各地。戴安娜主张完全禁止地雷，这正好与政府的意见相反，政府主张限制而不是禁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称她为“大炮”，而伊万说“那是对政府的回击，是对当局有力的反应”。事实上，他说，所有发生的事令人觉得她正在与政府对抗，她做，即是人们所期望的。

她在1995年曾说：“我要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女皇。”“一些人应该走进去关爱他的人民。”言外之意，没有一个皇室成员打算这样做。

精神焕发的戴安娜又投入献身各种慈善事业。1991年7月，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同戴安娜一起去米德塞克斯医院慰问艾滋病患者，第一夫人发现，在不治之症患者面前，王妃没有流露出丝毫脆弱的感情。她与一位患者交谈，并禁不住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他，病人感激涕零，热泪盈眶说：“为了再见到你，我将活下去！”这的确是一个动人的场面，美国第一夫人和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戴安娜在帮助艾滋病患者时，也遇到过一些敌意。她经常收到表示愤怒和仇恨的信件。然而，帮助被社会遗弃的人是她的愿望。她还在那些堕落、吸毒、无家可归的孩子中间做工作，帮助他们解决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对艾滋病的治疗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而且需要有正视这个不治之症 的勇气。

或许每个人都能做一点这样或那样的慈善工作，但对于像艾滋病这个一般人不敢涉及的难题，无疑需要有人献出更无私博大的爱心。

戴安娜对另一位朋友的关怀照料和承诺，是她一生中最令人感动的日子。连续5个月来，她一直在秘密帮助一位艾滋病患者阿德里安·沃德·杰克逊。对于阿德里安来说，这是一段有欢笑、快乐，又有痛苦的日子。他是艺术、芭蕾、歌剧界的著名人士，魅力超凡，精明强干。1980年6月，他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刚强的男子汉第一次发现他难以接受这一残

酷的现实。他是在“资助危机信托公司”任副主席期间第一次见到戴安娜的。1987年他终于把病情透露给他的知心朋友安杰拉·塞罗塔。安杰拉曾是皇家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不幸因腿部受伤中断了舞蹈生涯，现在她仍然做一些扶持舞蹈和芭蕾艺术的事。这位持重、镇静的女人耐心护理阿德里安，并得到了她的两个女儿的支持。

1991年3月，阿德里安以他对艺术的杰出贡献，在白金汉宫接受大英帝国高级勋位爵士。当时他身兼数职：皇家芭蕾舞团团长、现代艺术协会主席、戏剧博物馆协会主任。在为阿德里安举行的庆贺午宴上，戴安娜第一次见到了安杰拉。此后王妃和安杰拉携手并肩，共同照料她们的朋友。

戴安娜带着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看望患病的朋友一事表明，她有自己独到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她坚持让孩子了解人生的每个方面，了解生存和死亡。

起初，安杰拉总是避开，让戴安娜与阿德里安呆在房间。他俩一起谈论他们的朋友，谈论生活的各个方面。戴安娜经常给安杰拉送去一束鲜花或别的小礼物，她称安杰拉为“安夫人”。安杰拉回忆说：“阿德里安非常愿意听王妃讲述她的日常生活，也乐于听她讲她的社会活动。她让他感到高兴、愉快。王妃非常理解和关怀阿德里安，但又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友谊的分寸。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戴安娜，她决不是一个华而不实散发着香味的装饰品。有她在，气氛总那么快乐，一种理解痛苦的快乐。”

在阿德里安病重期间，戴安娜不能来的时候，会打电话问问情况。在她30岁生日那天，她戴着阿德里安送给她的一只金手镯，这是他俩深情厚意、休戚与共的象征。8月，阿德里安病情恶化，医生建议送他去圣·玛丽医院的单人病房，接受更有效的治疗。这时，戴安娜必须与家人去地中海度假，并租用了希腊百万富翁约翰·拉特西斯的豪华游艇。临走前，戴安娜设法挤出时间，去阿德里安家辞行。戴安娜离开前，阿德里安告诉她：“为了再见到你，我将活下去。”

戴安娜刚刚度假归来，径直从飞机场驱车奔向圣·玛丽医院。安杰拉回忆说：“突然听见敲门声，原来是戴安娜。我伸出双臂拥抱她，带她去病房看望阿德里安。戴安娜仍然穿着T恤衫，皮肤晒黑了。看到她这副模样，阿德里安非常高兴。”看到神采奕奕的戴安娜，生命垂危的阿德里安喜形于色。

第二天，她又到医院，并带来了大包礼物；威廉王子手捧一大盆栀子花，身子坠得好似矮了半截。当时阿德里安已经停止了所有治疗，安静地等待最后一刻。在回家的路上，威廉向母亲请求：“阿德里安临终前，如果我在上学，请你通知我，我会再去看他。”

8月19日星期一，阿德里安处于弥留之际。牧师为他主持了他生前最后一项宗教仪式。晚上，阿德里安的状况趋于恶化，惊恐的护士将安杰拉从瞌睡中摇醒，告诉她最好给戴安娜打电话。等戴安娜赶到机场时，最后一趟去伦敦的航班已经起飞，戴安娜试图租用一架私人飞机，但没有成功。于是她当机立断，与她的卫士一起，连夜从巴莫拉尔宫出发，驱车行驶600英里，到达伦敦时已是凌晨4点。戴安娜坐在阿德里安身旁，拉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额头，一连几小时，坚持守护在病人身旁。

这样的守护一直持续到星期三。安杰拉回忆说：“我和王妃分担了一切痛苦，那段时间显得格外漫长。”到了星期三上午，戴安娜已累得精疲力尽。她正在医院的走廊上打盹，稍事休息。突然，距她不远的病房里传来一阵铃声。原来，一位刚做过心脏手术的妇女病情恶化。万幸的是她的孩子和家人

都在场。医生和护士们匆忙抢救患者，戴安娜则在一旁安慰悲痛欲绝的亲属。对他们来讲，即将失去亲人的悲痛是难以想象的。过了一会儿，他们的母亲苏醒过来，说了几句话，就溘然离开人世。戴安娜花了好长时间劝慰死者家属，直到他们离开医院。当相互告别时，死者的长子对戴安娜说：“上帝带走了我们的母亲，但又在她的位置上降生了一位天使。”

星期四，阿德里安病危的消息传出，一群摄影记者在医院外边等候戴安娜。上午，最后的时刻来到了。阿德里安死后，安杰拉到隔壁房间给戴安娜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戴安娜就说：“我已在来医院的途中。”戴安娜到达医院后不久，他们一起念了主祷文。随后，戴安娜立即照顾悲痛欲绝的安杰拉。安杰拉说：“我不知道还会有其他什么人能首先想到我。”戴安娜为朋友收拾好床铺，扶她上床休息，并与她道晚安、吻别。

安杰拉睡着后，戴安娜考虑到安杰拉应该与她的家人一起去法国度假。她替安杰拉打点好行李，并给她的丈夫打电话，告诉他，等安杰拉醒来后，立刻出发。然后，戴安娜又上楼到婴儿区探视婴儿，她也是在这里生的孩子。她认为观看生与死很重要，看到新生命可以减轻死亡带来的痛苦。最近几个月来，戴安娜更加了解自己了，这反映出她的生活出现了新飞跃。

戴安娜更加自信了，因为她第一次没有屈从王室的压力，没有要求女王批准，擅自离开巴莫拉尔宫去护理朋友。王室认为对患者进行一次象征性访问就已足矣，他们为戴安娜对病人表现出的忠实和献身行为感到不快，认为她的行为明显超越传统的王室职责范围。她的丈夫从不关心她的兴趣，更没有对她护理病人付出的艰辛表示安慰。他们不欣赏戴安娜对阿德里安的许诺。不管阿德里安患艾滋病、癌症或其他什么疾病，戴安娜曾许诺要陪伴他到最后一刻，她没有食言。在受到指责时，戴安娜认为忠实于朋友与履行对王室的责任同等重要。

戴安娜不再认为，她必须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她要揭掉面纱，恢复真正的自我。

在戴安娜从事的慈善事业中，有许多都与孩子有关。

她与孩子们接触时，喜欢挨个单独同一个孩子或一小群孩子交谈，她觉得那样才能把爱带给每一个孩子。

面对严重残疾的孩子，她要咬紧嘴唇才能忍住眼泪，每次探访回来，尽管累得精疲力尽，她也会马上冲进幼儿室，紧紧拥抱自己的孩子。

她感谢上帝给了她两个这么健康结实的孩子，同时她发誓，她会上帝博大仁慈的爱带给更多的孩子，她愿意做他们的守护天使。

在戴安娜的努力下，人们开始关注聋哑儿童这个被遗忘的角落。

成立于1880年的英国聋哑协会，从未举办过什么特别活动筹款，自从戴安娜成为协会赞助人，通过一系列大型筹款晚会，逐渐被公众认识。

戴安娜还下了一番苦功学习手语，聋哑协会寄给她一盘录像带，几星期后，她就掌握了，然后用新的方法与孩子们交流。

孩子们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戴安娜的尊敬和热爱，他们创造出一种专门的手势来称呼戴安娜：用手由前至后掠过发端，形象化地勾勒出戴安娜的后飞式发型。

工作还使戴安娜建立起与外界更广泛的联系，与公众更贴近的接触。

有些人是有趣的、聪慧的，有些显然不是，但他们都想与她交谈握手，尽管其中许多手都是汗津津粘糊糊的，戴安娜也不愿意像女王那样戴双长长

的白手套。

面对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群，戴安娜觉得自己再真实不过。

她不再是温莎王室中一个挂着“威尔士王妃殿下”头衔的位置，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她不再是除了穿衣吃饭之外什么都不懂的无用之人，而是一个从自身痛苦经验中成长，又为其他痛苦的生命送去快乐的有用的人。

当戴安娜成为婚姻问题辅导组织“人际关系”的正式赞助人后，该组织的筹款数额由 9402 英镑，激升至 238976 英镑。

在戴安娜做赞助人之前，他们不敢举办电影首映式一类的筹款活动，因为票子根本卖不出去；开慈善舞会，通常也只能筹到 8000 英镑左右，而现在，一次就可以筹到 2 万到 5 万英镑。

戴安娜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见过太多因家庭破裂导致的眼泪、怒火、伤害和敌对。”她由衷希望天下有情人人都认识到婚姻协调的重要性。

戴安娜的原则是：“哪里有痛苦，我就去哪里，并且尽可能地做点什么。”

当她在一家医院看望儿童病人的时候，她发现一个身着明丽花裙的小姑娘，并被告之她的名字——卡米拉。

王妃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个小姑娘，虽然新闻记者就在近旁，但这并未阻止王妃由于看到卡米拉因化学疗法而失去全部头发而现出大惊失色的表情。

在位于哈罗附近，伦敦西北部的诺斯韦士帕柯医院，王妃为新建的儿童意外伤害救护中心奠基，她坐在那并把小卡米拉放在腿上。

当她问到卡米拉的母亲、生在巴西的 36 岁的安娜·菲尔科关于孩子的身体状况时，起身拥抱了她。

菲尔科夫人与王妃交谈着，王妃不时爱抚地摸摸卡米拉脑后。

住在北哈罗的肯顿的菲尔科夫人说：“卡米拉这几天真的非常兴奋，她甚至一直练习行屈膝礼。”

“但是她平静下来了，看到王妃与她在一起实在是令人愉快的。”

“王妃问起卡米拉得的什么病，我解释说是白血病并告诉她一些治疗的进展情况。”

“卡米拉告诉王妃她喜欢芭蕾，戴安娜接着说她自己也非常喜欢。”

小卡米拉已先后住院三次进行化疗。

“她先要在日间护理中心接受短暂观察，然后将接受第四次和最后一次化疗。”她的母亲说。

当被问起她对于更出名的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的看法，菲尔科夫人说：“我只希望戴安娜仍能与查尔斯在一起。”

“我认为人们不会像这些年接受戴安娜那样接受卡米拉。”

“戴安娜对人们更有兴趣，她是真正来到人民中间的，她与每个人交谈，显得那么可爱。”

在奠基仪式之前，王妃用了一个小时参观医院的儿童住院区。

除儿童专家医院之外，“儿童意外伤害救护中心”将成为伦敦最大的儿童医护中心的一部分。

在来年初中心投入使用后，大多数因意外事故而需要接受治疗的孩子将不再被送到医院的主要事故和急救中心。

建成这个中心的大部分捐款来自大不列颠杂耍俱乐部和加菲尔德·韦斯顿基金会。

每个月将有大约 1500 个孩子接受一个由儿科专家和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对他们进行治疗。

戴安娜失去了王子的爱情，却得到大众的爱。她在医院的病房中到处播下温情和友爱。

她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真相》节目专访。

记者问：“你认为你能当上王后吗？”

王妃答：“不，我不这么认为。”

记者问：“为什么？”

王妃答：“我希望当人民心中的王后，活在人民的心中，但并不认为我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王后，我不认为有很多人乐意见到我当王后。”

格雷厄姆·迪恩是伦敦广播电台专门播放经典摇滚乐的播音员。几年前，戴安娜给迪恩打电话、并祝他生日快乐，当时迪恩认为这自称戴安娜的女孩是妮克，并对她说：“别逗了，我知道你是妮克。”这时，主持《协助伦敦儿童》节目的卡米拉·邓恩冲到播音室，邓恩是王妃的老朋友，她噓了一下说：“这可真是王妃！”“我当时感到非常尴尬，努力使自己别那么紧张，并说：‘非常抱歉，可我真的以为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戴安娜只是说：‘没关系，还是祝你生日快乐吧！’”

如果在 10 年前，人们很难想象，王室成员会打这样的电话；但 10 年后的今天，温莎家族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走在最前面的则是戴安娜，它是英国王室日趋大众化的反映。

那些了解戴安娜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她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在她所赞助的伦敦芭蕾舞团，她和许多舞蹈演员相互间称名道姓，关系融洽。剧团中的一位主要演员玛丽安·圣·克尔回忆起王妃第一次来看预演的情景：“当时我们正在肯沃特花园的排练室里跳舞，上楼时，王妃不小心绊了一下，在门口跌倒了。当时我们都很紧张，没想到王妃却不在意地笑起来，大家也跟着大笑，气氛一下子轻松了。”从此以后，戴安娜常来此地。艺术导演哈罗德·金说：“有她在场，气氛很合谐。”她只是进来，坐在一旁看上课，当演员们休息的时候，她会和她们一起坐到地板上聊天。她非常和蔼，善良，对演员们谈论的各种问题都感兴趣。

作为王室贵妇，戴安娜并不满足于安享俸禄、养尊处优的生活，她以优雅的风度、迷人的魅力、饱满的热情和充足的信心，从事着她的社会公益活动，所到之处，皆得人心。

在牛津一家滥用酒精诊所任顾问的乔治·希伯特博士对近来王妃的来访评论道：“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病人们来说，像威尔士王妃这样的人能认真地对待他们的问题，并乐于看望他们，和他们谈话，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因此她的到来在病人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些病人对自己的处境灰心丧气，而王妃对他们却极为友善，她提的问题切中肯繁，表明她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同时她也专心致志地倾听对方的答话。当她发现人们不再总是对她行屈膝礼，称作她殿下时，她好像如释重负，她凑到人群中来，和他们一起谈天说地。”

戴安娜热心公益事业，且工作极为勤奋。1989 年，她在国内参与了 238 项官方活动，以及 62 项协议的签订。此外她还是 40 项到 50 项主要涉及儿童与社区管理的慈善事业的赞助人。在社会活动中，她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不幸的人，他们或是无家可归，或是穷愁潦倒，有的人患有精神病，有的人则

吸毒上瘾，一些年轻人死于艾滋病或是其他疾病。而王妃对这些人的同情是发自内心的。一次当她在伦敦圣·玛丽医院一个婴儿强化护理中心探视时，一阵急救铃声骤然响起，医生们冲到早产婴儿箱前，抱起一个 11 个星期的早产女婴，原来是维持她生命的呼吸管断开了，需要立即接上才能拯救女婴的生命。危险过后，王妃找到婴儿的心慌意乱的母亲林恩·坎农。坎农说：“我想她已经从医生那里了解了一切是否顺利。她走到我面前，握住了我的手，神情非常诚恳。由于当时我很激动，我记不得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王妃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从她脸上的表情我看出她清楚地知道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我度过了怎样一场危机。我感到她是个很细心的人。在出事后，她是那样关心我的孩子，而不是默然离去，这使我很感动。”

1989 年 6 月，在贝鲁特的英国人质约翰·麦卡锡的母亲在长年病魔缠身后去世了。此前不久的新闻报道披露了这位母亲盼子归来的近乎绝望的呼吁。在她去世后 4 天，麦卡锡先生收到一封慰问信，而写信人的笔迹他从未见过。他问他的长子：“在肯辛顿我们认识一个叫戴安娜的人吗？”由此可见戴安娜对普通人寄予的同情和关切是由衷的。

英国《君主》杂志的编辑英格丽·苏厄德说：“我们曾与她一起经历了她的厌食、精神紧张及她婚姻中的波折，看到了她以极大的耐力渡过难关，并由此增强自信心。在时间的流逝中，她通过努力，逐步奠定了在人们心目中的良好印象。”

查尔斯王储的尼日利亚之行也曾使戴安娜的声誉提高不少。这次王族之行包括一项在议事日程中所必须的对麻疯病患者聚集地的探视。戴安娜王妃访尼期间，她坚持同病人握手，尽管许多人由于病魔的侵蚀，手指已经萎缩变形。这一无私的会见，顿时赢得了人们的好感。《每日邮报》也对此载文喝彩。

戴安娜推行“反对使用地雷”也是其慈善事业的一部分。

“戴安娜，威尔士王妃，已抵达华盛顿为推行‘反对使用地雷’国际禁令进行宣传活动，王妃本人对此项善事已报有极大热情。昨晚，美国红十字会招待宴上的其他 400 个客人也来拜访戴安娜。”美国报纸纷纷报道。

“我是来看王妃的。”森·斯托姆·特蒙德说，“男人总是喜欢看漂亮的女人。”

“戴安娜看上去面色红润，她红色的珠缀晚礼服非常惹人注目。她的金发光滑地梳在后面，看起来离婚似乎令她很愉快。”

但是她的好朋友说她最大的变化是她对心中向往事业的极大投入。她曾竭力将原本对准她的白炽聚光灯转向那些地雷的受难者，特别是战争结束后遍布在田野公路上那些死亡和伤残的儿童。

“我的目标是让世界都来关注这项重大却又被众人忽视的问题。”她对国家妇女艺术博物馆的听众说道，“任何人都会被卷入这场人类悲剧。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为什么要投身于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武器禁令运动。”

每月都会有 800 人因踩上地雷而葬命，1200 多人致残。已有 70 多个国家，在加拿大的带动下，表示支持这项反武器禁令。“我想她是真正投入这项事业了。”英国大使约翰·克尔说，这位大使目前正担负着王妃的护送任务。

餐宴上，王妃坐在克尔与满脸轻松的鲍伯·多尔之间。美国红十字会主

席伊莎贝尔·多尔和森·帕屈克·李宣读了当晚在场其他要员的名单。这个主要由捐资筹办的宴会当晚座无虚席，仅晚会所售的领带就会有 350 美元到 3500 美元的营利。晚会已为“国际伤残康复”活动及其所需设备筹到 60 万美元。

戴安娜本人也向晚会捐赠了一个印有其标记并刻有“与戴安娜的爱相伴，1997”字样的小银盒。席间，此盒被当场拍卖。华盛顿一名作家吉尔·斯格特以 21000 美元的高价获得此盒。“它是无价的！”这位幸运者说。

这是她自从去年与查尔斯离婚后的第二次出访，同时也标志着她正从一个痛苦、脆弱的王妃变成一个独立的国际发言人。《时尚杂志》七月封面上的戴安娜是那么自信，健康的肤色与光滑的皮肤，简直就像模特一样。

更重要的是，戴安娜——两周后将步入 36 岁——希望自己被看作“心中的女王”，一个成熟、富于同情心的女人，并用自己的声望来受益于他人。当她前任婆婆——伊丽莎白二世以及其他贵族昨天还在“阿斯科特”开幕式上作乐时，戴安娜正在斥责地雷为“这些该死的武器”，并且为帮助全世界受难者而筹款。她还拜访了巴瑟达·尼欧医院，并会见了一位伤员，这位巴西上校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边界排雷时失去了一只脚。

在强调问题令人激动这一点上，戴安娜似乎有着特殊的才能。她总能找到最佳时机使其魅力得到最大展现。

森和查·海戈——“地雷使用禁令”的提议人，在议会上花了 40 分钟称赞戴妃，并告之议员们通过他们的提案。

“这是唯一让那些受难者自己扣动扳机的武器，”李说，“这是在人们签署和平协议后，仍然继续杀戮的武器。”

戴安娜受到了来自英国上层人士的批评，他们戏称戴妃恐怕是想使自己成为一名全方位大使。在戴安娜访安哥拉地雷受难者的一月之行之后，一位保守党首相称其为“放缆的小舟”。

但是戴妃却受到了新当政的工党的热烈欢迎，内阁成员在地雷问题上曾提及戴安娜，尽管官员再三强调她的这次出行并不代表政府。

除了红十字会的招待宴，英国大使馆把她的美国之行只看作一个私人出访。她访美期间居于其友、巴西大使朋友露西卡·佛莱查·德利玛的府邸。

红十字会的新闻发布会和募捐活动是她关于此事的唯一一次公开亮相。其间，戴安娜将与“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在白宫会面。

她还将出游纽约，其 79 套服装将在克瑞斯蒂展览会上拍卖。所得款项将捐于英美五个癌症及艾滋病慈善会。对于她来说，现在是她公共关系的最佳时期：她着力从事着各种公益活动，同时也尽力使她的皇室历史被人们淡忘。

戴安娜的波黑之行是她发起的反地雷运动的又一部分，在她到达饱受战争创伤的波黑的第二天，她便造访了位于图兹拉郊区一个偏僻村庄的一户人家。

她此行的重点是访问地雷的受害者，这些问题不但在国内不受重视，而且常被那些正考虑在全球范围内禁用地雷的国际组织所忽略。

穆罕默德·索里安克格告诉王妃自从五年前他的双脚被地雷炸飞后，他是如何地日渐消沉，又是如何地渴望争取得到一双合适的假足。

这是索里安克格的第 38 个生日，王妃在递给他生日蛋糕之后，又给了他一个真正的惊喜。

多年来，他一直用着效果较差的临时假足，因为波黑卫生部说他们无力

提供“真正的假足”。现在，他知道自己终于能得到一双了。

买假足的700美元是由总部设在美国的地雷幸存者联合会支付的，这个机构也是王妃此行的组织者。

索里安克格说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多年来争取得到一双合适的足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此时此刻能表达我心情的唯一方式就是谢谢你。”他说。

他说他直到她到来的前几天才听说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的名字，但是他发现她非常平易近人。

离别时分，戴安娜已和这家的孩子们亲密无间了，虽然她不会说他们的语言，走在花园的树下，她一会儿拉拉这个孩子的手，一会拍拍那个孩子的头，颇有点儿恋恋不舍。

索里安克格的妻子后来说：“我很高兴，但我并不知道戴安娜王妃是谁，直到有人告诉我。”

戴安娜使地雷受害者穆罕默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

她领导着时装新潮流。戴安娜最初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还是一个稍胖的、健康的、纯朴的女孩。她那高大的鼻子常使她感到难为情，她也不喜欢嘴唇上的那颗痣。

谁也没有料到，若干年后，害羞的王妃会成为现代的美女，而且是10年来在杂志封面出现次数最多的公众人物之一。

初入王室的戴安娜在第一次穿着劳拉·阿西雷设计的低摆单袖长筒裙时，因行动不便，竟不顾王室礼仪，从小轿车内跳了出来。这使在场的官员和记者大为震惊。不过聪明的戴安娜很快便掌握了该晚装的穿着规律。

时过多年，她对外界的批评已不很在意。有一次，她送儿子上学，脚踏牛仔靴，下穿斜文布马裤，头戴棒球帽，弄得伦敦满城风雨。可她的打扮救活了一家帽厂，该厂根据她的启发，设计的斯沙克帽和海军无檐帽使厂家跻身百万资产的行列。

80年代中期，她身着马勃裙袒背露胸，后又借丈夫查尔斯的夹克参加摇滚音乐会，先后被媒界“骂”，引起王室不小的风波。英伦各界的时装活动总少不了要邀请戴安娜王妃参加，有时男装招待会也不例外，弄得她十分尴尬。然而，她现在已学会了怎么应酬。

与查尔斯分居后的她，好像已对什么都处之泰然，她穿着泳装在体育俱乐部练健美，结果被人拍下玉照发表在英国大小报刊上，王室认为大失王室的尊严。

另外，她在国内还专门成立了一皇家时装店，并赞助她姐姐编辑的《时髦》杂志，以收集英国时装的精华。

简妮熟识英国风尚杂志的编辑，请他们给戴安娜当参谋，再加上许多人的帮助，戴安娜在美的形象之外又平添了一股帅气和洒脱。

戴安娜经常从后门进入杂志的办公室，杂志社有一帮人为她化妆、整理发型、配色，一切都是为了让她看起来像个“王妃。”

戴安娜认识了许多英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她想为振兴英国的时装业做些工作，这是一种很好的外交手腕。不少设计师因王妃的看重而崭露头角。但不久，戴安娜便改变了初衷，在赴海外的访问中也穿着外国人设计的服装。1990年，她穿着法国人设计的服装访问法国，使得法国人备感高兴。

在国内，戴安娜也不再坚持非英国时装不可。在安德烈和福姬的女儿受

洗礼时，她穿着黑红相间的格子夹克和一件黑白条裙子，戴一顶墨西哥草帽，这种打扮引起流行服装业的热烈反响。

80年代中期，正是刚刚经历了3年经济萧条之后，戴安娜拥有如此众多的华丽服装便成为某些人抨击的对象。当时很多人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戴安娜却拥有价值两亿的衣服，3000套衣服，还有600多双鞋子。

“引导流行”，已成为戴安娜的又一项新的事业，不论是购物、接送孩子、出席慈善活动或是参加晚宴，戴安娜的服饰一律由专家提供意见以求完美。她有两名自己的服装师，负责将她的服装保存完好，穿完后用塑胶袋套起来，再用标签注明穿着时间、地点、场合，每套服装穿过两次后就得干洗，服装师还得检查扣子是否齐全，边缘是否脱线。

10年过去了，戴安娜依然是英国的美丽大使和英国流行服装界的先导。她每穿一次新衣，便会被人拍照、仿制，不久市场上就会有相似的服装。

当外界对戴安娜服饰方面的批评达到高峰时，她在一次重要活动中一反常态，穿了一件亮相了无数次的衣服。有一位记者问她：“你为什么穿这件老掉牙的衣服？”戴安娜回答：“你们一会儿说我花过多的钱置装，一会儿又说我穿同样的衣服，希望你们能停止讨论我的衣服，可以吗？”

似乎是对批评者的一种回应，戴安娜淘汰了一批服装送给好友。在一次婚礼上，她开玩笑说：“放眼望去，许多人都穿着被我淘汰的衣服，真让我吃惊。”

下班后的戴安娜穿着更让人争相模仿。接送儿子时，她常穿一件宽松上衣配一条合身的裙子，或是T恤，牛仔裤配马靴和棒球帽。在家时，她常穿牛仔衣、毛衣或衬衫，看起来像一位过着平凡生活的纯朴的母亲。

戴安娜很会以装取悦于人，这在她出外访问时常常奏效。比如，她会穿着印有太阳的衣服访问日本，戴水手帽访问海军基地。1990年冬天，她和孩子们到西印度群岛享受冬天的阳光。为获取他们游泳的镜头，记者们每天乘船守候在附近。戴安娜经常穿着性感的比基尼出现，像一位时装杂志的模特儿。回家后，她略带调侃地说：“我想我表现得不是很笨拙，他们在太阳下等了那么久，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戴安娜的装扮经常会给流行界带来一点小小的震惊。她将项链绕在前额，配一件斜肩服装，这种本世纪20年代的打扮因戴安娜而在短短几天内形成一股复古的潮流。

戴安娜很自信于自己的外表和品位，每次她穿了一件新衣服后，第二天就会留意报纸，看看效果如何。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报纸大多是彩色印刷，这使得照片上的她更加明艳动人了。80年代末，处于婚姻危机中的戴安娜也可以通过着装告诉别人她的处境。在一次慈善活动中，她穿了一件15世纪文艺复兴风格的古装，看起来是那么无助、孤独而悲伤，评论家说：“戴安娜证明了她是跟着时代的脚步。80年代，兴盛的不列颠到处充满罗曼史，人们追求时髦，她也不例外。如今国家不甚景气，她也反映了人民的心情。”戴安娜是世界头号的超级名模。这不仅仅因为她拥有1米78的高挑身材，拥有经常健身练出来的迷人身段，更因为她曾是富甲一方的英国王妃，没有哪位名模能像她那样穿过如此众多的名设计师的作品。要写20世纪的时尚和历史，戴安娜王妃绝对是其中最亮丽迷人的一笔。她是这世上被拍照最多的女性，据统计，单是美国的《人物》杂志，就曾47次以戴妃作封面人物，同时更赋予了她时尚女神的美誉。今年6月，戴安娜一口气捐出79件晚装，为伦

敦皇家马斯敦医院癌病基金会和艾滋病危机信托基金会筹款。这次活动由最擅长拍卖的嘉士德拍卖行筹办，其成绩相当不俗，总成交额高达 320 多万美元，创下服装拍卖价的世界纪录。这一方面不得不归因于戴妃的个人魅力，但另一方面，更因为这些晚装的设计师们都大有来头，譬如刚刚去世、闹得满城风雨的范思哲；又譬如当今最当红的克里丝汀·迪奥的主设计师加里安诺；而英国著名的女设计师凯瑟琳·沃克设计的，那带高领子短外套的直身露肩长裙，更拍出 15.1 万美元的天价。

事实上，戴安娜最喜欢的设计师就是这位沃克。沃克为人内向，她的设计也较为传统、细腻、典雅，戴安娜被她的作品深深打动。每一个季度，她都要造访沃克，在沃克那里定制晚装和工作套装，而这占据了沃克一年中的半数定货。也正由于戴安娜这位活广告的宣传效应，沃克的知名度日益提高，其影响力从欧洲扩展到北美，其作品也越来越受到美国社交界的欢迎，美国时尚权威杂志《风格》上便常见她的设计穿在了美国的名媛淑女们身上。

说戴安娜挽救了沉寂多时的英国时装业，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沃克能在崇尚简洁明快的美国获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戴安娜对时装的贡献远不止此，80 年代，受华贵风尚的影响，她在时装界开创了“戴安娜时期”。

第八章谁是凶手？

疑窦丛生，谁是真凶
戴安娜死前吐真言
谁是戴妃死后最大受益者？
新闻媒体道德透视

戴安娜王妃的猝然死亡，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慨叹，人们在惊叹之余，不免想到谁是这一事件的真正凶手。

巴黎警方已下大力气展开了对事件的调查，逮捕审问了一批嫌疑犯。一个来自苏格兰场的英国专案组已抵达巴黎，加入调查之列，他们说他们的角色作用是“国际间的技术合作”，然而不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人们首先想到应该对此负责的是追踪摄影记者，无论戴安娜王妃走到哪里，他们都在追逐她。为了追踪她的社交活动和私人生活，记者或躲在灌木丛中，或逾墙偷窥，或用欺骗的手段进入旅馆中，体育馆里和海滨胜地。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她的照片而去卖钱。

对于这些自由摄影者来讲，戴安娜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些偷窥者或社会残渣——有人这样称呼他们——仅将她的一张照片卖给一家庸俗的电视节目或报纸，就能获得 50 万美元。

她是一个能引起轰动的新闻人物，一个活着的偶像，也许还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摄影价值的女人，因而也成了被曝光最多的女性，可是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感到她是被张扬她的人们杀死了。

早在 1993 年 12 月，戴安娜就宣称她要摆脱社会职责。她说：“12 年前，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时，我就意识到：媒介可能对我的一切都感兴趣，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对我的关注是如此铺天盖地，我也没有想到媒介不仅影响了我的社会生活，而且影响了我的私生活，其程度之巨，其方式之劣，已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直到去世前几天，她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还抱怨报界只对别人所犯的过错感兴趣，从不谅解人，对任何好意的行为都横加指责，表现“非常残忍”。

当戴安娜在事故发生之际痛苦地呻吟时，摄影记者拥上前去，却并没有想到去帮助她、救活她，而只是忙着按快门，这 7 名记者后来被带到警察局，警方控告他们犯有故意伤害人、杀人罪，见死不救罪，以及是否在车祸发生后只顾拍照而没有及时报警甚至阻碍救援工作的进行。如果证据确凿，法庭将对他们提出指控，其中的任何一条罪状都意味着他们将坐 5 年牢或被处以近 50 万法郎（约 8.3 万美元）的罚款。

但是他们中的有些人说，事故发生时，他们并不在现场。

警方在关押审讯这 7 名摄影记者时，同时审讯了另外 3 名摄影记者，他们和被抓获的 7 名记者一样，也在为小报效力，追拍戴安娜，事故发生后，他们逃离了现场。

这 3 名专栏摄影记者意识到警方对此事的调查在逐步升级，而他们是警方的调查对象，所以自动于 9 月 4 日早上到警察局自首。关于此案的警方报告已有整整 350 页，内容包括目击者的证词，即在事故发生前，有一辆明显属于摄影记者的小车行驶在奔驰车的前面，企图让它减速。多迪·法那兹的家属坚持认为有一辆摩托车在奔驰车的前面做“之”字形运动，但警方说报告中没有提及这一情况。

穆罕默德·阿尔·法那兹——多迪的父亲，巴黎雷兹饭店的主人，司机

亨利·保罗的老板——认为摄影记者们对王妃的座车紧追不舍，他们理应受到谴责和严惩。

到底有多少记者抢拍到了戴安娜遍体鳞伤的镜头，现在还不清楚，因为有些人躲起来了。

有一名摄影记者受到了德国电视台的采访，他说：“我们亲眼目睹这一悲剧——戴安娜当时仍在动，她的头抵在胸脯上，手臂仍在动，但我相信她已失去了知觉，好像是处于休克状态，太恐怖了。”

这位不知名的摄影记者操着法语说：他“非常紧张地拍了几张照片……当我们看到许多人拥上来时，我们就走开了”。

拉兹洛·伐俄是一名专栏摄影记者，他正在受审之中，警察抓住他时，他没有在拍照，他向路透社描绘了他的所见：“当我被带离现场在走过奔驰车时，也只有在那时我才匆匆地瞥了一眼戴安娜，她被卡在两个前座之间，身体朝着汽车的后部，双腿却在空中。”

他说他还看到多迪躺在人行道上，救护人员正在努力救活他。

由于官方有关部门保持沉默，法国报纸认为7名摄影记者的嫌疑正在减弱，因为其中有几个人出来说，他们到达现场时，是在事故之后。

警方又传讯了几个嫌疑犯，他们服务于巴黎的图片社，但他们没有出售任何戴安娜的照片。

警方还查询了电话记录，看看在场的摄影记者是否帮助过遇难者，是否呼叫过警察或急救中心，——根据法规法律，目击者有义务帮助那些处于危难中的人们。

有一个嫌疑人，他曾匿名告诉《法国解放报》：“是的，我们不假思索地拍了照片，你能要求我做什么呢？我不是医生，也不是消防员。”

嫌疑人的律师说，他们的当事者成了他人的替罪羊，事实上，他们当时曾试图救助戴妃以及司机。

一个受过专门的救护训练的摄影记者说他切了切王妃的脉搏，并一直在对她实行抢救，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其余五位认为他们抢拍照片没有任何错误。

有一位记者忿忿不平他说：“我理解他们失去王妃后的心情，但不能因此而指责摄影记者。”他说他在救助人员到达之后，才赶到现场，刚看见奄奄一息的王妃，就被警察带走了，“我没有拍她的任何照片，我只是在赶往现场时，在地下通道拍了五六张远距离的汽车的图片。我想即使有人要求我拍她的照片，我也不会拍，她已面目全非，我感到难受，她曾经多么美丽啊！”

一名图片工作者告诉《自由报》：“我没有任何关于尸体的照片，只有一些前一天戴安娜在机场和雷兹饭店的快照，”他还说，“警方花了24个小时，才明白我只是个摄影师，不是摄影记者，我也不知道那些拍摄到尸体的摄影记者们姓甚名谁。”

另一位摄影记者雅克·朗之万指责政府和民间给他和他的同仁施加巨大的压力，只是为了表示他们在这桩案件中采取了行动。

英国的一些报纸，一方面加入到国际社会，对嫌疑分子及摄影记者愤怒声讨，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活动，企图购买到戴安娜临死时面目全非的照片。

名律师乔治·吉曼代表老阿尔·法那兹，声明他的目的是要给那些摄影记者定罪，告他们故意伤害罪，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戴安娜的家族和英

国王室正在考虑介入此案，成为民事诉讼人。

多迪的父亲对摄影记者的控诉在全世界引起反响，从政客到街头老百姓都纷纷指责摄影记者。

当人们聚集在戴安娜家族的肯辛顿宫门前时，有人对新闻摄影记者喊道：“是你们杀了她，你们是社会残渣！”一张留在门口的字条说，她的生命是被狡诈、贪婪的媒介摧毁的。

但是，摄影记者是否应该负全责呢？他们的行为是否已超越了一般的厌恶，构成犯罪了呢？我们是否需要制定更严格的法律让新闻记者远离名人呢？

英国首相布莱尔再次决定：他将支持制定一项法律限制摄影记者的行动，而不是制定新的隐私法。他说：“我也为他们考虑——为报纸和媒介考虑——他们需要反思，从中吸取教训，我相信他们会。”

新闻诉讼协会主席威克汉勋爵说，他将与小报编辑们谈话，以加强新闻业的自律。法律委员会的委员长大卫·英格利希爵士坚持认为，新闻界应该注意斯潘塞伯爵的讲话，尽管他谴责新闻媒介把戴安娜弄成“现代历史上被追逐得最厉害的人”。

显然，那些出版物的每个业主和编辑，他们的手都沾满了鲜血，就是他们付钱购买戴安娜的照片的，这些照片的价值有30万美元的，有的甚至高达100万美元。他们鼓励贪婪而无情的人无所畏惧地追踪戴安娜。

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撰稿人说民众应当分担罪责。如果人们不是对戴安娜的私生活如此有兴趣，小报记者就不会那么样地追踪她，偷拍、抢拍她的照片，从中获利。

戴安娜自己也应该分担责任，她虽然蔑视小报摄影记者，但是她也知道如何利用新闻媒介展示她的形象，通过唤起全球对慈善事业的关注来做些好事。他们成群结队地尾随她进行慈善旅行，慰问病人和死者，报道她与艾滋病患者和饥民握手的情形，以及她与男友在一起的情形。《纽约时报》有文章说：“戴安娜不是她自己，只不过是别人想要看到的样子，是一个银白色的投影。”英国报纸登载一些颂辞，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辞，好像他们所纪念的戴安娜综合了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和圣女贞德的种种美德。但是戴安娜自己认为，她只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一个成员，这是非常正确的。戴安娜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她有意识地去向小报献媚。所以有批评家说，她很好，但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美。

“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保护机能，他们相信这些著名人物需要他们。”他们说：“名人需要我们的照片来保持重要性，掌握权力。”

戴安娜弟弟厄尔·斯潘塞伯爵谴责新闻界，说报纸对她的死罪责难逃。在南非他的住所外面，他宣读了一份陈述：“尽管现在应该悲悼而不该控诉，但我要说，我一直认为报刊会杀害他姐姐，但他从未想象到他们会采取如此直接的手段。每一家刊物的每一个老板和每一个编辑，都曾购买过她的照片，这种打探行为是侵略性的，它促使某些贪婪而残忍的个人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摄她的行踪，今天，所以这些人的手上都沾满了她的鲜血。”

也有人认为对此命案应该负责的是司机保罗，尽管他自己也丧失了生命，他在出发前，曾向记者吹嘘地说：“别再费劲追我们了，你们是追不上我们的。”但那只是酒后醉言。驾车时，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0.17%，超过法国法律所规定的限量的三倍以上。

警方正在调查，当车祸发生的时候，保罗到底酒醉到什么程度。

法国在酒后驾车方面的限制要比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大多数州严格得多。

在法国驾车，如果司机的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 0.05% 就被认为构成轻度犯罪，如酒精浓度超过 0.08% 就已构成犯罪。

比利时、芬兰、希腊、荷兰、挪威、葡萄牙都规定驾车时司机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不能超过 0.05%。

法国对于酒后驾车的处罚非常严厉。司机一旦被查出血中酒精浓度达到 0.08%，法庭将对之判刑一月至一年，处以 80 至 1300 美元的罚金，并且吊销驾驶执照。

据目击者说，当时车速达到每小时 180 公里至 195 公里之间，而车祸发生地段限速为每小时 50 公里。司机保罗是一名保安人员，不是专业驾驶员，他失去了对那辆性能极好的奔驰车的控制，导致了车毁人亡。

巴黎警方宣称他们正在认真考虑要起诉雷兹饭店涉嫌汽车命案。因为饭店派出一名不合格的醉汉司机替王妃及其男友驾车。巴黎警方现正在认真考虑扩大查询范围，即对摄影记者之外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做出这一决定的证据时，司机亨利·保尔至少有过两次喝酒过了限量，而且要驾驶笨重而高能的老式小汽车，也必须有在法国通行的许可证，但他没有。

阿尔·法耶兹的手下已对此做出了反驳，说保罗持有驾驶装甲奔驰 S—280 的许可证。

阿尔·法耶兹的发言人迈克尔·考斯说，雷兹饭店的一位不知名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证词纯属无稽之谈，并说保罗先生驾驶那辆老式奔驰车在法律上是许可的。

保罗先生的家属也反驳了公诉人的证词，即保罗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许可量的三倍还多，他的家属要求看到新的证据。

阿尔·法耶兹的律师说，如果他的当事人对最后的宣判感到不满意，他将针对那 7 名摄影记者提出民事诉讼。

另外有些评论家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

* 如果你是多迪，你会让一个喝醉了酒的司机驾车带你和你的女朋友吗？

* 如果司机真是那么醉的话，为什么保镖没有警告多迪？

* 认识司机保罗的人们现在站出来，他并不是那种贪杯的人，而且如果他喝了哪怕一丁点酒，他就会拒绝驾车！

有人怀疑这是一桩政治谋杀案，在巴黎各种各样的西方谍报机构都在策划谋害戴安娜王妃，她是在一个叫作“灵桥”的地方被杀害的，那个地方是个宗教神区，“教皇”(Pope)在拉丁语里叫做“Pontiff”，这个词与“Pont”(桥)同源。

西方媒体报道说，根据未发表的目击者报告，曾有一辆机动车故意地轻轻撞击戴安娜王妃的重型奔驰车的尾部，那辆奔驰车据说是防爆、防弹的，在奔驰车的前面，一个浮着油的水洼已经扩散，然后流到一件故意放置在隧道旁的笨重障碍物上。事故发生后，经过那儿的第二辆车是辆英国车，属于总部设在布里斯多的调查局六处，车上载有间谍人员，包括英国和美国的便衣特务，他们将现场处理成自然事故的样子，显示了那些人多么精熟于谋杀。由于提前通过气，法国情报部门采取“袖手旁观”的姿态，巴黎警方故意推

迟到达谋杀现场的时间，据说，巴黎官方有“烟与枪”的录像材料，这些材料是骑摩托车的摄影记者抢拍下来的，从中可以看到这场政治谋杀的细节，法国官方握有证据可以敲诈比尔·克林顿。

戴安娜和他的意中人打算将几十亿美元从西方七国转移到德国和奥地利的银行之中，王妃在东方和西方的缝隙中受挤而亡，她求存于教皇和破产者之间，有损于温莎宫的英国皇家形象。而国内外的新闻炮制者们仍然称这一事件为所谓的“自然事故”。

灵桥隧道所在地是一片古老的地方，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莫洛维王朝（公元500—751年），甚至更早。在前基督教时期，此处是异教徒的祭地。请注意，根据异教徒的教义，献祭与谋杀不可混为一谈，献祭的牺牲是自愿参加的。

在莫洛维王朝，灵桥是一间地下室，莫洛维王朝的创立者是莫洛维，据说，他是海怪和法国王后交配的产儿，莫洛维和当地的其他异教徒一样，崇拜戴安娜（月亮女神的名字），在中世纪英语中，“灵魂”（Alma）一词有“源于大海”之意。“pont”一词源于拉丁语“Pontifex”，意为罗马高级神父；“Alma”一词源于拉丁语“almus”，意为“养育”。“Pont del'alma”可以译为“灵桥”，也可译为“养育之路”。所有真正的欧洲王室都是莫洛维王朝的后裔，而不是一般人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后代。

在莫洛维时期，如果两个国王之间产生财产纷争，要在灵桥通过决斗解决，根据传说，任何人被杀死在那儿都会直奔天堂，坐在上帝的右手上，注视着他的仇敌的所作所为。被杀者被看作“胜利者”，因为他变成了上帝的眼睛，注视着甚至插手于人间世事。这一西方传媒还说，现在的英国王室成员都是些骗子，温莎宫则是个骗局，但是戴安娜·斯潘塞女士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王朝是纯正的皇家血统。戴安娜的两个儿子威廉和哈里有四分之三的贵族血统。戴妃的位置极具威力。有两股主要势力在争着控制她。（1）新世界秩序一派，此派建立于英王威廉三世和财阀洛斯席兹之间的联合；英王威廉三世指英国银行，它控制着两代金融的命脉，“国债”就是在威廉三世统治期间开始发行的。（2）纯正的欧洲王室。

在新世界秩序一派中，又有一些更小的支派，以洛斯席兹和洛克菲勒为代表，互相之间经常倾轧。新世界秩序一派原计划将戴安娜女士嫁给一名美国人，尽管比尔·克林顿在洛克菲勒家族中血统不纯，为其他成员所排斥，而与洛斯席兹却颇有瓜葛，但他们还是策划让比尔·克林顿在将来成为戴安娜女士的丈夫，希拉里·克林顿则将通过离婚或谋杀遭到排除。洛克菲勒家族很恼怒，他们找不到可行的方法来促成克林顿和戴安娜之间的联姻，在英国，威廉王子将于25岁时登上国王宝座，如果查尔斯王子不主动逊位，他将遭到暗杀。然后，哈里王子和活着的戴安娜女士将移民美国，哈里将成为美国公民，并且步入政界，也许会成为一名参议员，到那时，无论谁控制这两个男孩，谁就控制了世界。

但是在她上回（1997年1月左右）访问白宫时，戴安娜女士告知克林顿，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她永远也不会嫁给他。（在访美期间，她还与小约翰·肯尼迪会晤。）事实上戴安娜只愿为爱情而选择结婚的对象（后来，约翰·肯尼迪娶了亚里士多德·奥娜茜，只是因为他的权力保护她）。

戴安娜女士所爱的是多迪·法耶兹，他是阿德南·卡斯霍吉的侄子，阿

德南是中央情报局的人，曾参与向伊朗出售武器，他还是沙特阿拉伯的王室成员，通过与法耶兹结婚，戴安娜可以进入沙特王室，从而可能会皈依伊斯兰教。

英国情报部门谋划暗杀了戴安娜女士和法耶兹，阻止沙特王室控制戴安娜是极为必要的。驾驶那辆倒霉的奔驰车的那个倒霉的司机只是一个被洗过脑的工具，与法国军方有关。这么多的酒精是如何进入他体内的？大众传媒报道中所提到的酒精量其实是捏造的——如果他真的喝了那么多酒，他只能被抬入汽车，实际情形是，有人让他慢慢地吞下某种特制的消化药丸，药丸中含有烈性酒精，在他开车期间，药丸慢慢被消化，他在车开动后变得很危险。

但是，即使在英国情报部门内部，也有派系，其中一派没有什么大的权力而感到没有能力阻止谋杀，遂要求将谋杀地点安排在灵桥，这一安排真是聪明极了，众所周知，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一个人的死亡不仅仅“发出一个信号”，而且最终将导致“圣女戴安娜”的复活。在罗马的异教信仰中，戴安娜是“天后”，是三位一体的女神，罗马传说中“三位一体的女神”的一位是“月神”。在中东的语言中，“Al-mah”也意谓“月亮女神”。在法国，月神崇拜曾经一度非常有势力，直到中世纪时，法国人才放弃了对这位异教女神的崇拜，真正的骑士团（不可与冒充者混为一谈）被要求立誓保护莫洛维家族——真正的王室成员，如戴安娜女士。不久的将来，蓝光工程将推出用全息照相术所得的戴安娜的像片，用来创造戴安娜女士“奇迹般的现形”，各个地方的孩子们将被随意选出来目睹“圣灵”，他们将接到来自戴安娜的信息。有些孩子将宣称戴安娜已赋予了他们痊愈的能力——不仅能给别人也能给自己治病。这些出现奇迹的地方将成为著名的疗养地、神圣的聚会点，“圣戴安娜”的两个孩子，威廉和哈里，将成为两个活着的耶稣基督，那将是“新宗教”的肇端，谁控制那新的宗教，谁就能控制世界。

戴安娜王妃在法国撞车身亡之前六个小时，曾经通过长途电话，与英国《每日邮报》的著名王室新闻记者李察基伊详谈，李察基伊说，戴妃在谈话中令人感到她沐浴在爱河中，正度过她一生中另一段最快乐的日子，并且向李察基伊透露了她个人和她参与的慈善事业的未来大计。

李察基伊表示，戴妃和男友多迪·法耶兹共进最后晚餐之前，从巴黎打电话给他，透露她的生活将起重大变化，她计划在今年十一月左右，完全退出官方式的公开活动，开始过一个普通平民百生的生活。虽然戴妃以前也多次这样讲过，但李察基伊感觉到戴妃言辞恳切，这次说得特别认真。戴妃透露促使她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是新男友多迪，戴妃既深爱多迪，也相信多迪深爱着她，信任她。虽然戴妃没有提到有没有打算结婚，但语气显出正向这方面发展。

不过，戴妃又表示这并不等于她不再参与公益活动，她已经说服多迪的父亲，即哈罗德百货公司的老板穆罕默德·法耶兹捐出巨款，设立一个专门帮助地雷受害者的慈善机构，由此可知戴妃对地雷问题的真心关注。戴妃还定出初步计划，要在全球各地开设善终服务的医院。但戴妃在乐观之中也表示出感叹和无可奈何，说：“我有时真的心灰意冷，无论我做什么，在某些人眼中总不够好。”这显然是指在王室中受冷遇。

戴妃对英国传媒对多迪充满敌意也颇有微言，她相信是因为多迪富有所致。

然后话题转向戴妃两个儿子威廉和哈里，戴妃透露她星期日（八月三十一日）要返回伦敦，趁两个儿子新学期开课之前和他们见面。戴妃又透露他刚接到威廉从苏格兰打来的电话，抱怨王室要求他在新学期开课时，在伊顿公学门外给记者拍照。威廉和戴妃都担心由于这次见记者只有威廉一个，对他弟弟哈里可能不公平。戴妃一直都担心威廉成传媒焦点，对哈里有不良影响，故尽量保证两个小王子受到公平对待。

李察基伊透露戴妃三年前开始认真考虑移居外国，以避免国内对她的各种批评（特别是说她搞事和利用报界），她想搬到外国静一静，她首先考虑的是法国，因为离英国近，容易见到两个儿子；她也考虑过美国，因为她天真地认为美国名人已太多，她在那边不会“起眼”；她考虑过南非，因为她哥哥住在那边；她也考虑过澳洲，因为那是地球上离英国最远的地方。

戴妃知道李察基伊经常在周末工作到深夜，因此在挂电话前嘱咐他好好休息，说：“拔掉你家的电话线，好好睡一觉吧。”

戴安娜的去世虽引起无数嗟叹，但对于英王室却实在是大大的好事。

因为英国最早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但却在政治制度上保留了君主制的封建尾巴。对于现代工业化的英国，君主以及王室是英国民族团结的象征，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但最近几年绯闻不断困扰王室，动摇了王室在精神上对民众的指导作用。特别是王储与戴妃的婚变以及婚外情大大损害了王室的声誉。

戴妃与查尔斯离婚后仍保留了对两王子的抚养权，按长子继承制，大王子威廉将是未来的王储、未来的国王，而他的母亲却是个艳情不断的女人，这是王室一直不得不尴尬面对的事实；另外，戴安娜虽失去了陛下身份，但王室每年需要支付戴安娜 40 万英镑，这对于财政一直困难的王室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小王子一觉醒来，顿成超级大富翁。戴安娜死后，将由其两名儿子继承约 4000 万英镑的遗产。这笔钱来自可观的离婚赔偿及父亲的遗产。据知情人士透露，戴妃在金钱方面获得的一揽子补偿将在 1500 万到 1700 万英镑之间，外加每年 40 万英镑供她维持自己的私人办公室。也就是说，她与查尔斯的 15 年婚龄，每一年就值 100 万英镑以上。这是英国有史以上数额最高的离婚财政协议之一，比以往皇室成员离婚时所达成的财政协议要高出 10 倍甚至更多。估计戴安娜的身家丰厚，总数在 1700 万至 4000 万英镑之间。当中除离婚赔偿外，还包括父亲的遗产以及钻石、宝石、英女皇馈赠的皇冠、饰物，以及她个人收藏的古董、名画和名贵衣饰等。假若戴妃生前没有立定遗嘱，这笔庞大数项便将全数归她的两个儿子继承。戴妃死后的最大受益者很可能是卡米拉，因为她嫁入王室已无教规障碍。

英国王室最近对戴安娜是是非非的议论随着戴安娜的绝尘而去，一切恩怨都消失殆尽，对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来说，是选择王位或再婚这个困扰查尔斯的难题将迎刃而解。

根据教规，英国国王婚后在原配妻子还在世的情况下禁止再婚。再据英国宪法，查尔斯王子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他一旦继承王位就成为国教当然的最高领袖。在由大主教主持的皇冠加冕典礼上，国王必须宣誓维护国教教规。因此，查尔斯要继承王位，就不能再婚。如果他坚持再婚，他必须在教会法庭上证明他原先的婚姻无效，就是说他与戴安娜从来不存在婚姻关系。或者，他必须强调由于他从来不爱戴安娜，因此他们的婚姻实际上无效。但

是，显然这是天方夜谭式的想法，二人是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夫妻，并生育了两个孩子，但是，为什么大主教说查尔斯婚会使教会陷入危机呢？因为英国国教一条重要教规申明婚姻是终生大事，离婚人不许再婚。根据这一教规，许多人被拒绝在教堂举行婚礼，教会如果允许国家的首领查尔斯再婚，不但严重违背了基督教传统和教义，而且使教会变成被公众嘲弄的对象。因此，如果继承了王位的查尔斯再婚，教会必定拒绝承认他是教会最高首领。那就意味着彻底结束英国长达 460 多年的教会与皇家君主的紧密关系，从而教会国教制也宣告结束。

现在戴安娜已死，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查尔斯现在既可爱江山，又可伴美人，教会也不至因为查尔斯的一时冲动而变得非常尴尬。

查尔斯年轻时艳史不少，但一生中的最爱却是较他年长一岁的离婚妇人卡米拉。卡米拉为人颇为低调，故外间对她所知不多，只知她系出名门，父亲是酿酒富商。据说卡米拉为人冷静聪明，更重要的是善解人意，深得王储的欢心。

卡米拉虽是名门闺秀，但其貌不扬，且装扮并不讲究，衣著向来十分朴素，被英国传媒毫不客气地批评为典型乡下妹，经常穿令人发闷的灰色和深色衣衫。至于仪容方面，除了满面皱纹看似饱经风霜的面容外，甚少涂上胭脂及古老的发型，与永远明艳照人的戴安娜比较，自然难堪匹敌。

世人奇怪查尔斯何以“舍美取丑”，但熟悉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友人透露，卡米拉的最大优点是善解人意，非常耐心聆听查尔斯的说话，而且两人嗜好相同，因此成为莫逆。

戴安娜一死，卡米拉无疑又将重新燃起做王妃的希望。据悉，最近她已开始抛头露面，参加一些慈善公益活动。莫非她真的会取代戴安娜的地位？这一疑问，还得靠英国公众来回答。就在空前宏大的葬礼刚刚落幕，戴安娜尸骨未寒之际，人民和社会的怀念、哀悼之痛已经开始转变为对戴妃身后所遗留的问题的认真思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室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和新闻媒介的杀伤性力量问题。尤其是后者，人们普遍认为，新闻媒体至少是导致戴安娜之死的间接原因。这一突发性事件使人们认识到，不能再对报纸记者追踪摄影队所披露的绯闻隐私津津乐道了，而应当认真地想一想，他们究竟有什么权利可以驾着摩托车、扛着摄影机穷追不舍、肆无忌惮地拍照？可以在数公里外拿着超长筒摄影机拍摄人的私生活？新闻自由是值得尊重的，但它是不是应该有个限度呢？——不仅仅是法律上的，而且是道德上的限度。

戴安娜的死只是把问题尖锐地摆到了桌面上，事实上，戴安娜始终是西方媒体追踪的目标。在与查尔斯王储离异一年多来，她更成了摄影记者围追的对象。这些记者拍摄的每张关于戴安娜私生活的照片，都可以昂贵的价格作为花边新闻出手。因此，他们时时刻刻窥伺机会，肆无忌惮地干扰戴安娜的私人生活。戴安娜家无宁日，不得不时时提防记者的眼睛。就在这次车祸前不久，她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的采访时，还在揭露新闻媒体的“残酷无情”。由此酿成的这场悲剧，或许会引发一场关于新闻记者权限的广泛争议。

与此同时，英国新闻界也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面对公众的巨大压力，新闻界开始承认他们对戴安娜的死亡负有责任。观察家评论道：“戴安娜王妃的弟弟斯潘塞伯爵对媒体的激烈抨击（见本书第一章），很可能还成为英国新闻界的一个转折点。”

媒体的高层负责人和报纸的社论撰稿人今天承认，戴安娜去世后，他们的日子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舒服了。因为这种“舒服”的代价有时是惨痛的。

报界的这种反思也许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用以逃避舆论攻击的故作姿态，他们已经不得不开始思考自己的这位“无冕之王”的权限——他们手中的利剑究竟该如何使用。

事实上，新闻媒体的加速发展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拿英国来说，媒体让人民了解了王室，也让王室了解了人民。

130多年前，英国政论家白哲特为王室写过一部“天书”：《英国宪法》。书中写道，英国王室应恪守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神秘”，“不应当让光线照进这个神奇的世界”。然而，时代在变化，新闻传媒的穿透力为白哲特当年所始料未及。1932年，广播传媒把乔治五世的圣诞祝辞，第一次送到臣民的耳际，搞得人人激动，举国欢腾；1956年，电视传媒直播女王的加冕礼，碘钨灯驱散了国王头顶上虚幻的灵光；1969年，“蒙女王恩准”，BBC的电视摄像机进入了白金汉宫“这个神奇的世界”，把女王的爱犬骏马、草地野餐统统展现在公众眼前……而今人们又从戴妃的不幸遭遇中进一步看到，王室也不过是个家庭，王孙公主也有七情六欲。消除神秘，打破神圣，不就是进步吗？而传媒在推动这种进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讲，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传媒的作用在于实施舆论监督，以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和价值约束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人，使得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权限内活动。而且，即使出现了超越权限的现象，也可以迅速地予以纠偏。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同时，传媒还起到了开启民智、广泛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教育的普及和传媒的扩大，使知识、信息等资源不再被少数人所垄断，而是为大多数人所共享。

传媒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巨大的作用，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说，是由西方文明的进步所决定的；从西方法律上说，是宪法规定的所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一系列人权所决定的；从价值观上说，它显示了一种价值取向：我们必须尊重公认的社会准则和道德，约束少数人的行为，才能使社会保持较为稳定的有序状态。因此，传媒之所以具有“无冕之王”的称号，实际上是因为它在实施一种不同于政治（有冕之王）的手段，来监督和引导社会。因此，在西方的政治学家看来，新闻自由是一种必须予以保障的人权，它的意义在于它是人民的喉舌，民众苦难的代言人，社会良心的象征。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可分割的、实质性的一部分。

但“应当”不等于“事实”，如今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应当”遵循的价值原则，而把自己的热情投入了利益的怀抱。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最重要的手段，已经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无孔不入地拓展到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一种产业，它赖以生存的是利润，它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利润的最大化，这是任何一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的扩张对某些媒体、特别是对中小媒体来说，会让他们吞噬掉任何一种与之相冲突的价值规范。《纽约时报》是美国一家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虽然它的发行量也不过二三十万份，但它的读者是美国精英层次的人物，是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命脉的一部分人，他们之中谁要是一天不读《纽约时报》，谁就会落伍一天。这些人的地位决

定了报纸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报纸的效益和利润绝大部分来自广告收入，广告收入的多少取决于报纸的影响，而报纸的影响一取决于发行量，二取决于读者的层次。

《纽约时报》的读者层次及其影响决定了它丰厚的广告收入，这是它能够既长期维持自己的高品位特色和巨大影响，而又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不少媒体的定位则是一般的普通读者，为了迎合人类心理中窥伺他人隐私的好奇心和低级视觉欲望的满足，他们不惜抛弃一切公认的道德和价值准则，想方设法搜奇猎艳，煽风点火，乃至无事生非，恶意中伤，极尽煽情之能事。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利润、金钱和私欲。

例如，英国《太阳报》的发行量多达几百万份，但它最吸引人的除了通篇的小道消息和煽情新闻以外，就是第二版从无例外的一幅整版的裸女照片。类似的报纸有很多，只是发行量和影响有大有小而已。

正是这些以煽情为中心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其他品位较高的媒体，既受公众的“欢迎”，也在公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正是它们豢养了一大批追踪摄影记者、即西方媒体所称的“叮人虫”和“食尸鬼”，香港媒体所称的“狗崽队”。他们所追猎的目标既不是像关于“水门事件”那样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新闻，也不是什么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热点，而仅仅是名人、明星的花边新闻、个人隐私。他们像一群苍蝇一样无孔不入，像跳蚤那样让人生厌。没有哪一位名人不曾被这些蝇虫所叮咬，不曾对之感到愤慨。

这就造成了新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冲突。是要无限制的新闻自由，还是要个人权利、尤其是隐私权？是要尊重基本的道德价值还是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个问题，绝对是个问题。因为如果要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话，对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诉讼势必将成为马拉松式的官司，而这正是媒体求之不得的！假如他们不在乎道德良心而只对销量和利润感到兴趣的话。

从另一个角度说，媒体作为产业，一方面为了读者的需要而生产产品，另一方面也在生产读者的需要。为了拼命招徕读者，不惜故意制造热点、焦点和卖点，制造独家新闻，引起轰动效应。因此，它们像玻璃商希望所有的玻璃都被冰雹所打碎一样，也希望世界经常出现炸弹爆炸、飞机失事、名人死亡、桃色新闻……它们需要而且制造事件和名人，否则它们就无法炒作，无法获益。

试想有哪一位名人不是经过媒体的精心包装、拼命鼓噪而粉墨登场，引起轰动？又有多少名人在媒体的恶意炒作中丧失了昔日的辉煌而暗淡无光，甚至饮恨九泉？

戴安娜就是其中一例。无论她本人是多么天生丽质，多么灿烂辉煌，如果没有媒体善意、恶意、无意的拼命炒作，她不会得到如此如日中天的声誉和万人空巷的悼念。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媒体是眼睛和大脑的延伸，你所看到的是媒体让你、教你看到的。戴安娜的成功不能说不得益于媒体，而对戴安娜的死亡，媒体也难辞其咎。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媒体对名人的需要和制造会让它们试图控制名人，榨尽他们的每一滴可以利用的鲜血。媒体的这种公开而肆无忌惮的权利和行为，在新闻自由的保护伞下，使得相当多的背后势力试图对它们进行控制和操纵，乃至不惜借刀杀人，嫁祸于人，这就使得戴安娜的悲剧更为扑朔迷离。

这样，我们看到，媒体与名人之间、媒体与读者之间、读者与名人之间、媒体与背后势力之间充满了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与社会道德、

新闻自由、个人权利纠缠在一起，编织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幕幕喜剧、悲剧和闹剧，发人深省，“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记

《悲情王妃戴安娜》一书终于付梓出版了，我们全体工作人员终于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作为本书的编译人员，我们首先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宣方博士，是他引起了我们对英国王妃戴安娜的兴趣，特别要感谢他带领我们到国际互联网络上邀游，欣赏戴安娜王妃的风采。他对本书总体要求的观点，对我们的翻译工作直接地起到了决定的作用，他的许多杰出的见解都被我们采用了。

我们还要特别感激中国人民大学韩东晖博士，他慷慨地贡献他渊博的英语知识，为我们澄清了许多语法上的错误，并带领我们夜以继日的艰苦工作。十多个日日夜夜，他忘我的投入、高度的热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是我们从未遇过的精力充沛的年轻学者，没有他的努力，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冯哲先生也是我们少见的一个越是在困难中越能保持乐观向上精神的人。没有他的帮助，我们将失去翻译的基本环境。十几个日日夜夜他与我们朝夕相伴在电脑前，给了我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巨大帮助。

我们还要深深地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没有他们热情指导和对该书的深层次、高质量的编审，那么，本书的出版将失去最基本的条件。

北京理工大学外语系徐伟峰先生是一个在朋友困难中提供平淡真情的人，他的翻译水平的的确确达到了“信、达、雅”的境界，其功力着实令人叹服。

迷人的新华社供稿中心记者谢文艺女士，是本书不得不提的一个关键人物，她凭借良好的人际关系、非凡的办事效率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原版照片，使本书无可非议地成为同类题材中的精品。对她的感激之情我们时时油然而生。

如果在本书中不提到《中国图书商报》的胡延平先生，那将是我们无法原谅的错误。本书高贵典雅的封面设计、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广告创意、独一无二的彩色与黑白图片的巧妙搭配，为本书角逐97年最佳畅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还要感谢张三杰、郑保华、黄铄、李恩祥、梁隽、王冬梅、吴慧、宫志刚、胡向东、冯磊等先生和女士的帮助和支持，是他们坚定了我们努力工作的信心。

最后，假如本书中没有广州蔡国生、陈树良、阎芳振三位先生，上海吕鸿根先生和长沙李左雅女士等人的名字，那是不公正的，他们的鉴赏力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使我们发挥潜能，夜以继日完成此书。在此一并致谢。

编译者

附录一

戴安娜大事记

1961年7月1日，戴安娜出生，在家中排行第3。

1981年7月29日，与查尔斯王子结婚，查尔斯比她大12岁，当时他们的结合被称作“世纪婚姻”。

1982年6月21日，戴安娜的儿子威廉出生。

1984年9月15日，次子哈里出生。

1992年6月15日，达德鲁·摩顿出版了《戴安娜：真实的故事》一书，透露查尔斯与一位已婚女人卡米拉保持着长期关系，这促使戴安娜几次试图自杀。1992年8月25日，《太阳报》刊登了戴安娜与一个男性的电话录音稿。

1992年12月9日，首相梅杰向议会宣布，戴安娜和查尔斯分居，但他们没有离婚的打算。

1994年6月29日，查尔斯在一部电视片中承认，婚姻破裂后，他与其他女人有私情。

1994年10月3日，《坠入爱河的王妃》一书出版，声称戴安娜与其马术教练已保持了5年的恋情。

1995年11月20日，戴安娜在电视采访时承认，她与另一位男人存在私情。

1995年12月，查尔斯收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要求他离婚的信，查尔斯同意了。

1996年2月28日，戴安娜同意离婚。

1996年8月28日，两人正式离婚。

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和其男友在巴黎车祸中遇难。附录二

二十世纪英国王室成员表

父：菲利普亲王（1921— ）母：伊丽莎白二世（1926— ）孩子：

1. 查尔斯，威尔士王子，科思沃尔公爵（1948— ）

与戴安娜·斯潘塞（1961—1997）结婚。

生王子威廉（1982— ）和王子哈里（1984— ）

2. 安妮公主（1950— ）

与马克·菲利浦（1948— ）结婚

生彼得（1977— ）和沙娜（1981— ）

3. 安德烈·约克公爵（1960— ）

与沙娜·福格森结婚（1959— ）

生彼特瑞斯（1988— ）和欧金妮（1990— ）

4. 爱德华（1964— ）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生卒年月

